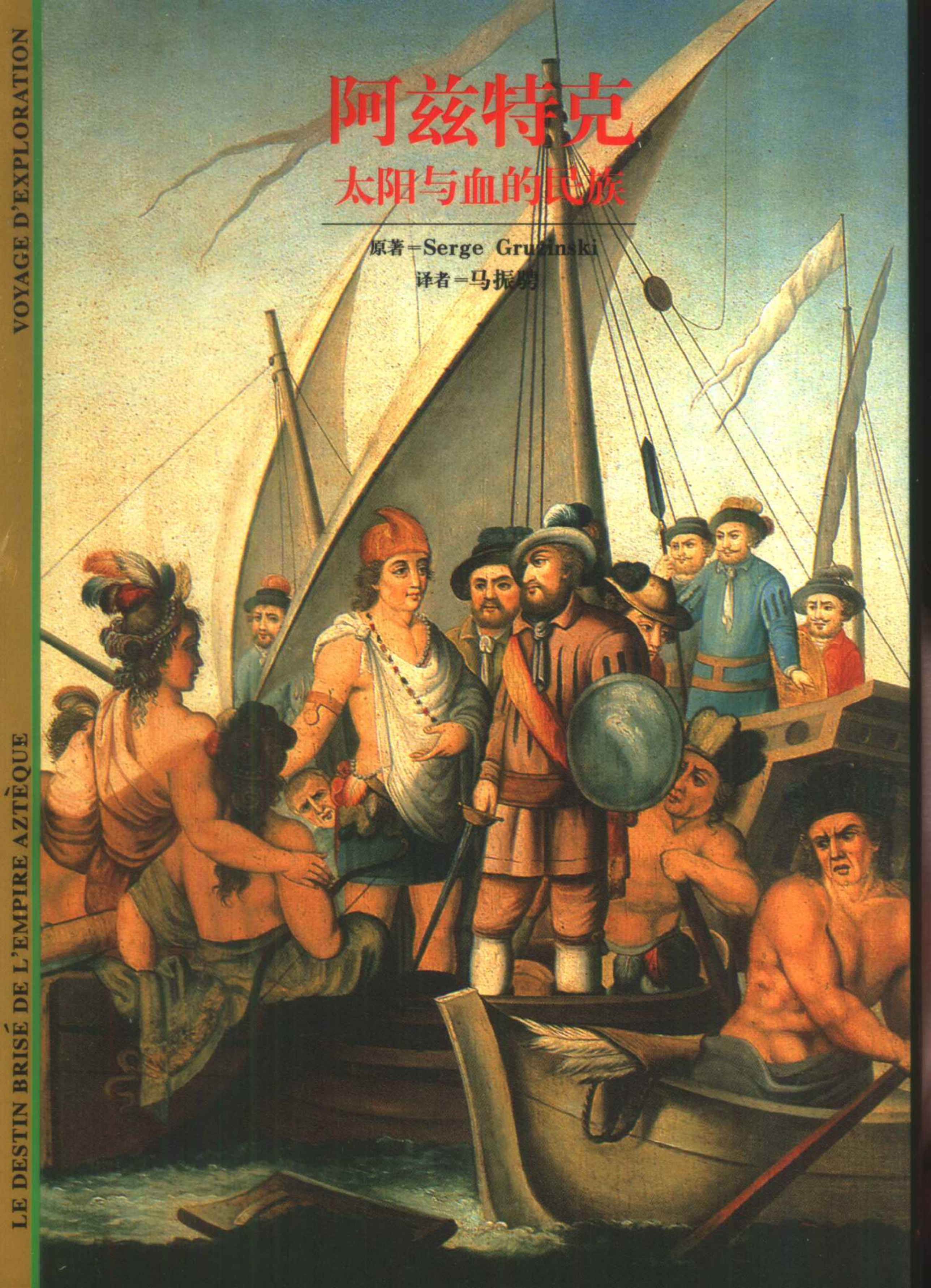


阿兹特克

太阳与血的民族

原著=Serge Gruzinski

译者=马振骋

VOYAGE D'EXPLORATION

LE DESTIN BRISÉ DE L'EMPIRE AZTÈQUE

16世纪，西班牙人登陆中美洲，
邂逅了阿兹特克人。他们的建筑宏伟，
织毯和镶金工艺发达，服饰艳丽，
城市的建设进步，欧洲人见了也瞠目结舌。
然而，阿兹特克社会竟以活人为牺牲，
以鲜血为贡品，举行大规模的祭神典礼。
血有什么力量？白人竟然是传说中的羽蛇神？
阿兹特克的宇宙观似真犹幻。

ISBN 7-5432-0636-6
9 787543 206366 >
定 价： 38.00元

阿兹特克

太阳与血的民族

原著 = Serge Gruzinski

译者 = 马振骋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兹特克：太阳与血的民族/（法）格鲁金斯基（Gruzinski，S.）著；
马振聘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8
（发现之旅）
ISBN 7-5432-0636-6

Ⅰ.阿… Ⅱ.①格…②马… Ⅲ.阿兹特克帝国（15世纪）-
通俗读物 Ⅳ.K73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0825号

发现之旅 28

阿兹特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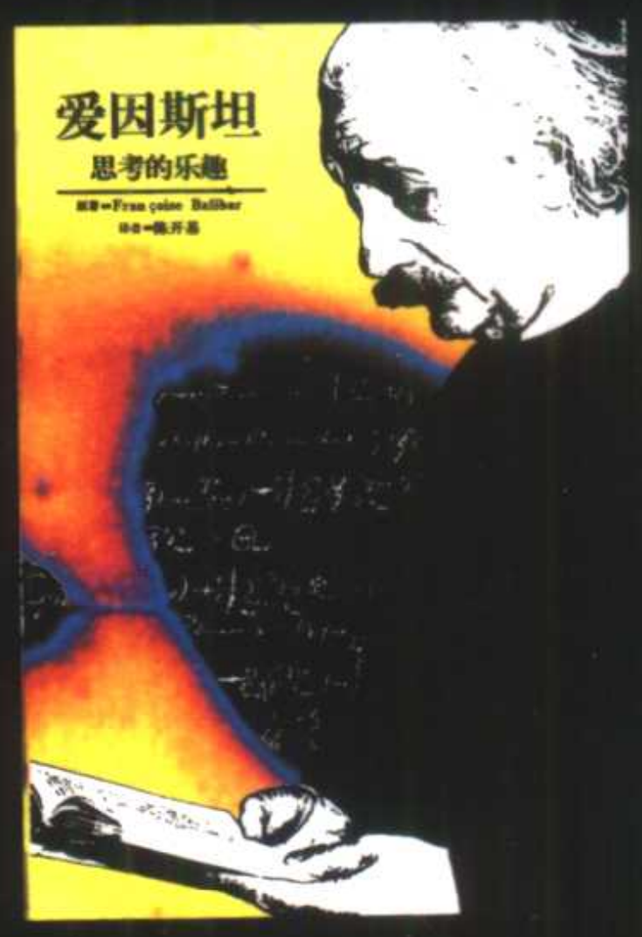
——太阳与血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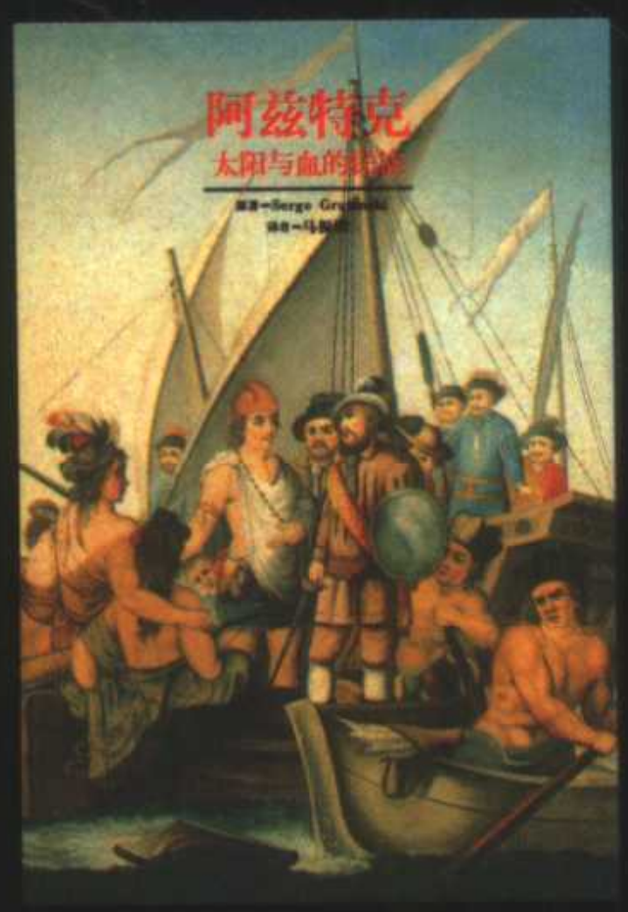
原著：Serge Gruzinski
译者：马振聘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责任编辑：胡逢建
技术编辑：吴德海　张　喆
印刷：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1 年 8 月初版
印次：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ISBN 7－5432－0636－6/G·300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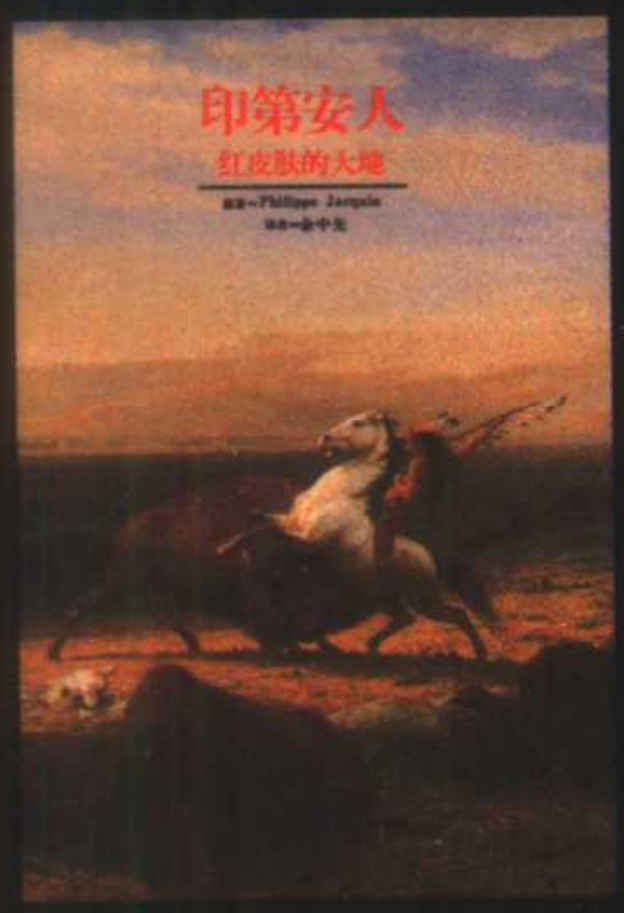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1987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1 by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Unabridged Chinese Dictionary

西班牙人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1519年征服墨西哥，是历史与传奇中
一次颇不寻常的事件。
1519年2月18日，科尔特斯
率领为数不多的军人，在墨西哥的
犹加敦（Yucatán，又译尤卡坦）登陆。
按照阿兹特克（或译阿兹提克）传奇历书的说法，
1519年恰逢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
52年一次的回归年。
这些白皮肤、大胡子、穿铁甲的怪物来自东方，
也就是羽蛇神前去的神秘之地。
他们一伸手就抛出闪光，
骑的又是墨西哥从未见过的骏马，
会不会就是神?

牛顿


爱因斯坦
思考的乐趣


阿兹特克


印第安人
红皮肤的大地

罗马人

目录

13 第一章:图拉,文明的幻影

31 第二章:创立帝国

47 第三章:阿兹特克欲一统天下

73 第四章:两个世界的冲撞

91 第五章:从抵抗到合作

109 第六章:艰苦卓绝的生存

129 见证与文献

182 年表

184 图片目录与出处

189 索引

Serge Gruzinski

1949 年生于法国 Tourcoing。

文学博士,文献文字学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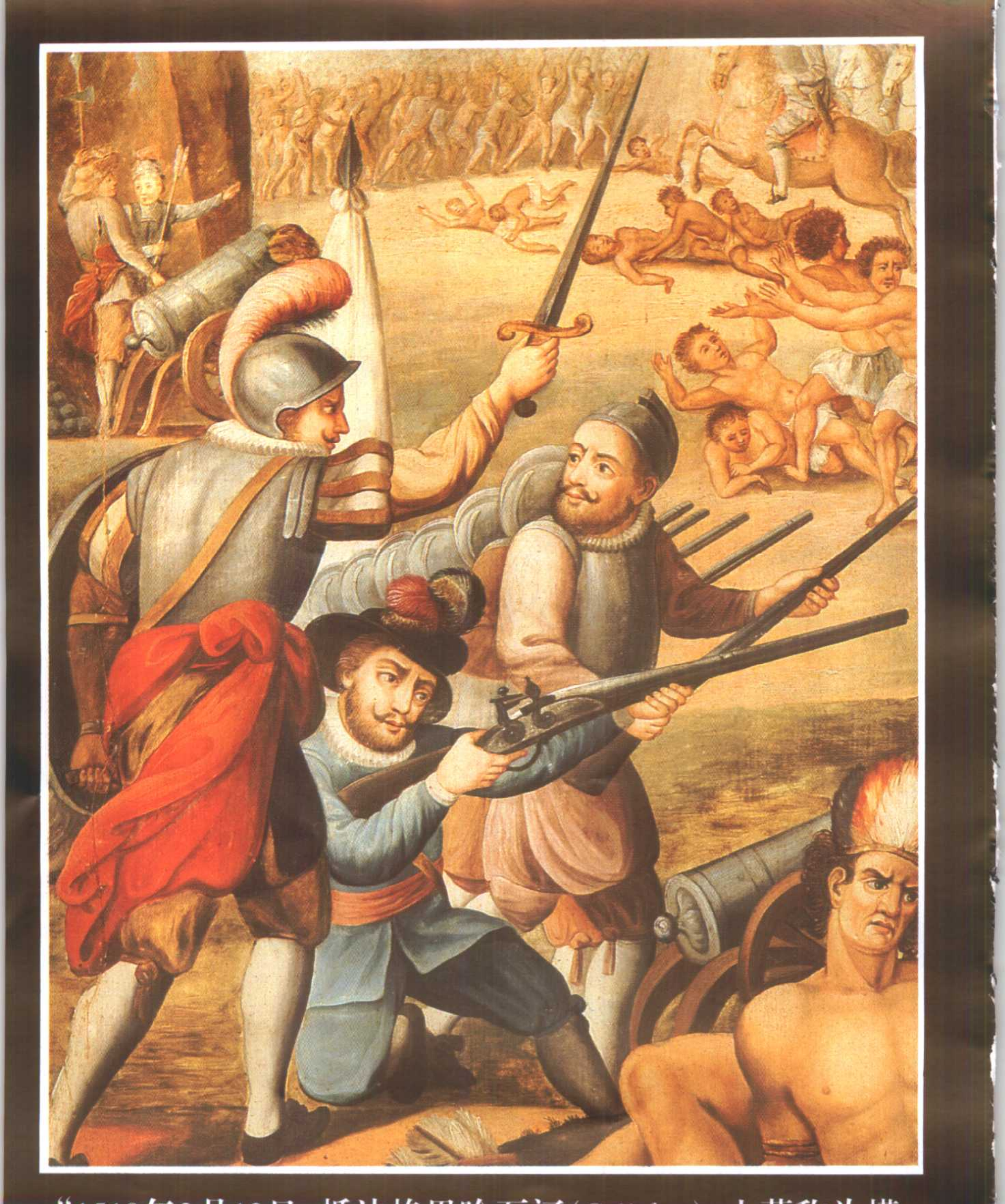
任墨西哥、中美洲和安地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期在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墨西哥从事研究工作。

著有《墨西哥的神 - 人》、《想像力的殖民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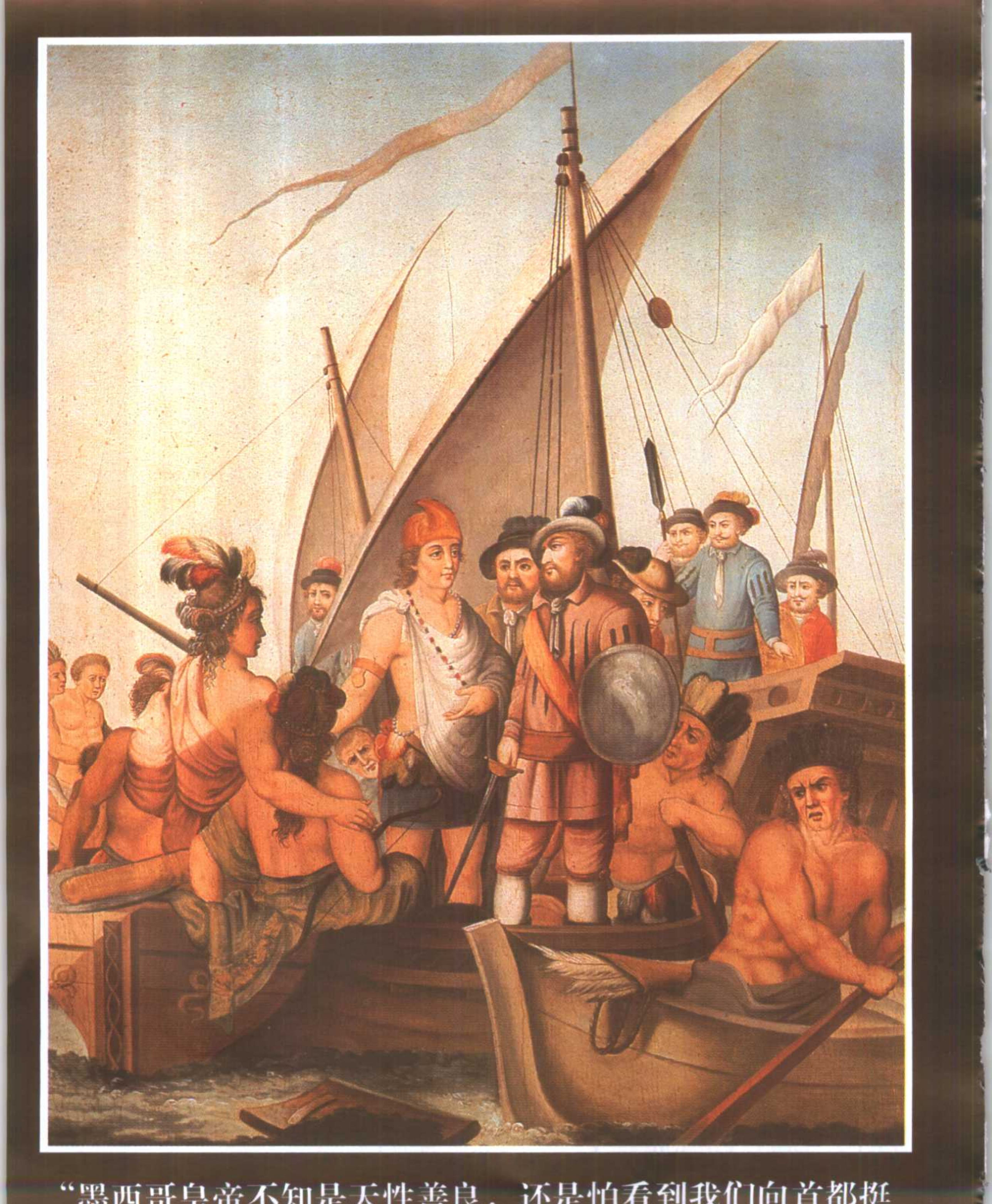
《16 - 18 世纪印第安权力和殖民社会》等。

蒙提祖马(Moctezunm,或译蒙泰祖马),
阿兹特克人的皇帝,相信他们是神。
这是一场不幸的误会,不仅导致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产生激烈冲撞,
也让世界历史翻过决定性的一页。
科尔特斯的忠实战友,编年史官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
记述了这段惊天动地的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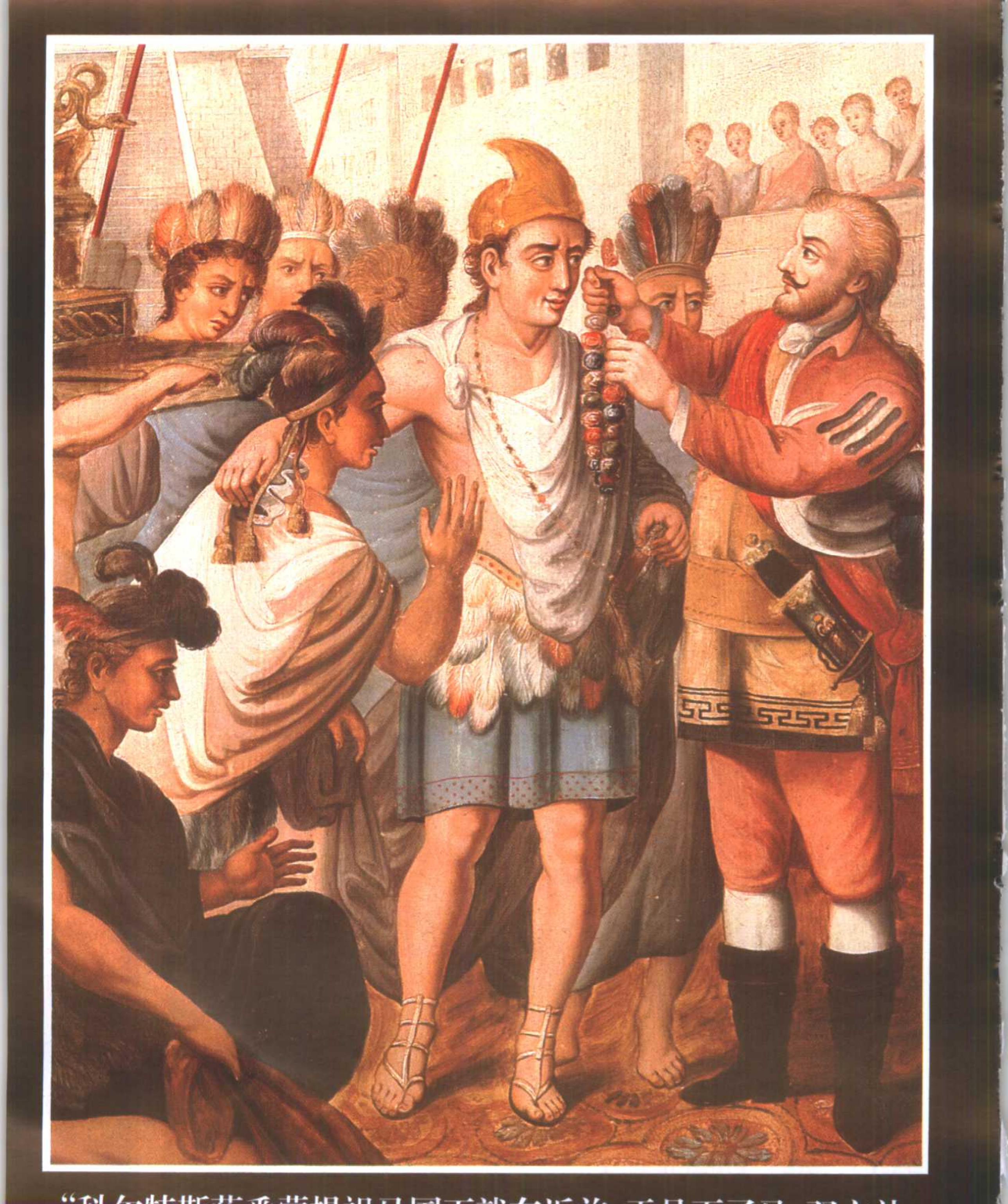
“1519年3月12日，抵达格里哈瓦河(Grijalva)，土著称为塔巴斯科(Tabasco)，意为潮湿的土地。……约12，000名武士……团团围住我们，向我们放箭……箭如雨下。”

“(科尔特斯)命令队长埃斯卡朗特(Juan de Escalante)立即去维拉(La Villa),取走船上的铁锚、缆绳、网和其他一切有用的东西。然后把大船统统凿沉,只留下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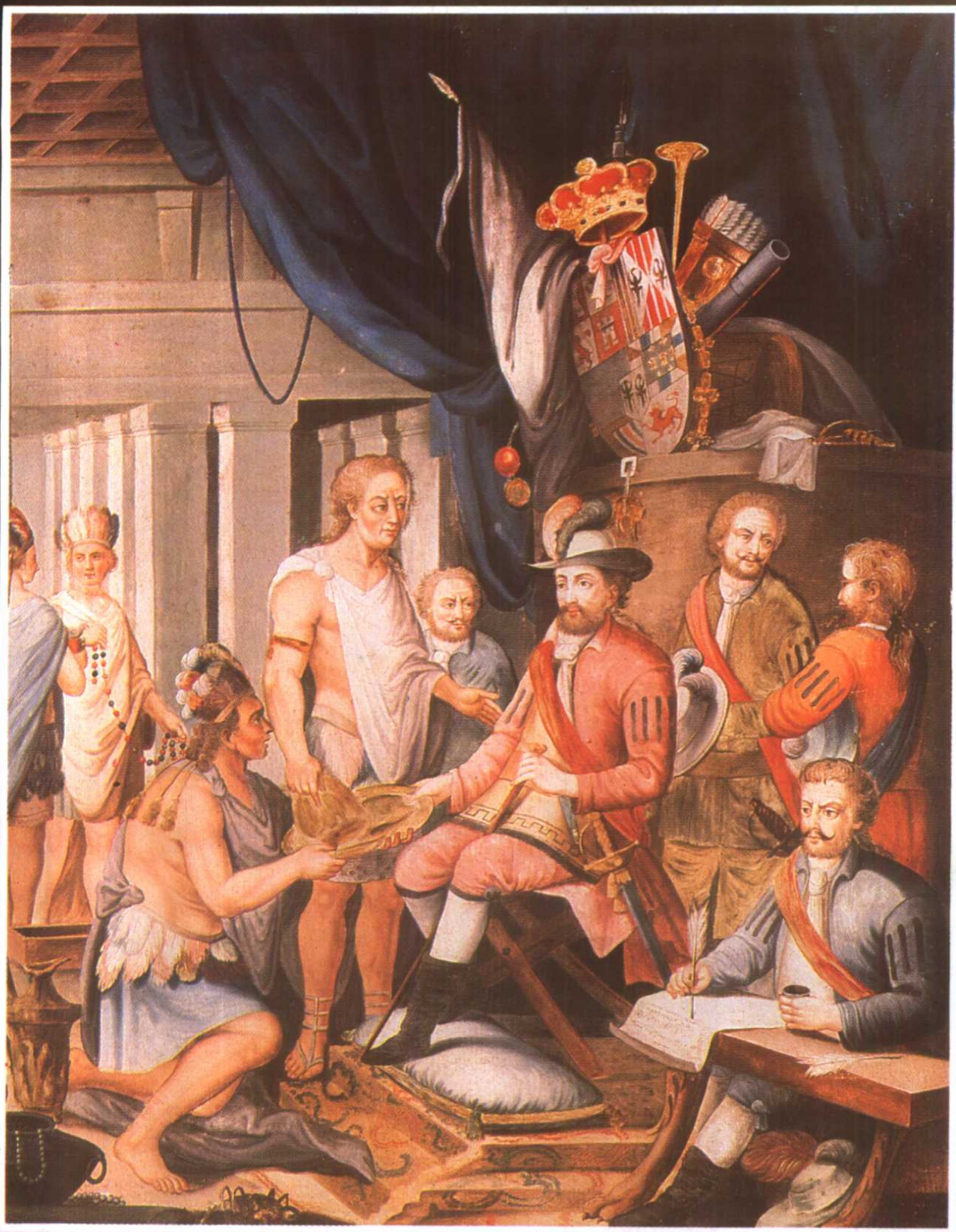


“墨西哥皇帝不知是天性善良，还是怕看到我们向首都挺进，派了五位大臣到我们……营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他们带来一份礼物，价值 1,000 金币左右。”

“我们进入（特拉克斯卡拉）城时，印第安人男男女女蜂拥而来，看来个个高兴，挤满了街道和屋顶。……我们是在1519年9月23日进城的。”



“科尔特斯获悉蒙提祖马国王就在近前，于是下了马。双方礼貌周到，互表敬意。……科尔特斯取了一串宝石项链……殷勤地为蒙提祖马戴上。”



“用餐完毕。他们的蒙提祖马……在一大群家人的簇拥下，隆重来访。……致辞后，蒙提祖马赠给我们将军各式珍贵的珠宝。”

“埃斯卡朗特队长精力充沛，性格坚强。……从身边部属中挑选了精悍耐劳的士兵……前去进攻墨西哥人的驻地。天刚破晓，两支敌对的队伍在阵前相逢。”

“科尔特斯走入宫殿。他先向蒙提祖马皇帝叙礼，……对他说：‘……您要是喊叫，或阴谋暗算，我的兵就会让您一命呜呼。……他们正是为这目的而来的。’”

目录

13 第一章:图拉,文明的幻影

31 第二章:创立帝国

47 第三章:阿兹特克欲一统天下

73 第四章:两个世界的冲撞

91 第五章:从抵抗到合作

109 第六章:艰苦卓绝的生存

129 见证与文献

182 年表

184 图片目录与出处

189 索引

Serge Gruzinski

1949 年生于法国 Tourcoing。

文学博士,文献文字学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

任墨西哥、中美洲和安地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期在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墨西哥从事研究工作。

著有《墨西哥的神 - 人》、《想像力的殖民化》、

《16 - 18 世纪印第安权力和殖民社会》等。

阿兹特克

太阳与血的民族

原著 = Serge Gruzinski

译者 = 马振骋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los. mexicanos. entes. de conquistar esta
tierra
defienden. de los. chichi
mecos. que. vna
generacion. valerosa
que se precian como nos
otros de los. padres. los Rome

西班牙人征服此地后不久，
墨西哥编年史家开始记录他们的民族历史。
史书中不时出现一种形象，
“图拉(Tula)”，帝国的首都，
在整部古墨西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第一章
图拉，文明的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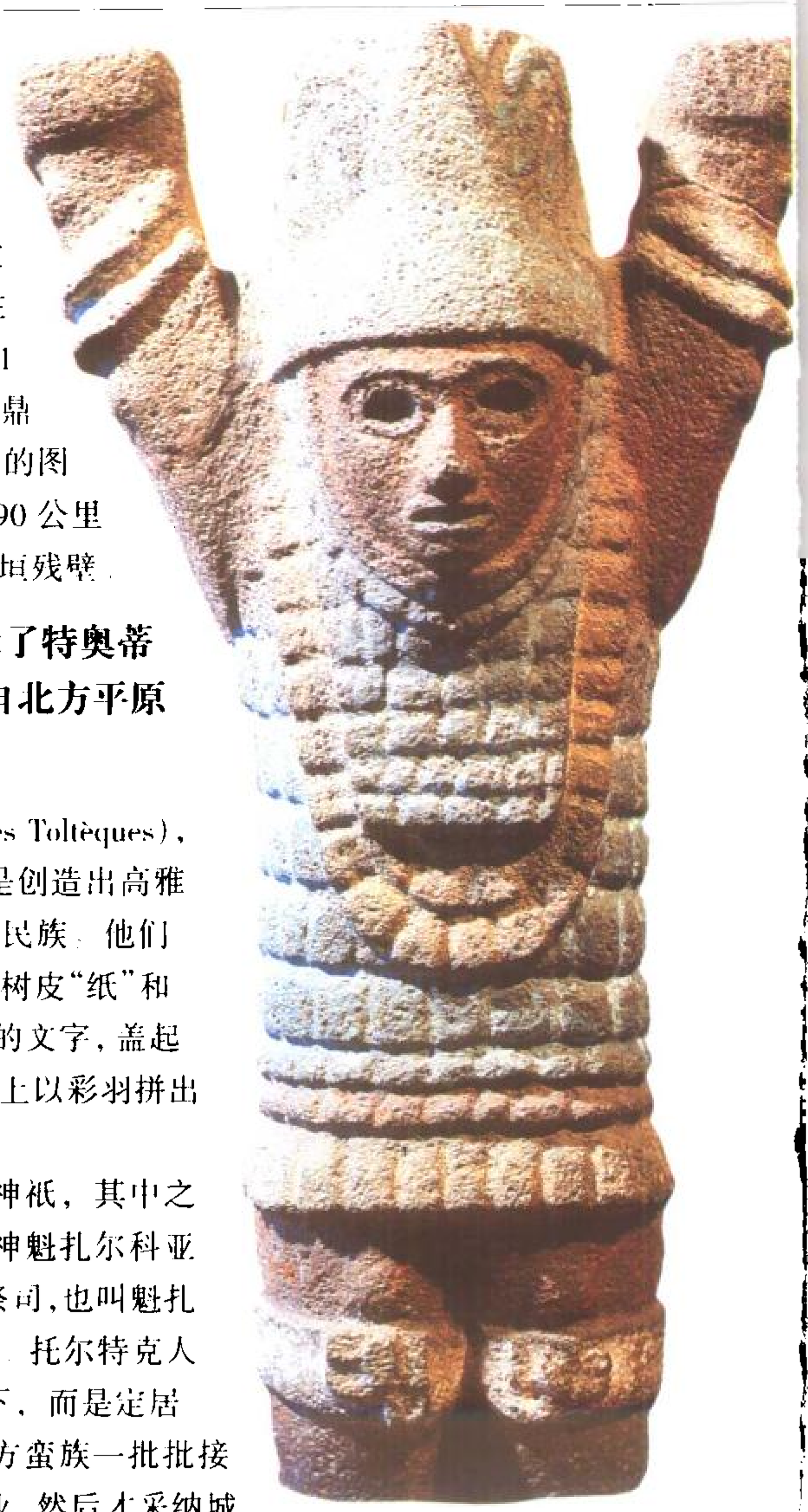
左页图作于16世纪，描述阿兹特克人最初的历史，他们大迁徙早期的生活情景。他们住在洞穴里，以狩猎为生。右图的石人头，有红珍珠母眼睛，嵌铜丝眼圈，白贝壳牙齿。

过去两千多年以来，好几个成熟的文明在墨西哥中央高原上兴亡盛衰。其中两个城市特别突出：一个是特奥蒂华坎(Teotihuacan)，“神之城”，在罗马帝国时期，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也正值鼎盛年代。另一个是几世纪后的图拉，在今日墨西哥城西北90公里处，还见得到这座古城的断垣残壁。

将近1000年，图拉继承了特奥蒂华坎的兼祧，容纳了来自北方平原的游牧民族

图拉的托尔特克人（les Toltèques），在中央高原居民的眼里，是创造出高雅的物质、技术与精神文明的民族。他们发展出图画、壁画、雕塑，在树皮“纸”和龙舌兰“纸”上书写图案式的文字，盖起华丽的宫殿，在盾牌和服饰上以彩羽拼出图样。

托尔特克人崇拜许多神祇，其中之一也是最有名的，是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主持羽蛇神祭礼的祭司，也叫魁扎尔科亚特尔，他也统治图拉。托尔特克人的世界并非同族一统的天下，而是定居民族和游牧部落共处，北方蛮族一批批接踵而来。他们起先从事农业，然后才采纳城市生活。每一批移民都保留自己的组织形式、传统习



托尔特克男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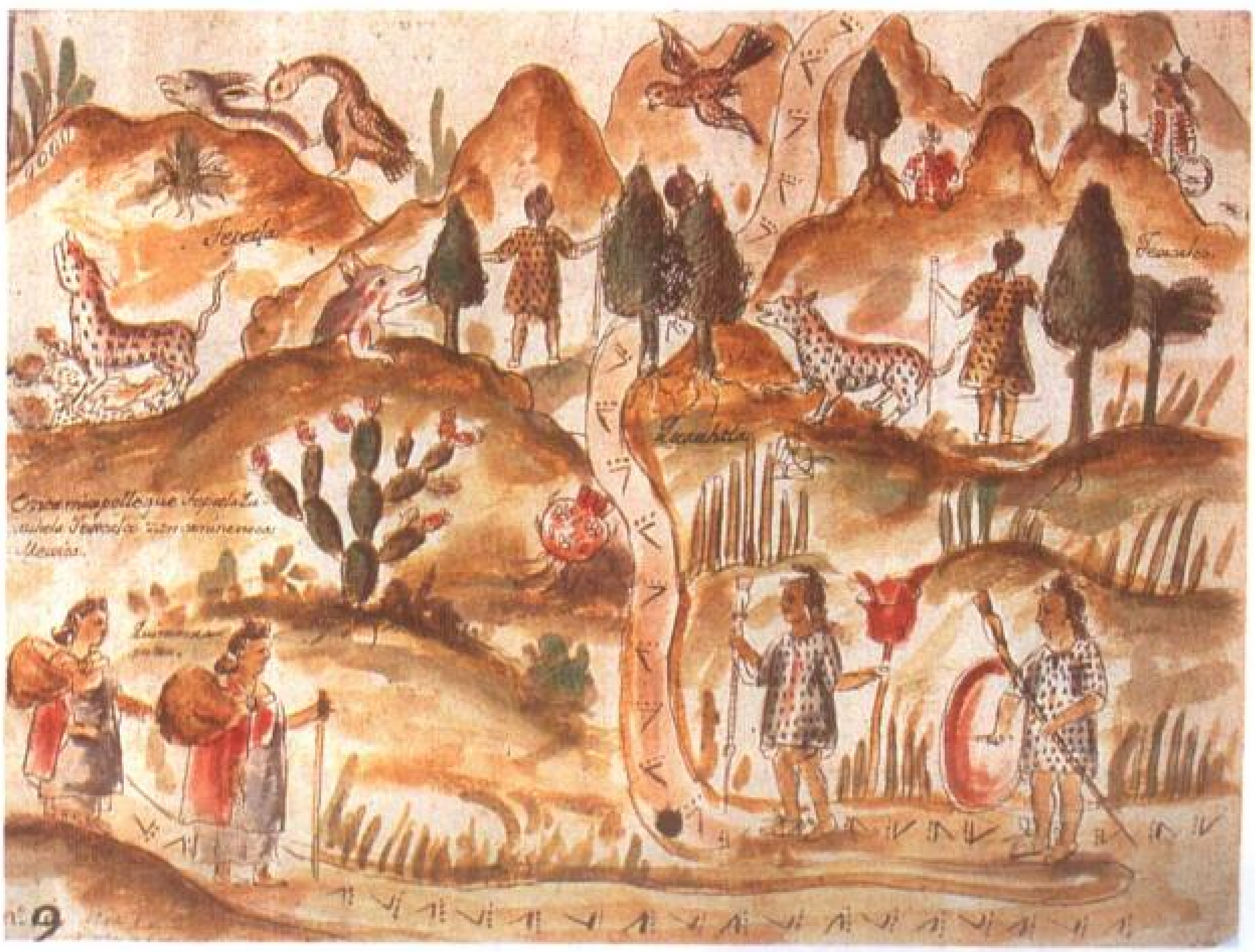
俗、宗教祭仪。工匠和祭司住在城里；工匠建造的水渠堤坝是灌溉土地时不可或缺的设施，祭司精通的祭祀历决定了众人的生活起居；唯有祭司主持的祭典，能保证宇宙运行，诸神降福，风调雨顺和玉米丰收。

墨西哥中部种植玉米已有好几千年历史。这项重大发现，为美洲带来最早的农业文明。

12 世纪，一种统治结束。托尔特克人四处流散

由于一些至今仍不知道的原因，托尔特克时期的图拉和其他重要中心的统治势力日益式微，到了12 世纪中叶，终于全面崩溃。显然，托尔特克人后来无力再吸收北方蛮族，外族和定居民族之间关系失去平衡，迁徙于是成为解决冲突的办法。

在《阿萨蒂特兰古抄本》(*Codex Azcatitlan*) 中，有一部分描绘早期迁徙的阿兹特克部落。阿兹特克人穿山越岭，野兽出没其间，路上植物茂盛，计有仙人掌、龙舌兰、灯芯草、杉树、棕榈。



不管魁扎尔科亚特尔是祭司－国王,还是神,或两者皆是——关于这点传统说法不一——反正约在1168年,迫于紧张形势和敌对气氛,魁扎尔科亚特

图拉末代祭司－国王,叫魁扎尔科亚特尔(Topiltzin ceAcatl－Quetzalóatl),意思是:"我们的国王,一芦苇羽蛇神"。一芦苇是他诞生的年份——947年,一般就称魁扎尔科亚特尔。他统治着托尔特克人,从不抛头露面,而在自建的四座宫殿内沉思默想。大家叫他祭司。他向神奉献自己的血、禽鸟、蛇和蝴蝶。他的统治时期是黄金时代。托尔特克人庄稼丰收,珍异植物不计其数。导致羽蛇神最终失败的那场革命,据说是特兹卡特里波卡(Tezcatlipoca)反对魁托尔科亚特尔的斗争,也就是新神与旧神、新部落社会与僧侣贵族之间的斗争。羽蛇神逃离,象征了神权政治的灭亡。

尔带了他的人逃出图拉。有些人在墨西哥谷地（la Vallée de Mexico）落地生根，建立新城市，保存了一部分托尔特克人的习俗。另一些人往南，到了朴布罗谷地（la Vallée de Pauebla）的丘鲁拉（Cholula），还有人到了古城奇钦·伊策萨（Chichén Itzá），跟犹加敦的马雅人（les Mayas）融合。

但是来到墨西哥谷地的，并不只是托尔特克文化的继承者。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例如那乌亚族（Nahua）和奥托米族（Otomi）后裔，也自北方平原南下，或者跟他们汇合，或者迫使他们同地聚居。有时，好几个部落结成联盟，夏尔科－特拉马那科（Chalco－Tlalmanalco）城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艾克索奇比里（Xochipilli）石像，阿兹特克人的花神、爱神和诗神。

在《特勒里亚诺·莱曼西斯古抄本》（*Codex Telleriano Remensis*）中，不同的历史阶段用历书图谱表示，图谱上面有日期，这日期实际上只是大致日期。迁徙中的阿兹特克部落，包括许多独立自主的部落。

战神呼兹洛波奇特里是阿兹特克人的保护神。他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左蜂鸟”，含义是“复活的南方武士”。雨神特拉洛克(Tlaloc)，意思是“催物生长的神”，受农民崇拜，而佩那尔(Paynal)意思是“快腿”，他是战神的“副官”。

有了神－人的统治，加上朴布罗（Pueblos），亦即印第安村的繁衍，托尔特克习俗得以延续

图拉的轶闻，经过世代辗转相传，成为理想中的楷模；是一笔珍贵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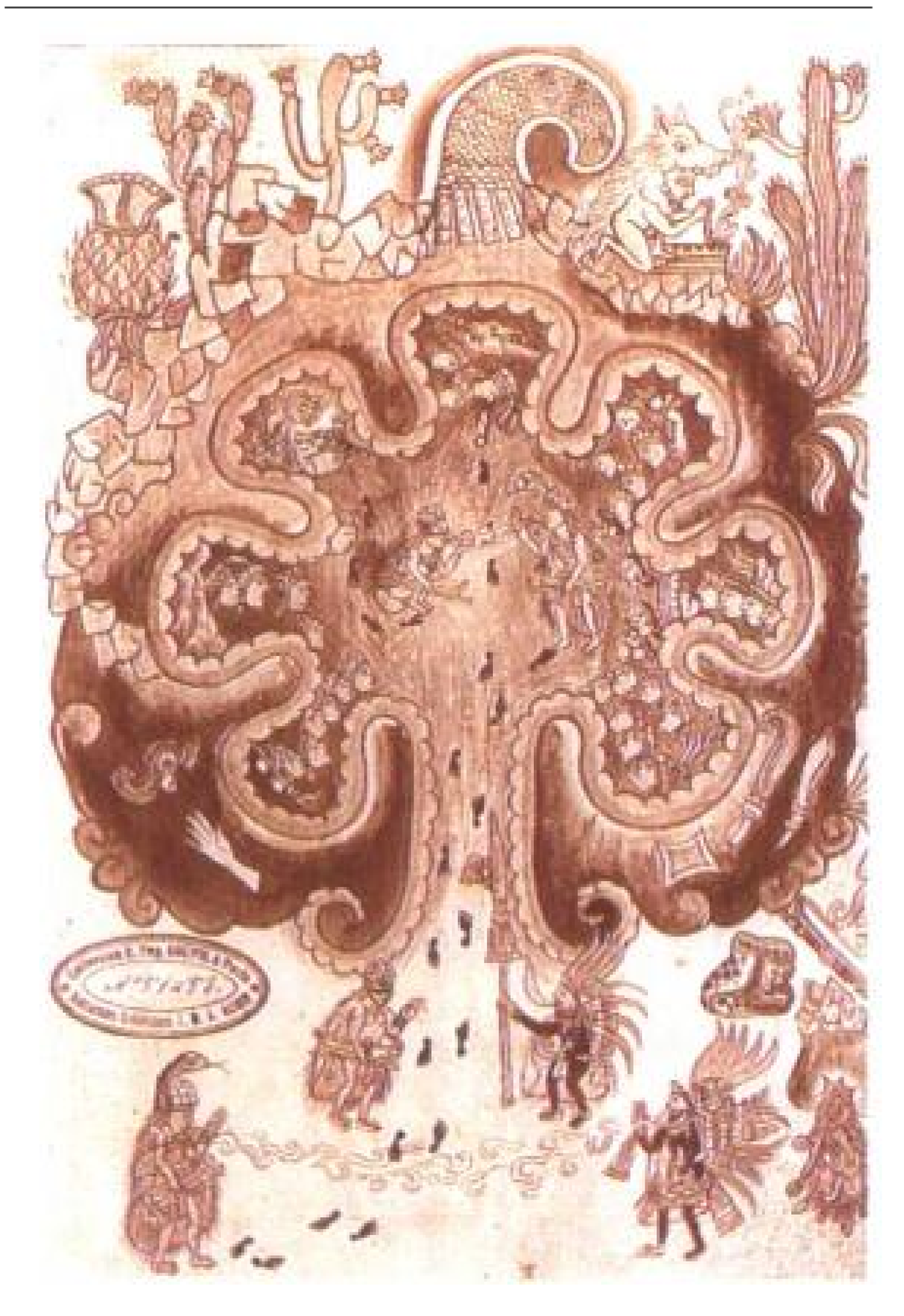
将近1200年时，这些居无定处的小部落领袖，自称能与他们的保护神沟通，甚至跟神合而为一。这些“神－人”的身体内有一种神力，能让朴布罗印第安人一直前进，达到神指定的目的地。在这乱世，各个部落流离颠沛，他们的早期历史充满披荆斩棘，寻找乐土的奋斗事迹。

墨西哥中央高原政治力量如此分散，原因也在于不断的迁徙浪潮。甚至在西班牙征服后，那里还有几十个各自为政的小领地，首都之间相隔仅几公里。13世纪，游牧部落在新城市里吸收了残余的托尔特克古文化；在新城市边缘定居的是最后的移民，他们来得太晚，不是找不到立足之地，就是不得不拾人唾余。

在两百年里，各城邦勾心斗角，都自称是托尔特克的后裔

政治势力分分合合。整个 13 和 14 世纪，这些邻近的城邦争战不停。

在特斯科科湖的南边，科尔乌亚坎(Colhuacán)曾经辉煌一时，自称是唯一源自托尔特克的城市。后来称霸的是阿兹加波札尔科(Azcapotzalco)，一座位于湖西岸的城市，住着泰帕纳克人(les Tépanèques)。不论哪个城邦的领袖，都要攀附托尔特克的祖系。托尔特克，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托尔特克，长久以来意味着高贵、权威和正统。



根据口头传说，在墨西哥中央高原上居住的七个那乌亚部落，都有共同的渊源。有人说，他们的国家位在环绕陆地的海洋另一边。有人说，他们来自“七洞口”，这七个洞对应于七个那乌亚部落：阿科尔乌亚(Acolhua)、夏尔科(Chalco)、奇昂帕尼卡(Chinampaneca)、科尔乌亚(Colhua)、泰帕纳克、塔鲁依加(Talhuica)、特拉特波兹卡(Tlalepotzca)。

墨西哥土地上人群聚集。后来出现了一个新部落：“阿兹特克”，亦称“墨西廷”(Mexitin)，或叫“墨西卡”(Mexicas)

将近 13 世纪中叶，一个新部落进入墨西哥谷地，他们的渊源已经消失在神话和传奇之中。

照历史的说法，这群人如同其他那乌亚部落，是来自传说中的奇科莫兹托克（Chicomóztoc，七洞口）。这个地名说明了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对印第安人来说，奇科莫兹托克既象征他们长期跋涉过的北方草原，也象征原始发祥地。这个部落好似来自神秘的阿兹特兰(Aztlán)，一座建在岛上的城市，就像后来的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Mexico-Tenochtitlán）。阿兹特兰是特诺奇蒂特兰的预兆？特诺奇蒂特兰是阿兹特兰的重现？无从论断。

有些人认为，这部落一开始就叫阿兹特克；另一

些人则说,阿兹特克专指住在阿兹特兰的人,而在那里掌权的是那乌亚人。不管如何,在迁徙途中,他们先是叫做“墨西廷”,16 世纪叫做“墨西卡”。不过,近代的文献(特别是英文)还是用阿兹特克称之。

战神暨太阳神:呼兹洛波奇特里(Huitzilopochtli),保护阿兹特克人的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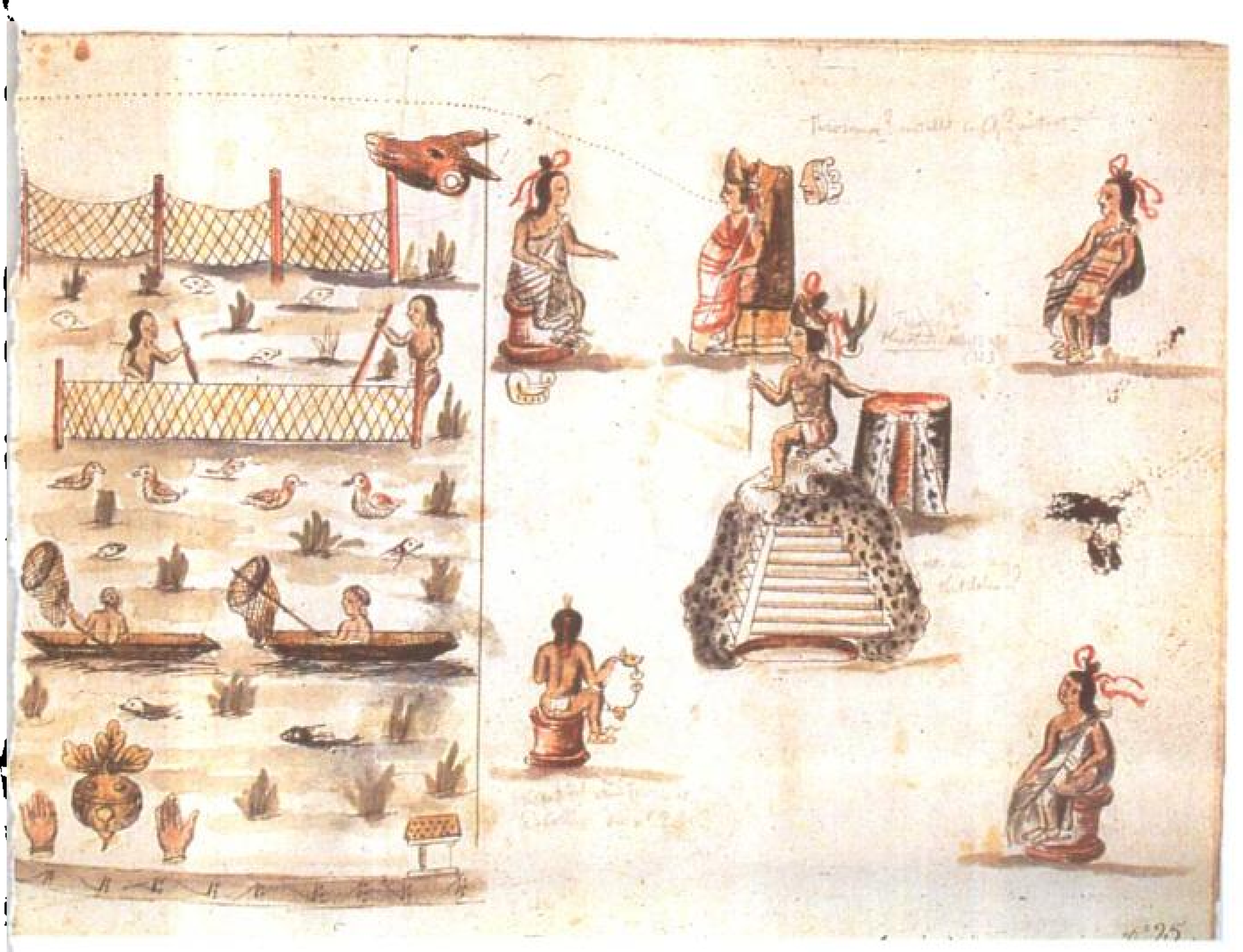
据说,在呼兹洛波奇特里的指引下,这个部落长途跋涉,穿越北方草原。神的旨意由四名轿夫传达。这段历史是后人重述的,记在图像文字手抄本上,作者是土著历史学家特索索模科(Alvarado Tezozómoc)。

这个民族处于半文明时期,主要以狩猎为生,兼

营农业生产。他们讲那乌亚特尔语(le nahuatl)。迁徙期间，队伍内部历经分裂和冲突，新部落加进来，也有老部落分出去。好些个传说叙述这段历史。最后，呼兹洛波奇特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了阿兹特克人的至尊神。

这些事件以大屠杀告终，成为日后人牲祭典的前奏。阿兹特克人抵达墨西哥谷地，缺少一位王族出身的领袖人物，定居不成。他们在湖边的夏布尔特佩克(Chapultepec)栖身一段时间，遭到阿兹加波扎尔科人敌视。阿兹加波扎尔科是奥托米族后裔建立的王朝，但已那乌亚化了。1299年左右，阿兹特克人流亡到湖的南岸，迁至古尔乌亚坎(Culhuacán)领地附

迁徙史上有一种说法，阿兹特克人穿越“米丘亚坎”(Michoacán，有鱼人家的土地)，然后才到墨西哥城定居。他们看到这块美丽的土地，流连徘徊不去，向呼兹洛波奇特里问卜。虽然这不是神原先应许的土地，却要求神允许他们在这里住下来。



近。当地人让他们住进山石嶙峋的蒂萨潘(Tizapan)地区，希望四周的毒蛇把他们统统咬死。但是枉费心机：阿兹特克人反而把蛇烤熟后吃了。趁那几年的喘息机会，他们开始"托尔特克化"。但是在1329年，他们又遭到驱逐，只得深入沼泽地带，登上一座小岛，常年飘泊，这是他们最后的落脚地。

在阿那乌亚克(Anáhuac)高原上，阿兹特克人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地点就是今日墨西哥城所在的位置

1325年，阿兹特克人发现了他们等待已久的征兆：一头雄鹰停落在一棵仙人掌上，向他们示意，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是他们的永久居留地。不久，在几公里外的一座小岛上，他们建立了另一座城，特拉特洛科(Tlatelolco)。

那时，这个部族跟其他靠渔猎为生的移民没有两样，他们小小的据地，还是"夹"在称霸谷地的大片土地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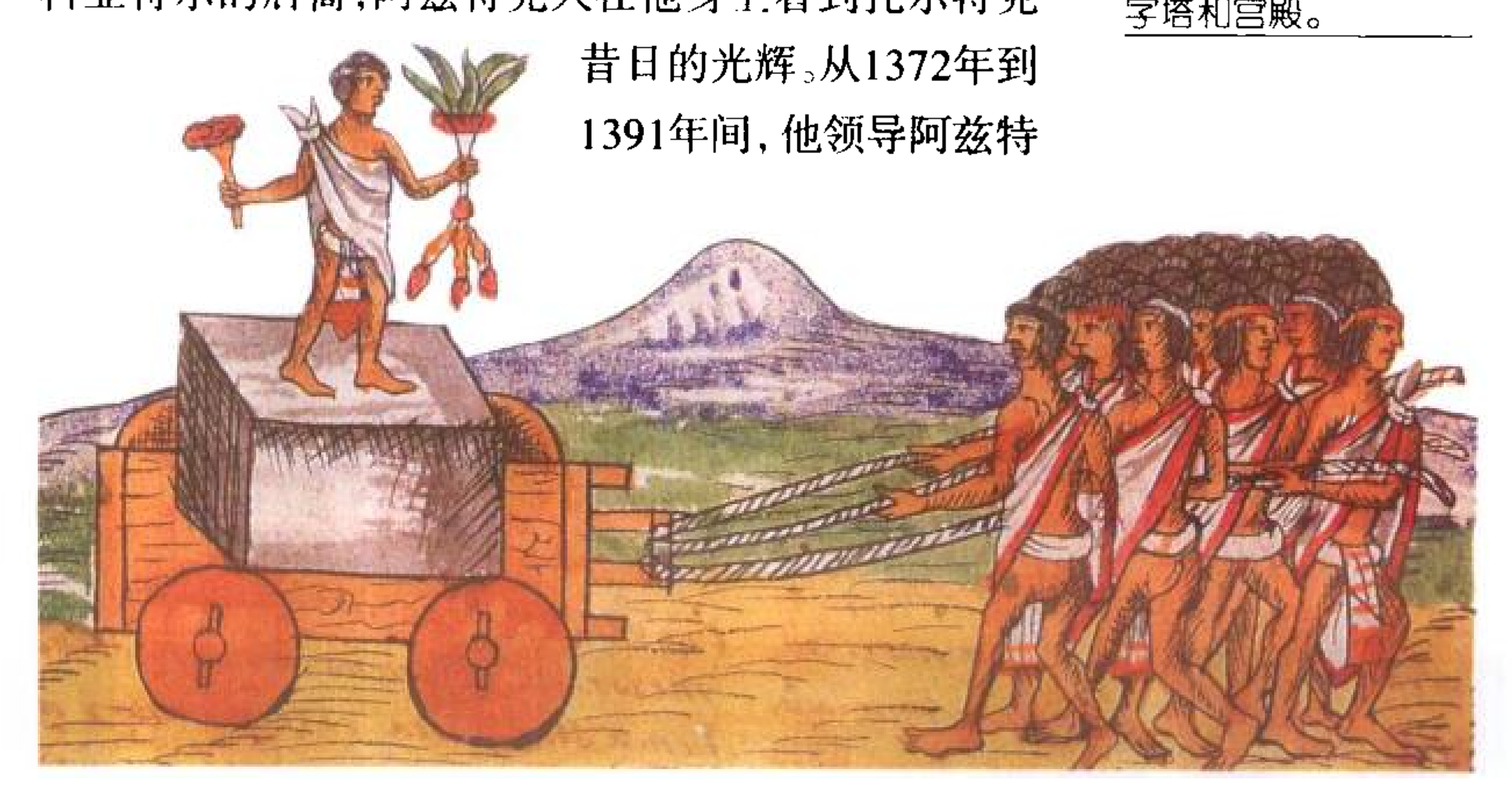
三十年里，阿兹特克人自给自足，一心一意建设他们所有的两个小城镇。他们并且发展出一种人工小岛，叫"奇昂帕"(Chinampas)，在岛上种植作物。由于精心管理和不停灌溉，因此产量颇高。但是由于石头、木梁和其他材料匮乏，阿兹特克人必须走出去，跟外界接触。

头苍鹰停在仙人掌上，嘴里叼了一条蛇，相传是阿兹特克人兴建墨西哥城的肇始，其实只是后人的穿凿附会。16世纪的资料没有提到蛇，但是提到霸王树，这果子在阿兹特克人思想中代表人牲的心。西班牙人理解这个隐喻，但用蛇来代替祭品：蛇更适合体现恶，受到老鹰啄食。西班牙王室哈布斯堡(Habsbourg)家族的族徽上有鹰的图案。

邻国的土王，阿卡马比切特力（Acamapichtli）雀屏中选，成为阿兹特克人的领袖

据说，阿卡马比切特力是图拉的祭司－神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后裔，阿兹特克人在他身上看到托尔特克昔日的光辉。从1372年到1391年间，他领导阿兹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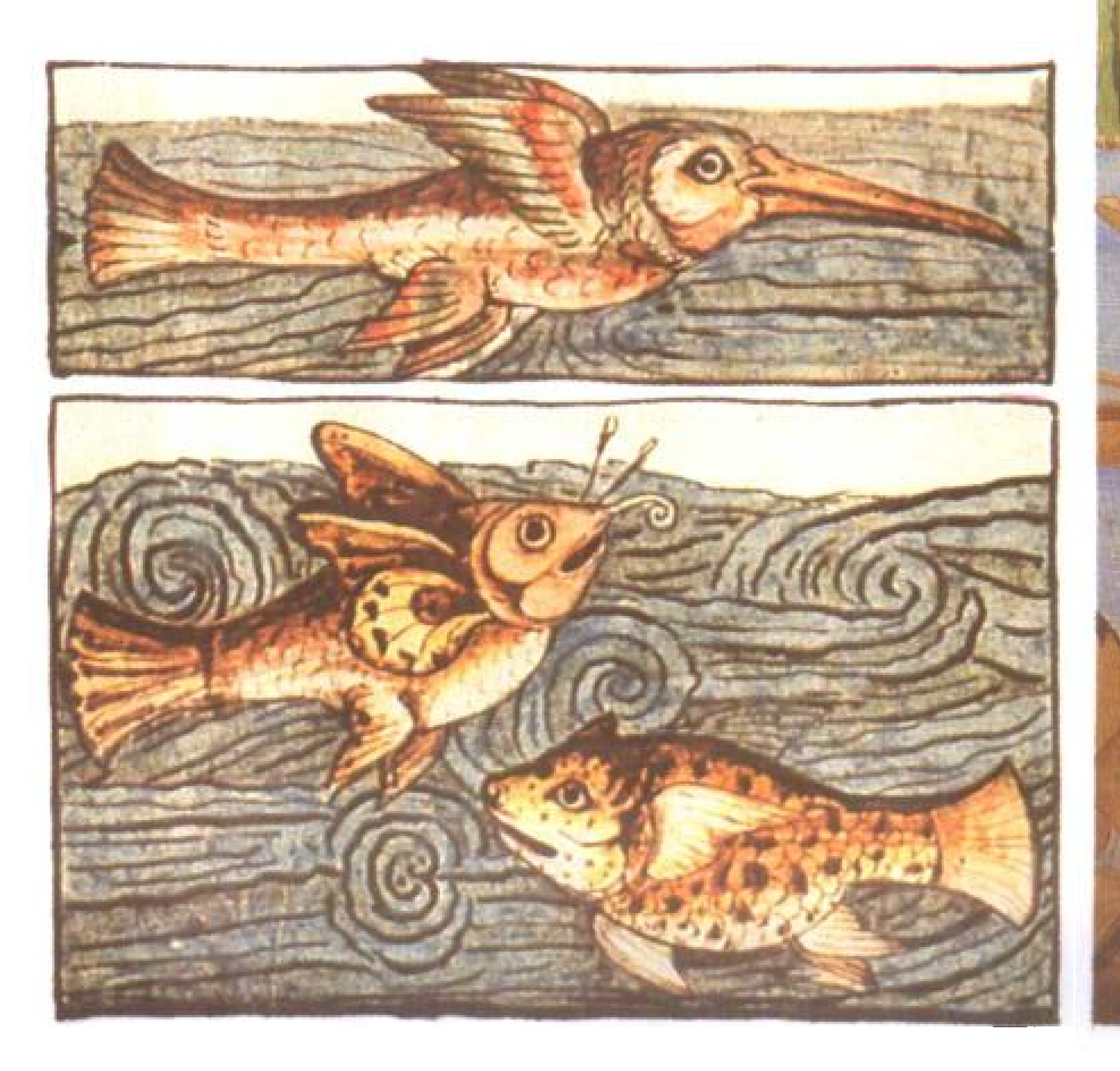
尽管没有建造大工程的技术，阿兹特克人还是能切割出体积惊人的大石块，石块上磨光，用来建筑金字塔和宫殿。



克部落抵抗邻邦，阿兹加波扎尔科的泰帕纳克人。

另一个阿兹特克城特拉特洛科，却选择了一个泰帕纳克部落的王。就这样，阿兹特克人逐渐渗入到谷地内，由强大力量结成的联盟中。更有利的是在特诺奇蒂诺兰建立了一个王朝，阿卡马比切特力的许多儿子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垄断阿兹特克社会的权力。

阿兹加波扎尔科的领袖，泰帕纳克人特索索莫克(Tezozómoc)，是此地区的风云人物。他依靠外交手腕和军事胜利，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帝国。他擅长在各个城邦之间挑拨离间，巧妙利用和亲结成的联盟和



各城邦每年的朝贡，借此把特斯科科（Texoco）以外各邦的力量大大削弱，巩固了自托尔特克崩溃后，墨西哥中央地区最强有力的统治。阿兹特克人在特索索莫克的保护下，渐渐成为享有特权的朝贡小国，甚至得到特索索莫克的同意，扩大疆土。他们依然是次要角色，然而懂得利用这个时机培养自己的实力。

“奇昂帕”，是道地的水上菜园：以芦苇编成筏，在筏上植下木桩和树，深深插入湖底淤泥，把筏固定住，然后在堆了泥的筏上种东西。

泰帕纳克人的阿兹加波扎尔科强大无比，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唯有特斯科科

特斯科科建于托尔特克时代，直至15世纪初期还是一个二等城邦。17世纪的编年史家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Fernando de Alva Cortes Ixtlilxochitl),对特斯科科的历史情有独钟。墨西哥谷地东北部也有大批游牧民族侵入，其中一位领袖把特斯科科定为首都。野蛮部落不论本地还是外来的，都知道采用托尔特克的遗风：他们讲那乌亚特尔语，遵守当地礼仪，穿华丽服饰。瓦哈卡(Oaxaca)南部的移民，则带来了金银器工艺和图画文字抄写艺术。

特斯科科逐渐成为高雅文明的中心，后来的历史学家给它一个美称："美洲的雅典"。但是毕竟墨西哥城的名声太响，相形之下，特斯科科也就不那么耀眼了。金银器铸造、珠宝玉石加工、羽毛编织，是阿兹特克人重要而受尊敬的活动，就是最尊贵的土酋,也在闲暇时亲自操作。

从事贵重金属、玉石、绿松石和羽毛加工的工匠，被冠以"托尔特克"的头

土酋托古波钦(Toculpotzin)，缠一条传统的缠腰，披一件棉斗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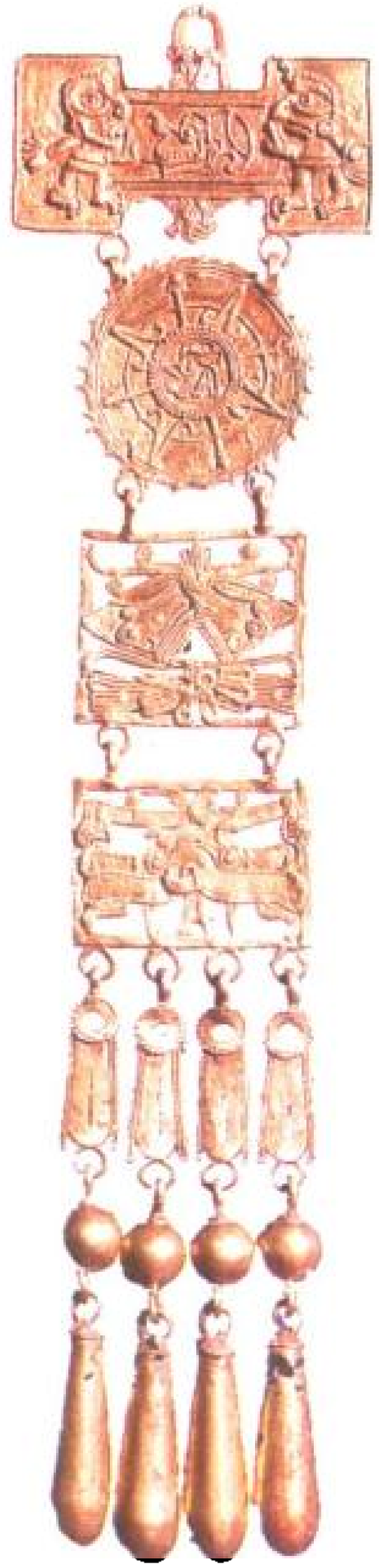
墨西哥中央高原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类似古希腊的城邦时代。阿兹特克人建立的帝国，依靠战争和外交，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脱颖而出，结束了混乱的局面。每个城邦的政治结构都相同：君主统治，由一位或几位幕僚襄政，周围还有文武大臣。维持“阿兹特克帝国”统治的重要要素，是各个臣服的城邦向王国的纳贡。贡品单上写明贡品名称和数量；这几份单子罗列了活禽鸟、宝石、玉米、金子、辣椒、衣服、棉花包和织布。

衔,因为大家认为,发明这些技术的是魁扎尔科亚特尔神-王,这图拉的古代文明和英雄的象征。工匠在聚居的区里组织团体,有自己的神和自己的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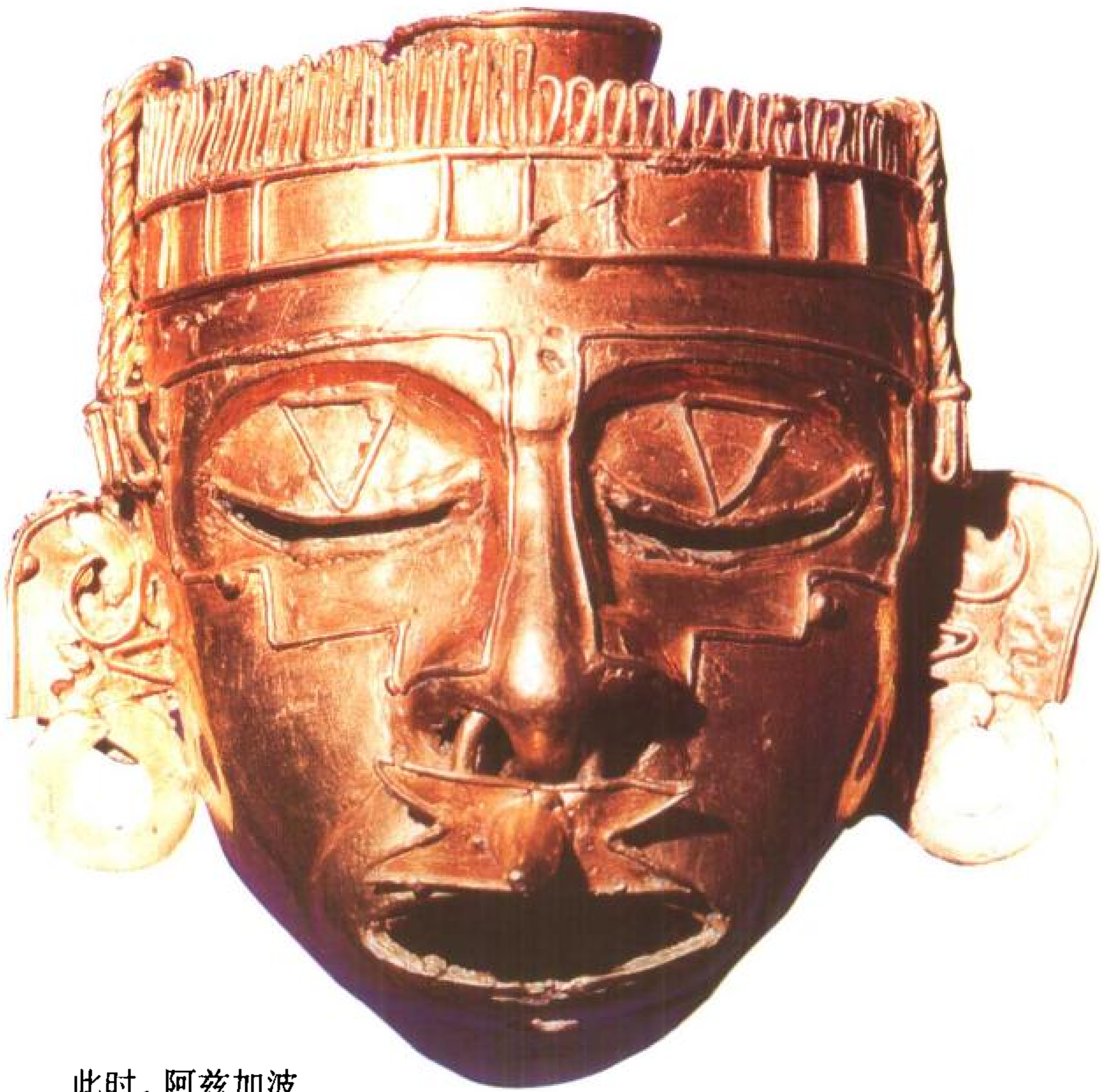
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塔库巴(Tacuba),1428年结成同盟,史称"三联盟"

15世纪初期,特斯科科开始上升为一等强国,泰帕纳克人特索索莫克,则企图巩固他在墨西哥谷地的统治地位。于是战争爆发了。1418年,特斯科科邦主不得不放弃他的城市,大部分特斯科科领土受泰帕纳克人控制,阿兹特克人也相应获得特斯科科的监护权,以及一部分贡品……

但是特索索莫克的帝国好景不长,他的继承者屡犯错误,手段残暴,很快泰帕纳克王朝的丧钟响起。



金银饰物用失蜡法制作。把饰物的样子刻在一块炭上,以炭作为模具,在上面浇蜡,再把溶解的金或银浇在模具表面,即可得到雕刻的花纹。



艾克西普·多特克(Xipe Totec)神的面具(上图),胸前挂饰(左页右图)。这些金器在古墨西哥城,阿尔班山(Monte Alban)的墓中发现,是少数未落入贪婪的西班牙人之手的宝物。阿兹特克人衣着简单,珠宝和头饰则标志等级、地位和奢华气派。

此时,阿兹加波扎尔科出现了一位新领导人,约在1426年掌握了权力。他发现,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斯科科联合起来对抗他。特斯科科这边,由尼萨乌亚尔科约特(Nezahualcóyotl)重建权威。1428年,特斯科科、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与塔库巴结成三联盟;阿兹加波扎尔科在围困114天后陷落。三联盟终于打垮了泰帕纳克人的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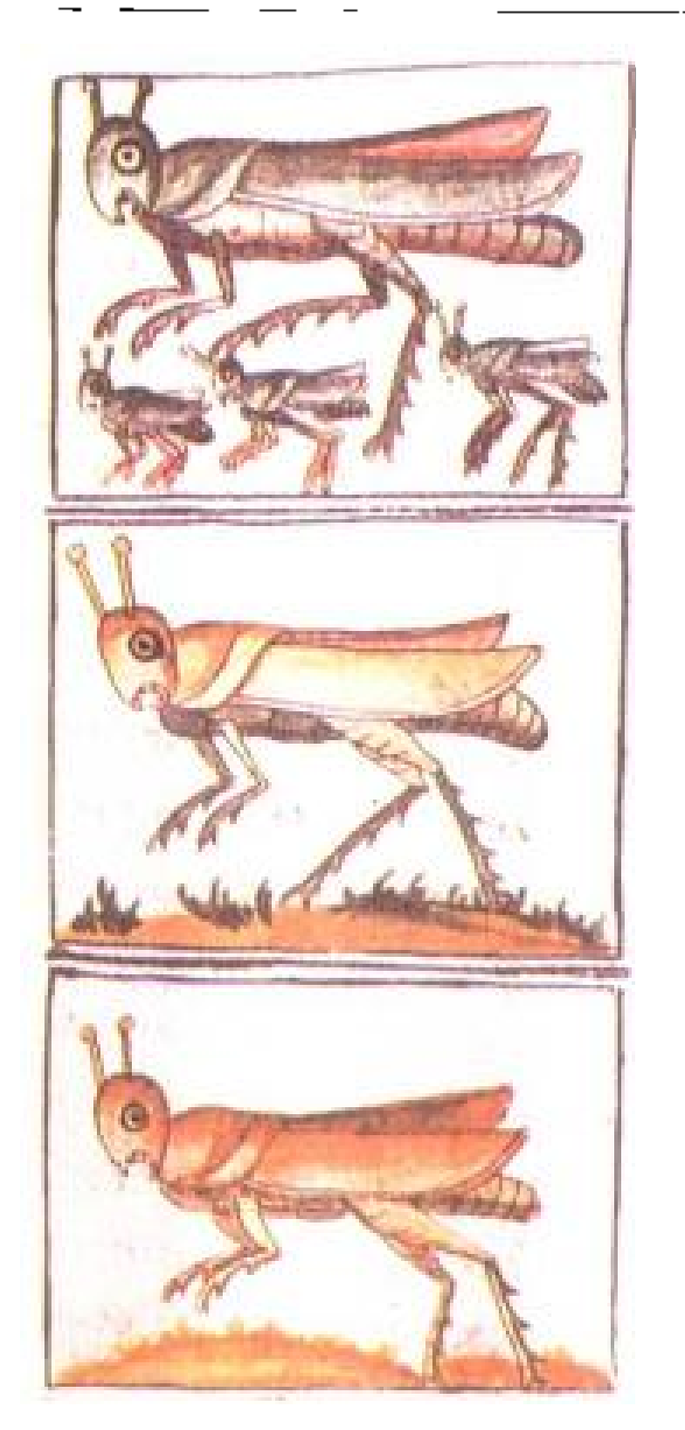
1519年西班牙人到来时,当地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已成定局。三联盟已改成"阿兹特克帝国"。

Collection E. Eug. SOUPIL à Paris
N° 65 à 71.
Ancienne Collection J. A. A. AUBIN

1440年，40岁的蒙提祖马一世即位，
领导一个神奇的帝国。
在后人的记忆中，
他是“阿兹特克帝国”的开国皇帝，
才登基就遇到一连串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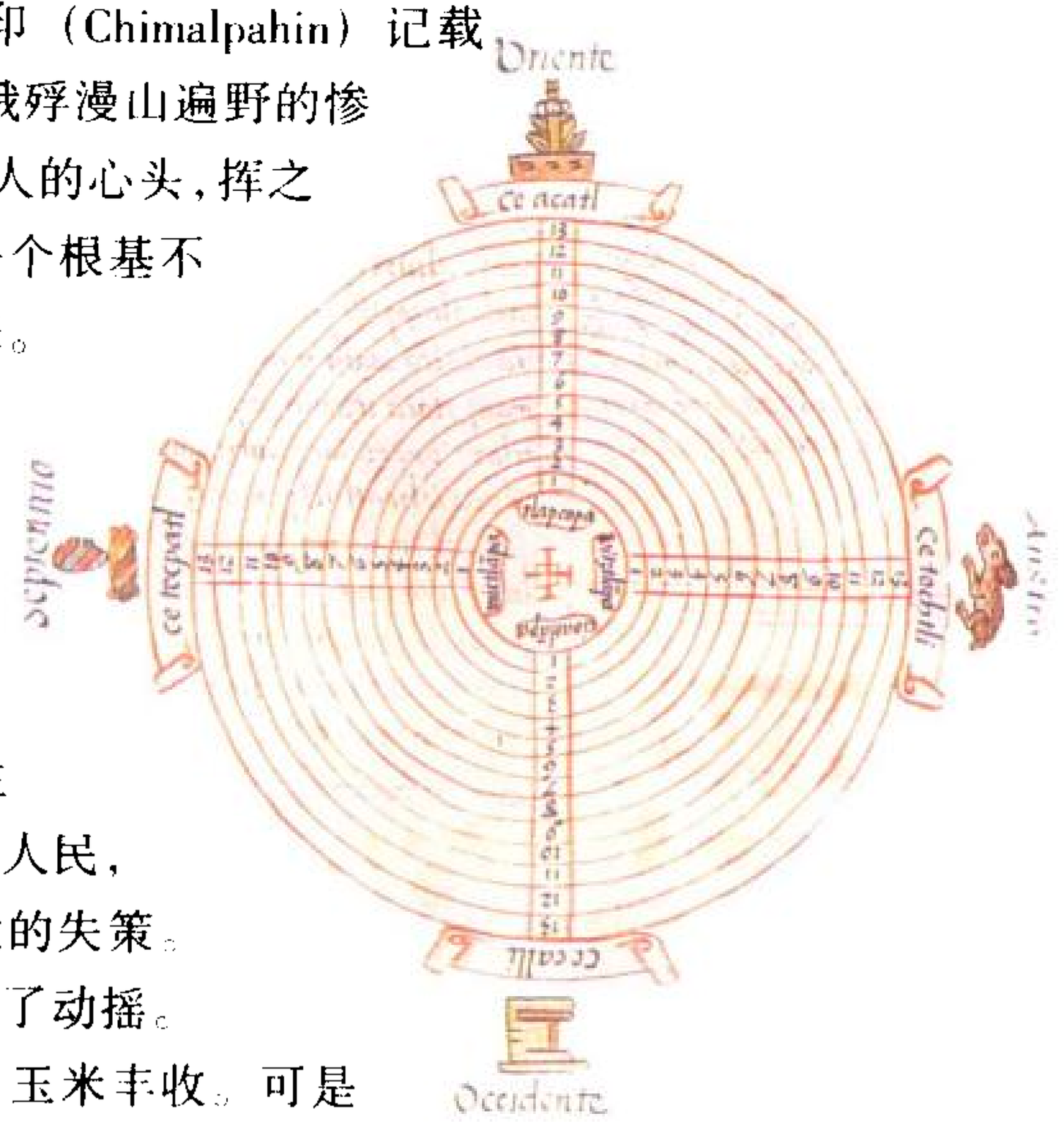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创立帝国

阿兹特克历差不多跟仙人掌和鹰一样，成了墨西哥国家的象征。右图这块“太阳石”中间下方是一张人脸，伸出舌头，传统上把它看成是太阳神托那蒂欧（Tonatiuh），要求献上人血。左页图是雨神特拉洛克。



蒙提祖马掌握最高权力，首先讨伐夏尔科人，他们住在墨西哥谷地东南部，覆雪的大火山山沟里。这次战争不久便因一场可怕的饥荒而中止。1446年，蝗虫吞噬庄稼。1449年，来了几场大水，城市成为泽国。1450－54年间，严寒和歉收接二连三而来，弄得民不聊生。这些灾难过后，整个谷地刮了一场飓风，好几年天灾不断。17世纪的历史学家奇马帕印（Chimalpahin）记载150年前，天空秃鹫盘旋，饿殍漫山遍野的惨象，还是时时萦绕阿兹特克人的心头，挥之不去。一连串灾祸，也把一个根基不坚固的政权的弱点揭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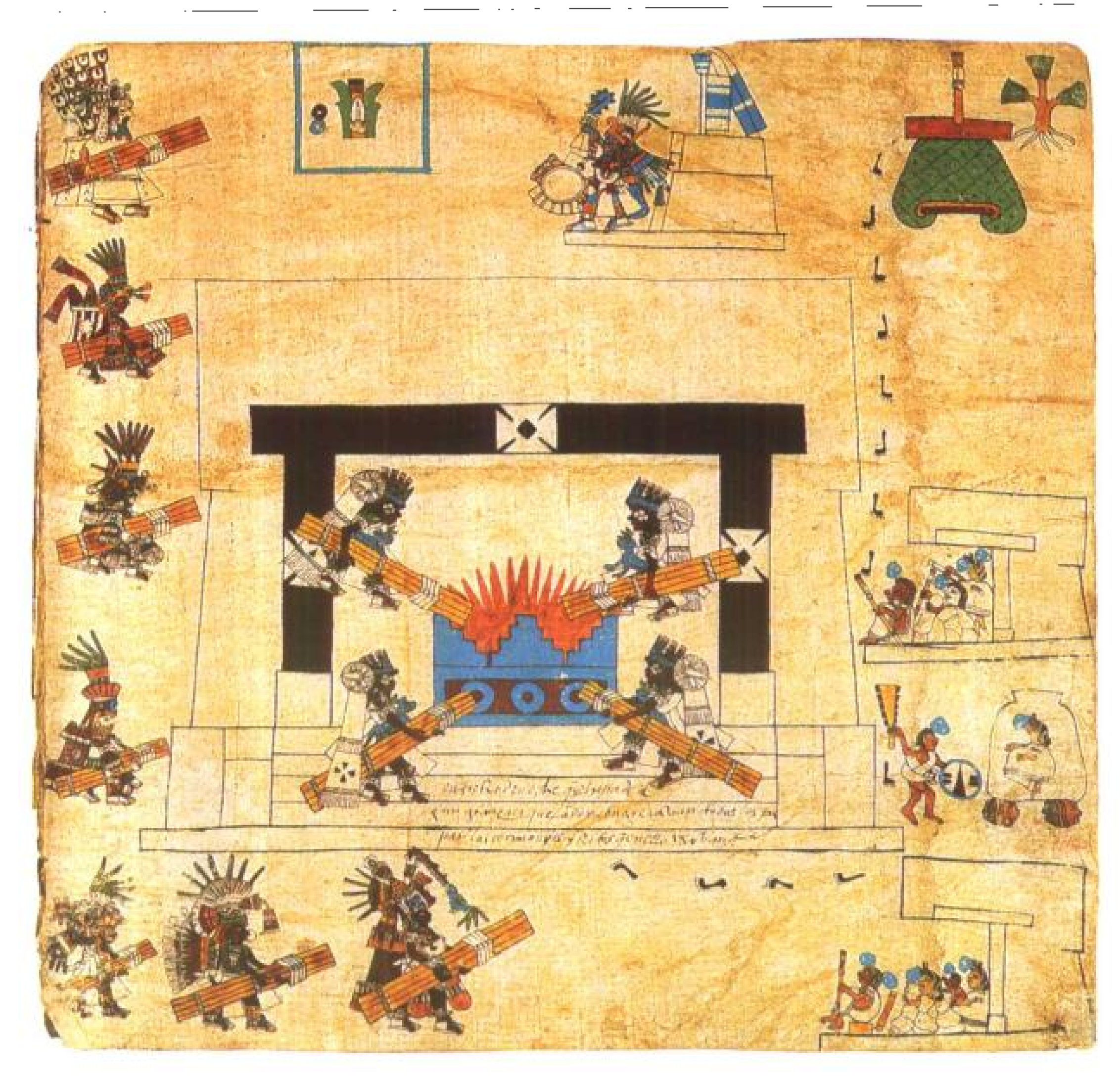
古墨西哥人推算年月日时，兼用两部历书，一部是365天的太阳历，一部是260天的卜卦历。在太阳历中，每天的名称采用那一天祭祀的对象的名称。每年的第一天都离不开四个祭祀符号中的一个：芦苇、祭祀刀、房屋和兔子。为了使这两部历书相互对应，这四个祭祀符号各与13个祭祀数字组合，这样循环一轮是52年。



阿兹特克人相信，某个时间周期结束，阿兹特克人可能就彻底消失

首领们不堪灾祸频仍，抛弃了人民，由他们自生自灭。政权的精神本是保护人民，如此一来无疑是当权者最大的失策。阿兹特克社会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

幸而1455年天降甘霖，玉米丰收。可是这一年正是52年一周期的最后一年，这是决定性的一年。阿兹特克人在焦虑不安中举行各种祭祀仪式：如果恰在这个时刻，“星冈”上的火点不



着，世界就会毁灭。阿兹特克人相信，我们的宇宙是会死亡的，而且一周期跟着一周期接续而成的时间，最终也要归于虚无。地球开始转动的那天叫“那尼·奥林”（nani ollin），地球的命运从那天开始就注定了。那些黄昏魔鬼吉吉玛（Tzitzima）躲在西方底层，等待着决定命运的那一刻来临，扑向最后的幸存者。幸好，这次神庙大殿里的火最后还是烧了起来。于是，大家认为，1450－54年，那几年之间的天灾人祸，乃是神的一时愤怒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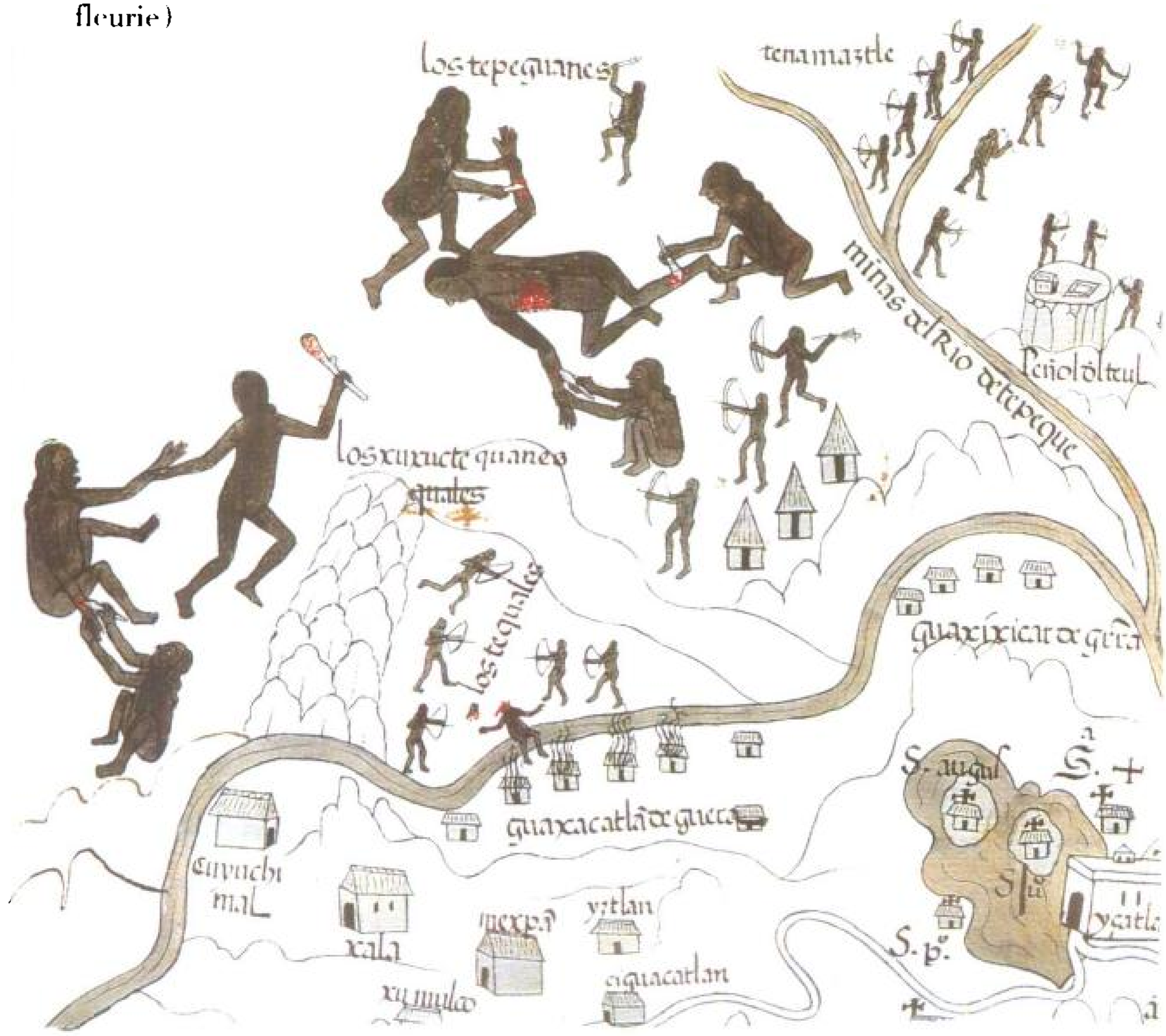
从上一轮52年过渡到下一轮52年，必须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太阳下山时，祭司登上艾斯岱拉山（cerro de la Eastrella）的神庙，等待昂星团出现。剖开人牲的胸膛，在胸中点燃一团新火。然后几个人奔来点燃火炬，把祭台烧着。

过节是土著的主要生活，他们一年有 200 - 300 个节日。过节满足了阿兹特克人千方百计把个人纳入社会的愿望，经由重复的仪式，也说明阿兹特克人对时间的理解和景仰。左页图是一种仪式，称为“艾克索科特尔”(xocotl)，在每年第 10 个月份举行。手携手的是一群战俘，身上一条缠腰和一件纸衣。他们夜里跳舞，到了早晨作为人牲葬身火堆上，以祭祀佩那尔神。左图的活动称为“特拉切特里”(telachtli)，一种球戏。手抄本上用一种工字形的场地来描绘这种游戏。有两队进行比赛，球员只能用膝盖或臀部碰球。两侧墙上各有一只固定的石环。球员要把球传过石环，进入对方场地。阿兹特克人所有的游戏都有象征意义，石环球也不例外：场地象征世界，球则象征太阳或月亮。

蒙提祖马一世决定，三联盟将与住在火山另一边的人永久争战

为了平息神的怒火，就要定期出征打仗；厮杀后既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也没有真正的失败者。出征的目的只是为了抓战俘，向神献祭；而战俘抓得愈多愈好。这种有计划的战争，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游戏，也是以备战为目标的定期训练，又是为了神与世界长存昌盛而安排的仪式。它有个名字，叫“花之战”(la guerre fleurie)

死于战斗中或祭礼的石刀上，是阿兹特克人的天职，也是他们最羡慕的命运。能这样死的人雄纠纠走向太阳神。青年武士成为“鹰武士”。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百年间不停地进行大规模的“花之战”。



这种战争其实不能算是新创的，只是把古墨西哥人已有的作法制度化而已。但是，又不能说所有对阿兹特克人发动的战争都是“花之战”。冲突还包含了祭礼和星象的意义，也交织着战略和商业的目标。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时期起，三联盟与朴布罗谷地的部落之间，始终敌对。直到西班牙人到来之际，双方依然势不两立；西班牙征服者因而有机可乘，巧妙地利用了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

富饶的热带地区，从前曾经收留过从墨西哥谷地逃来的饥民，如今阿兹特克人一心一意要向这些地区扩张，也引起了敌对行为。墨西哥湾周围地区盛产羽毛、宝石、棉花和色彩绚丽的布帛，这些花花绿绿的宝物，当然都是谷地贵族求之不得的财富。

蒙提祖马一世大功告成，征服了热带地区各城邦

蒙提祖马首先把矛头对准东南方向，1458年占领了一座著名商城瓜克斯拉乌亚卡(Coixtlahuaca)。这座城市也是米克斯特克(Mixteque)地区的重镇，前往远方危地马拉(Guatemala)的必经之地。米克斯特克的文明古老悠久，以彩色古抄本和金银器闻名四方。

蒙提祖马的军队随后入侵海湾的东部，逼

阿兹特克的武士在战争中穿上合身的衣服。“虎武士”的制服都是按照身材剪裁。武士的传统盔甲是一种“棉胸甲”，称作“ichcahuipilli”，齐膝紧身，里面衬上厚物以挡箭矢。

得乌亚克斯特克（Huaxteque）和托托那克（Totonaque）纳贡称臣。1466年，蒙提祖马打了最后几场战役，打到火山后的地区。他占领了特皮亚卡（Tepeaca），这是控制往南方和东南方去的道路。索取贡品，掌握商业枢纽的战略基地，这些作法显示三联盟为了经济利益而发展武力。

王族和权贵使用大量华丽的翎毛，有雉鸟的绿羽，以及鹦鹉的红羽和黄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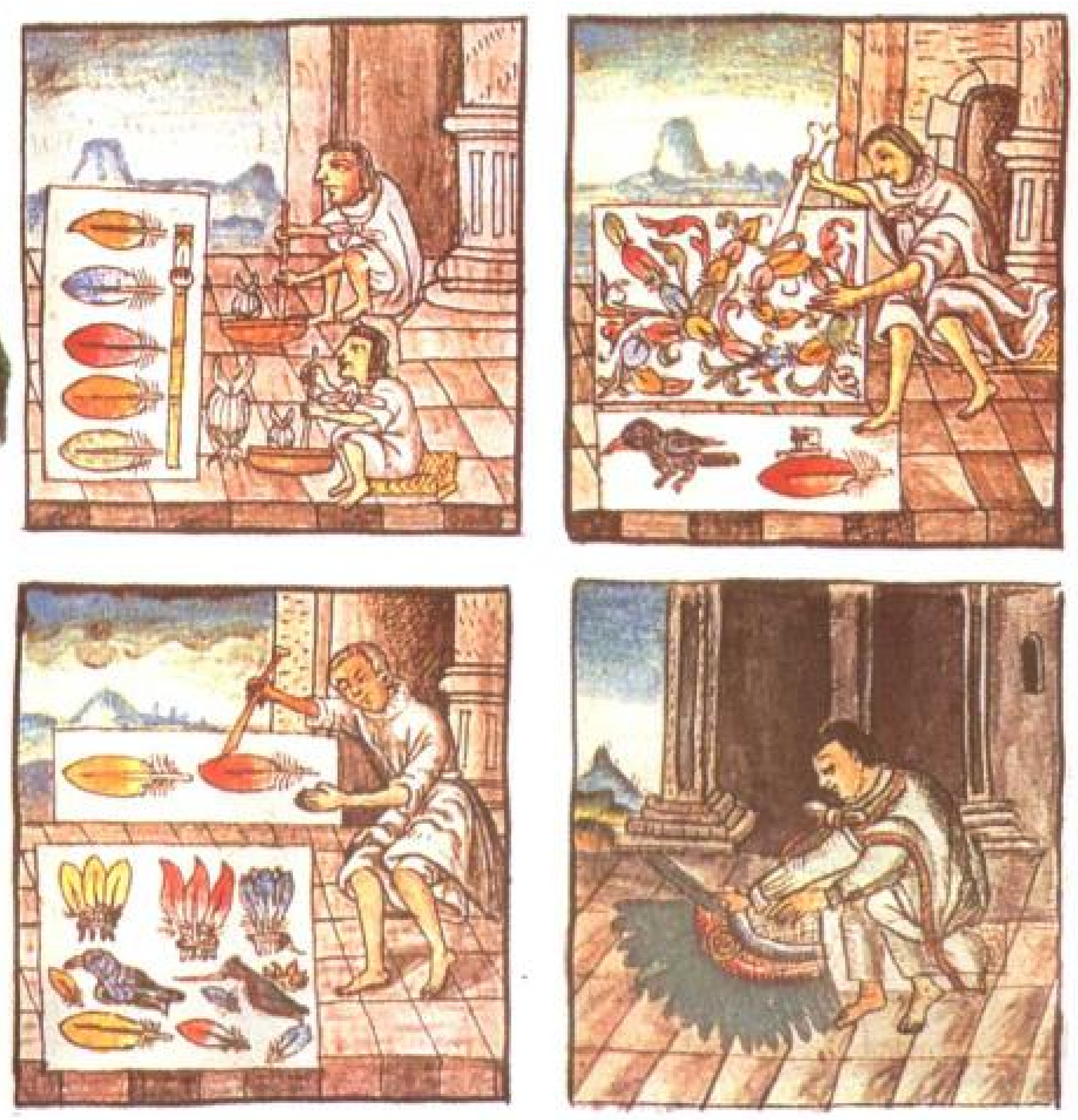
三联盟大幅扩张，阿兹特克和特斯科科社会随之变动，程度不可谓不深

在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斯科科，从此制订出一整套复杂的礼仪，国王和大臣依此生活。蒙提祖马和兄弟特拉卡勒（Tlacaelel），是走向中央集权的元勋，享受了不同于其他贵族的殊荣。首饰和服饰的华丽程度，依穿着者的身分地位而定。手镯、彩色翎毛、金冠和绿宝石只有贵族才够格配戴。棉衣的穿法和披风的长短，严格按照传统要求，穿错的人必遭严惩。这些服

饰等级的原则并不忽视美的要求，但是主要用意在于体现社会阶级，区别世袭贵族和平民百姓的不同。

这种等级制度也不是绝对的，立下丰功伟绩的武士同样可以获得爵位和首饰，如贝壳、兽骨、项链、老鹰的羽毛。平民百姓只能戴黑曜石耳环，穿兔皮衣服 这种区分，明白显示了在阿兹特克文化中的一大内涵：这些习俗除了表示社会地位以外，还表示国家想把个人跟社会结合，消除个人的特点与不同，只是给每个人规定一个角色、一个外表，也就是一个固定形象。

在蒙提祖马一世和他的特斯科科同盟领袖，尼萨乌亚尔科约特的统治下，法治严明；法律明确规定，凡是犯下通奸、



羽饰由专门的工匠制作，工作程序如下：用芦苇做个框架子，先扎上一层普通羽毛，作为坚实的底。固定羽毛的方法都是一样的：用细竹管加固羽毛茎，然后用龙舌兰线把羽毛扎成小束，再用一条粗线把整串羽毛系在框架上。当这个羽毛网子装上后，用同样的方法插上珍贵羽毛（雉鸟和大鹦鹉），也就是先固定羽毛茎，再插羽毛束，然后缝在框架上。再用一排粉红色翎毛，来遮盖黄绿色鸡鸟羽毛上的白羽绒，整理后缀上宝石。

酗酒、偷窃等罪行者，要处以何种刑罚。贵族犯法则制裁更严，仿佛不容许有权势的人为非作歹。其他还有保证法官廉洁的措施。不过，这些法规只针对台诺切提特兰和特斯科科地区的人民。

三联盟远征，显示了真正的“打击力量”，但也暴露了某种脆弱

在遥远的地区里，阿兹特克人并没有建立据点。他们不在当地驻兵，只派遣一名官员负责收缴贡品，并监督贡品是否运送到特诺奇蒂特兰。除此之外，不论是阿兹特克或是同盟国，他们都尊重当地的政权、机构和习俗。他们除了派遣“虎武士”和“鹰武士”少数精兵以外，并不留下正规军队驻守设防。

有时，阿兹特克人会强制当地人祭祀他们的保护神，呼兹洛波奇特里，却不排斥本地神祇。古墨西哥人并不会强迫别人入教改宗，只有基督教才这么做。

作为人牲的战俘，不再是有待处决的敌人，而是受派去见神祇的使者，神态几乎和神一般威严。当有人抓到一名战俘时，他会说：“这是我亲爱的孩子。”而战俘则说：“这是我尊敬的父亲。”

距离太过遥远，运输方法又原始，是阿兹特克实施控制的重大障碍。

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军队和贡品运输队，必须走几百公里的路，才到得了热带地区的下坡段，再朝墨西哥湾或太平洋岸颠簸而去。他们得过高山，跨悬崖，经常遇到有毒的植物，穿越干寒的高原，路程漫长而沿途多难。尤其这些城邦都不懂得骑骡或乘马，也不会利用车子，所有物品都靠人力驮负，更可以想见跋涉的困难重重。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政权有时企图

皇帝有许多头衔，其中一个是“特拉卡特丘特里”(Tlacatecuhtli)，意思是“人的领袖”，也等于武士的领袖。他不但要统率墨西哥城的军队，也统率同盟城邦的军队。在辅政大臣中，最重要的是负责军机事务的官员，至少在建国初期如此。

反抗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挣脱阿兹特克人的桎梏，一旦群情激愤，局面往往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叛乱通常招来严酷的镇压。这些叛乱者多半以失败告终，随后不得不缴纳更重的贡赋。

三联盟派往边区的官员只有少数几位，取得权威的方式，乃是倚赖在三联盟既有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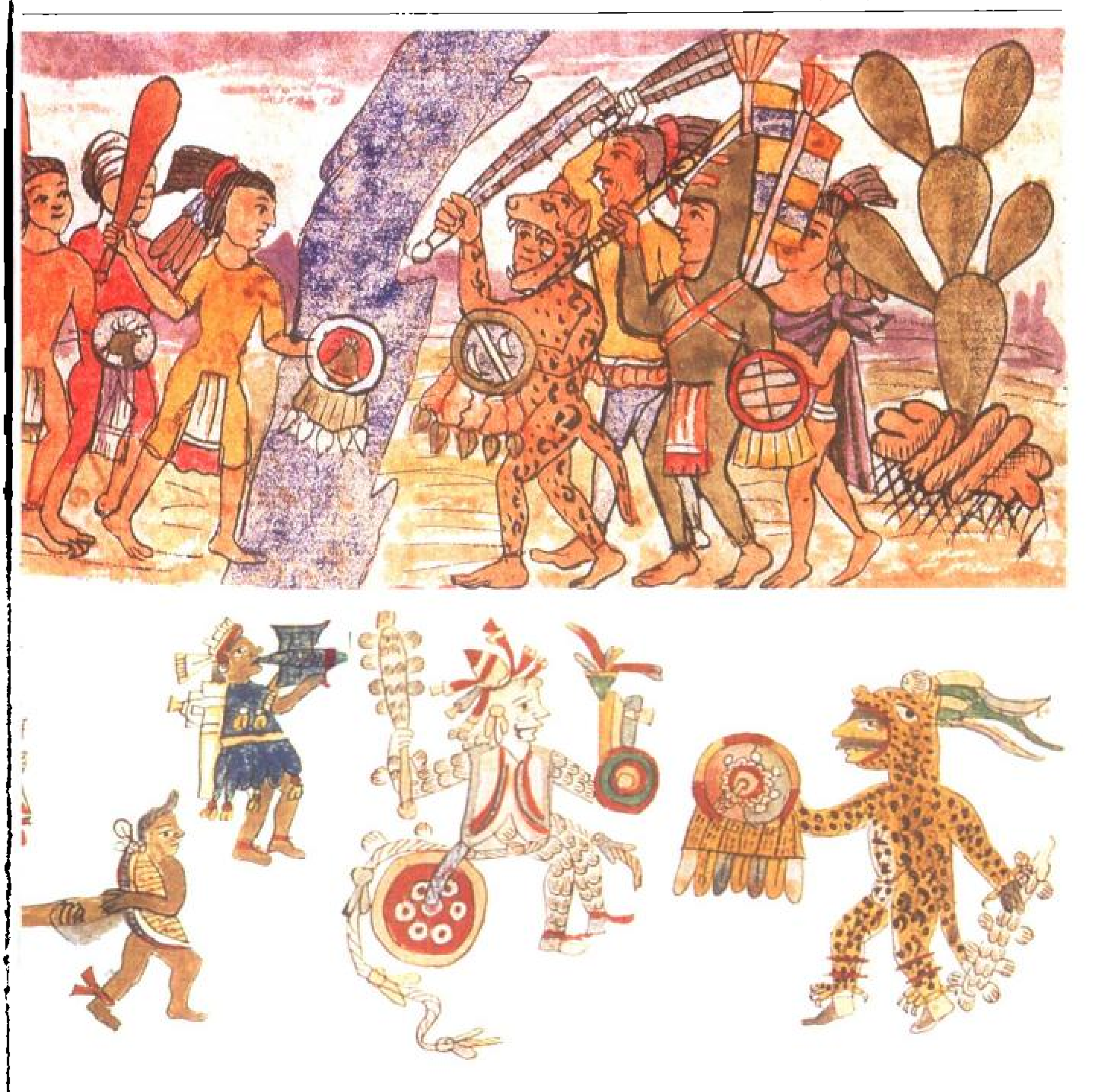
三联盟的形象有两副面具，一副是依靠军事暴力建立起来的镇压强国，另一副是擅于折冲樽俎，恩威并重的灵活政权。

因此，尚未称臣于三联盟的领袖人物，或者臣服未久的藩属，都会定期受到邀请，参加在墨西哥－台诺切提特兰所举行的人祭典礼。他们得到异常隆重的接待，就近观看那些人牲如何贡献给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神祇。这些人牲经常还是他们的亲戚，在战斗中被俘。而且，这类邀请还不得拒绝，否则马上会成为借口，挑起战争。

三联盟也笼络墨西哥谷地及其周围的居民，以谋求他们的合作。为了鼓励他们加入队伍，阿兹特克人也留给他们一份战利品；为了得到远方城邦的忠心，他们采用怀柔政策。最后还对若干城邦委以镇守边疆的重任，从而豁免其贡税。

这个帝国类似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网中心是三联盟，然后依靠和亲联姻、互利互助、从属关系、高压政策，和其他邦国结成绵密的网络。这张网的组织并非死板板而一成不变，而是有弹性的。对于一个没有便捷运输方式，也没有拼音文字系统的政权来说，这样的沟通网络是相当适合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中央集权，也不是极权主义政权。

在台诺切提特兰，每个男人都是武士，但是他必须有抓获战俘的功劳，才能佩戴羽毛头饰、皮制手镯，晋升到最高职位。



台诺切提特兰的独断独行，帝国内各盟邦并不完全听命。特斯科科不甘示弱

特斯科科盟邦分到的贡品份额，跟特诺奇蒂特兰同样多，都是五分之二。特斯科科参加征伐，把势力扩大到周边城市和山谷地带的东北部，要墨西哥湾的城邦都来朝贡。

武士在军人生涯中，最后可以升到两个高级军衔之一："虎武士"或"鹰武士"。虎武士穿虎皮军服，是特兹卡特里波卡的士兵；鹰武士戴鹰头盔，是太阳神的士兵。

此外，依靠一位出类拔萃的领袖，特斯科科在文治上卓有成绩。尼萨乌亚尔科约特多才多艺，是个杰出的立法者，施行若干托尔特克的祖先，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法律。他还是个诗人，举止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此外，他也是个建筑师。

有人还说，尼萨乌亚尔科约特是神的后代，长生不老，优点多得数不尽，连他的盟友蒙提祖马也自叹弗如。他的一个子孙，17世纪的编年史家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还说他秉性犹如创造天地万物的至尊神，称颂他是"新世界自古以来最强大、最勇敢、也最明智的君王"。

尼萨乌亚尔科约特（1402－72），特斯科科国王，天才诗人，哲学家，建筑师，是墨西哥古文化中最高雅的代表人物。

对特斯科科和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来说，贡品是帝国的动力

古墨西哥所能生产的东西，所能使用的物品，莫不作为贡品。成千上万吨食品，十多万件棉衣，三万多包羽毛，数量惊人的珠玉宝石和珍禽异兽，这些是一年的朝贡。

贡品装运前由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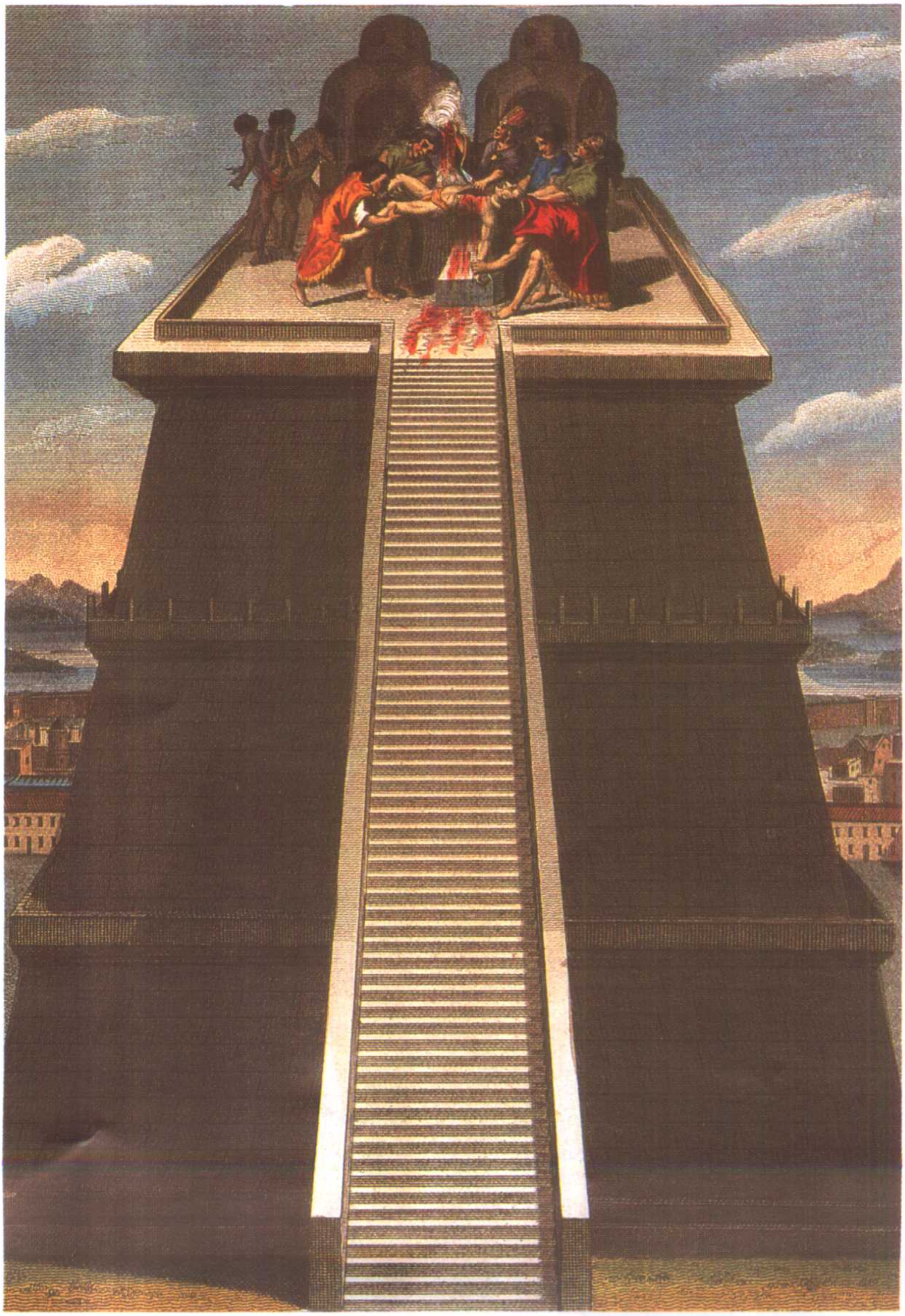
地官员监督验收，若干古抄本中有这种说法，货物的目的不止一个。在那样的社会，劳动与宗教不分，喜庆典礼与宗教仪式长年不断，一部分贡品就用来把仪式活动办得隆重豪华。

另一部分贡品则用来支付行政开销，维持城市居民生活和从事战争；再一部分就交给特拉特洛科的大商人，让他们到市场上去和别人交换其他物品。

除了贡品以外，降服的城邦还要向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提供劳力，参与建造首都的大工程。

1465 年，蒙提祖马一世最后一次出征，攻下了夏尔科（Chalco），结束了历时 20 年的敌对状态。不久，1468 年前后，蒙提祖马一世驾崩。他毕生孜孜矻矻，致力于促进阿兹特克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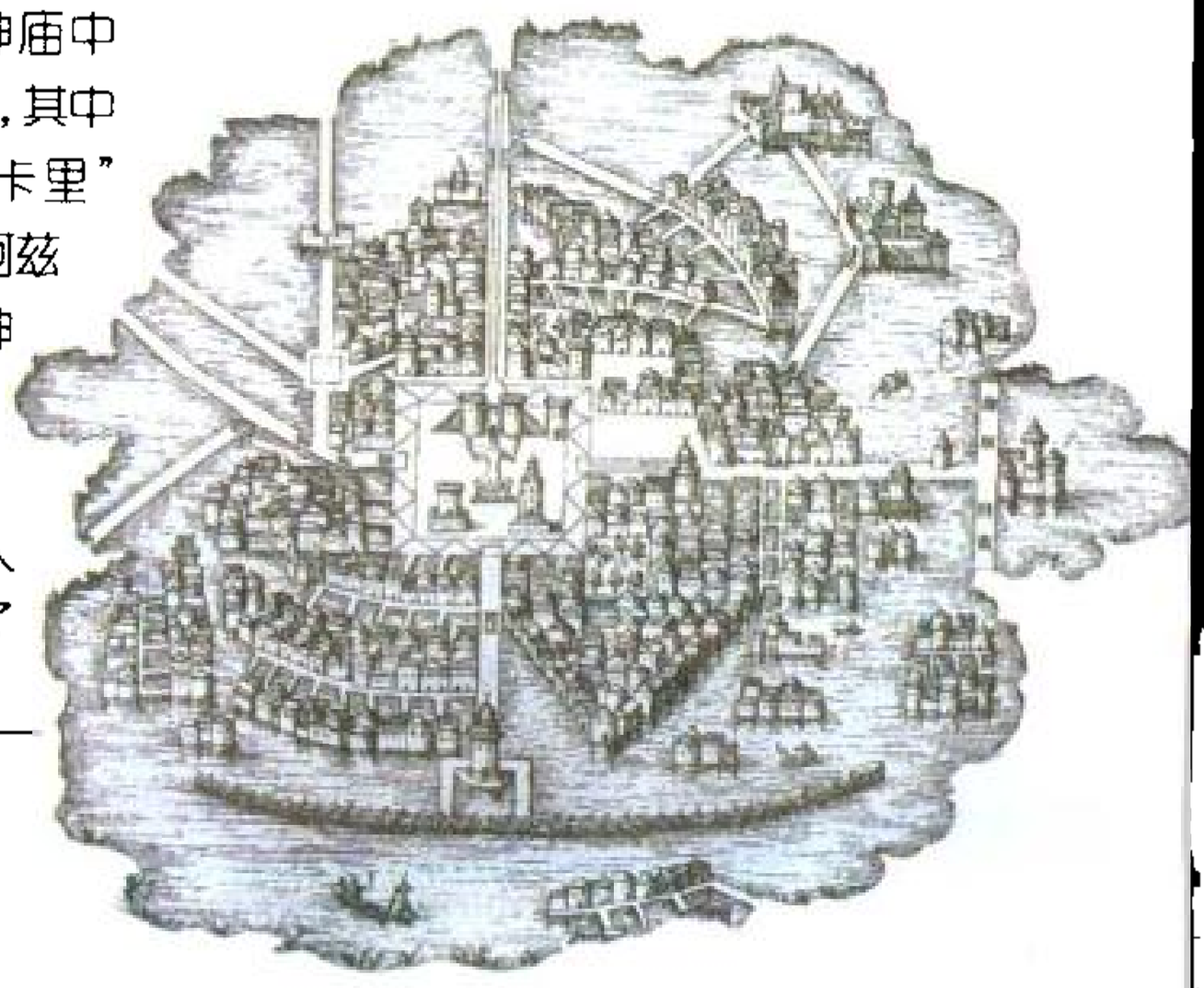
上图是贡品，其中有两大袋干辣椒和雉鸟羽毛做的头饰（右下角）。



1472年，蒙提祖马一世死后三年，
他的特斯科科盟友，伟大的诗人国王
尼萨乌亚尔科约特，也死了。
雄才大略的奠基人谢世，
三联盟的光辉也黯淡下来。
接掌帝国的，尽是平庸之辈。
此时，特诺奇蒂特兰开始面临危机。

第三章
阿兹特克欲一统天下

墨西哥城大神庙中有两座圣殿，其中一座称“蒂奥-卡里”(teo-cali，这是阿兹特克语，意思是“神屋”)。殿前共114级台阶，洒满鲜血，西班牙人初到墨西哥时见了毛骨悚然。



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473年。那年阿兹特克的商业重镇特拉特洛科，起来反抗近在咫尺的姐妹城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特拉特洛科在与伊策科亚特尔(Itzcóatl)和蒙提祖马的交战中，获得大批战利品。自不待言，它愈来愈不甘心忍受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牵制。

不料这下招来大祸。蒙提祖马的继承者阿克夏卡特尔（Axayacatl），在冲突中获胜，把城市抢劫一空，还剥夺了它享有的自治权。然而，直到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特拉特洛科一直都是万商云集，精明能干的生意人遍布墨西哥全境。城里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50年后，西班牙征服者看到这个市场，

货物琳琅满目，十分钦佩：那里有金、银、宝石、绿松石、奴隶、可可豆、豹猫皮、鹿皮、野禽、烟草、草药，还有其他种种数不尽的东西。

阿克夏卡特尔乘胜追击，讨伐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但是这些战事都以失败告终。米丘亚坎的塔拉斯克人(les Trasques)是一大劲敌，比以前的特拉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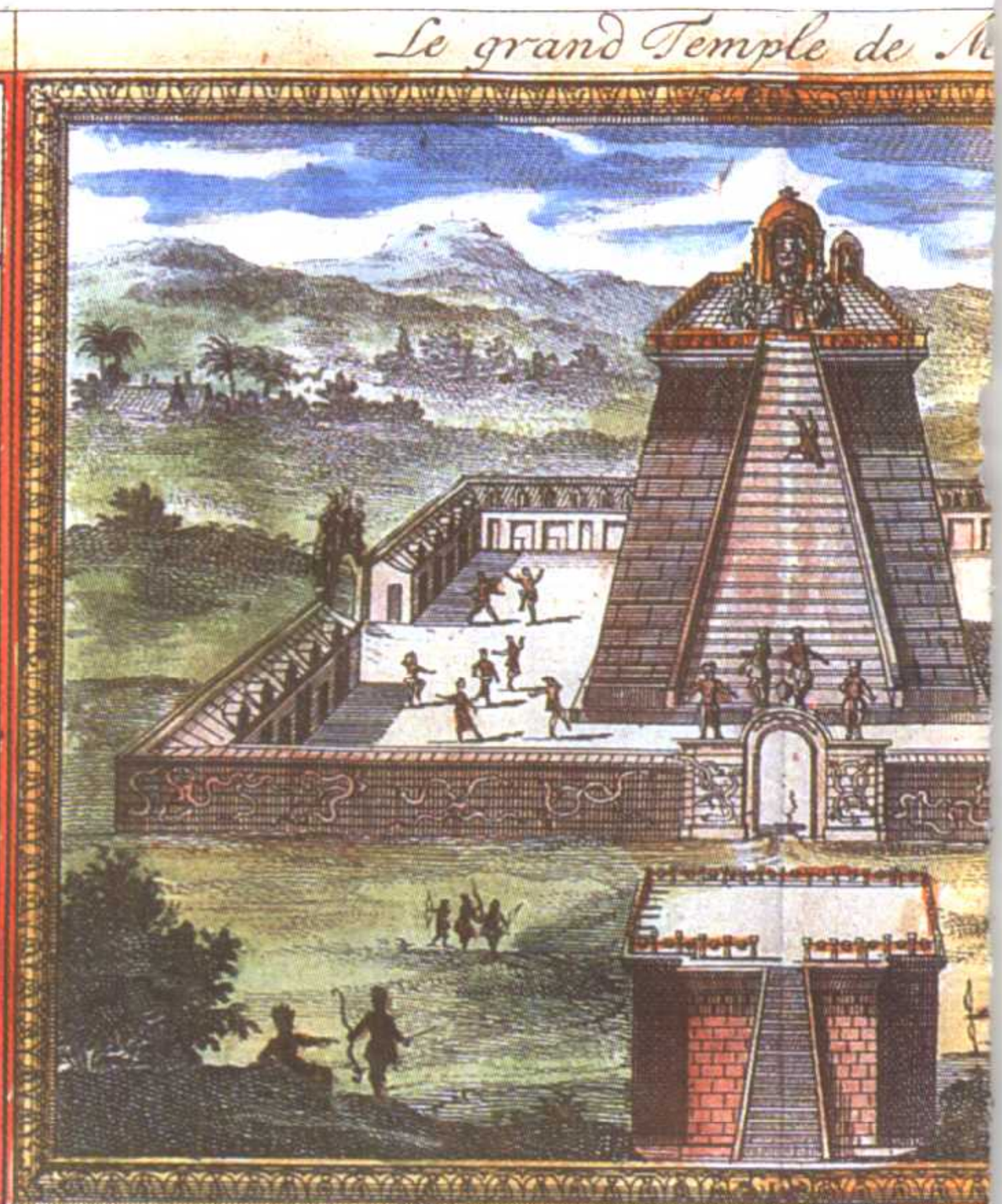
第七位皇帝阿克夏卡特尔，1469-81年在位，巩固了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帝国。

卡尔特人(les Tlaxcalteques)更难对付。他的继承者也是战绩平平，中了墨西哥谷地一位土酋的魔法，不久就过世了。

经过两代平庸的帝王之后，阿兹特克又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帝王，天才战略家：武将阿乌依佐尔(Ahuitzotl)

阿乌依佐尔在1486年掌权，接着好几次率兵讨伐反叛的省分。蒙提祖马一世时开始建造的墨西哥大神庙(Grand Temple)，即将完工，这些省分正好为阿乌依佐尔提供了神庙祭司要求的战俘。这座纪念物的揭幕，是隆重欢庆的日子，也是大开杀戒的时候。某些资料提出的数字骇人听闻，说那短短四天内，**总共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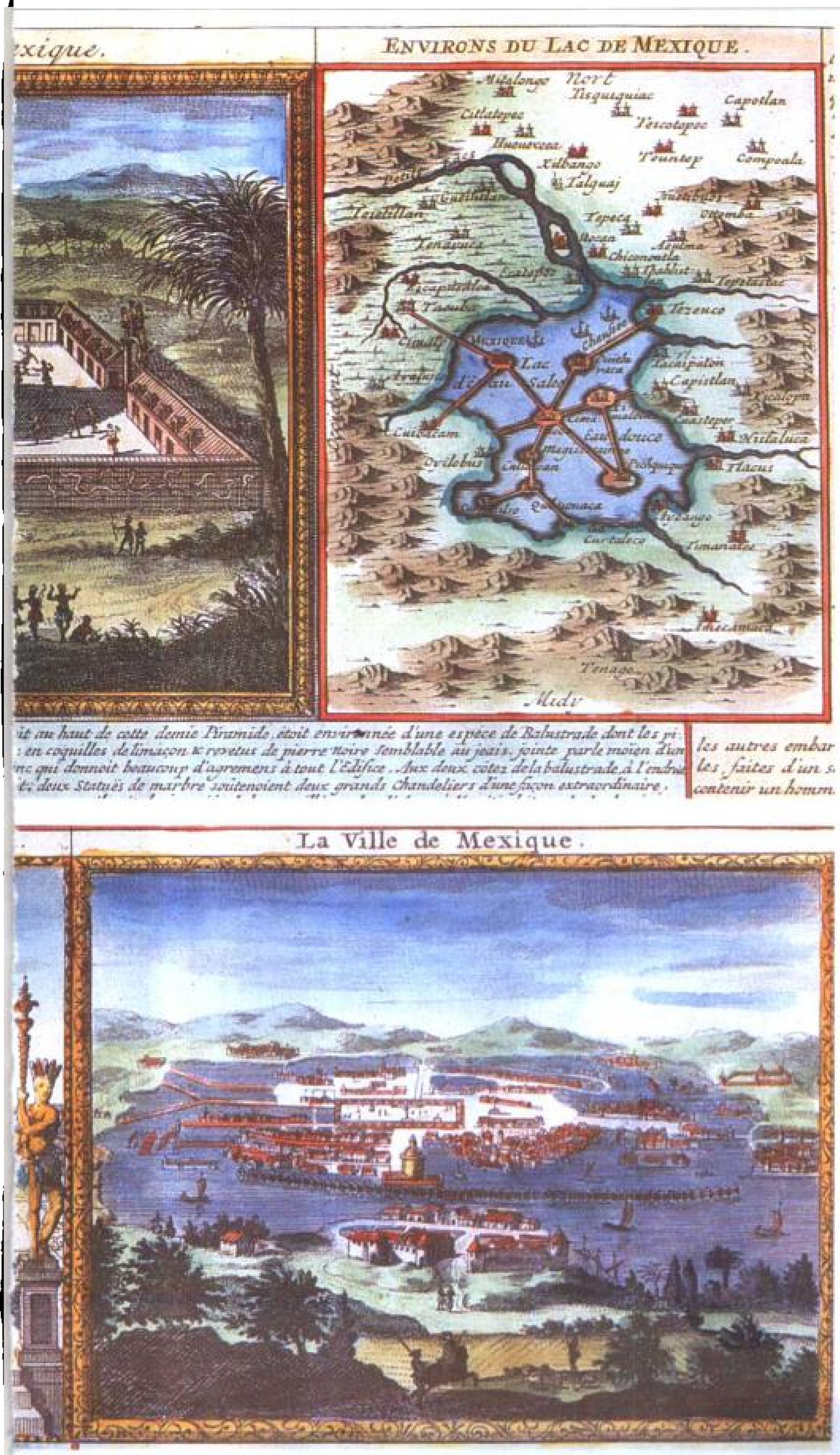
在古墨西哥，人牲(上图)向神贡献出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血。祭礼中的食人习俗(下图)吓坏了西班牙人，但对土著来说，是接受神的旨意，一种真正的领圣体。



a de plus dans ce
blie à Mexique, ou
dues dans toutes
ne il y a des Com:

Ce grand Temple des Mexicains étoit consacré à l'Idole Vitzilipuzili c'est à dire le Dieu de la Guerre, & le Souve:
rain de tous leurs autres Dieux. Pour y arriver on entroit d'abord dans une grande place quarrée formée
de murailles, où plusieurs couleuvres de relief entrelassées de diverses manieres imprimoient de l'hor:
reur, sur tout au frontispice de la première porte qui en étoit chargé. On rencontroit auparavant une espece

La place qui e
liers étoient tourn
bitume rouge & b
où l'Escalier finis



特诺奇蒂特兰当时约有30万人口，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城；西班牙人初抵达时，对城市的美、秩序和清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们抵达中央祭台时，这种好印象瞬间消失无踪。祭台四周有围墙，宽402公尺，长302公尺，里面有好几十座神庙。最巍峨高大的是大神庙。呼兹洛波奇特里神殿的台阶上血流遍地，西班牙人除了视觉大受冲击，他们也闻到恶心的血腥气，从中央祭台上阵阵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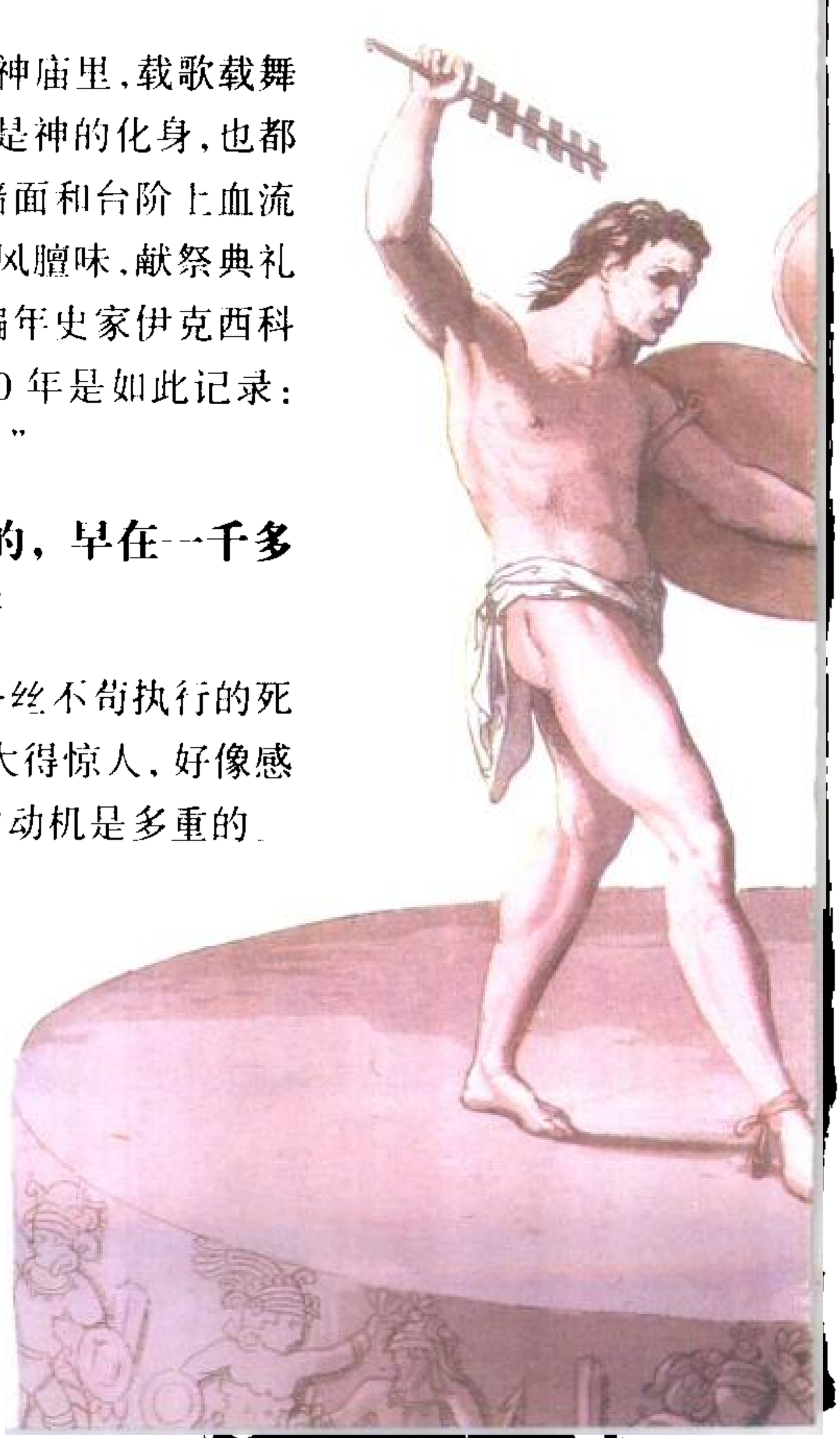
了80,400名人牲。这个数字也许嫌夸大,但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那次祭神大典上,有好几千名男女遭到杀戮,则是肯定无疑的。

准备献祭的战俘,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排成一条条长蛇阵,朝都城的中央祭台逶迤而来。阿乌依佐尔国王站在神庙顶,两旁是特斯科科和塔库巴的领袖;由国王先亲自下手。他们剖开人牲的胸口,掏出还在跳动的心。当他们做厌了这种开膛破肚的工作,就换几十名祭司接替,继续这场没完没了的血腥大屠杀。

场面非常壮观。在花团锦簇的神庙里,载歌载舞终日不断,祭司和人牲此时此地都是神的化身,也都穿戴敬神的华丽饰物。金字塔的墙面和台阶上血流如注。尸体和五脏六腑散发阵阵腥风膻味,献祭典礼循序进行;恐怖的情景难以想像。编年史家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在西班牙征服后100年是如此记录:"这样的大屠杀,历史上绝无仅有。"

"只有领袖人物不能被杀……被俘的土酋走到祭台上,有人用一根细长的绳子缚住他的足背,又递给他一把剑和一面圆盾。那名把他俘虏来的武士进前与他搏斗。"

佚名西班牙征服者《新西班牙散事录》



人祭不能算是阿兹特克人创造的,早在一千多年前,特奥蒂华坎就有这种习俗

这种闻所未闻的祭礼,这些一丝不苟执行的死刑,叫人怎样理解呢?人牲的数目大得惊人,好像感到迫切需要举行大规模人祭。其中动机是多重的。

首先要从神和宇宙的观点来看。阿兹特克人的神并非长生不死,所以为了避免——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延迟——死亡的日子来临,必须不断向神献上供品,才能保证宇宙不灭,帮助太阳天天运转,同样也才会风调雨顺,土

地肥沃。此外，人祭也是一种统治方法，既保持一种恐怖政策，又可从肉体上消灭最危险的敌人，包括那些将领和武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兹特克社会是一种“炫耀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显示权力的方法，不是通过层级分明，各司其职的官僚机构，而是借由胜利者大张旗鼓，炫示他们的武功文治。

人祭大典应该看作是宇宙在地球的反映，神祇在人间的显圣，对呼兹洛波奇特里的歌功颂德

这种无休无止的杀戮，乃是精力——“宝贵的水”，也就是血——的源泉。天体运行中，血是不可缺少的。必须经常

“身子切成几段：一条腿送给蒙提祖马下饭，其余部分由大臣或亲戚分享。一般都前去俘获死者的那人家里吃。肉跟玉米一起煮熟，每人一小勺，勺里有一块肉、汤和玉米，这食品叫‘特拉卡洛里’(tlacatlol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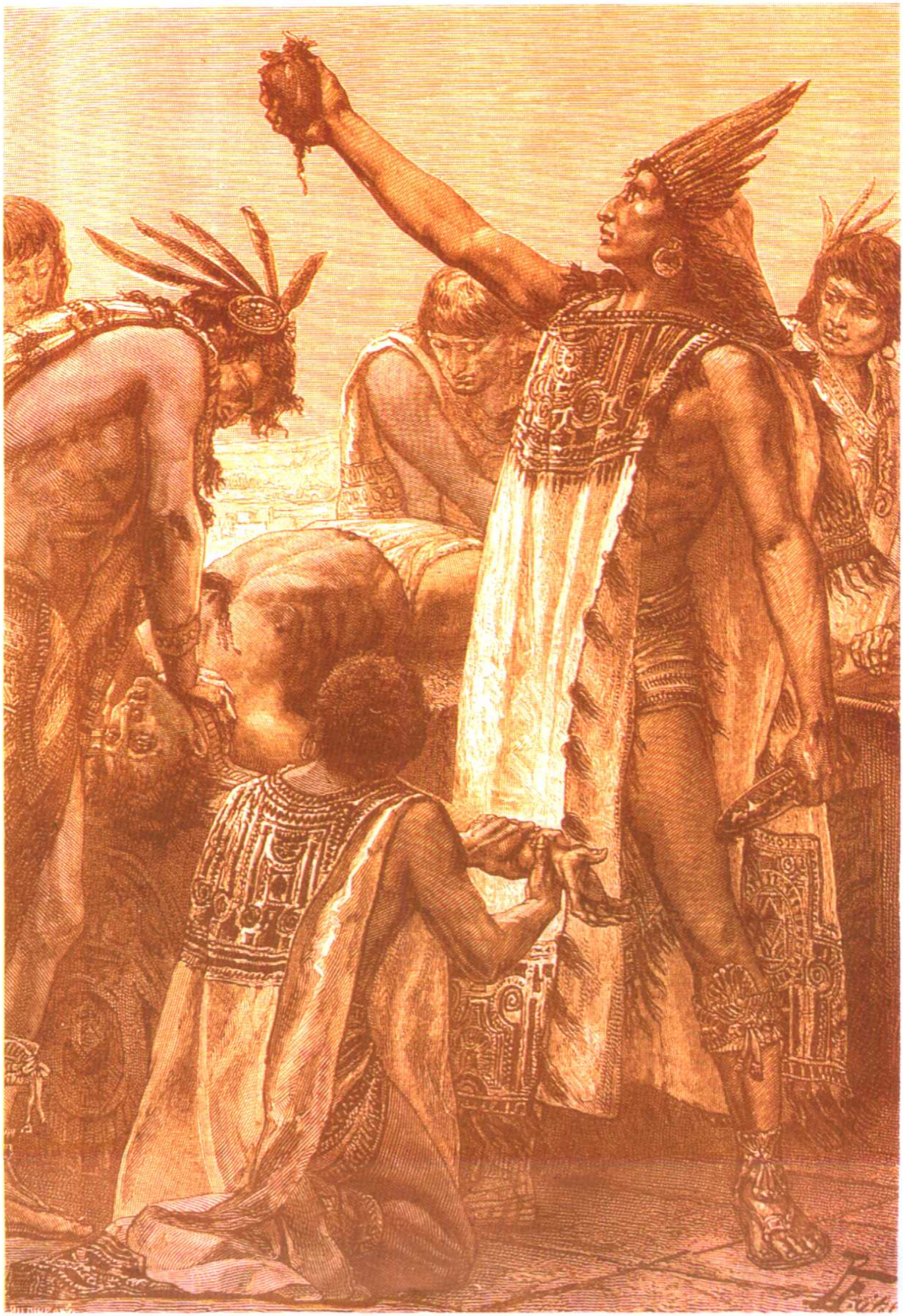
德·萨汉根
(E. Bernadino de Sahagún)
《新西班牙风物录》

几位祭司把人牲推倒在一块祭石上，其中一名祭司用石刀剖开他的胸膛，掏出心，放在石瓮里煮。人牲穿着神的衣饰，称为“伊克西特普拉”(ixitpla)，意思是神的形象。石英岩制的祭刀（左图），状若长矛的头。

精心安排献血礼，天体才能持续运行。在这样的场合，祭司和人牲都以神的面目出现。甚至可说他们就是神，因为神与人合一，在似痴如醉的群众眼前显现神力。人牲不再只是听任宰割的敌人。

这些社会之所以集中所有的力量，积聚所有的财富，作一番自我炫耀，他们的目的是其实为了争取生存，找到内心的自我，延迟最终的崩溃。在今日这个偶像与现实不分的世界上，我们不难理解他们。

为了震慑纳贡部落和邻邦，阿兹特克人一方面叫千万人丧命，一方面骄奢淫逸，讲究排场。这种挥霍无度的行为，既表现在庙堂的大礼上，也表现在富商贵贾的宴席上。1487 年（亦有说 1486 年），阿乌依佐尔皇帝加冕为王，几次盛大的庆典下来，竟足以把全年的贡品挥霍殆尽。



战争、纳贡和人祭，支撑着三联盟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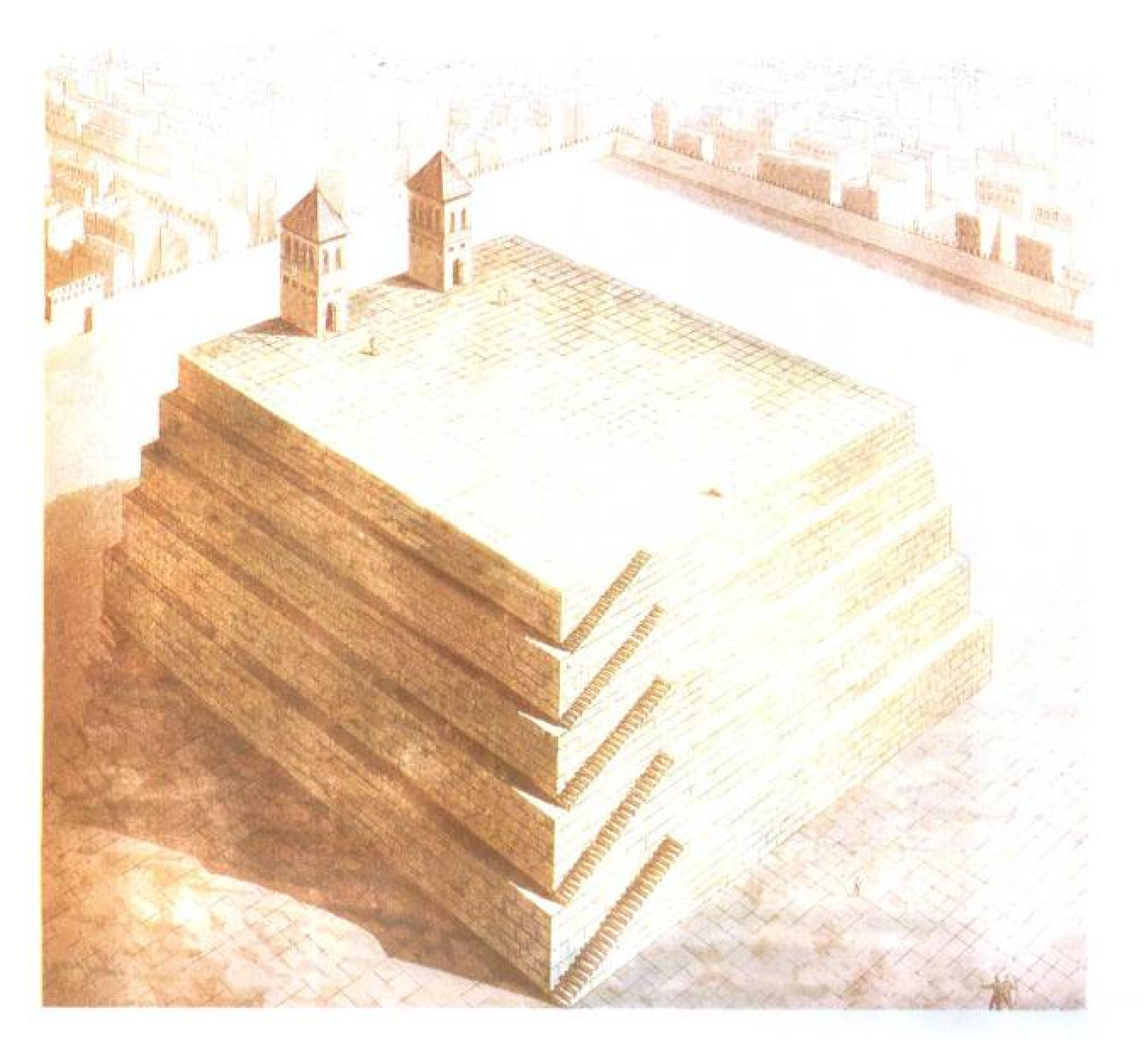
为了加强三联盟的统治，也为了筹集神祇的连年养料，阿乌依佐尔不断扩张。战火愈烧愈旺，首先朝向南方，太平洋岸边的热带地区。

阿兹特克人在那里建立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印第安殖民地，以便种植一种专供贵族消费的奢侈食物——可可，并且镇守边界，与危险的塔拉斯克邻国接壤的地方。贤明的特斯科科国王尼萨乌亚尔比里（Nezahualpilli，尼萨乌亚尔科约特的儿子），常

迪卡里（Teacali），如下图所示，为一种阿兹特克庙。

“城市的形状是正方的。”道路又直又宽，路面铺得很好，很像一面棋盘，四通八达。”

卡勒里
（Gemelli Careri）
《环球旅行》



常提出忠告，协力促进诸多事务。但是从这个时期起，显然，墨西哥－台诺切提特兰已独揽三联盟的军机大权。

哥伦布发现大安的列斯群岛时，阿乌依佐尔抵达了阿卡普尔科(Acapul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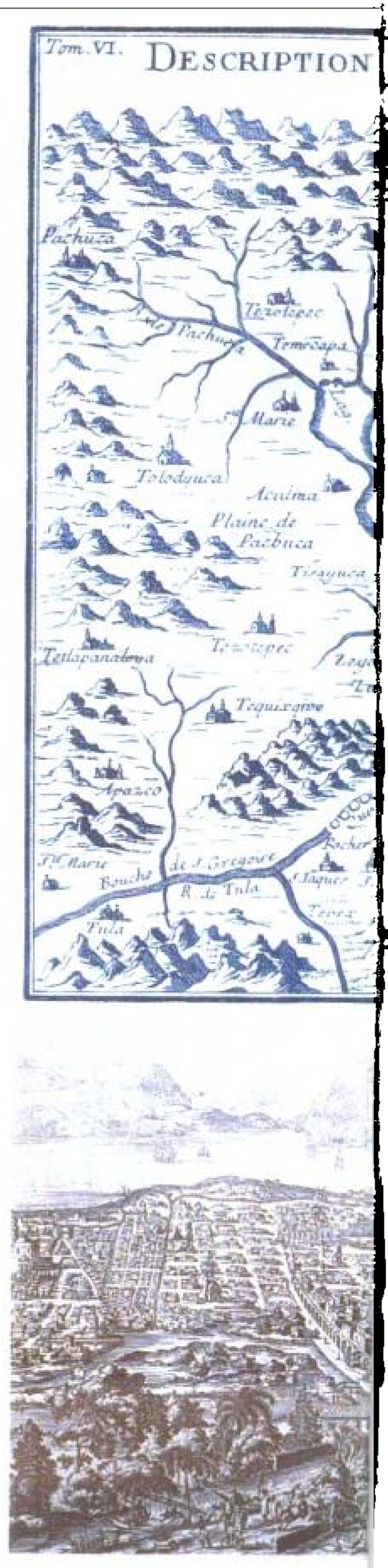
阿乌依佐尔继续扩张，在1491－95年间占领了太平洋沿岸。此时，从蒙提祖马一世就开始征伐的瓦哈卡地区，终于臣服，送来大批贵重贡品，流入墨西哥城，像是洋红和彩染棉布。

更往南去，柴波特克人(les Zapotèques)的村庄，位在特乌亚特佩克城(Tehuantepec)，也成了阿兹特克人的目标。阿兹特克人很想入侵这座商业城市，于是筹备了他们历史上最长的远征，还引起许多前所未有的后勤、军需和军队协调的问题。

1500年，特乌亚特佩克向阿乌依佐尔求援，计划攻打索科纽斯科(Soconusco)，那个国家位在今日的危地马拉边境，约离墨西哥城一千公里。仗打得很艰苦，不但又一次要调拨大量辎重粮草，保证远征军不虞匮乏，塔库巴和特斯科科的国王借故不与阿乌依佐尔会师，也是一大问题。阿乌依佐尔只得独自率领大军前往，攻下了索科纽斯科。

但是，阿兹特克人的前进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

三联盟的军队同时在几条线上作战，对付朴布罗谷地、呼佐钦科（Huejotzingo）和特拉克斯卡拉（Tlaxcala）。由于历任国王的拓疆图上，经常出现相同的被征服的城名，这使人相信，某些征服的战绩其实是虚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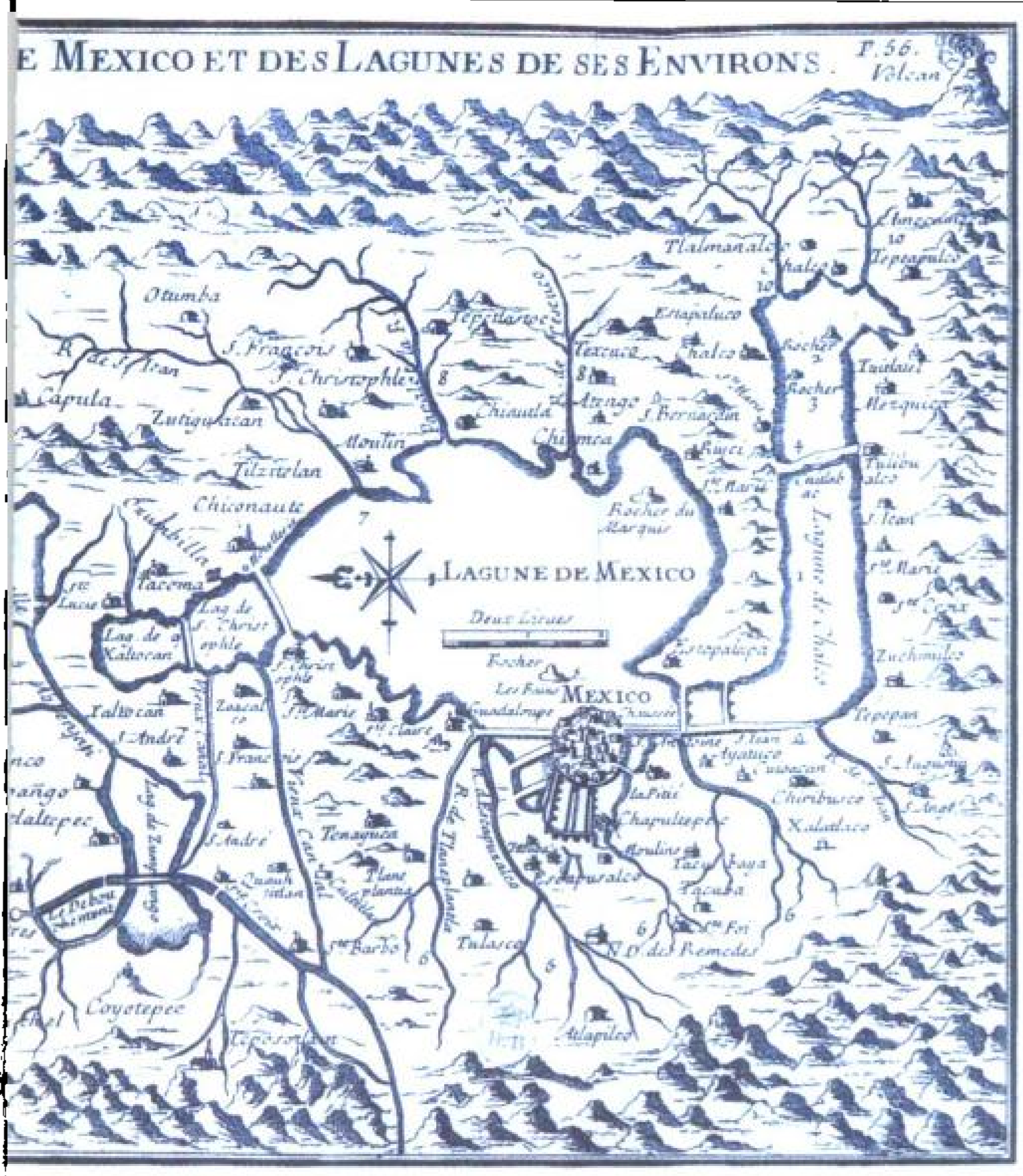
阿乌依佐尔不断扩大帝国疆域，墨西哥谷地也兴旺发达

为了应付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问题，必须发展农业，建造灌溉工程。但是这项雄伟的工程最后失败了。1500年（亦有说1503年），一场大水冲垮了首都的房屋和花园，贵族弃家外逃。

阿乌依佐尔无可奈何，只好向他的特斯科科盟友讨教对策。尼萨乌亚尔比里向他建议，把水道拆毁，举行各种庆典来平息天怒。大统帅迫于情势，只得采纳贤人的意见。大水终于退了下去。城里的居民决定重建首都。

山谷地区各城邦都派来了工程队，分别安排在贵族家干活。贵族叫他们建造华丽的宫殿，精致的花园庭院。在运河两岸种上杨柳和白杨巩固堤岸。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面貌一新，重现帝国的富裕昌盛。大约20年以后，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的军队见了大为惊叹的，就是这座城市。

可是，这场大水不久便暴露了阿兹特克的强权做法，在三联盟内部引起的紧张关系。有一位土酋曾经劝阻建造引水工程，阿乌依佐尔派人把他暗杀了。这次不动声色的谋杀，令整个墨西哥谷地惊愕不安，人心惶惶。而特斯科科国王尼萨乌亚尔比里，又利用这场天灾给阿乌依佐尔一个下马威，证明他自己具有超自然的法力。



在西班牙征服的年代，墨西哥包括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拉特洛科。城市由北向南延伸，北面到特拉特洛科为止，对面是位在湖边的村庄，特皮依亚加(Tepeyacac)，南面是沼泽地带，逐渐与墨西哥混成一片。城南标有这些地名："托尔登科"(Toltenco，意：灯芯草边)、"阿卡尔坦"(Acaltan，意：芦苇滩)、"艾克西乌依东科"(Xihuitonco，意：草原)、"阿蒂萨潘"(Atizapan，意：白水)、"特普蒂兰"(Tepetitlan，意：山冈边)、"阿马那尔科"(Amanalco，意：水塘)。西面差不多到"布卡勒里路"(rue de Bucareli)、"亚特兰帕"(Atlampa，意：奇奇梅克河)。东面一直延伸到"阿特里克苏"(Altlixo，意：水面上)。那里是特斯科科湖水入口处。全城呈正方形，每边约各长三公里，总面积约为1,000公顷左右。

尼萨乌亚尔比里才干、能力不亚于父亲，特斯科科声名为之远播

凭着尼萨乌亚尔比里过人的智慧、外交手腕和政治才干，特斯科科一直保有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像父亲一样学识渊博，还有特异功能：他曾经预言，“太阳之子”（西班牙人）有一日将要到来。有些人说，他隐匿到一个神秘的洞窟而得以逃过一死。

一则野史说，他的私生活非常不正常，他居然下令处死了自己的正妻，有两个孩子行为叫他恼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共有2,000名妻妾，她们替他生了144个孩子。妻妾中他特别宠幸那位图拉夫人。图拉夫人知识丰富，见闻广博，很得他欢心。多妻制是阿兹特克贵族的一项特权。王族中按爵位，妻妾成群，而国王天赋神性，更是理所当然。

“我们好几次提到特斯科科国王尼萨乌亚尔比里，他素有巫师和魔术师之称，我看，印第安人确实认为他与魔鬼订过约。”

杜兰（Diego Dúran）《新西班牙印第安史》

帝国扩张版图的同时，也危机四伏

扩张行为自然也有限制，因为人员与手段不足，三联盟谈不上直接控制被征服的土地。三联盟不去触动地方首领，而是依靠他们的忠心和诚意。特拉克斯卡拉

和呼佐钦科这些广袤土地，三联盟依然无法染指。在西北部和西南部，塔拉斯克人虽无法挫败三联盟的攻势，至少可以阻止他们长驱直入。

最后，由于外来民族融合的不多，这些杂居的民族始终有可能发生叛乱。历次征战中掠获的财富愈积愈多，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财富促进谷地的发展和人口增长，但是也引起更大的需求。可是，毋庸置疑，阿兹特克帝国政权的巩固，大部分取决于三联盟内部，贵族和盟友参与贡品分配的方法。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完成这项政策，就必须不断率领大军出征，而且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危险，一次比一次代价高昂……

1503年，蒙提祖马二世继承阿乌依佐尔。他一旦掌权，完全独断独行

蒙提祖马二世是最有名的阿兹特克君王。他迷信星象，遵奉祭礼，对宗教虔诚，对权力迷恋。

蒙提祖马二世一上台，便大刀阔斧，推动人事改革。他把前任国王阿乌依佐尔安插的官员全部免职，改由经过层层选拔，出身名门的年轻人代替。贵族圈子更加封闭，宫廷礼节更加严格。蒙提祖马二世把阿兹特克政权变成一个专制制度；王室贵胄握有很大的特权。三联盟扩展领土，带来商业繁荣，大商人的影响日益增大；可能是由于蒙提祖马二世实施这些措施，军队和宗教人士对商人的影响作出反击。

对外，蒙提祖马二世把军队主力放在还不曾征服的地区。三联盟的前几任国王，不论是为了征服或惩罚而出兵，在城邦与部落之间总有势力不及的地方，经常留下零星地块，偶尔甚至整片地区不缴纳贡

卜卦历的日期以图像表示，图像共有20个：水怪、风、房屋、蜥蜴、蛇、骷髅、獐鹿、兔子、水、狗、猴、草、芦苇、老虎、鹰、鹫、地震、燧石、雨、花。这些图像是以相同次序周而复始。每个图像旁都有一个从1到13的数字。

税。对这样的地区就要采取高压和兼并政策。蒙提祖马二世于是起兵，扑向南部和太平洋海岸，攻打瓦哈卡地区的约比人（Yopis），旨在削弱杜杜特佩克公国（Tututepec）的力量，这是一块历史悠久的米克斯特克领土。他还往北部去扫平梅兹蒂特兰（Metztitlan）。不过，在各地获得的成绩不同。杜杜特佩克抵挡住一部分进攻，约比人被迫就范，梅兹蒂特兰失去重要的阵地。就这样，墨西哥湾地区又有新的城邦向三联盟纳贡。

蒙提祖马二世一心加强控制瓦哈卡，袭击了好几座城市，屠杀居民。这样做有双重目的：清除独行其是的据点，消灭一路上有碍贡品运输的城邦。

阿兹特克人要放弃“花之战”的理想

为了粉碎火山那一边的敌人，“花之战”仪式般的，求取平衡的作法，蒙提祖马二世不再采用了。很久以来，特拉克斯卡拉和呼佐钦科的城市陷入重围，无法进入墨西哥湾热带地区经商，早就断了财源。特拉克斯卡拉严重缺盐，当地人不得不创造代用品，代替这种珍贵的食品。

可可豆、金子、羽毛同样匮乏。蒙提祖马二世即位以来，跟呼佐钦科和特拉克斯卡拉的战事隔时一次，从不间断，但是也不打得很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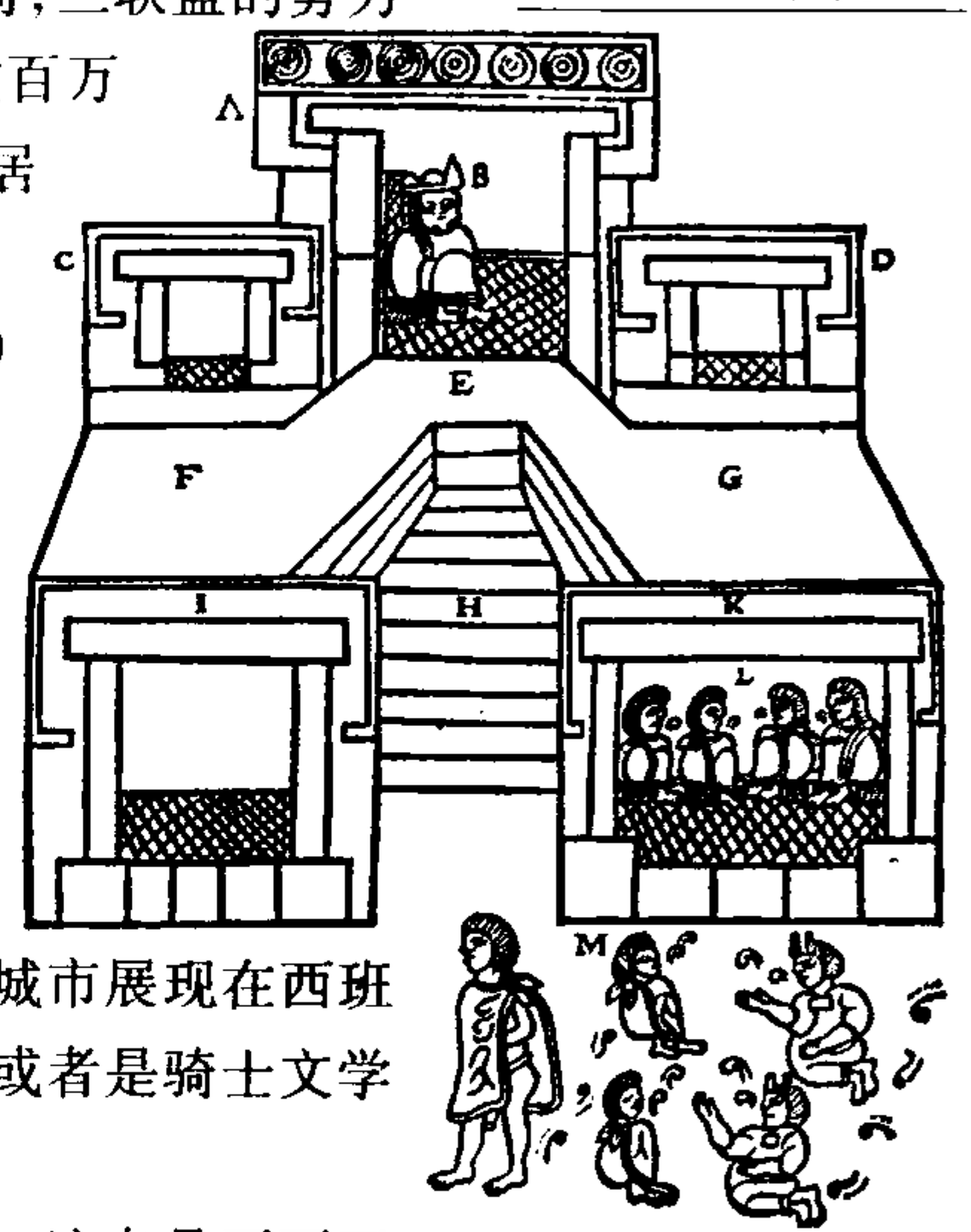
1504 年，蒙提祖马二世利用一次冲突挑起对

蒙提祖马二世也称为“约科亚钦”（Yocoatzin，即小蒙提祖马）。他一上台就开疆拓土，在奇昂特卡（Chinanteca）和米克斯特克地区发动战争。

立，在 1508 年到 1513 年之间，向呼佐钦科发动战争，然后在 1515 年攻打特拉克斯卡拉。但是他损失惨重，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夕，蒙提祖马二世在这个地区的战绩，可以说只是平平而已。阿兹特克人的战争机器，在远征中虽然令人畏惧，在特拉克斯卡拉人的抵抗前却失败了。几年以后，科尔特斯自然会想到向这个意想不到的同盟者借力。

政府组织：最高权力属于“特拉托亚尼”（tlatoani，皇帝）。“丘亚科亚特尔”（ciuacoatl）组织军事远征。四名大臣经选举产生，有“特拉卡特卡特尔”（tlacateccatl），“特拉科切卡卡特尔”（tlacochcalcatl）等。

因而，在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以前，三联盟的势力遍及约 20 万平方公里地区，统治数百万人民。人口增长许多，有十几座城居民超过一万人，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超过 15 万人，可能还到达过 30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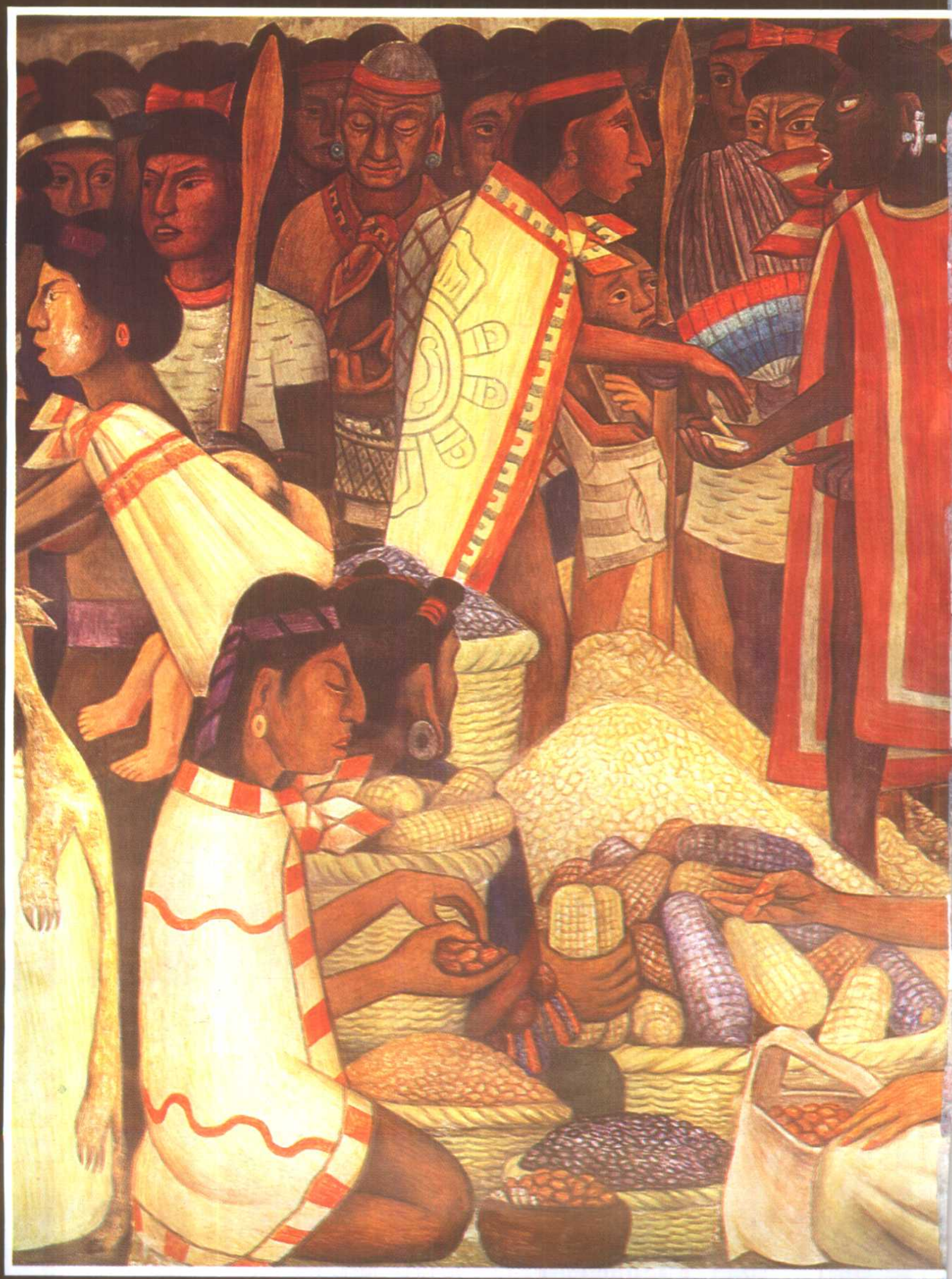
在阿兹特克人统治的世界里，伟大的特诺奇蒂特兰是帝国的中心，是宇宙秩序的源头，重现古代图拉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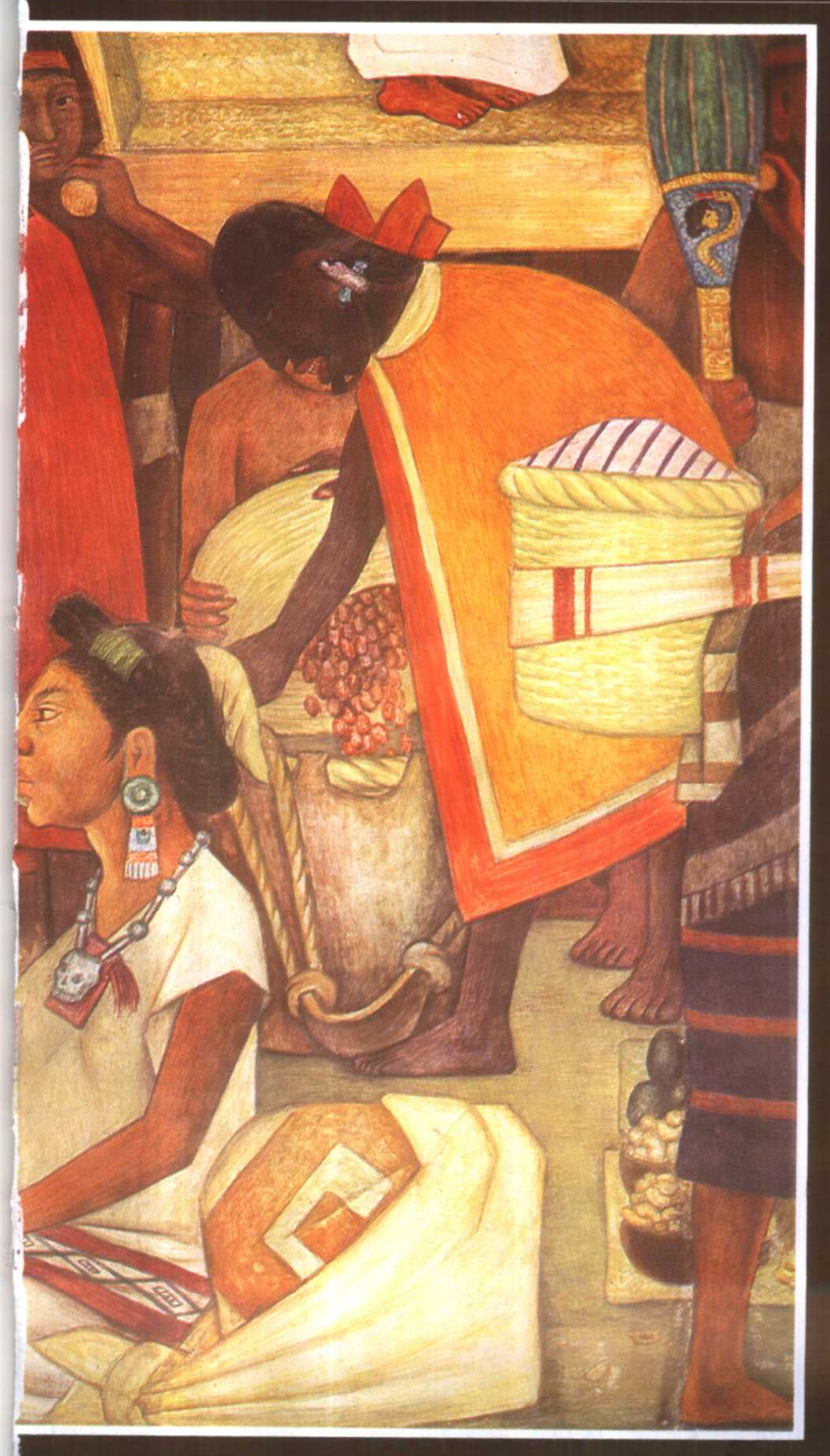
因此，当这座陌生而又神奇的城市展现在西班牙人面前时，他们把它比作威尼斯，或者是骑士文学中的天宫乐园，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高处 B 是皇帝御座，C 和 D 是特内卡（Tenaynca）、奇诺特拉（Chienauhtla）和古尔乌亚坎三地土酋住的宫殿。E、F 和 G 是蒙提祖马的宫殿。左室 I 是商议军机的地方，右室 K 是蒙提祖马和大臣讨论的地方。

阿兹特克在墨西哥占霸主地位，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可是霸业毕竟建成不久，而且还是有争议的。说有争议，是因为朴布罗谷地的土酋不服；说建立不久，是因为 1504 年以后，他们的霸权才引人注目。蒙提祖马二世在 1504 年，把一直属于特斯科科的土地归并给夏尔科；在 1506 年，强迫特斯科科人选他的侄子卡卡马钦（Cacamatzin）。

尽管局势上看来是要走向中央集权，各处仍有地方政权存在，帝国政府并不急于取而代之。无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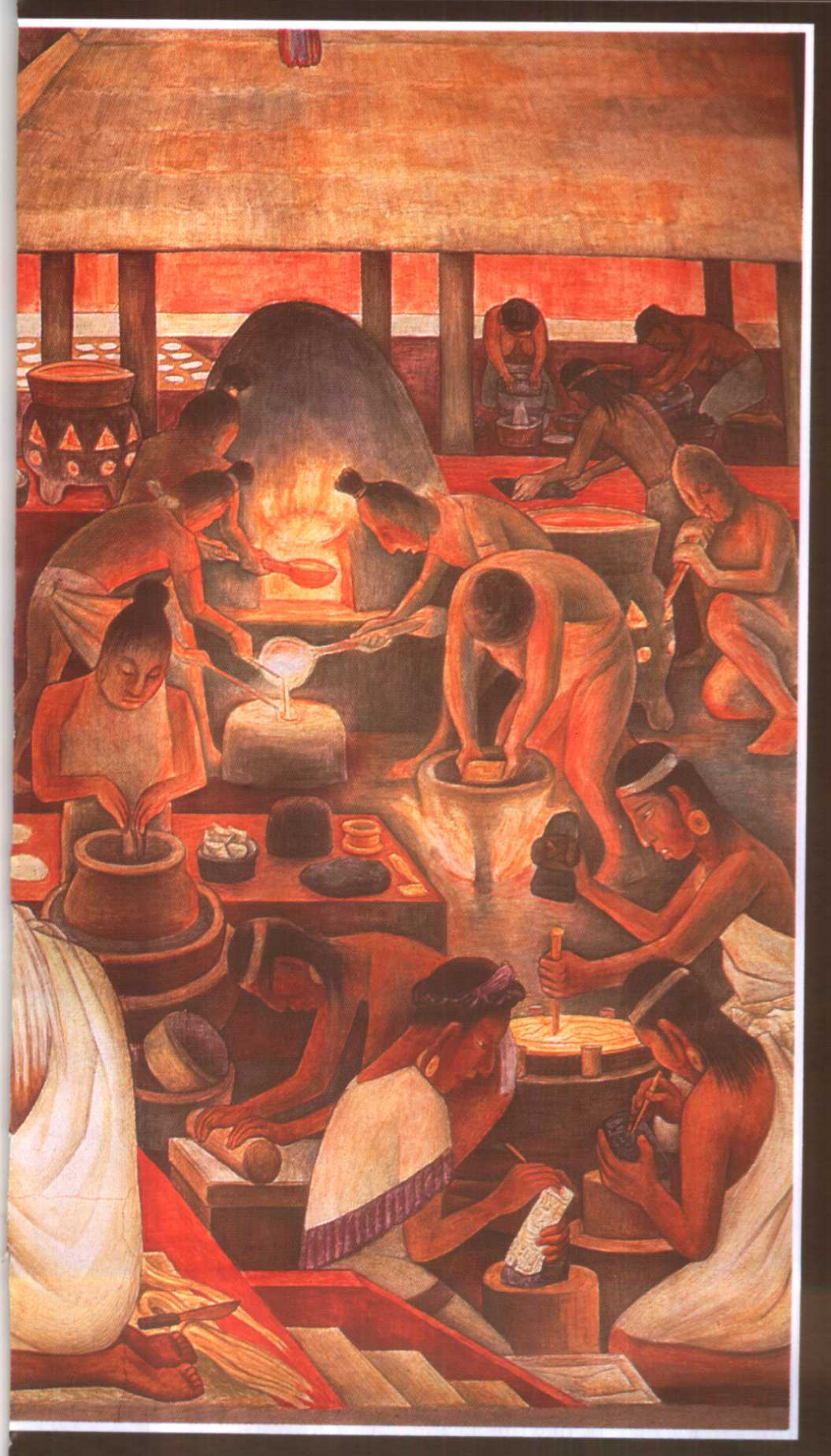
白玉米、黑豆子

“往前去，看到卖食物的摊位摆得井然有序。有白的、深蓝的、黑的、红的、黄的玉米。有黄的、白的、黑的、红的、花斑的豆子，还有一种黑的，跟豌豆一般大。有棕色的或灰白色的、红的或黄的甜菜籽；白的或黑的鼠尾草，还有另一品种叫“奇安佐佐尔”(chiantzotzotl)。在同一个地点另外有一排摊位，卖的是盐、母鸡、公鸡、鹌鹑、兔子、野兔、獐鹿，还有鸭子、野雁等禽类和其他各种水生动物。那里还集中了卖龙舌兰汁和蜂蜜的小贩……”

德·萨汉根

《新西班牙风物录》

《大特诺奇蒂特兰：玉米市场》(细部)，墨西哥画家里维拉(Diego Riveira)的壁画，作于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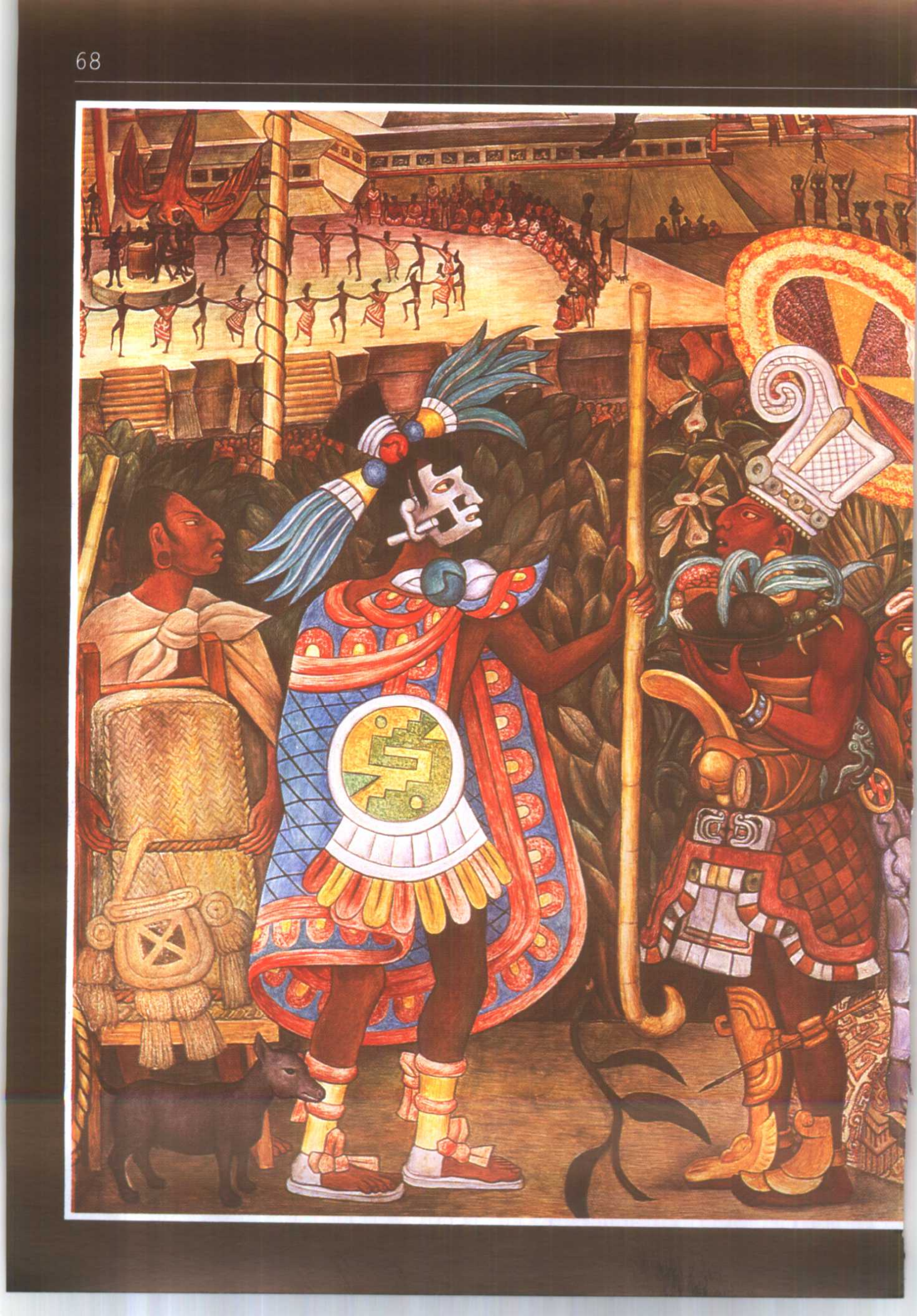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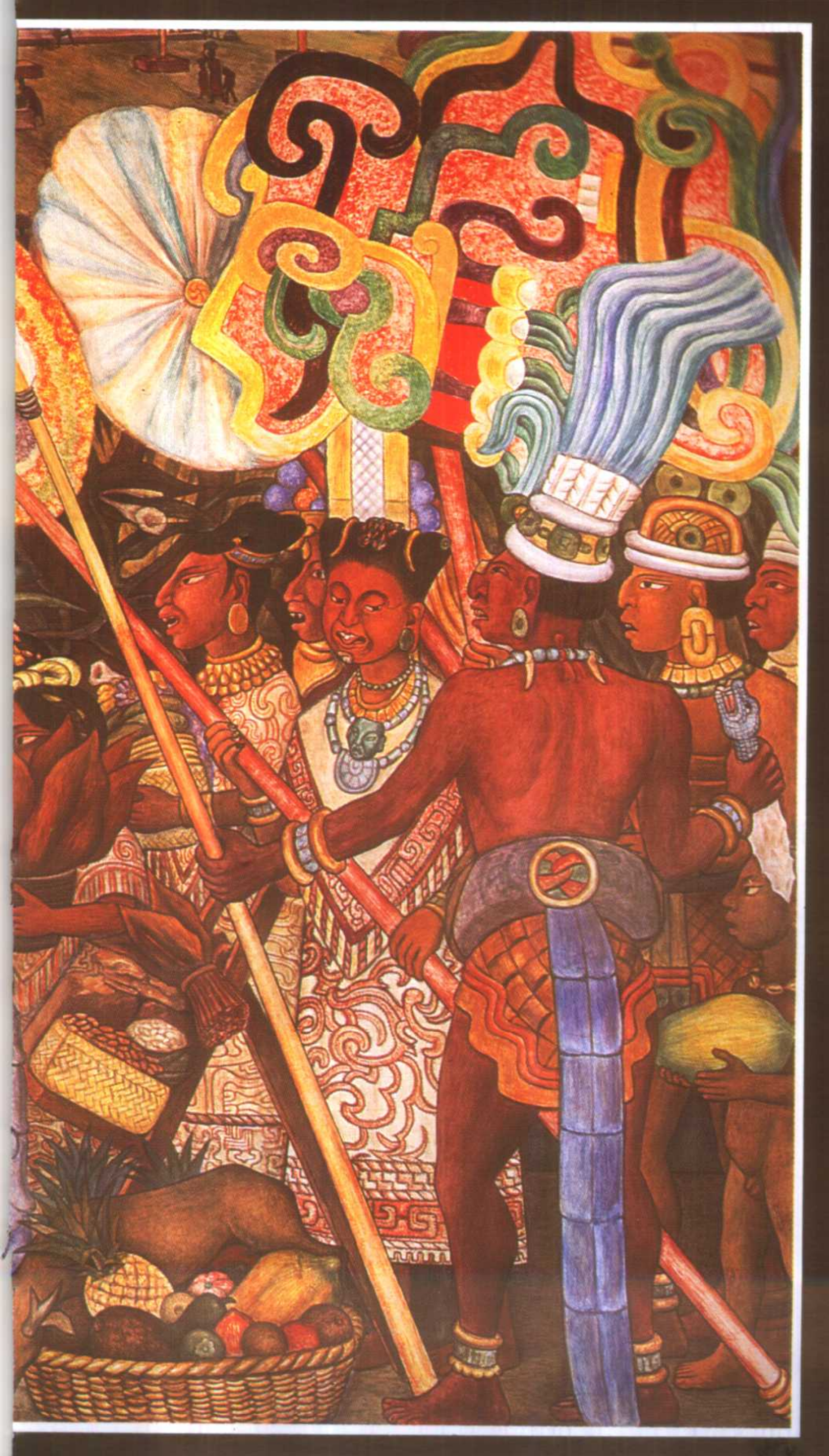
金、银、羽毛

“国王也主管监督市场和出售的货物，维护进行交易的老百姓和外人的利益，以防他们受骗。由于这个原因，所有商品都以品种归类；也由于这个原因，挑选稽查人员，叫‘第基兹潘·特拉亚卡克’(tianquzpan tlayacaque)，他负责监督市场运作和市场上的一切特产。其中一位稽查人员还有责任制订商品价格，防止欺行霸市行为。”

德·萨汉根
《新西班牙风物录》

《特诺奇蒂特兰市场，黄金镶嵌首饰制作》，里维拉的壁画，194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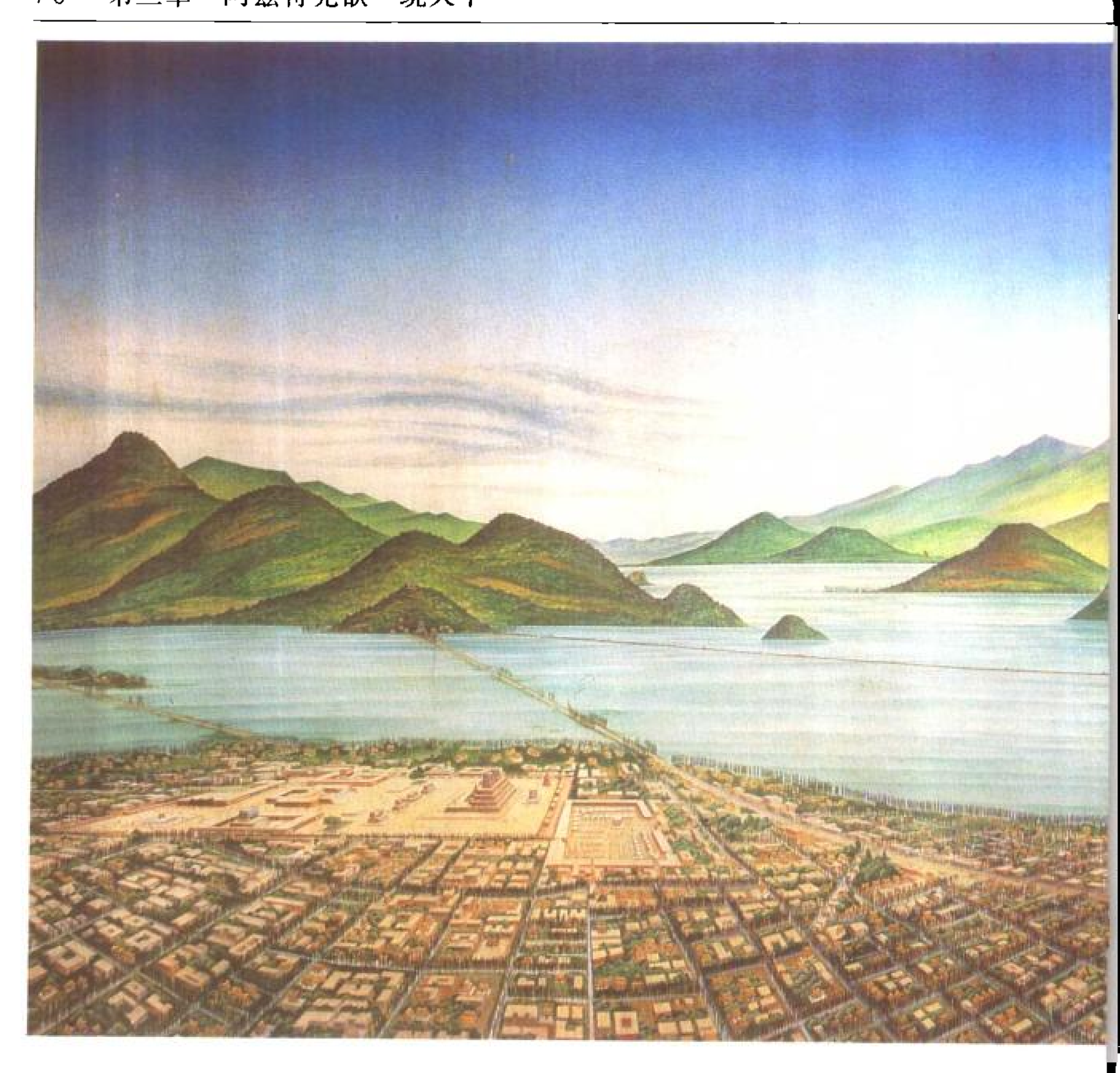
向皇帝献礼

“他们献上许多物品，献礼的房屋叫做“卡尔布里”(calpulli)，像教区中的教堂，每个区的居民在这里集合、献礼或进行其他仪式。他们献上食品、禽鸟、玉米穗、鼠尾草、豆子和花。墨西哥人和新西班牙的居民在献礼中使用珐玥树脂(copal)，一种白色胶状物质，点燃后向神祈祷，今天在许多场合中还保持这种习俗。他们不用我们那种香，虽然他们国内也有。君王在神庙，普通人在家里，使用的都是珐玥树脂。”

德·萨汉根

《新西班牙正史》

《向皇帝献上水果、烟叶、可可豆、香草》，里维拉的壁画，作于1950年。



弹丸大小的城邑仍然在运作；它们是三联盟统治的基石。地方政权，借着和亲联姻保持友好，也跟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之间，保持密切关系，有时甚至还获得一份贡品，作为参与帝国繁荣事业的回报。

在这样的情形下，三联盟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这数十位土酋的忠心。土酋也多少乐意定期到特诺奇蒂特兰朝觐，然后带了贵重的赐赏品而归。从这

“这座城市那么雄伟，那么美丽，我所说的话无法表达它一半的美；而我仅能说出的话，也令人难以置信。这座城的面积比格瑞纳达（Grenade）还大，城楼也更坚固，房屋、建筑物和居民也更多。”

科尔特斯

种地理政治来看，就明白在西班牙人到来时，三联盟为何崩溃，城邦为何倒戈了。偶尔，也会发生像切特拉克萨特兰（Cuetlaxatlán）这样的叛乱，当地人不愿缴税，把阿兹特克税务官关进屋子，纵火焚烧。西班牙人接管时，地方很少免职，还允许保留较大的自主权，所以也乐于接受西班牙王朝的监护，而没有意识到由此种下灭亡的祸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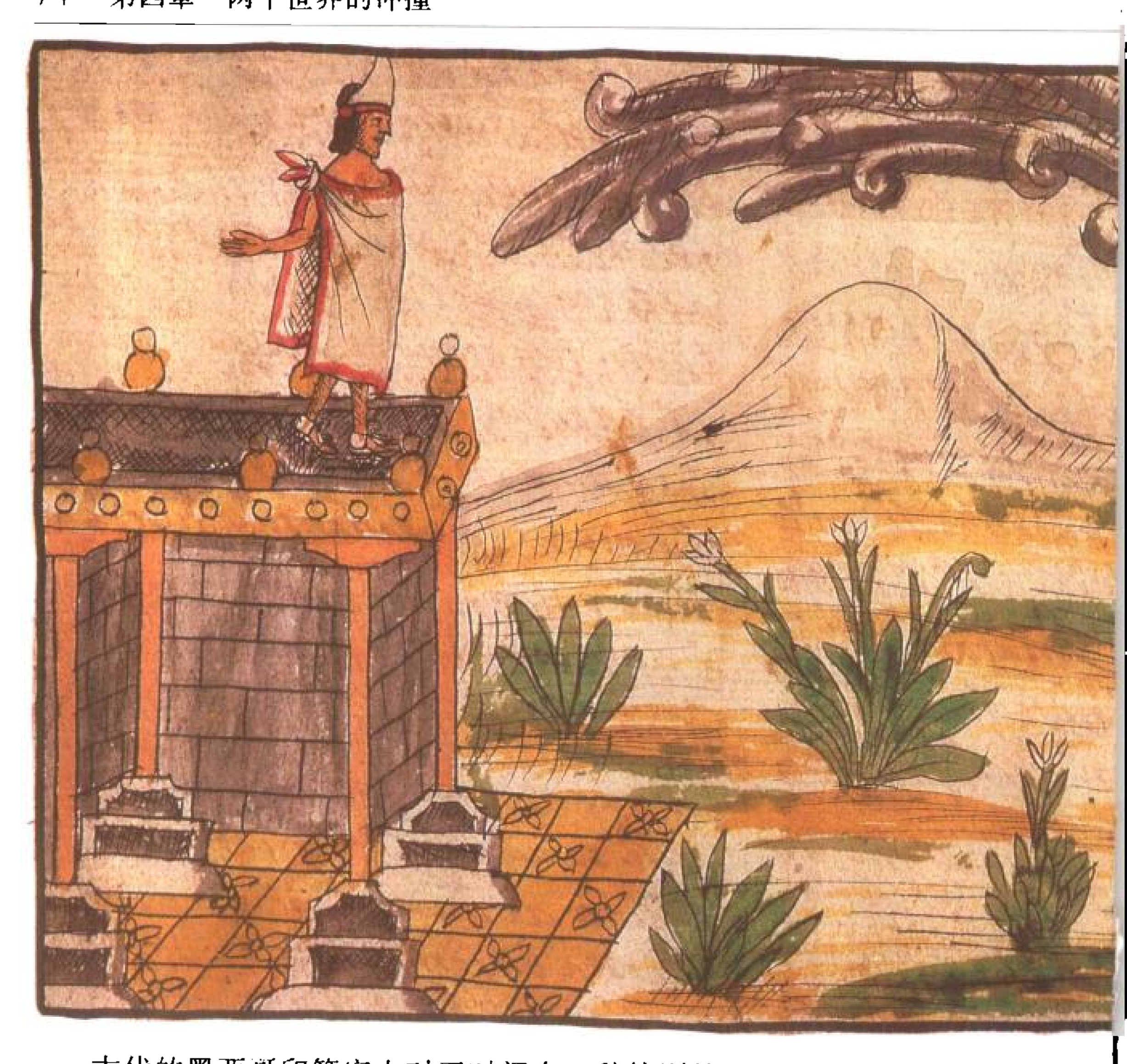
16世纪初，蒙提祖马二世
自信已当上了“世界的主人”。
可是，他的帝国是脆弱的，
这位君王不得不臣服于天命，
向一位长大胡子的白人低头。
他就是科尔特斯。

第四章

两个世界的冲撞

“他这张脸郁郁寡欢，气色发灰，若是稍长一点，倒不失俊秀。他的目光既温柔又严肃。胡髭颜色深，稀稀疏疏，头发是相同颜色，剪成当时流行的发型。他肩阔胸厚，平腹细腰，腿的线条很不错。”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
16世纪的西班牙士兵兼历史学家
《新西班牙征服正史》



古代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对于时间有一种特别的看法，他们认为时间是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跟着一个循环接替而成。人的时间受神的时间统理，因而，过了一定的时间后，神的力量就会在人的生存中留下印记。每当同样的神的影响同时发生，就会吸引若干股力量一同作用，往昔的旧事就会再一次上演。因此，未来其实是可以预测的；而查阅历书和古抄本，预测未来命运，乃是专职祭司的任务和特权。他们解说奇迹、幻像和梦的含意，以获取宝贵的讯息。

“西班牙人到来前十年，天际出现第一个不祥的征兆。它像一团火焰、一片火苗、一道曙光。这光如雨点般洒落下来，好像刺穿了天空。”

萨汉根
《佛罗伦斯古抄本》
(Codex de Florence)

凶象不断出现，忧愁与日俱增，一切都预示阿兹特克政权已日暮途穷

日常生活中出现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灾难，祈神告天又无济于事，阿兹特克社会陷入焦虑。征服者到来前十年，若干不祥之兆叫人心惊胆颤。

在科尔特斯来此前十年，一颗明亮的彗星出现天际。占卦师不能解释这个现象，蒙提祖马二世罚他们饿死在牢里。特斯科科国王尼萨乌亚尔比里生来能未卜先知，曾经预言帝国将在灾祸中崩溃。所以，当他1515年(亦有说是1516年)逝世时，蒙提祖马二世心神不宁。

奇帕多那(Cipactonal)，(下图左)和妻子奥克索莫科(Oxomoco)，正在洞穴里制订阿兹特克卜卦历："tonalamatl"。这幅图取自《鲍尔勃尼库斯古抄本》(*Codex Borbonicus*)，一本有关阿兹特克历书和节庆礼仪的书，图书精致，保存良好，是阿兹特克古抄本中的一部精品。

还有其他怪事扰得阿兹特克皇帝惶惶不可终日：托西(Toci)女神圣殿无端起火；湖水不见起风就浊浪滚滚；有女人声音在夜里大叫死亡和毁灭；一块巨石开始说话，宣布蒙提祖马二世的末日。皇帝急得发狂，声称要到辛卡科(Cincalco)长生殿去避难。周围的人在他临行前最后一刻才把他劝住。蒙提祖马二世极度惶惑，要大臣说出他们做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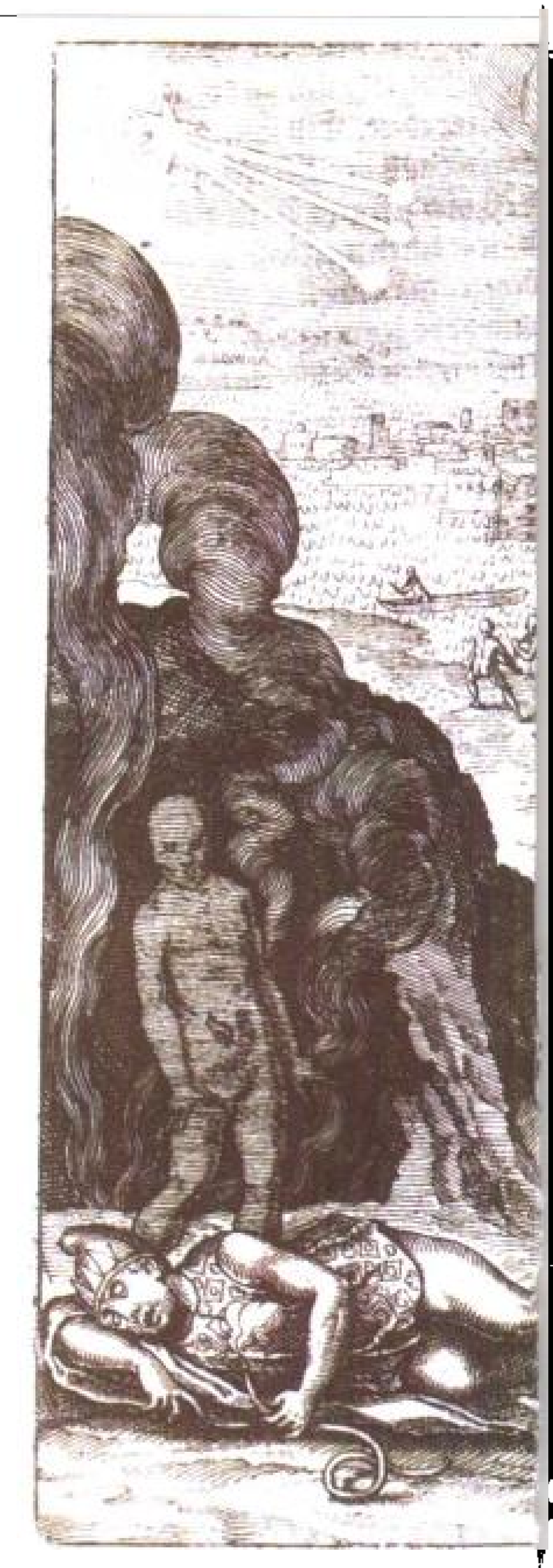
梦和有过的幻觉，从中寻找答案以解释折磨着他的种种迹象和预兆。其实，这些迹象不过是反映了一个不稳固的政权所产生的动荡，暴君统治下老百姓的愤怒。

西班牙人在中美洲地区出现，更加重了诸般凶兆引起的忧虑

从1492年以来，西班牙人在大安第列斯群岛登陆，向海地的圣多曼格（Saint－Dominique）和古巴移民，又在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定居。这些事阿兹特克人自然不会一无所闻。20年来，欧洲船队经常在大陆沿岸和岛屿之间穿梭，有时发生沉船事件，印第安小船和西班牙大舰遥遥相望。

1517年，西班牙远航船队首度抵达犹加敦和坎佩切（Campeche）地区海岸。翌年五月，另一支远航船队离开古巴，到了科苏梅尔岛（l'île de Cozumel），又沿着墨西哥湾海岸往北到韦拉克鲁斯（Veracruz），然后又停泊在帕纽科河（la rivière Panuco）河口。在那里交换货物，起冲突，互相观望。

外来人举止实在怪异，印第安人纷纷猜测他们突然来临的原因。有人看到了一艘西班牙船，禀报蒙提祖马二世说，海湾水面上有一座山在移动。这是不是如预言中说的，魁扎尔科亚特尔和他的同伴回来了？图拉因为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离开而崩溃，但是按照轮回的说法，不管事物如何演变，祭司－神到时候还是会从遥远的东方回来。托尔特克人的雄姿最后一次显现。羽蛇神的形象贯串他们文明的历史，从未失利，而在这个文明正要毁灭时，它又出现了。这是历史设下的陷阱：如果魁扎尔科亚特尔亲自来收回自己的权力，别人如何还能抓住继承的权力不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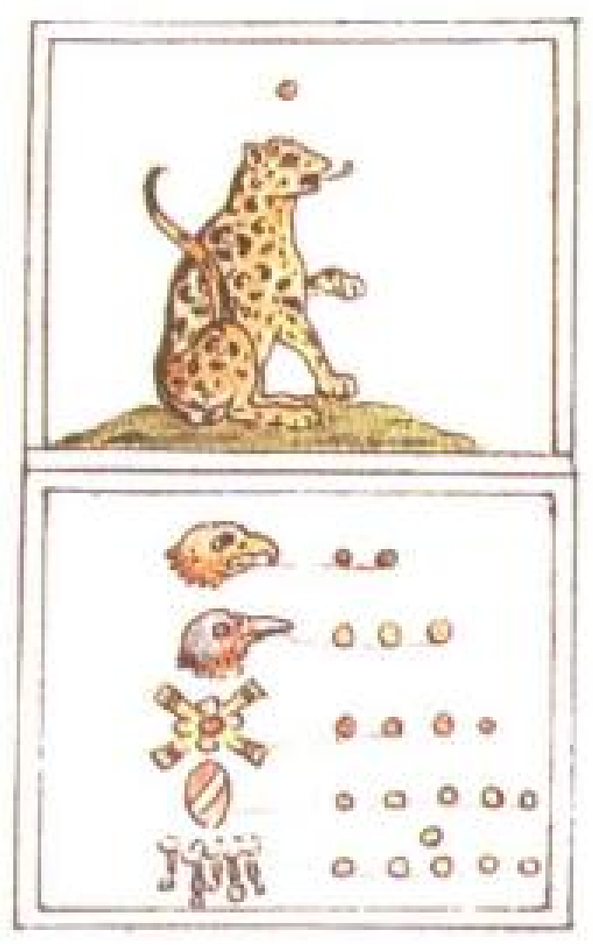


“尼萨乌亚尔比里这样对蒙提祖马说：‘我要告诉你，根据青天、黑夜和空气之神的旨意，在你当政时有一件奇事将会圆满完成。’”

杜兰

《新西班牙印第安史》

卜卦历上的符号。卜卦祭司根据符号和数目来卜算重大事件，如诞生、婚姻、商人远行、推举领袖和其他特殊情况。



1519 年，一支船队离开古巴，前去墨西哥沿岸勘测。率领这支船队的不是别人，正是 33 岁的西班牙贵族科尔特斯

多年以来，蒙提祖马二世一直派哨兵在沿岸瞭望，察看有没有魁扎尔科亚特尔统率的诸神到来。他知道羽蛇神能克住呼兹洛波奇特里的信徒。现在，这些白人从东方海上来，无疑是说羽蛇神回来了，无论

科尔特斯从蒙提祖马二世那里收下许多珍贵礼物，他在1519年7月送呈查理五世，其中就有这顶绿羽冠：查理五世把它赐给了侄子。

如何都要对他们敬而远之。既然这些远来的客人是神的使者，那么向他们献上祭神的供品，才是最好的办法。

1519年4月，蒙提祖马二世获悉，西班牙船只近了，到达离今日的韦拉克鲁斯不远的地方，当即派人替这些外来人补充给养，并探询“神”的意图。

他下旨给他们送去珠宝、羽毛，当然还有人牲。西班牙人觉得人牲礼物很恶心，但还是在海岸附近停泊。蒙提祖马二世临时变卦，派最好的巫师去蛊惑这些不速之客。

正当西班牙人要进犯时，蒙提祖马犹豫再三，决定不了要采取什么行动

应该把科尔特斯作为神，还是死敌对待，皇帝并不清楚。他应该豁达大度，隆重接待西班牙人，还是该挫败他们的计划？可能他一开始就深信自己气数已尽。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说明他为何反覆无常，一下子忍让，一下子反抗，甚至还没有跟西班牙人正式交锋，已甘心让出权力。

此时西班牙人已经离开沿海地区，向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前进。印第安人施的法术对他们毫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的皮肉“坚硬”，邪气钻不进去。西班牙人决定发动全面战争。到了高原地区，他们深入特拉克斯卡拉；起初当地人误以为西班牙人是蒙提祖马的新盟友，决心抵抗，发生了冲突。但是不久，看到西班牙人火力很猛，作战英勇，特拉克斯卡拉人转而决定，要依靠外国人来对付

“玛丽娜(Doña Marina)管辖几个地区，从小就对藩臣发号施令。她父母是佩那拉(Painala)城的土酋，统理好几个村子。”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新西班牙正史》

科尔特斯点收贡品时，玛丽娜，他的情妇兼翻译，就站在身旁(上图)。

三联盟。科尔特斯立刻抓住良机，决定跟敢与三联盟对峙的人订立盟约。

西班牙人在特拉克斯卡拉受到隆重接待。他们在城里休整，并初步了解高原地区的政局

西班牙人又开拔前进，停在三联盟的盟友丘鲁拉。当地贵族因为有设下埋伏的嫌疑，遭到西班牙人屠杀，老百姓惊恐万状。西班牙人随后又到夏尔科省，夏尔科人献上大礼，甚至向西班牙人建议，要协助攻打征服过他们的人。科约亚坎(Coyoacan)是墨西哥的门户，"泰帕纳克国"在此欢迎科尔特斯，也乘机向他效忠。夏尔科人、泰帕纳克人和特拉克斯卡拉人，个个急于雪耻报仇，三联盟的防御有了缺口。

阿兹特克军事落后，蒙提祖马二世优柔寡断，受压迫的人民心怀不满。这些阿兹特克人的弱点，无一逃过科尔特斯锐利的目光。可能就在这

1519年11月8日，在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城前，科尔特斯和蒙提祖马皇帝相会："我们走近了。我下马打算拥抱他，有两位大臣在中间一挡，不许我和他接触。[…]当我接近亲王时，我解下我的珍珠钻石项链套到他脖子上，一会儿来了他的一位大臣，拿了包在布内的两串项链。这两串项链是用红色海螺壳做的，他们看得很贵重。每串项链有八颗珍珠，制作精致，有核桃那么大。那人带了东西过来，亲王接过后向我转身，把项链套在我脖子上，然后他继续走。我们跟在后面，来到一座高大华丽的宫殿，里面布置就绪，准备接待我们。"

（科尔特斯《墨西哥征服记》）

时，他认为可以组成一个印第安人同盟，一同反对“阿兹特克帝国”。他不再犹豫了。他在韦拉克鲁斯建立了这片大陆的第一座西班牙城市，经选举产生了市的行政机构（其实是他自己的军队），赋予他开拓殖民地所需的行政权、司法权和军权，不过尚须获得国王批准。然后他凿沉自己的船只，以打消手下任何想潜逃或易地发展的念头，只有深入敌地而不思其他。

“我们这些朋友，劝他把船只统统凿沉，一艘也不留。这样我们在内陆时，少数想逃的士兵也没机会背叛。”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新西班牙征服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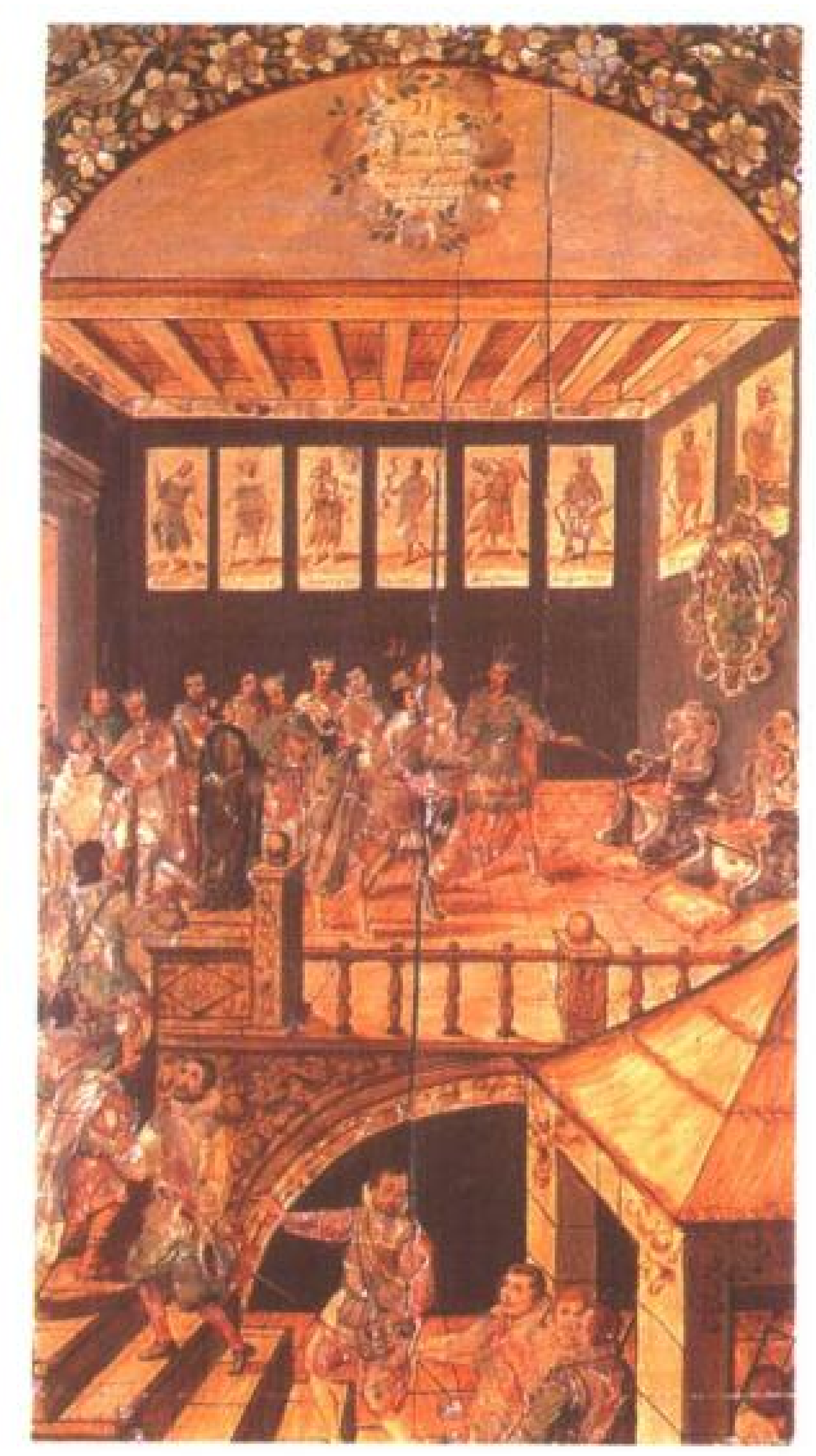
科尔特斯急于会见阿兹特克帝国的主人

他很想知道，阿兹特克的王究竟有多大的财力和权力。那时，蒙提祖马二世依然拿不定主意，叫部

下无所适从。他召集特斯科科和塔库巴的两位国王，筹备最隆重的接待典礼。满朝大臣和亲族都接到通知，要恭迎西班牙人。土著背夫跟在西班牙人后面，运来大堆沿途搜集的礼物。

蒙提祖马二世，“呼兹洛波奇特里”再生，坐在宝座上，由几位土酋扛着，四周是大臣簇拥。大群奴隶捧了敬神的祭品，走到科尔特斯前面。

两支队伍相遇了。皇帝在科尔特斯的脖子上套了一串黄金宝石项链，又献给他一束华丽的羽毛。然后他们朝附近的一座神庙走去，接受特斯科科和塔库巴两位国王的敬礼。大臣和土酋轮流瞻仰科尔特



斯，宛如瞻仰呼兹洛波奇特里神。蒙提祖马二世提起“父亲”魁扎尔亚特尔传给他的权力，还说他准备交出来。科尔特斯回答，他以一位统治大部分世界的主人和唯一的上帝之名而来。从这次会见来看，阿兹特克和西班牙人要打的，并不是同一场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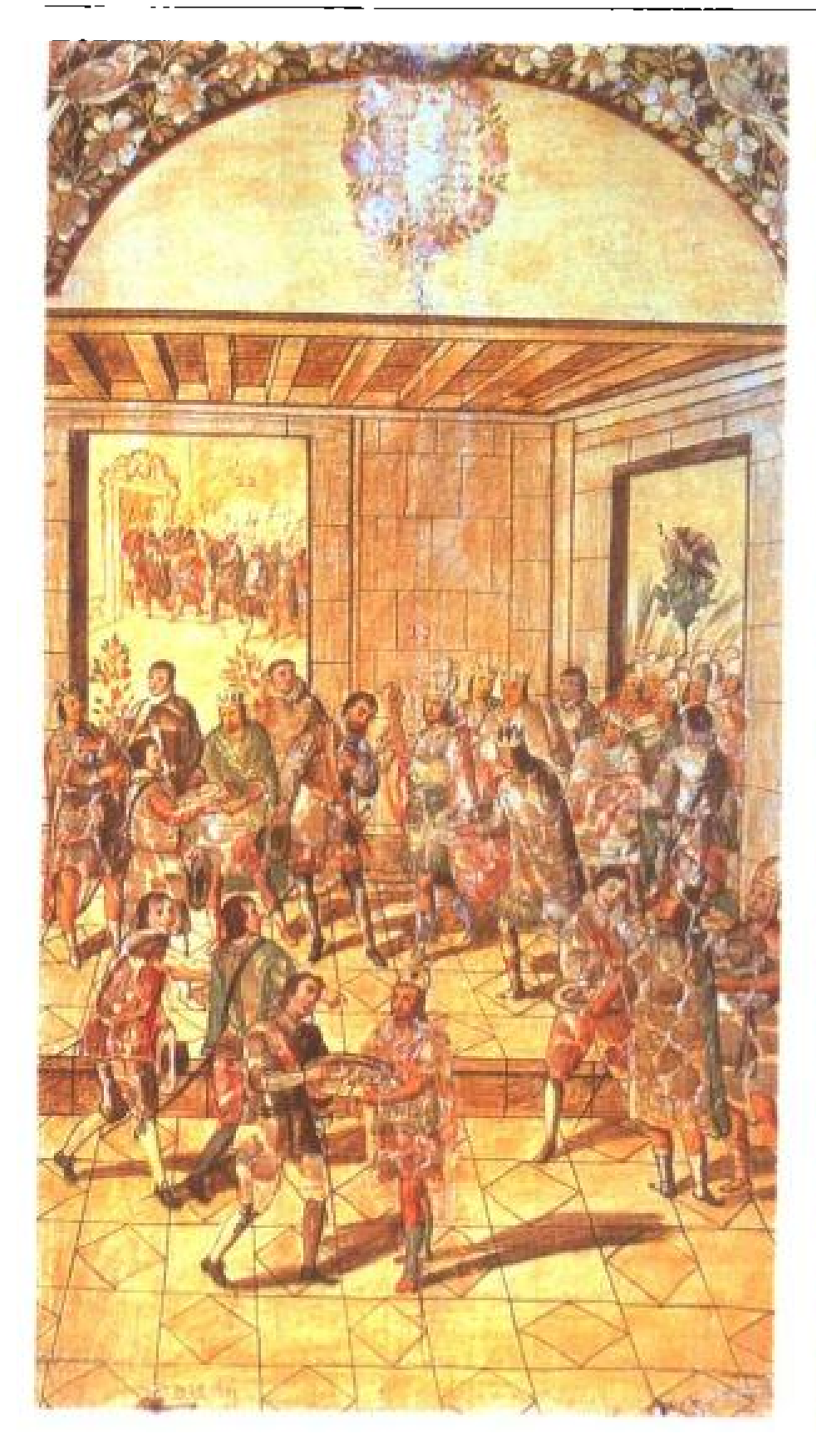
不知是经过权衡得失，或只是听任命运安排，蒙提祖马二世归顺了新主人。但是新主人不久却背弃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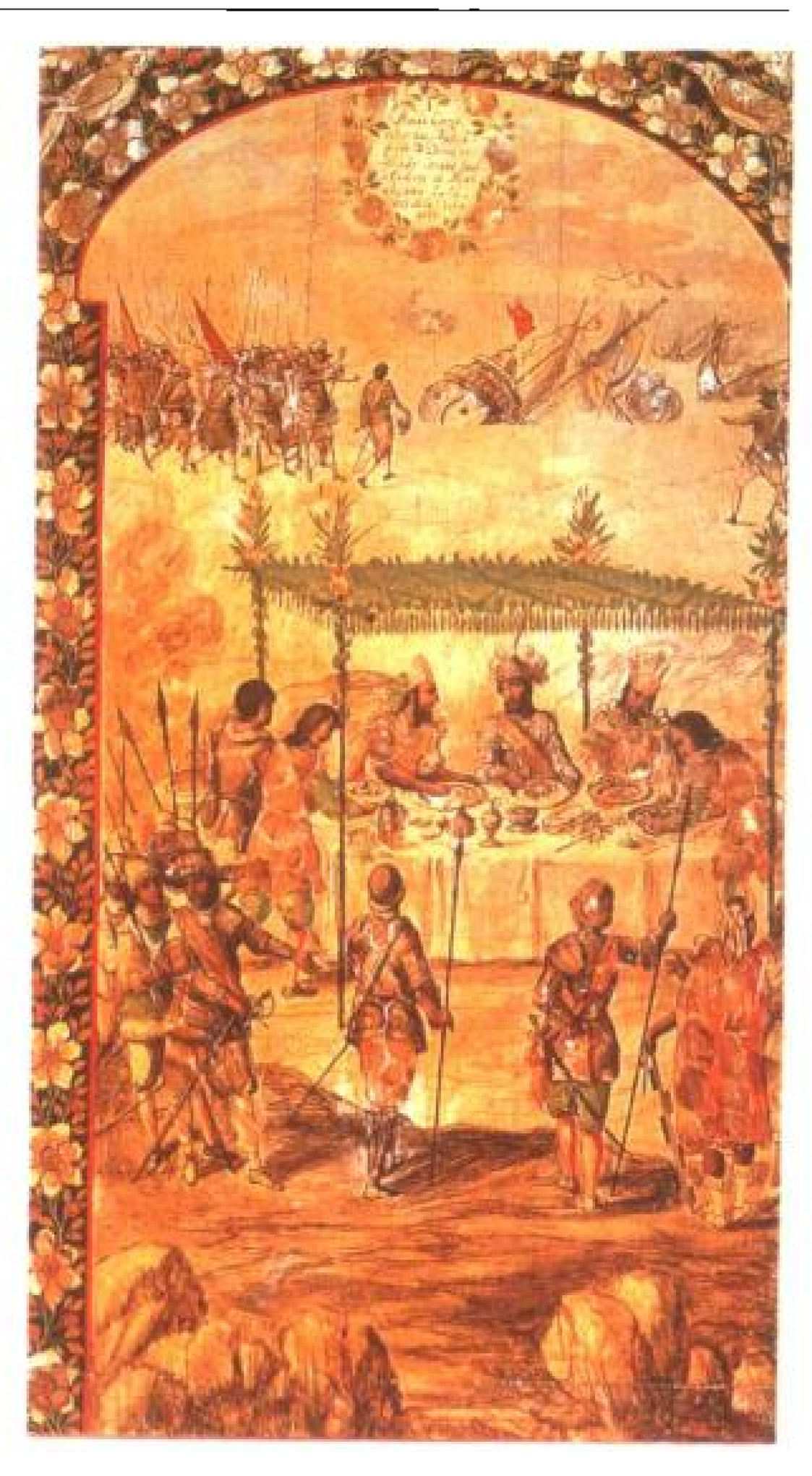
队伍朝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前进，祭司在号角和海螺声中迎接他们。印第安人安排科尔特斯一

“蒙提祖马皇帝过来迎接我，后面跟随大约200位大臣，都是赤脚，穿着符合身分的衣衫，比其他人的衣衫华丽。”

科尔特斯
《墨西哥征服记》

蒙提祖马二世在古王宫接待科尔特斯，向他追述自己的家系(右图)。





行人住在蒙提祖马一世的宫殿里，而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立即把皇帝和土酋扣下监视。

阿兹特克人还是有较优势的军力，于是有的西班牙人立即要大干一场。因而得到增援后，要求参加庆祝呼兹洛波奇特里节日的宗教舞蹈。这会是一个集合的好机会，可以一举杀掉阿兹特克贵族中的菁英。

这场屠杀中死了一万人左右。不久，那些土酋也被杀害。蒙提祖马二世成了俘虏，后来又被自己的一个手下刺杀身亡（也有人说是被西班牙人处决的，这点有待考证）。征服者又勒死了特斯科科国王，卡卡马钦和特拉特洛科土酋。

“然后他撩起衣服，向我露出他的身体，对我说：‘您看，我是跟您一样的血肉之躯。’他用双手拍自己的手臂和身体……他走后不久，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母鸡、面饼、水果和其他房内必需用品。我就这样舒服地过了六天。”

科尔特斯

《墨西哥征服记》

蒙提祖马二世敌视一切起义活动，却看到自己的人民决心反击

幸存的阿兹特克贵族不愿束手待毙，打算要跟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在奎特拉瓦克(Cuitlahuac)短暂执政后，由蒙提祖马二世的侄子，年轻的切奥特莫克(Cuauhtémoc)指挥作战。阿兹特克人包围西班牙人住的王宫，决心把他们统统杀光。西班牙人又一次侥幸脱身，保住了主力。

1520年6月30日夜，不见月亮，大雨倾盆，西班牙人受重创后还是突围而出。他们逃上了堤岸。阿兹特克人骚扰他们，深信从此摆脱了闯入者。据说，黎明时科尔特斯清点人马，看到损兵折将的惨状哭了一场。这一夜历史上称为"悲惨夜"(Noche Triste)。但是，科尔特斯不会轻易放弃特诺奇蒂特兰。

他在奥登巴(Otumba)亲手杀死阿兹特克军队统帅，打开了通往特拉克斯萨巴(Tlaxapa)的道路。在那里利用土著部落之间的不和，准备大举进攻阿兹特克的首都。切奥特莫克联合所有土酋抵抗西班牙人，没有成功，而特斯科科、夏尔科、泰帕纳克这些曾受特诺奇蒂特兰欺凌的部落，现在都站到征服者一边。

在湖东岸的特斯科科，尼萨乌亚尔比里的儿子伊克思里克索切特尔(Ixtlilxochitl)，全力协助科尔特斯。三联盟的崩溃，既是各土著部落对立的结果，也是他们对前途估计失误的悲剧。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对手，尤其是特拉克斯卡尔特克人，都认为西班牙人是来帮助他们消灭阿兹特克人的……他们低估了西班牙人的策略和野心，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围困战，在阿兹特克历史上永远是场可怕的回忆

科尔特斯把都城围困了整整三个月。他多了几千名土著的支援，组织了一队小船队控制墨西哥湖。西班牙人切断了阿兹特克人的食物和水的补给，并且大肆进攻。此外，从远征军中传播开来的流行病，也帮着击垮了阿兹特克人。

都城终于在 1521 年 8 月

蒙提祖马二世被西班牙人俘虏后死去，弟弟奎特拉瓦克和侄子切奥特莫克，成为阿兹特克领袖。科尔特斯受到包围，决定逃离都城。在那个“悲惨夜”里，大雨滂沱，西班牙人逃到一条路上，是特诺奇蒂特兰通往岸边的路。但是阿兹特克人接获密报后出击，半数以上的西班牙人和几乎全部的土著帮手，不是遭杀害，就是当了俘虏。

13日陷落 编年史家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记载："阿兹特克贵族差不多全遭杀戮，幸存的土酋和显贵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数还是年幼的儿童。""末代皇帝"切奥特莫克被俘，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以谋反罪被吊死。

科尔特斯要为"悲惨夜"的失败雪耻报仇。他厉兵秣马，特别建造了一支13艘小船的船队，弥补了他的军队没法在湖上周旋的弱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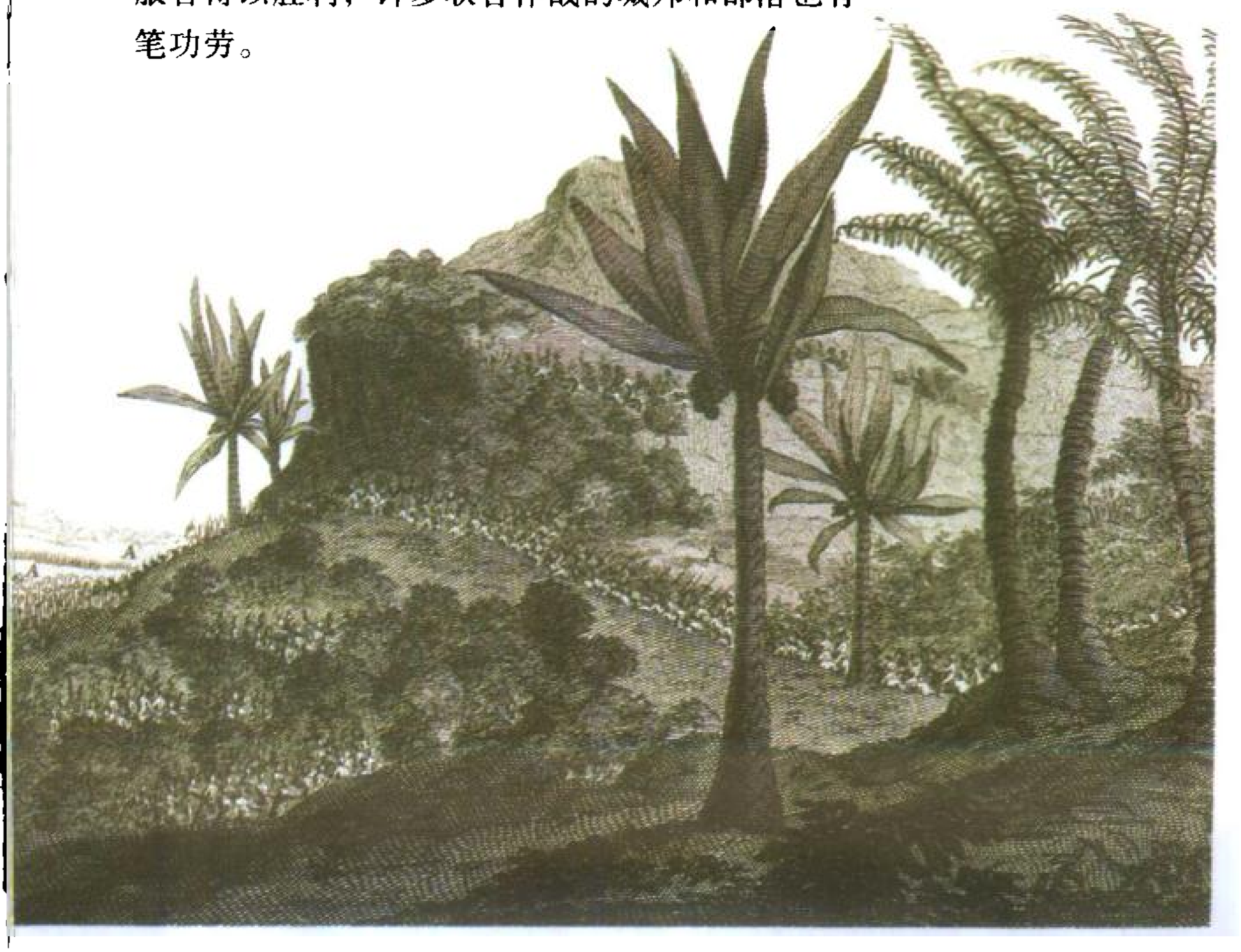
阿兹特克帝国崩溃了。科尔特斯着手重建都城，继续领军征服其他地方。一年以后，1522 年，他当上新西班牙总督和大统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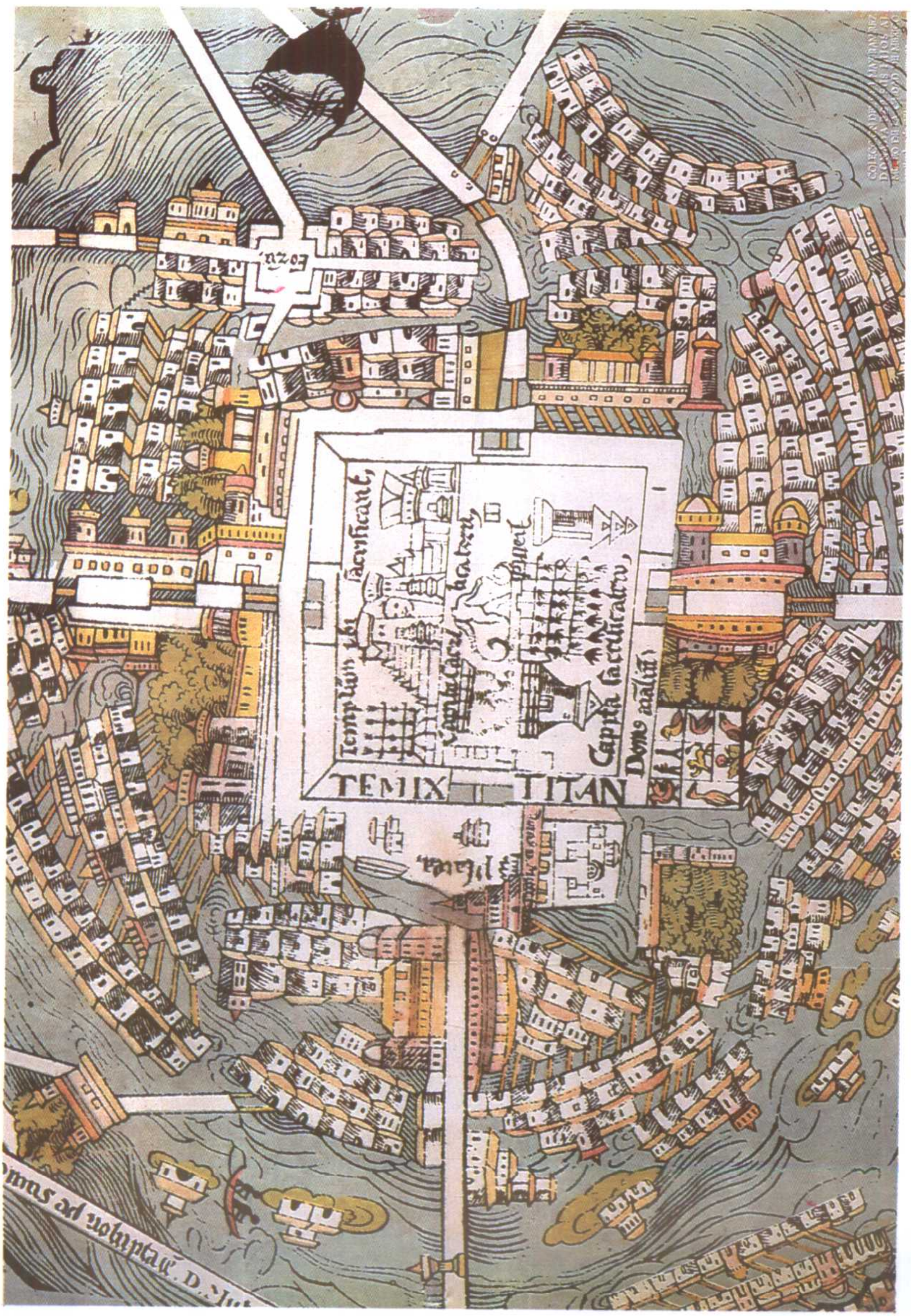
围绕三联盟的中央集权政治，骤然分崩离析

征服者科尔特斯推翻了三联盟的王权，另外树立了一个皇帝的权威，这个皇帝对阿兹特克人而言是全然陌生的。这位皇帝远在大西洋彼岸，统治着西班牙和一部分欧洲，他就是查理五世。

今后，再也没有什么联盟，什么盟友不时变换，互相争夺最高权力，都是昨日黄昏。西班牙人的武装、策略和毅力，固是他们战胜的重要因素；但是，征服者得以胜利，许多联合作战的城邦和部落也有一笔功劳。

15 20 年 7 月，科尔特斯在“悲惨夜”从特诺奇蒂特兰仓皇逃走后，阿兹特克军队在奥登巴切断西班牙人的退路。经过一场苦战，西班牙人尽管伤亡惨重，还是赢得了胜利，回到特拉克斯卡拉重新集结力量。他们在那里休养生息，准备跟特诺奇蒂特兰决一死战。




TEMIX
TITAN

昨日的领袖并不都甘心认输。
若干阿兹特克和特斯科科贵族盼着，
入侵者最后会离开。
“反西班牙”的人坚信，
从前的秩序会再恢复。
科尔特斯扑灭了这最后的幻想。

第五章

从抵抗到合作

“在描写这座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美景以前［…］我应该叙述一下墨西哥城的情况，以及蒙提祖马帝国的组织。”

科尔特斯
《墨西哥征服记》

科尔特斯不但强迫阿兹特克归顺西班牙王国，还要求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他下令，任何地方都不得再举行人牲祭礼，并在土著的神殿里悬挂新的圣像：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圣徒。征服者说印第安人的神像都是些偶像，于是予以砸碎捣毁，粗暴激烈的程度震惊了印第安人。科尔特斯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热情，不亚于追求黄金和权力的渴望。他的行动中这两个因素都有，因为他可以用传播信仰为由，替自己的行径辩护；同时，以当时的精神来说，他的行为也因传播信仰而有意义。

从 1525 年起，为数不多但行为果断的方济会(franciscains)教士到来，跟着，阿兹特克祭司被迫离开他们的圣殿，转往地下发展。西班牙人攻击神庙，屠杀异教徒，焚烧金字塔，捣毁神像，还把画满图谱的古抄本付之一炬。破坏神像的暴力，代替了滥杀人牲的暴力。

在西班牙人眼中，偶像崇拜大大违背基督教信仰，是务必消灭的妖魔。冥顽的印第安人，则是受魔鬼诱惑的偶像崇拜者。

但是，欧洲教士还是争取到一部分印第安菁英人物。教士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很成功。当年的编年史家记载，有几十万人接受洗礼。

确实，在 1530－1540 年间，教士带来了表面的安定。教士的权威能让印第安人接受，生活以教堂和修道院为轴心，重新组织起来。新的宗教仪式代替了遭到禁止的庆典，新的权力取代了征服者打倒的权力。

教会很快成了一股新力量，所有人都必须与它打交道。教会还有另一项功能——调和西班牙士兵

“他们把五谷杂粮和蔬菜捣碎后，从人牲胸中掏心，掺上人心的血，揉成麦团捏出偶像的形状。偶像做成后，再向偶像献上另一批人牲的心。”

科尔特斯
《墨西哥征服记》

在维拉克鲁斯附近，乌卢阿的圣胡安（San Juan de Ulúa），科尔特斯见酋长一再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便拉着酋长冲进神庙，叫人捣毁神像。异教徒和老百姓吃惊不小。第二天，奥尔梅多（Olmedo）神父主持圣事。

和土著合作者的过火行为。“偶像崇拜者”所受的打击相当沉重：他们既不能发挥影响力，也无法拥有合法地位。

基督教传播，大大动摇了土著社会的根基

土著社会里的“反西班牙”派，不但拒绝新制度，也摒弃新宗教秩序——可说是基督教带来的革命。土著贵族赖以生存的大部分原则，是受到基督教教义谴责的，因此引起跟过去的决裂。

在教士的各种福音布道中，阿兹特克显赫的托尔特克祖先变成恶人，永世要在地狱烈火中受煎熬。教会还关闭了自古以来贵族接受旧知识的学校。教会禁止人祭、食人祭仪和多妻制。最后，教会还禁食有迷幻效果的植物。这些仪式和特权本是历来区别贵族与人民，维持贵族合法地位的作法。

教会强迫推行一夫一妻制，打乱了帝国内各部落传统的姻亲政治

改变宗教信仰尤其危及家庭的维系。因为强迫实施一夫一妻制，成千上万的姬妾和她们的孩子流落街头。这些孩子从此成为没有前途、没有姓氏的私生子。此外，教士甚至把年幼的贵族子弟抓来，强迫他们受洗，离弃祖先的信仰，改信基督教，利用他们来反对家中顽固的父母，也大大破坏家庭和谐。

墨西哥城大主教莫亚·德·贡特勒拉（don Pedro Moya de Contreras），是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首席法官。

意大利游客卡勒里（Gemelli Careri），在18世纪的见证：“每星期六，我上道明会去看皮埃尔·德·蒙提祖马（don Pierre de Moctezuma）的小教堂，他是蒙提祖马的后裔。西班牙文的铭文写着：蒙提祖马王储、新西班牙最大疆域的领主，皮埃尔·德·蒙提祖马祈祷堂。”

事实上，教会人士意识到成年人在抵制他们，就采取在学校里培养少年贵族的方法，给这些土著子弟讲授教理问答，教他们识字和写字。经过这样的薰陶，孩子就变成他们的眼线。还有一件事也引起贵族恐惧：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强者当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援助弱者。土著贵族素来相信，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把他们自己与平民百姓区隔开来。基督教的看法自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特拉克斯卡拉土酋接受洗礼，表示特拉克斯卡拉参与了西班牙人的入侵。

“偶像崇拜者”深信，基督教会使他们的价值观全面动摇，于是企图抵抗西班牙侵略者

由于组织不够严密，反对西班牙秩序的图谋和抵制都失败了。这股反对力量或者转入地下，或者放下武器。本来，靠权力和炫耀所维持的制度，如何适应得了在隐秘不宣下活动的生活？

这些反对派成员，不是遭到草率处决，意外伤亡，就是疾病缠身，人数愈来愈少。他们在特斯科科的一位发言人，说出了许多人的想法，竟在 1539 年被送上了火刑架。

1539 年，宗教裁判所雷厉风行，竟把特斯科科酋长奥梅多兹辛（don Carlos Ometochtzin）送上火刑台。许多印第安人大惊失色，决定销毁自己家中的神像，缴出惹祸的圣物。

其他贵族有的忍气吞声，有的无能为力，有的见风转舵，或真心走上合作的道路。他们算计，这样或许还能保持基本权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毕竟掌握着一张王牌：熟悉人情地形。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征服者若要扩大对这片广袤

土地的控制，勘测和开采资源并加以利用，都得仰赖这儿的土著贵族。

西班牙人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语言隔阂

在新西班牙，除了那乌亚特尔语以外，还讲一百多种语言。可想而知，沟通大有困难。基于这个原因，教会人士一腔热情向统治阶层宣传基督教，希望贵族立下榜样，可以影响其他当地居民。果然，贵族成员确实是牧师传教时最好的同盟。

最初几年，跟征服者合作获益良多。特拉克斯卡拉土酋受洗作了榜样，因而获得若干自主权，维持到那个世纪末。同样在特斯科科，国王的家族也打西班牙牌，他们大力协助方济会初期的福音传播，一同镇压阿兹特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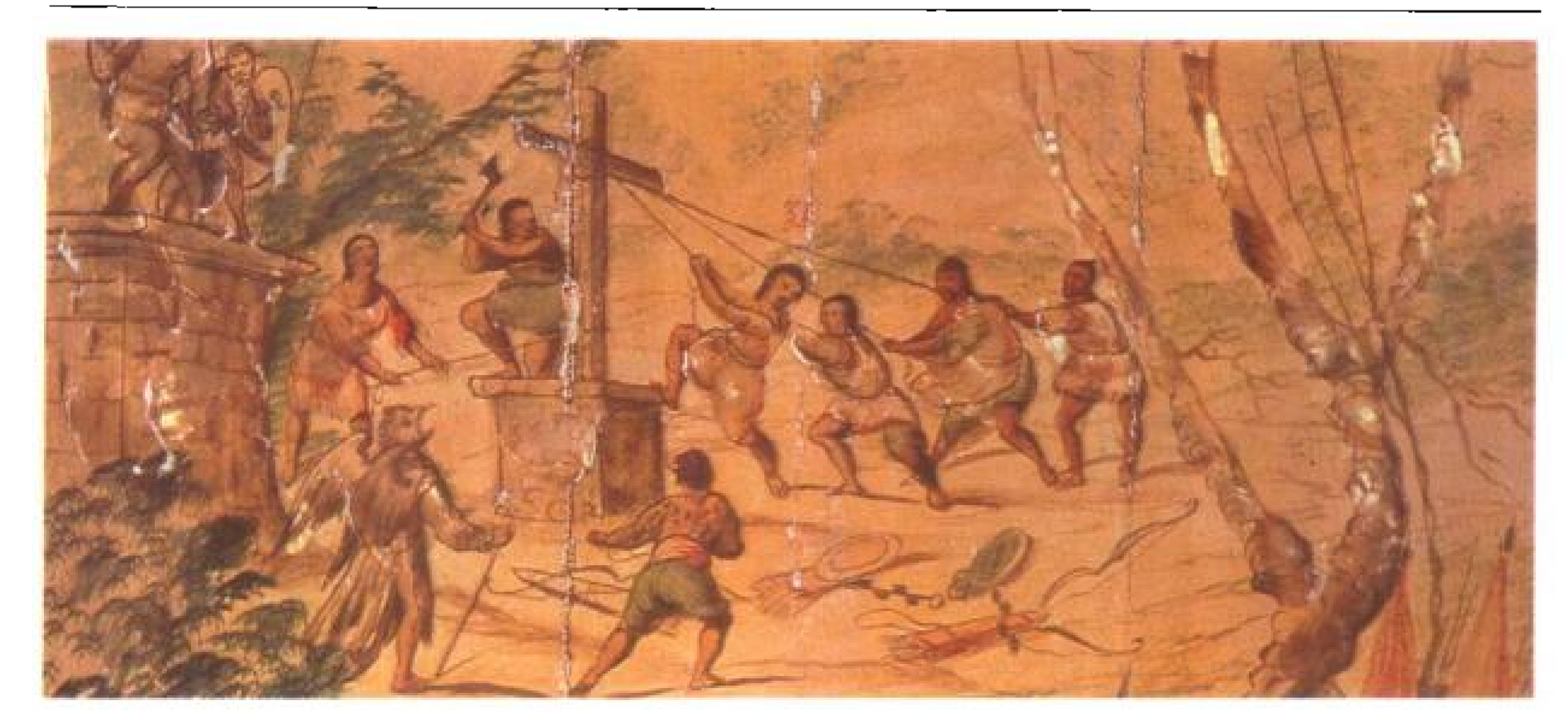
可是，昔日的雄心壮志已美梦难再。在侵略者和当地人民之间充当中间人后，王公贵族渐渐沦落为大户人家，只在地方上有影响力。至于特斯科科，也因科尔特斯选择墨西哥城作为新西班牙首都，地位相形见绌。

方济慈会（ordre de la Merci）教士奥尔梅多神父，受科尔特斯之托，给印第安人施洗礼。这位神学家聪敏杰出，非常熟悉印第安人的秉性，当西班牙人粗鲁暴戾时，经常出面调停。

在西班牙统治权建立的过程中，妇女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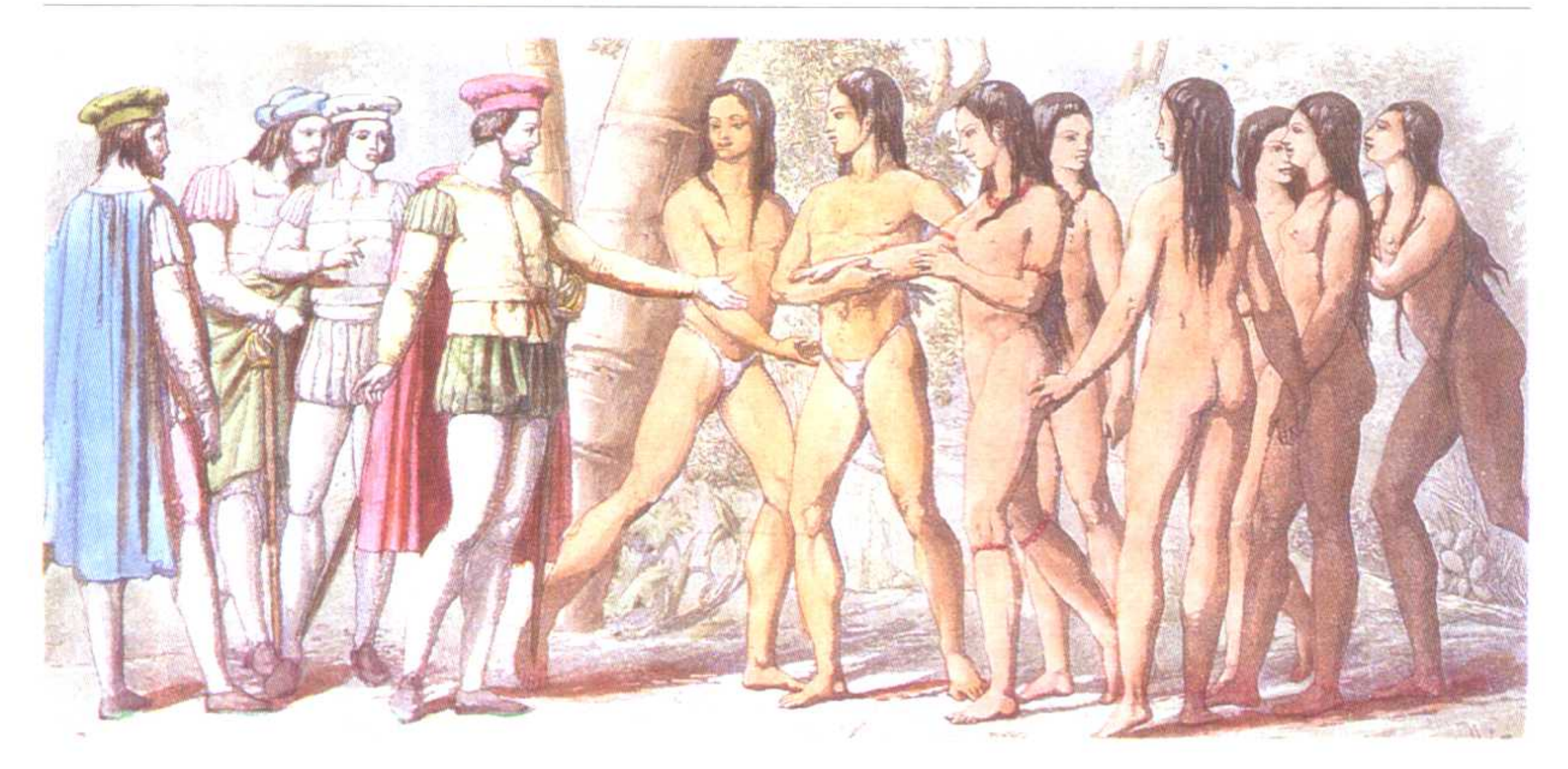
土著贵族的女儿嫁给征服者做妾，有时甚至做合法妻子，这类事也屡见不鲜。

蒙提祖马二世的女儿特尼波钦（Tecuichpotzin）即是一个例子。她先后嫁给阿兹特克最后两位国王，奎特拉瓦克和切奥特莫克。征服者来到后她就



受洗了，并取名为伊莎贝尔(Isabelle)。特居波钦16岁那年，就做了切奥特莫克的遗孀，但多少仍代表阿兹特克王朝的正统，在新的政治舞台上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经科尔特斯同意，她可以终身享用塔库巴城的税赋，然后科尔特斯又作主，把她嫁

教会的计划由欧洲制定，但是交给印第安人执行。



给西班牙征服者格拉多(Alonso de Grado)。印第安贵妇摇身一变，马上成了西班牙化和信奉基督的楷模。格拉多死后，她在科尔特斯的“后宫”生活了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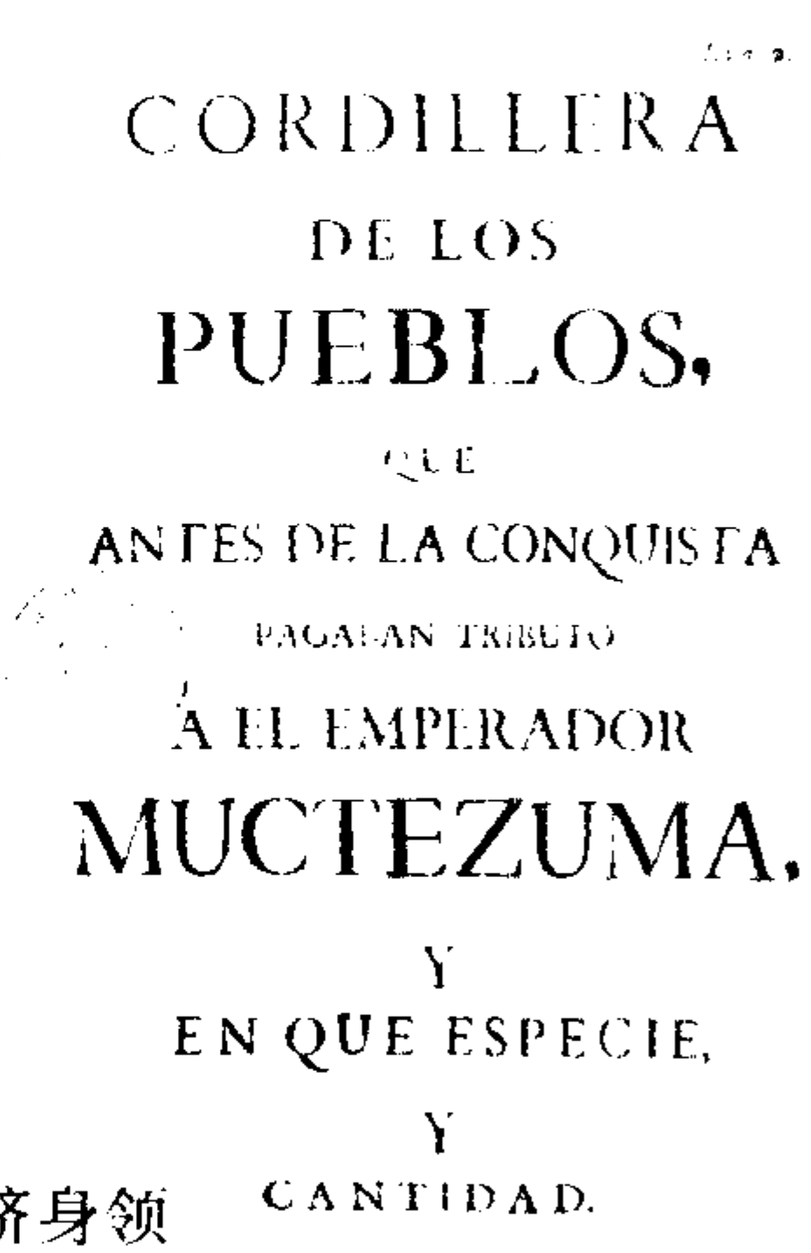
时期，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两次嫁给西班牙人。她的最后一个丈夫积极聚敛财富，并为了替她争取成为蒙提祖马二世的女继承人而奔波。1550年她死时，完全是一套欧化的阔绰排场，甚至还立了遗嘱。

特居波钦的女儿莱奥娜尔（Leonor），嫁给了发现银矿的柴加特加斯(Zacatecas)。此外，她的后裔中有几个定居西班牙，还获得爵位，分别是德·米拉瓦尔(de Miravalle)伯爵，达勃朗泰(d' Abrantés)公爵和德·里那尔(de Linares)伯爵。

其他几个家庭没有这样飞黄腾达的经历，但是可能更有代表性。编年史家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的祖母和母亲，是特斯科科国王的直系女继承人，嫁给西班牙人。女婿一心一意维护岳家的利益。

毋庸置疑，土著公主与西班牙军官联姻，以及后来两个民族通婚，都有利于两个世界的沟通。

“特拉克斯卡拉老酋长艾克西科登各(Xicotengo)对科尔特斯这样说：‘阁下，为了让您明白我们多么爱戴你们，多么乐于在各方面让你们满意，我们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你们，做你们的妻子，给你们生儿育女。’”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新西班牙征服正史》



西班牙人离开塔巴斯科，带着20名土著妇女，这是战败的人送给他们的礼物。其中一名年轻的阿兹特克女人，西班牙人给她一个教名叫玛丽娜，同时做了科尔特斯的口译员和情妇。

领导阶级易主，世家贵胄受冲击。次要的省级贵族和平民百姓借机兴起

这些人仗着征服者和教会的宠幸，乘机跻身领导阶层。他们壮大了征服者的力量，也因而获得省长的职务。世家贵胄等于降级，不得不跟这些“暴发户”共享酋长的头衔，以及省长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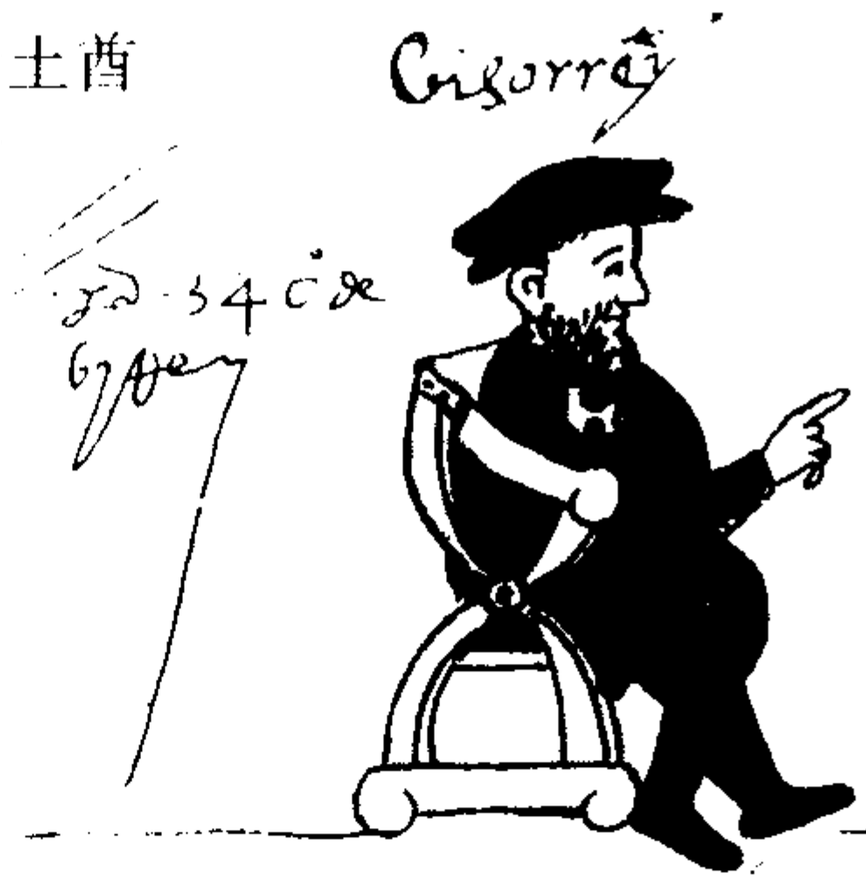
省长不论是选拔的或是任命的，所治理的区域现在都叫做印第安村(pueblos de indios)。从1530年以后，村里的机构都按照西班牙国内的模式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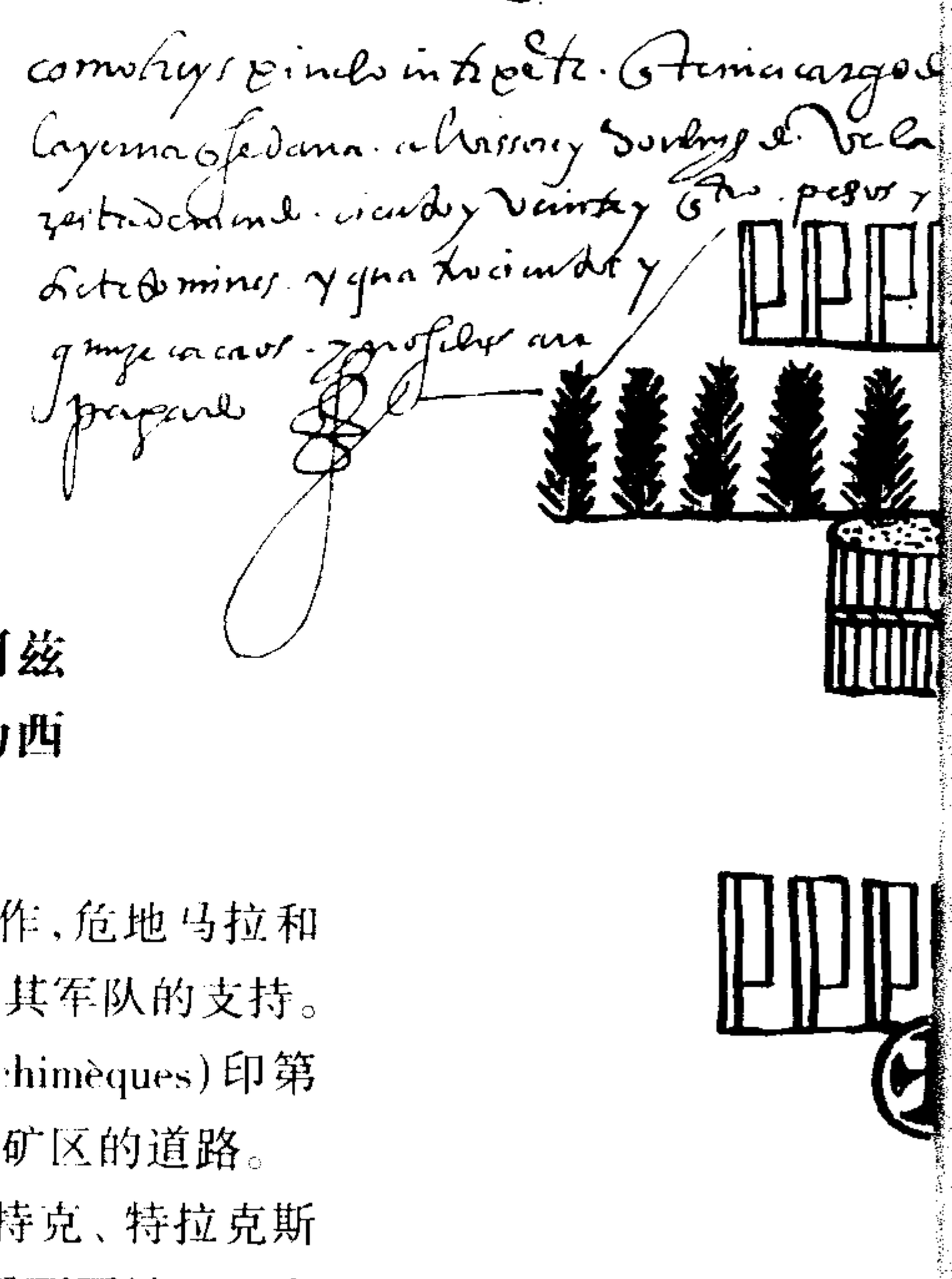
可是，西班牙王国不打算完全撤掉土著菁英，甚

至在16世纪中叶，还曾恢复了若干土酋继承人的地位。因为在西班牙王国看来，只要西班牙的主权得到认同，移交权力和维持土著的等级制度并不相悖

西班牙王国有心要创立一个“印第安”政体，并且加以维护。于是敦促殖民当局，把土著和西班牙人分成两个群体，当时称作“共和国”。土著共和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当地贵族手中。

世袭或晋封的官员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就这样保存下来。“印第安人”这名称由此建立，今后原住民不论地位和原属部落为何，一律叫“印第安人”。





墨西哥城陷落，阻止不了境内阿兹特克人的军事行动，而他们是为西班牙王国效命

1520年代，中部地区的绥靖工作，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征服，都靠谷地的贵族及其军队的支持。也是这些军队击退了奇奇梅克(chichimèques)印第安人的进攻，打通进入墨西哥北部银矿区的道路。

在1541－42年间，好几万阿兹特克、特拉克斯卡拉、奥托米大军，剿平了西北部离墨西哥城600多公里的米克斯东(Mixton)叛乱。最英勇的印第安战士获得军衔、勋章和爵位；在整个16世纪，他们的军队屯驻在地方上，享受某些特权。

西班牙殖民当局把传统颠倒了过来：从今以后，

中部地区“开化的”印第安人向北迁移，强迫游牧部落接受定居民族的风俗习惯。野蛮的印第安人节节败退。这场追杀持续到19世纪。

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新旧土著领导阶层很快适应了诞生在他们眼前的新世界。他们很快就学会使用武器，驾御马匹，还学习记账，从事畜牧。他们还做买卖，购买从西班牙输入新殖民地的货物，喝葡萄酒，披罗戴纱。他们甚至还精通西班牙法律来为自己谋利，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官、官员、商人、翻译互通声气，在殖民地社会中保持一个特殊的地位，居于西班牙人的威权下，然而高踞普通的土著之上。

阿兹特克“图画”式文字旁，有西班牙卡斯提尔语的注解，反映出征服时期两种文化的融合。“图画”用于计算具体的日期，而书写说明劳役和缴纳物之种类。本图所列的古抄本帐簿很早就开始使用，记录了入侵者在经济、商务和金融方面引进的变革。

教会扩大办教育，加上印第安人敏于理解，结下了出人意料的丰硕果实

欧洲文艺复兴停顿了一段时间后，又因两种文化结合，在墨西哥土地上发芽。从文化结合的意义来看，可以说是真正的重生。这个复兴表现在土著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上；新西班牙各地的教堂、修道院和小教堂的建筑中，都有他们的成绩。这些拨弄石头、挥舞画笔的工匠，表现出

菲力浦二世（Philippe Ⅱ），1556－98在位时期的西班牙军徽。

西班牙人到来前最优秀的传统。至于音乐家和歌手，在大多数印第安村内非常活跃。他们学会了欧洲中世纪的乐器，有的还作曲，热情奔放，连西班牙人也吃惊。

但是，最重大的改革，无疑是引进欧洲拼音文字和学习书写。几百年来，这些印第安文化依靠的是图画文字和口头相授，如今在教士的戒尺下学习阅读和书写。

在特拉特洛科的圣克鲁斯学院(collège de Santa Cruz)，还替最有天分的印第安人安排高等课程。他们学习公元前1世纪的文体，例如罗马作家西塞罗(Cicéron)的文体，阅读拉丁文古典作品，把欧洲重要著作译成那乌亚特尔文。

印第安土著画家杰尔森(Juan Gerson)，是壁画《特马夏尔科启示录》(*Apocalypse de Temalchalco*)的作者。他和同时代的画家一样，在构图中同时使用欧洲和土著艺术的元素。他反映出殖民地的现实，既符合西班牙人的要求，又不失本地人的艺术风格。可是，很可能是土著艺术逐步迎合西方绘画，因而脱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和手法。不过，这种融合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

有些人学会了排字印刷的技术。许多人成了能干的资料员，帮助方济会和道明会教士研究征服前的社会，完成庞大的人种学调查。另外很多人则对史学的发展有贡献。

16世纪的重要编年史家，是两个社会、两种文化融合的完善典型

接受文字书写，并不意味就必须摒弃形象生动的图谱。历史学家奇马帕印、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或特索索模科等人，就都能够窥透古抄本的意思。更有甚者，印第安学者还探讨，如何结合传统的图画文字与欧洲的书写方法。他们结合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成果极为成功，屡有创新，表现出这个时期，这些富裕阶层的惊人创造力。

但是，这场文艺复兴，不久即被殖民机器扼杀了，此后一直停留在萌芽状态。

然而，在整个16世纪，疫病猖獗，剥削残酷，价值体系崩溃，印第安平民首先受审

新西班牙各方面一片混乱。从前祖先用来区别阶级高低、出身贵贱的标志不复存在。身分地位的象征，像是尊卑的排列，华服的穿着，重大的典礼出席与否等等，现在一概无迹可寻。昔日，贵族有权享用人牲的圣肉，可可豆和迷幻药，这些分配食品的特权，如今同样一笔勾销。

还有可怕的是权力真空。1521年，贵族和统治集团显然无法抵御外人侵入。更严重的是神也死了。从16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一片混乱中和传教士的压力之下，自古以来计算时间周期，保证宇宙运行的人祭和典礼，或者停办或者从此取消。所有支撑旧社会的框架不是遭到质疑，就是完全打破。在最初几十年间，没有东西来填补这个真空，只有少数城市内有方济会的教士布道。

在16世纪40年代以前，这儿是专横的时代。征服者专横：他们掠夺财物，迫使战败的印第安人为奴，在身上打烙印，奴役到死方才罢休。土酋专横：他们对本族人敲诈勒索，凶狠程度不输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不仅翦除从前的祭司和一部分贵族，还垄断圣职和圣事，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全部由他们当家做主。尤其他们使用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大多数

这部1544年的古抄本，是在一名西班牙传教士指导下完成的，其中有阿兹特克图画和西班牙文字说明。传教士看图辨义，在初期不失为一条捷径，弥补自己对印第安语认识的不足。

印第安人能否理解其中真正的含义，也是值得怀疑的。基督教教义和教会不仅打乱了生活的秩序，更破坏了生活本身。这样一来造成全面的混乱，就像当地人的一份见证说的："我们现在享有的大自由，对我们是有害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也什么都不用尊重了。"

16世纪中叶，西班牙王国和教会总算建立了表面的秩序，然而还需要度过最大的难关：来势汹汹的传染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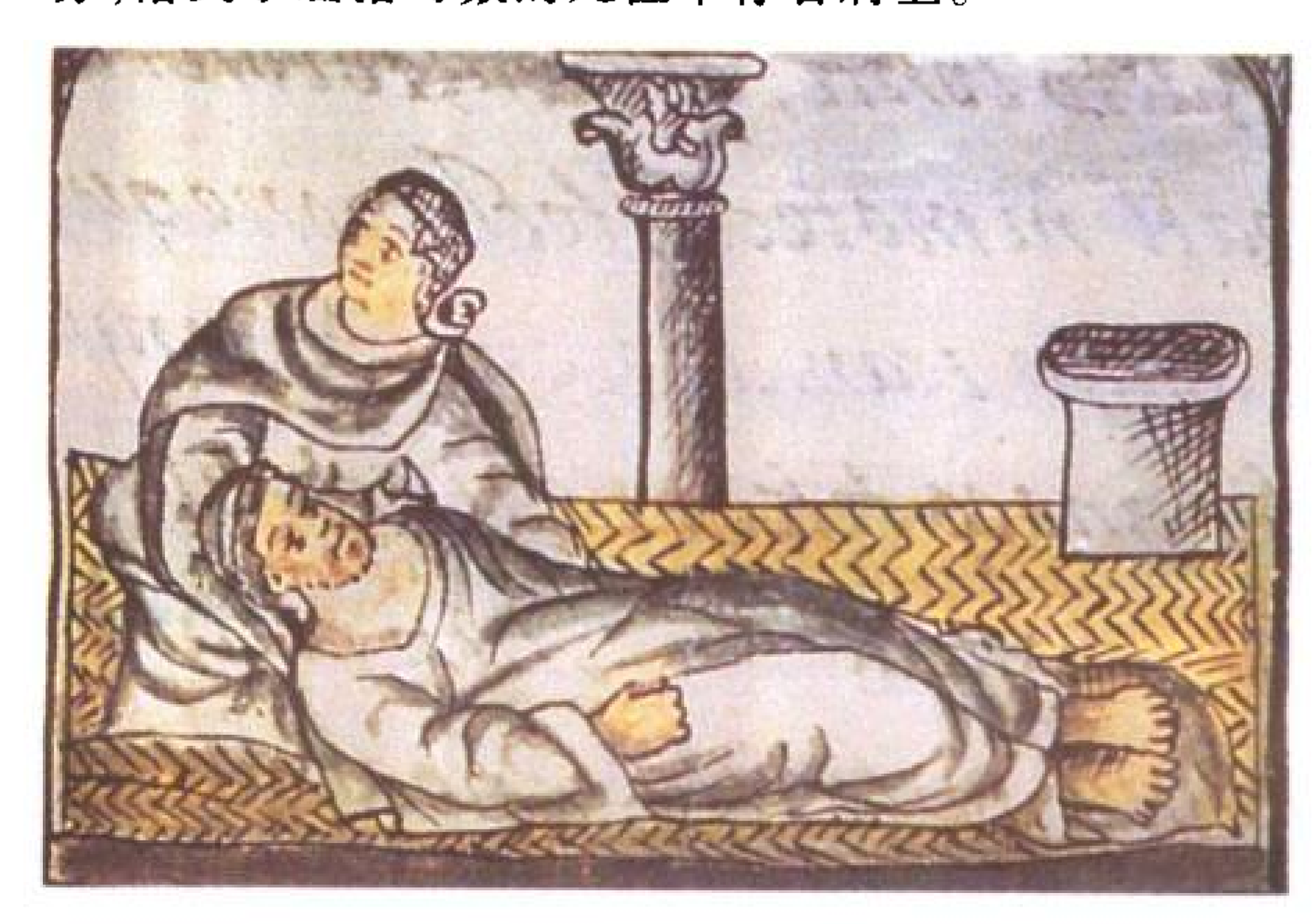
传染病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夺去一批人的生命。印第安人不论贫富贵贱都有人病死，我们对那些疾病了解得并不多。西班牙人围城时期，各种伤寒、天花已经开始传播。后来蔓延到全境，几乎连续不断，尤其在1545－48、1581－86、1629－31那几年之间，疫情更是异常严重。

因为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法，道德文化沦丧，人体又没有免疫力和抵抗力，死亡率高得惊人。西班牙人眼见人口锐减，宝贵的劳动力和大量的贡品因而流失，也着慌了。他们努力探索原因。印第安人惊恐万状，把这些灾祸归结为生活动荡不安，西班牙人残酷无情，自己背弃了神，神不再来拯救他们了。他们在苦难中经常手足无措。

面对死亡连续袭击，传统制度分崩离析，许多印第安人都借酒消愁。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的种种禁忌，如今都不算什么，随着其他许多东西一起无人理睬了。戕杀婴儿、打胎流产、自杀，比比皆是。这些无所适从的老百姓，面对一场难以承受的悲剧，而有此反应。

西班牙人带来了传染病，阿兹特克巫医束手无策，说疾病的起因是天意、神旨或巫师的魔法。因此巫医占卜问卦，破除魔法或装神弄鬼。但是巫医确实也会接骨、上石膏、放血，尤擅于煎草药。

西班牙的征服激起了跟旧时代的决裂。这个过程持续了整个 16 世纪，到 17 世纪最初几十年才结束。旧世界的弥留期很长。重建另一个新世界的任务，落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幸存者肩上。



古抄本《里昂佐·德·特拉克斯卡拉》(*Codex Lienzo de Tlaxcala*)，是应总督委拉斯科 (don Luis de Velasco) 的要求，在 1550－64 年间完成的。这部作品宽 7 公尺、高 2.5 公尺，共有 87 幅图，表达了特拉克斯卡拉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本图上出现了特拉克斯卡拉的省长、总督和土酋，最上端是查理五世皇帝的纹章。

II.
De Loboyd India; Albarado.
Chayote
Guayaba
Guayaba
Mamey
Platano Guineo
Albarcoque
Durazno
Peritas

17世纪,印第安社会解体,
已成殖民地的墨西哥土崩瓦解。
即使某些贵族仍然以昔日的出身而自傲,
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
都已是西班牙模式的翻版。

第六章

艰苦卓绝的生存

16世纪末，墨西哥土地上已有两万五千多名混血儿。半世纪后有5万名（亦有说4万名）。尤因西班牙移民绝大多数是男性，混血儿数目急遽上升。将近17世纪末（亦有说18世纪中叶），混血儿人数达到150万。

土著贵族并没有真正消失，因为跟西班牙人联姻的例子增多，逐渐形成一个居于中间地位的混血种圈子，原有的土著色彩愈来愈淡。

进入17世纪之际，出现一种两难局面：既要保持土著身分，又得适应西班牙模式

这些贵族分子现在必须不遗余力，去维护祖产完整，以确保西班牙人赋予的头衔能代代相传。事实上，酋长队伍里还是混进了骗子，有时官司甚至要打上好几代。有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家族兄弟相争，因而破败衰落，昔日的家史也随着湮没无闻。

可是，18世纪中叶，在墨西哥城和特拉克斯卡拉这两个地方，还是有强大的贵族。这些贵族的力量不小，足以形成一个重要的土著压力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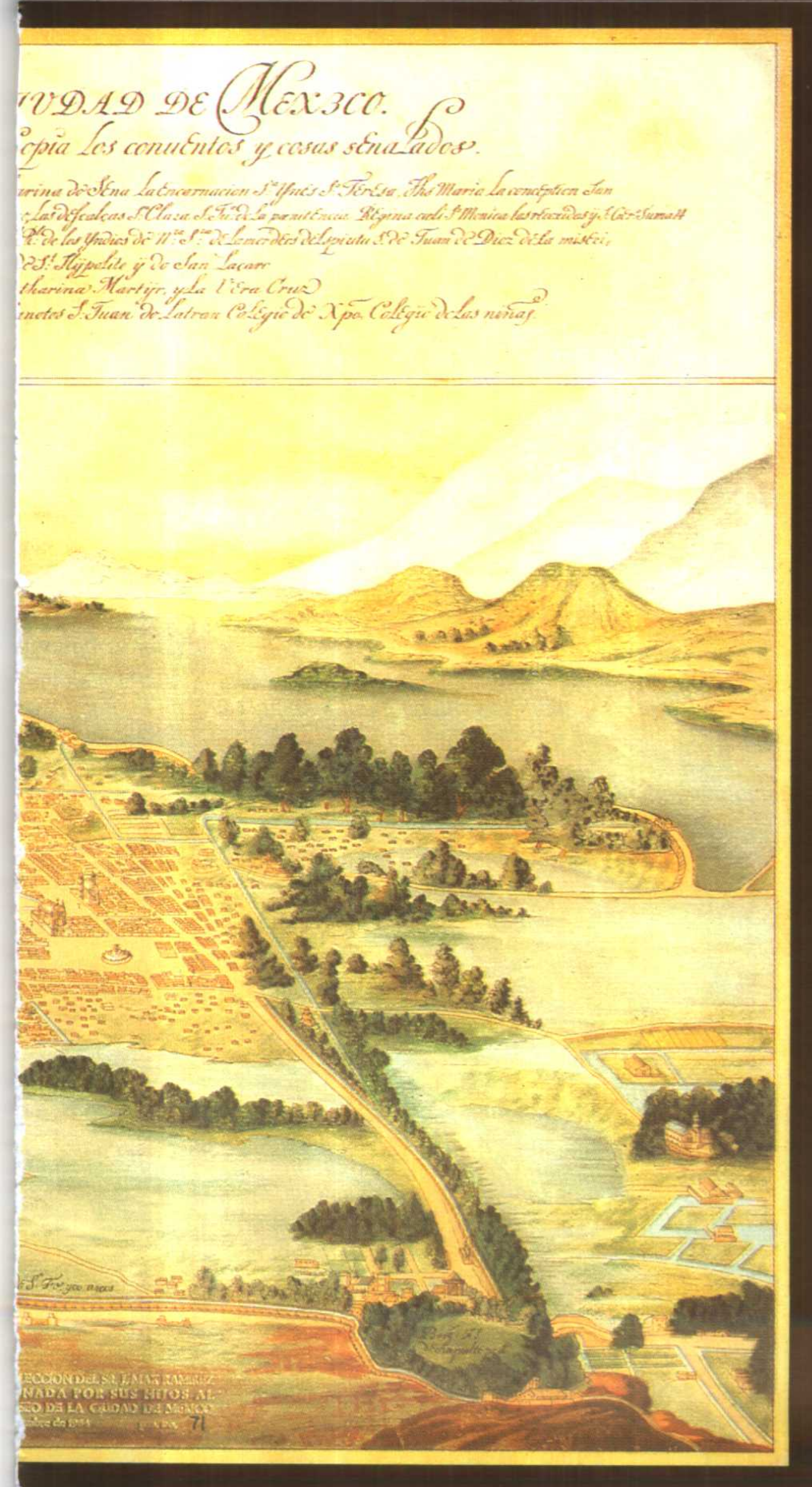
这个圈子跟教会关系密切，他们对自己的血缘出身非常骄傲，仍然拥有财富、权力和文化。集团的发言人会毫不犹豫地出发到西班牙去，争取墨西哥酋长应得的利益，必要时甚至大声疾呼，要让印第安人受教育，让他们走出“无知的阴影”，“因为若当地人无法获得教育，就只好依靠天性。”

初期，西班牙王国遥遥观望，放任征服者为所欲为。但是，王国对他们的呈文心有猜疑，于是对征服者要求的权力给予时限。1529年11月初，国王任用一名皇亲，忠心谨慎又勤奋的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亲王，代表国王在墨西哥行使最高的权力。可是门多萨1535年才上任。西班牙在将近3个世纪内，任命了62位墨西哥总督，门多萨是第一任，也是政绩最出色的一位。征服者时代过后，是官员时代。三位杰出的行政长官，门多萨(1535－49)、委拉斯科(1550－64)和安里凯兹(Martin Enriquez, 1568－80)，在整个16世纪为墨西哥带来稳定，征服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使国家的经济朝着有利于西班牙人民的方向发展。

Forma y Levantado de la C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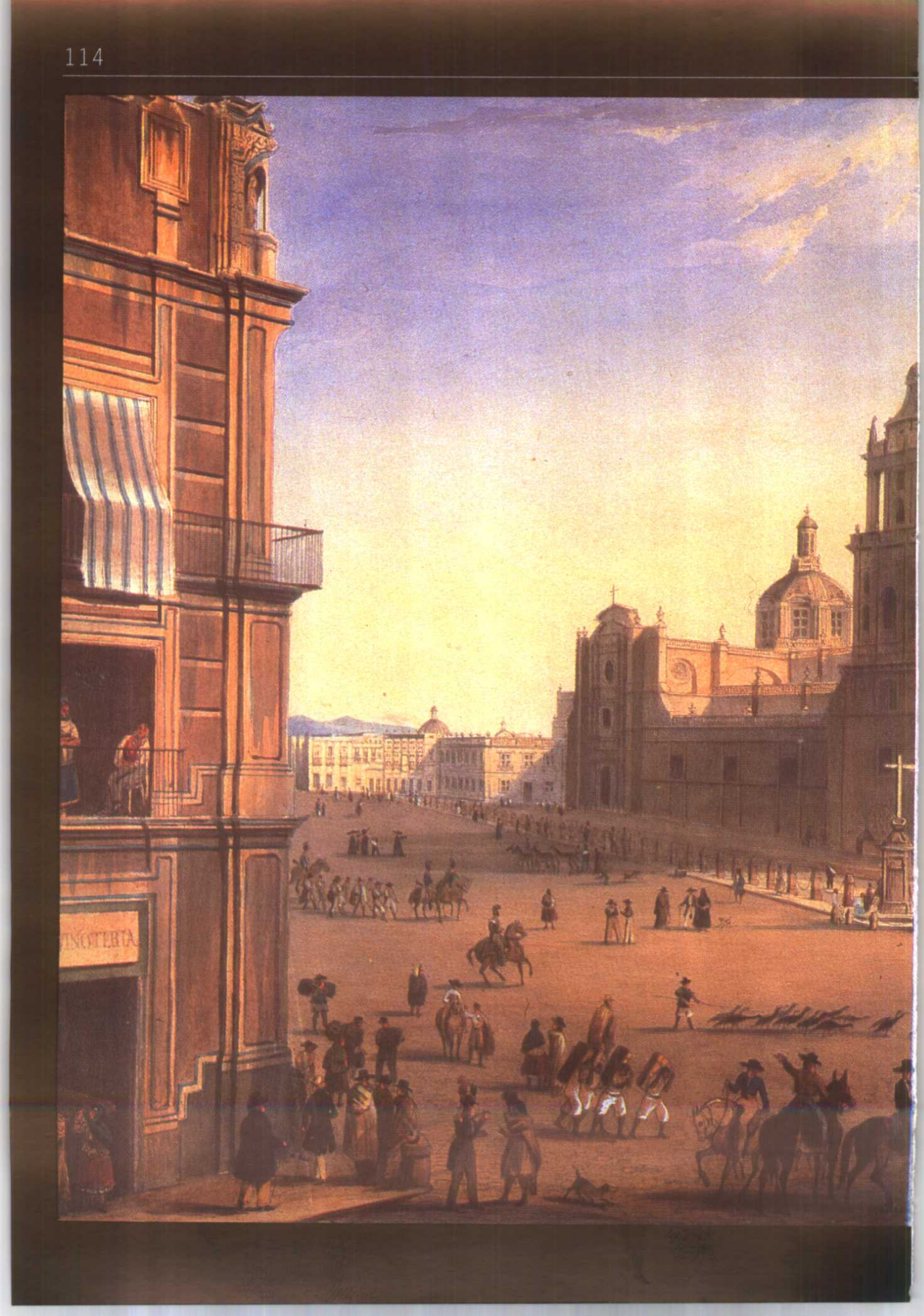
Por la correspondencia de los numeros se hallan en Esta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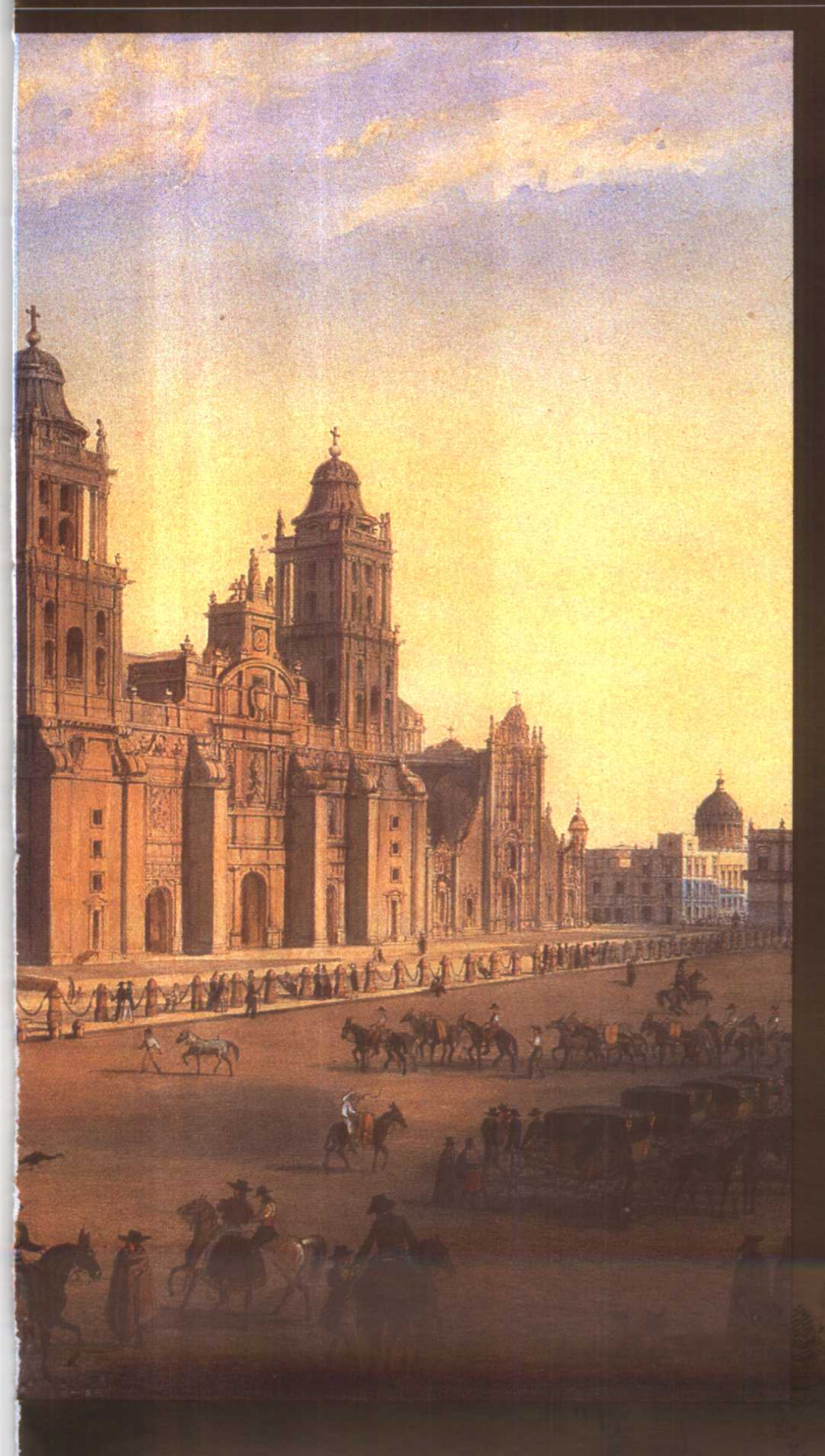
Nº 1. Conuentos de S. Fran.co	4. q. son S. Fran.co S. Tiago S. Diego S.ta Maria Laueenda.	Nº 7. Monjas.	S. Cath. Laurenc
Nº 2. De S.t Augustin	4. S.t Augustin S. Pablo S. Senastian, S. Cruz		
Nº 3. De S. Dominge.	2. que son S. Dominge y Porta Coeli.	Nº 8. Hospitales	Hospital cordia d
Nº 4. Padres de la Comp.a	4. Casa professa los Estudios, S. Defense S. Anna nouciada		
Nº 5. Merenarios	2. Nuestra S.a de la merced y Nra S.a de Belem.	Nº 9. Paroquias.	2 S.ta Ca
Nº 6. Nra S.ta del Carmen	4. N.ra Senora de Montserrate	Nº 10. Colegios	El de S.
Suma 18.		Suma 4.	



新西班牙首都

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新西班牙首都有137，000居民，是新大陆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内大兴教堂，改造大官邸，如阿佐尔祖苏府（la Casa de los Azulejosou），还出现许多新建筑，像是烟草工厂、矿业学院和圣卡洛斯（San Carlos）美术学院等。这些建筑物高耸巍峨，足令城市引以自豪。布卡勒里（Bucarelli）和他的几位继任者，制订城市建设计划，城市变得清洁美丽。总督下令铺路，造人行道，清除垃圾污水。一个工务部门管理城市照明，如在蒙提祖马时期一样。墨西哥城与上一个世纪相比，显得更卫生、更安全、更明亮了。


TNOTERIA



从金字塔到大教堂

墨西哥城内有一座墨西哥最雄伟的大教堂，坐落在佐卡罗(Zocalo)广场前，这个广场是从前的中心广场。灰石块正立面上，主要是巴洛克式的图案，旁边两幢矮而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塔楼。市议会向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陈情，要求他批准建造一座堪与新世界富庶相称的新教堂。教堂1573年初破土动工，至1813年才竣工。大教堂代替了原来简陋的教堂，在征服后不久盖的，材料取自呼兹洛波奇特里金字塔，地点在今日大教堂的西北角上。巴洛克式正立面上有三道门，门旁各有两根大柱子，门上有浮雕壁龛。大教堂的各部分风格不一，也正说明这是几个世代的建筑师所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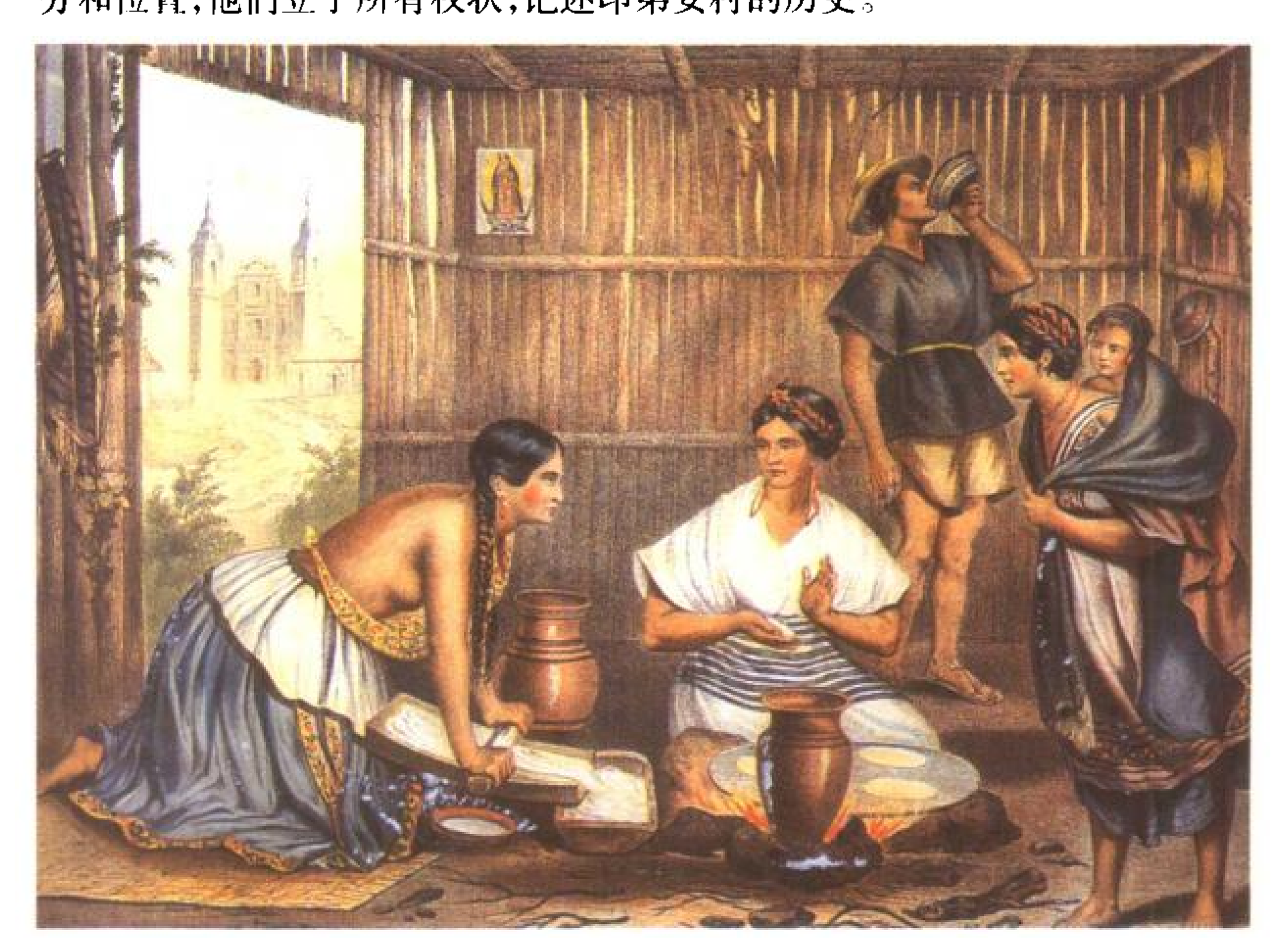
1531年，在泰帕亚克山冈(Colline de Tepayac)上，迪戈(Juan Diego)看到圣母显灵。此后，瓜达卢佩圣母堂的信徒骤增。

这些贵族谨记16世纪传教士的教诲，又对那时代的偏见了如指掌；他们在天主教教士的协助下，接过传播基督教的火炬。正当眷恋过去的贵族试图阻止自己的没落时，在农村的土著，生活又围绕印第安村而重组了。

殖民时代的印第安村既代表村子，也代表庄园和乡镇团体

到了16世纪末，旧时代的大部落和政治集团崩溃，传统观念不受重视，传染病流行。印第安人面对这种情景，只好退缩到乡镇团体中，围绕管理村子的人悄然生活。17世纪中叶起，这些小乡绅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得到法律保障，为了在殖民地社会上得到一个身分和位置，他们立了所有权状，记述印第安村的历史。

在16与17世纪交替前后几十年间，好几个地方流传着病人霍然而愈的故事：美洲保护神瓜达卢佩的圣母声名远播。方济会教士却又怕印第安人借圣母崇拜之名，去崇拜他们以前的古神母，托南钦(Tonantzin)。



基督教传播似乎是印第安村史上的关键时期

使用拼音文字不是贵族所能垄断的特权，在讲那乌亚特尔语的穷乡僻壤，拼音文字也是记录村史的工具。从所有权状可以看出，在一百年前开始的基督教传播工作，不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行动。教堂现

在是生活的轴心。标志人生各阶段的礼仪，如洗礼、婚礼、葬礼，都在教堂中举行。从回顾中看来，选择哪个保护神也是当地人的意思；从 17 世纪起出现一些传奇故事，叙述哪位圣人如何向谁显灵，愿意把印第安村置于自己的保护下。

在西班牙移民眼中，印第安人是一支劳动力量，迟至 16 世纪末还是这样看。随着西班牙大庄园产生并发展起来，墨西哥经济与社会开始演变，革新了劳动制度。大西班牙地主通过贷款借物，缴付国王的贡物，把印第安人家庭吸引到自己的土地上，然后让他们终生负债。

谁企图削弱他们的权力，扰乱他们的生活，印第安村就对那些人发动战斗

最不乐意承认印第安村权利的，主要是西班牙大庄园主和教区神父。确实，17 和 18 世纪，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大庄园主之间的冲突不断，官司层出不穷。传染病造成大批人员死亡，西班牙人居住的大庄园跟着荒芜。但是在 18 世纪时，土著人口开始增加，开始感到土地不足，诉讼的案件急遽增多。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双方关系紧张，地方上不再平静无波，暴力反抗时有所闻。

跟神父的冲突属于另一种类型，程度不见得稍减。印第安人要求保持现状，也就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村子的宗教生活。因而，不论对手怎么样，土著就是要在印第安村的范围内，保留祖宗的权利和信仰。事实上，他们所要拥护的遗产，已是殖民后的产物，兼有土著和欧洲的内涵。

乡绅企图取得一种新的身分地位；农民群众在殖民社会中苟延残喘

尽管西班牙人当家作主已有一个世纪，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田赋、食品、语言，以及日常用品，好像没有丝毫变化。土地、房屋和玉米种植方面，原封不动保留了祖宗的做法，那是从远古以来无人敢冒犯的。可是从 17 世纪上

Omente.

印第安人远从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成群结队来到切奥蒂特兰(Cuautitlan)。有的步行，有的骑骡，带着祝愿和祈祷，贡献礼物和焰火，祈求帮助。瓜达卢佩的圣母是墨西哥最受人崇拜的神。因此，迎神游行上，高举装饰华丽的神像游遍全城；神像通常是木头做的，涂上漆，逼真可怕，还偏爱强调鲜血淋漓的伤口。

半叶开始，甚至在猖獗的传染病还没有消灭以前，有人设法给自己的生存重新找到意义和平衡：把传统中对火、山、“山里居民”或风等力量的崇拜，跟以后保护村庄和家庭的圣徒的崇拜，融在一起。

渐渐地，印第安人创造了一些祭仪、信仰和动作，今天的土著文化中还留有痕迹。17 世纪，一种独特的基督教开始萌芽，它允许印第安人信仰多神，加强行会发展，创立节日庆典。小教堂、耶稣受难像、显灵圣像、斗牛节、狂欢节、赛神会、朝圣等象征或活动，为墨西哥谷地、托洛卡谷地（vallée de Toluca)或朴布罗谷地等地，带来地中海国家的乡村气息。在这些既有殖民者烙印又有殖民地痕迹的文化中，冒出了一种新的基督教。

从 17 世纪起，家家户户崇奉瓜达卢佩的圣母

基督教向各式人种传播，不拘印欧混血儿、黑白混血儿和西班牙人，到了 18 世纪经历新演变。这时产生一种民间文化，各种信仰和祭仪兼容并蓄。这是现代墨西哥民间文化的滥觞，土著文化遗产逐渐融于其中。

但是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城市里。特别在新西班牙的首都里，从16世纪开始，印第安人熟悉了西班牙语，经历了生物、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融合过程。他们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他们必须服侍的西班牙主人，另一边是有时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印第安乡镇。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是“españolados”，“西班牙化”的印第安人，讲两种语言，懂得利用自己的出身左右逢源，从同化和卑微中得利。要不是服饰和发型不同，早在17世纪，他们就已经跟西班牙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印第安人在乡村受尽剥削，下决心要挣脱束缚；城市像磁石一般吸引了他们。犹如古早以前的一种憧憬：昔日游牧民族在托尔特克城市四周转悠，想要得到文化的余泽。

每个神父一般有三本名册，一本用于白人，一本用于印第安人，第三本用于混血儿。这类区分多少是应官方需要而做的。根据欧洲人、印第安人、黑人血液的不同比例，可细分为 16 类不同的混血种。实际上，深色皮肤混血种和浅色皮肤混血种并没有区别。印第安人虽然在法律上要高于混血儿，社会地位经常反而低。混血儿当上工头、职员、仆人，可以充当主人的代理人。从殖民时期起，印第安人、混血儿这些词泛指社会地位，而较少表示人种概念。然而这并不影响两个不同种族的人通婚。

西方文明在城市设下陷阱；钱好赚，日子好过，美酒当前，改变出身……

殖民地社会和现代化城市，很快就吸收了西班牙人带来的文化——负面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酗酒。大部分土著都受其毒害。

酒店叫做“波格里亚”(pulqueria，源自龙舌兰酒一词)，是最糟糕的地方。在酒店，丈夫挥霍掉一家菲薄的收入，女人昏迷流产，酒客大打出手，妓女卖身。1784 年，首都有 15 万居民，六百多家酒店，每家酒店的店堂和屋前屋后，坐上百来名客人还绰绰有余。可是，除了教堂和乡镇以外，确实也是在酒店里，印第安人了解到混血种社会的情况，学会跟黑人、黑白混血种和其他混血种的人相处。

这些小店固然藏污纳垢，是犯罪、腐化、地下恋情的渊薮，可也是休闲和欢乐的场所。在一切严格按照种族和财富，来确定个人地位的社会里，酒店大有调节作用。此外，它也成了熔炉，现代墨西哥的民间文化和“穷人文化”，就是从这个熔炉里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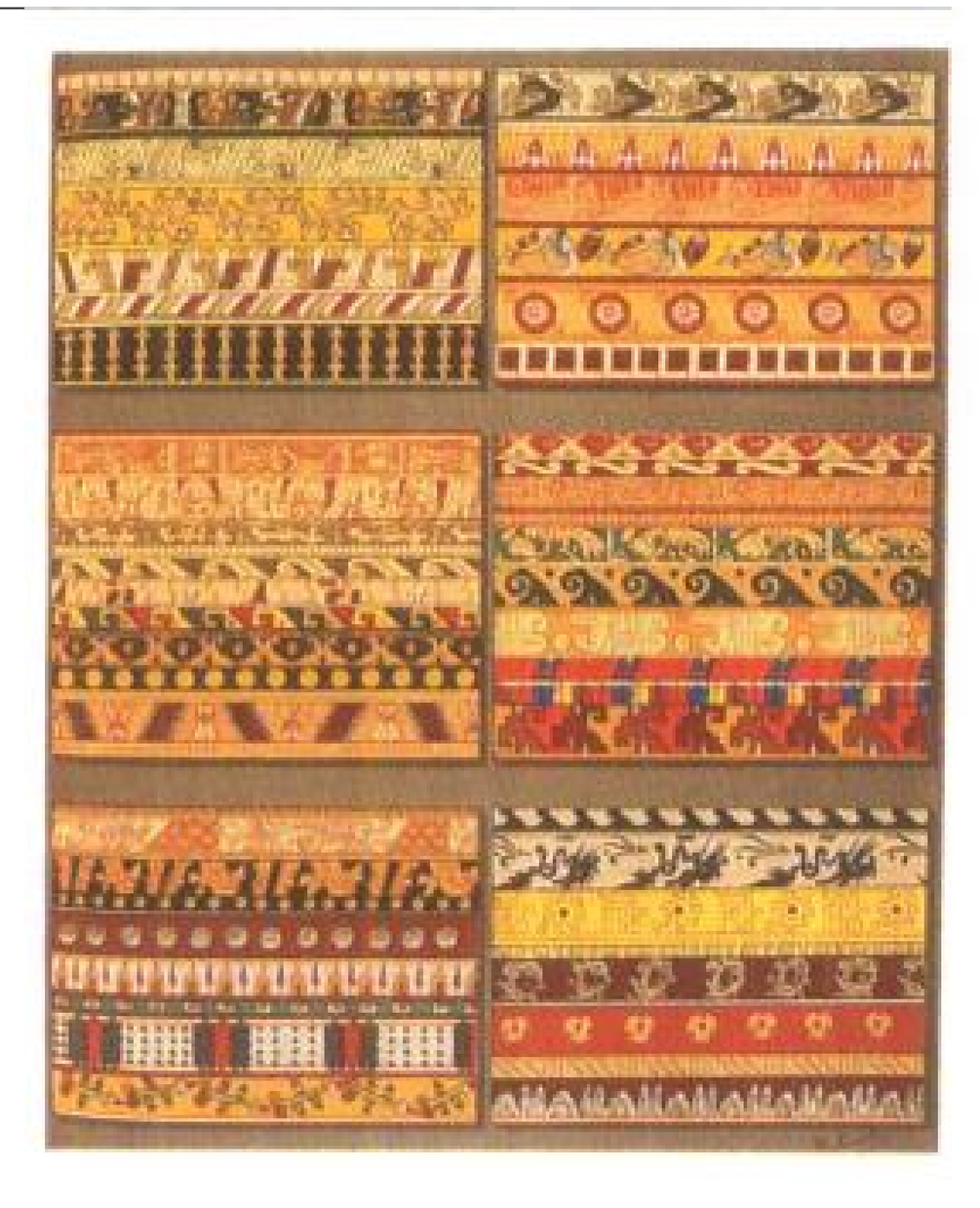
从 16 世纪下半叶起，一批人来到银矿区，找到一份有压力的工作。这工作支付薪水，多少是稳定的，还需要一定专长。这些工人在一个世代内

在 17 世纪，甚至到 18 世纪初期，酿造龙舌兰酒的季节，还要举行祭神和献火的仪式。在行会节日、殡葬典仪和基督教盛会上，还喝龙舌兰酒；这是征服前，城市民众庆祝活动的遗风。但是到了 19 世纪，遍地都是酒店，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外来的印第安人”——涌向城市的流民——在 17 世纪初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行会(1619 年)和教区(1678 年)先后负责收留这些谁都不知该怎么处理的“流民”。1750 年，滞留城市的印第安人不下万人，他们从事各种低微劳力工作：搬运工、背夫、卖水人、卖玉米饼小贩、充当富人家的仆人。

所获得的文化成长，超过其他人好几个世纪

在监狱似的工厂（obrajes）里，工作的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矿区。厂里的人离家而来，举目无亲，劳累得身心俱疲，很快就陷入没有出路又愚昧的状态。有些印第安人幸运一些，他们得以学习手工艺，买卖食品，给人帮佣当仆人；对他们而言，生活道路没有那么艰辛难行，还可以融入混血种社会，摆脱贫困的梦魇。



从 18 世纪开始，逃过传染病蹂躏、异族通婚和殖民剥削的印第安人，却又要面临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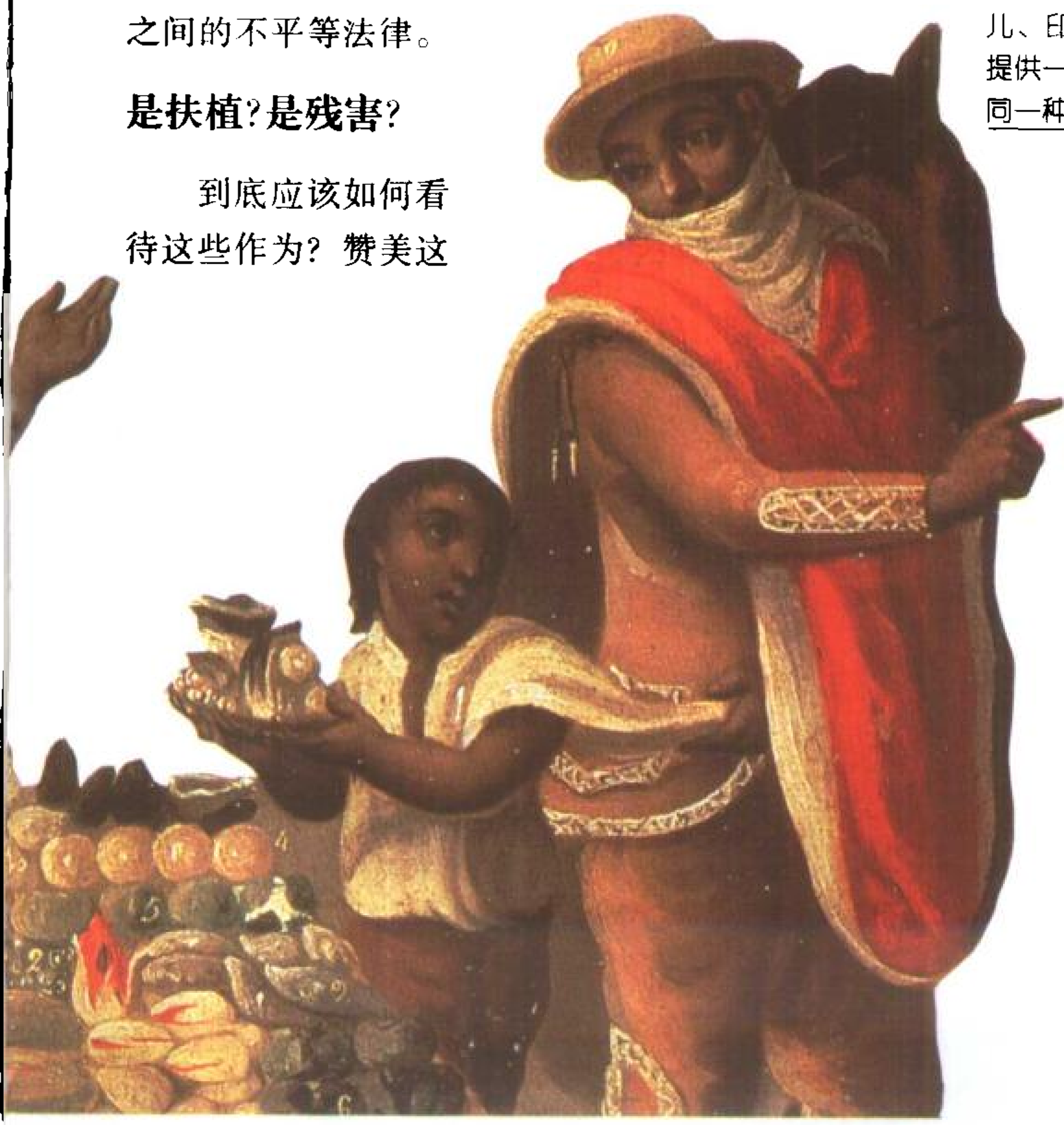
此时，在欧洲大陆上，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为了从教条与权威中解放人类的心灵，启蒙运动向神学与教会挑战；为了帮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启蒙运动从法

律与教育着手。启蒙运动的想法，加上美国独立战争的启发，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又一次受到质疑，好不容易才建立的平衡骤然乱了。国家不再像16世纪时那样热衷于传播基督教，而是一心只想普及文化和教育，到处派遣教师，强制印第安人学习西班牙语。

同一时期，约1780年，国家从经济出发，着手禁止或严格限制土著文化中最豪华的表现：宗教戏，行会，游行和节庆。出于同样的经济因素考量，西班牙国王不久就修改乡镇政策，在19世纪，废除了一切存在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不平等法律。

是扶植？是残害？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作为？赞美这



古墨西哥社会的一项主要组织形式，是几乎天天营业的市场。市场一直保持活泼，殖民化后添了另一层意义：市场不再只是货物买卖的交易场所，也成了社会各阶级、民族各部落交流、相会、融合的地点。当时，混血种和印第安人“融入社会”，是最棘手的问题。市场容纳了混血儿、印第安人和白人，提供一个聚在一起，讲同一种语言的机会。

是“开明”政权所采取的扶持政策，希望印第安人接受教育，改善现在的物质条件？还是应该看作是对某些文化的摧残？毕竟这文化才刚刚经历过征服年代，所吸收的17世纪的欧洲文化，也才稍稍消化而已。

年轻的墨西哥，在1821年争取到独立。这时，由于考虑到民主及平等，所以肯定了这些从经济观点出发的措施。当局要让印第安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公民，实施土地私有。乡镇土地原是印第安村的主要财富来源，现在政府要把乡镇出售给个人，无异在印第安部落的死亡书上签了字。

墨西哥城内的土著居住区，可以远溯到西班牙征服前，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拉特洛科的年代，如今都被现代城市吞没了。从那以后，印第安人唯有向掮客让步，没入混血种居民中。

整个19世纪，还有其他灾难给乡村部落带来重大打击：庄园扩张，土著农民成了终身负债的农业工人，缚在主人的土地上受强权压制，无力翻身。虽然1910年的革命结束了这种新奴役，然而，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辛苦建立的组织、保留的文化，却已回天乏术，无可挽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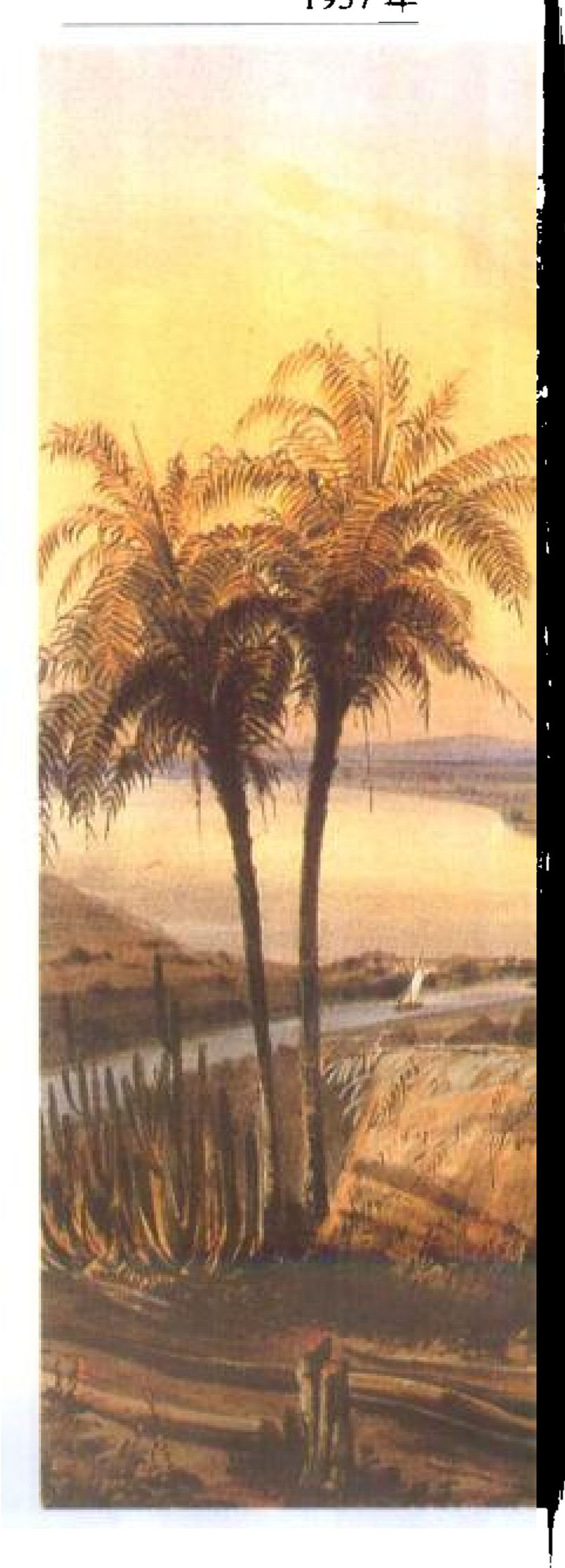
托尔特克的后裔今天只是艺术书的图像，漫画的侧影，革命史诗中的小角色

有几座村庄，几块零星地，非常坚决地抵制现代化。但是，随着40年代工业化浪潮高涨，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入城市，抛弃了土地一去不返，因为人口众多的家庭已不能指望土地来养活。

在墨西哥谷地，存在了千年的野兽花木，世世代代的田野村舍，都被大城市吞没了。托尔特克人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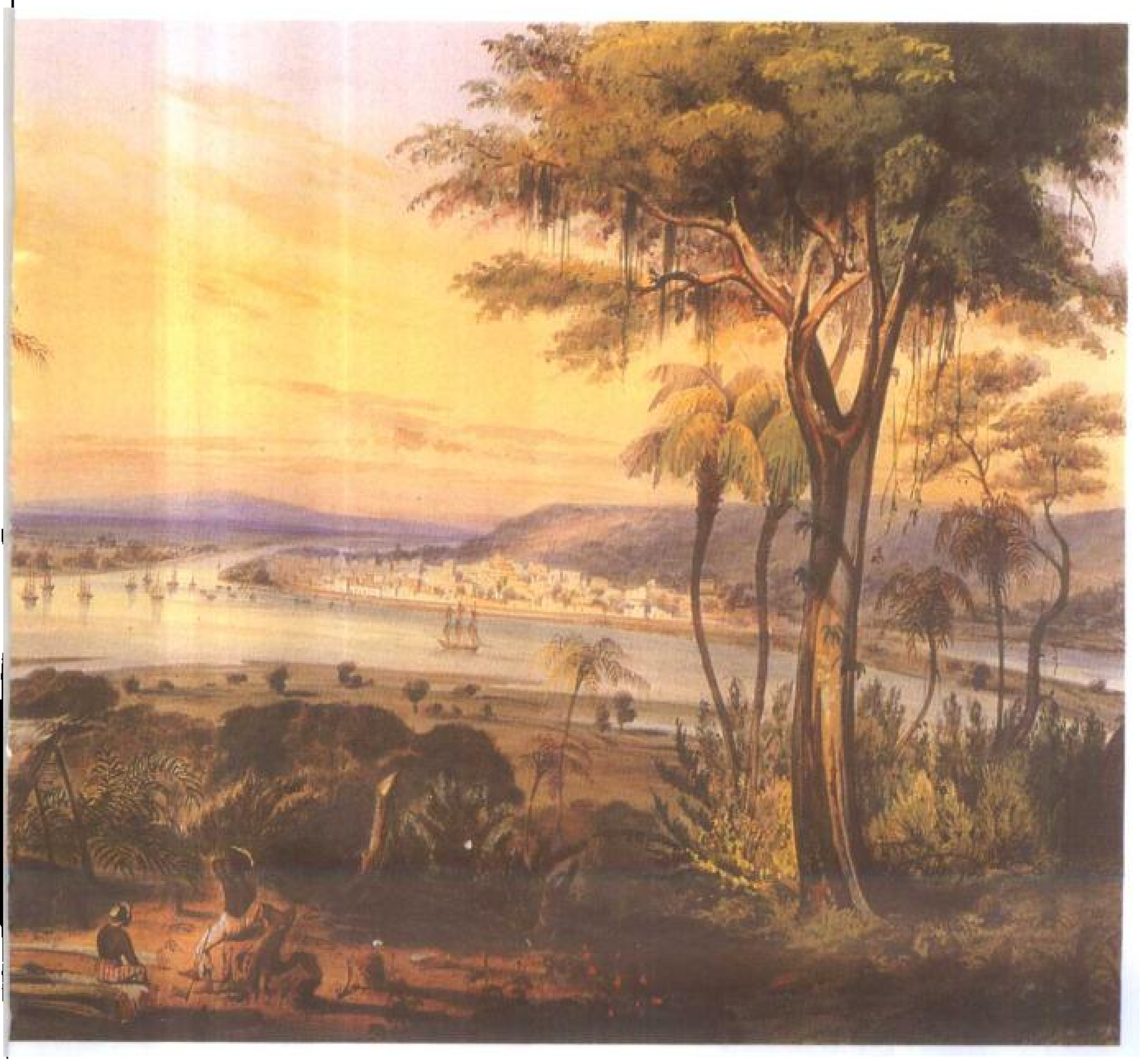
“今日的墨西哥已是现代国家，但仍保留了印第安的根源，阿兹特克的印记。……他们的智慧和艺术也留下阿兹特克痕迹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展望墨西哥的未来。”

苏斯坦尔（Jacques Soustelle）
《四个太阳》
1957年



沉默无声的工艺品，上面横七竖八刻着遥远的西班牙前，西班牙殖民时期和19世纪的遗产；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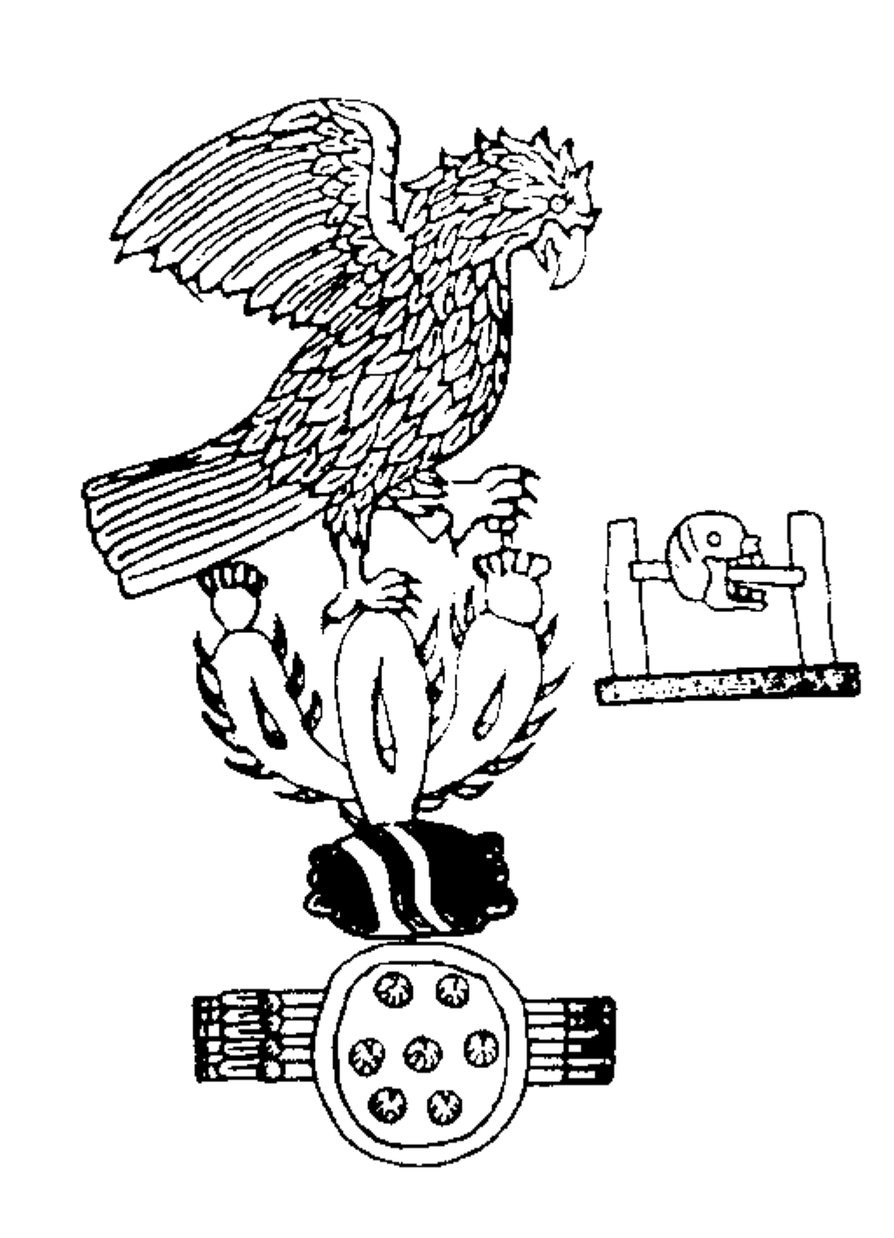
可是，印第安人还是存在的。就在他们的贫民窟前，工业社会亮起消费时代的信号。托尔特克人的图拉亡故已有千年之久，阿兹特克人的特诺奇蒂特兰消失也已将近五百年；20世纪末，这座城市人口多达两千万，移民关在里面，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而又满心颓丧。



Turner

见证与文献

神话、轶闻、
历史重现，
命运一览无遗
辉煌似火的民族，
从传奇成为陈迹，
世路没有转折



世界与人的起源

起初混沌未开，
诸神在火前聚集，
最谦卑的神舍身扑去，
变成太阳……
阿兹特克人的纪元由此开始。

五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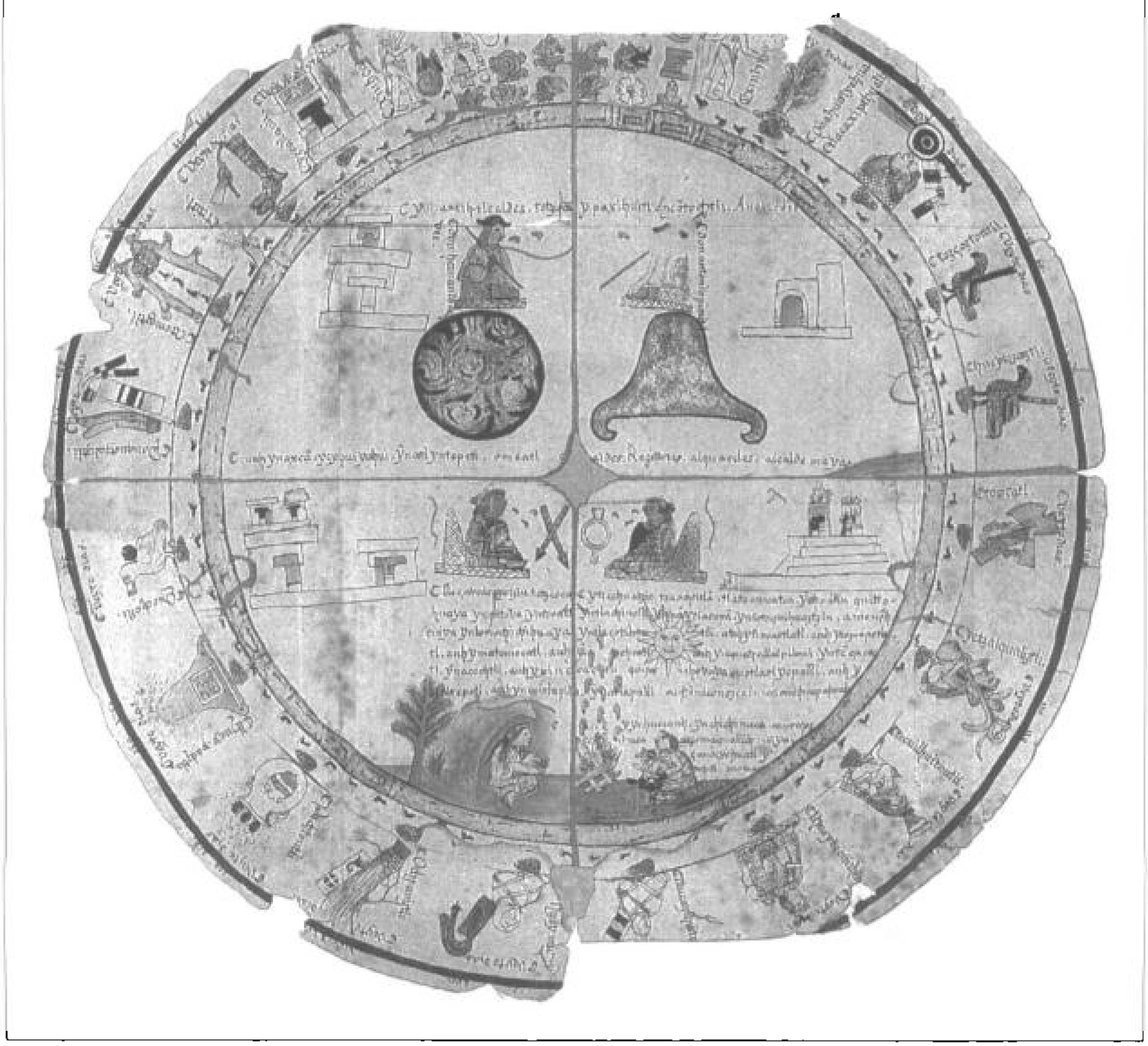
阿兹特克人的五太阳神话，说明人的来历及其无法避免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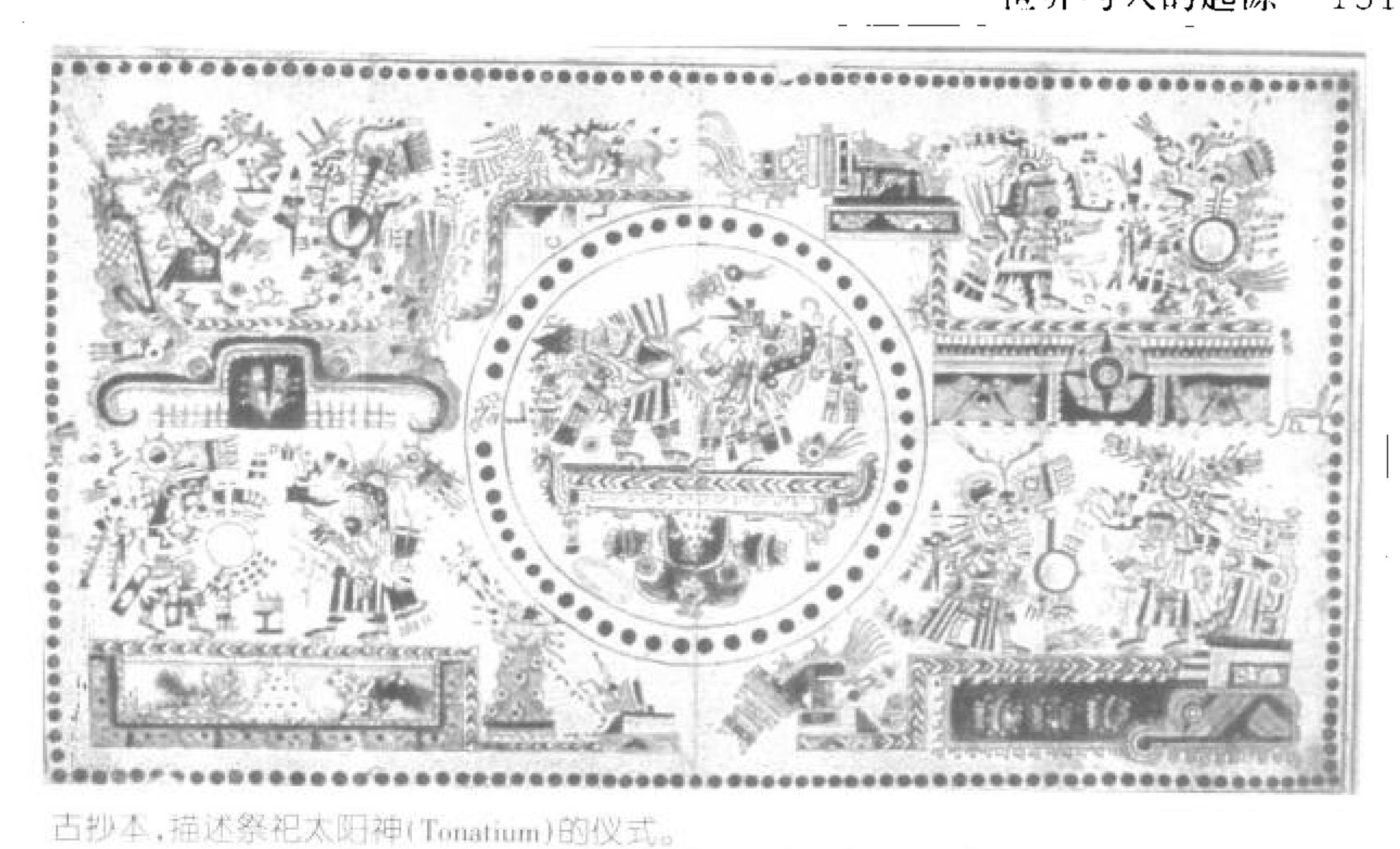
下面这则口头传说叙述了地球如何形成。

一年又一年，层层叠叠（的岁月）。

看第一个太阳形成了，从今天

太阳年，每年18个月，每月20天，再加5个凶日。





古抄本，描述祭祀太阳神(Tonatium)的仪式。

1558 年 5 月 22 日算来，已过去 2513 年

这个四虎太阳，活了 676 年

在第一太阳下生活的人，都在四虎太阳期被老虎(ocelot)吃了

他们吃我们的粮食，活了676年。

而他们在 13 年那年被吃。

他们死了，一切结束，太阳也毁灭了

这是一芦苇年：他们在一天内被吃掉的，(那天叫) 四虎日，一切都结束了，大家都死了。

这个太阳叫四风

在第二太阳下居住的人，都在四风太阳期被风吹走，都死了

他们被风吹走，变成猴子。

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树，统统被风吹走。

那个太阳也被风吹走了。

他们吃我们的粮食。

(那天是) 十二蛇日。他们活了 364 年。

他们在一天内就这样死了，被风吹走的，他们在四风那天死的。

那年是一燧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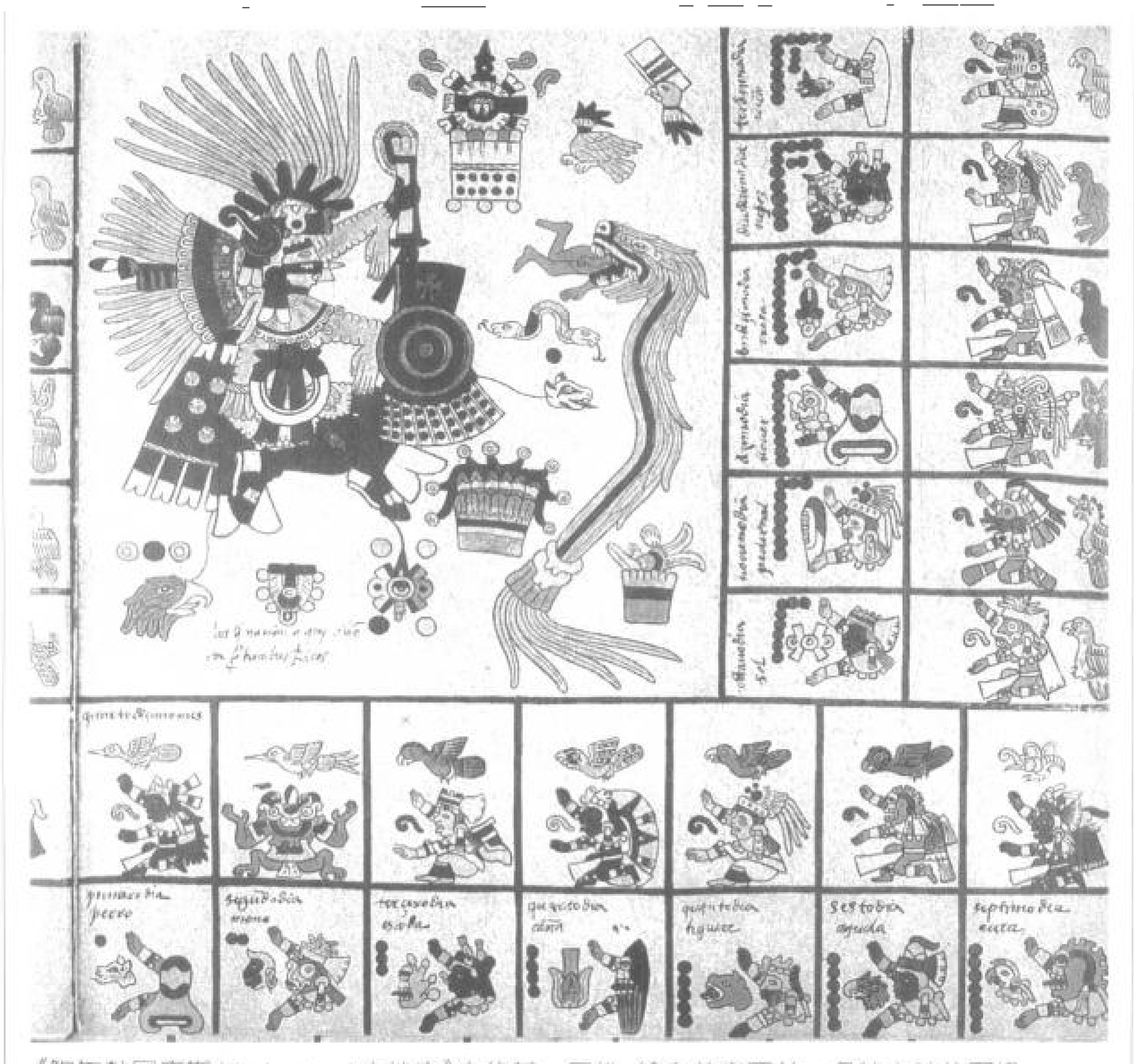
四雨太阳是第三个太阳

在第三期生活的人，都在四雨太阳期死了，一场火雨降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变成了火鸡(quajolotes)。

太阳着火了，所有的房屋都着火了

他们活了 312 年。

他们死在一场火雨下。



《鲍尔勃尼库斯(Borbonicus)古抄本》中的某一月份,绘有艾克西普·多特克神的图像。

他们吃我们的粮食。

(日期是)七燧石日;他们的年是一燧石,他们的日子是四雨。

死去的人变成了火鸡(pipiltin)。

今天把小火鸡叫(比比儿-比比儿)(pupil-pipil),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太阳叫四水,大水作了52年。在第四期生活的人属于四水太阳期。

四水太阳存在了676年。

他们也都死了;他们是被水淹死的,变成了鱼。

他们吃我们的粮食。

(那天是)四花日。他们的年是一房子,标志是四水。

他们死了,庄稼也没了。水淹了52年,年代也随着结束了。

这个太阳叫四转动。这是我们

的太阳，我们生活在这个太阳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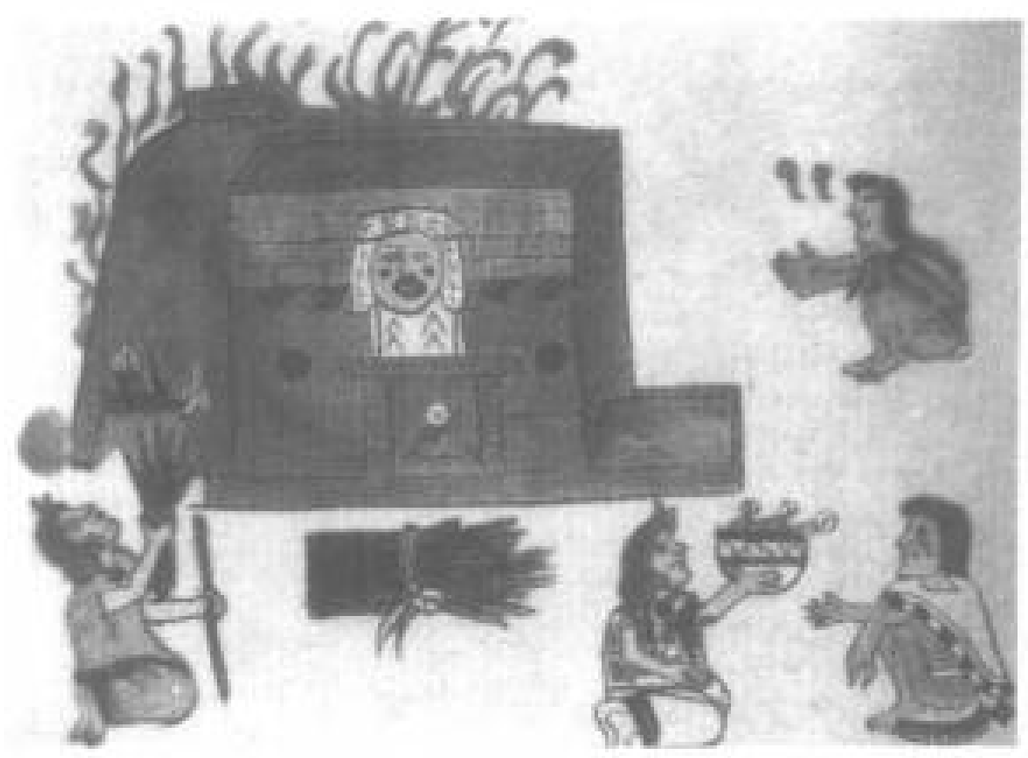
信号一发，看太阳扑到火里，扑到特奥蒂华坎的神灶里

这个太阳同样是我们在图拉的王子、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太阳

第五个太阳的标志是四转动

它叫转动太阳，因为它绕着自己的轨迹转

古人说，大地动，饥荒要来人要完



在神庙内点火。

求自鲍蒂拉(Léon－Portilla)

《阿兹特克思想》

按照《阿兹特克历书》的说法，世界毁灭过四次。今日的世界是第五个世界——转动太阳世界，生于四“奥林”日(Ollin，转动、地震之意)。

不论哥伦布前的古抄本，纪念物上的浅浮雕，还是征服后所编的民间传说和编年史，都有这样的记载：在我们的世界之前，有过四个世界或叫四个“太阳”，都在浩劫中消失。

这些消失的世界叫：

“虎太阳”(Ocelotonatiuh)、

“风太阳”(Eecatonatiuh)、

“雨太阳”(Quiauhtonatiuh)，

以及“水太阳”(Atonatiuh)。雨太阳有时也叫火太阳(Tletonatiuh)，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末期，一场火雨毁灭了世界。

这四个时期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根据《切奥蒂特兰年表》(*Anales de Cuauhtitlan*)，第一个太阳是水太阳，然后是虎太阳、雨太阳和风太阳。而《墨西哥画史》(*Historia de los Mexicanos por sus pinturas*)却这样排列：虎太阳、风太阳、雨太阳、水太阳。一座叫“阿兹特克历书”的华丽纪念碑也这么说。

著名的“太阳石”上的浮雕，排列这四个时期的顺序跟《墨西哥画史》一样，但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日期，也就是毁灭世界的浩劫来临的日子。这些日子是：

4 Ocelotl(四虎)，虎太阳的末日；

4 Eecatl(四风)，风太阳的末日；

4 Ouiauitl(四雨)，雨太阳的末日；

4 Atl(四水)，水太阳的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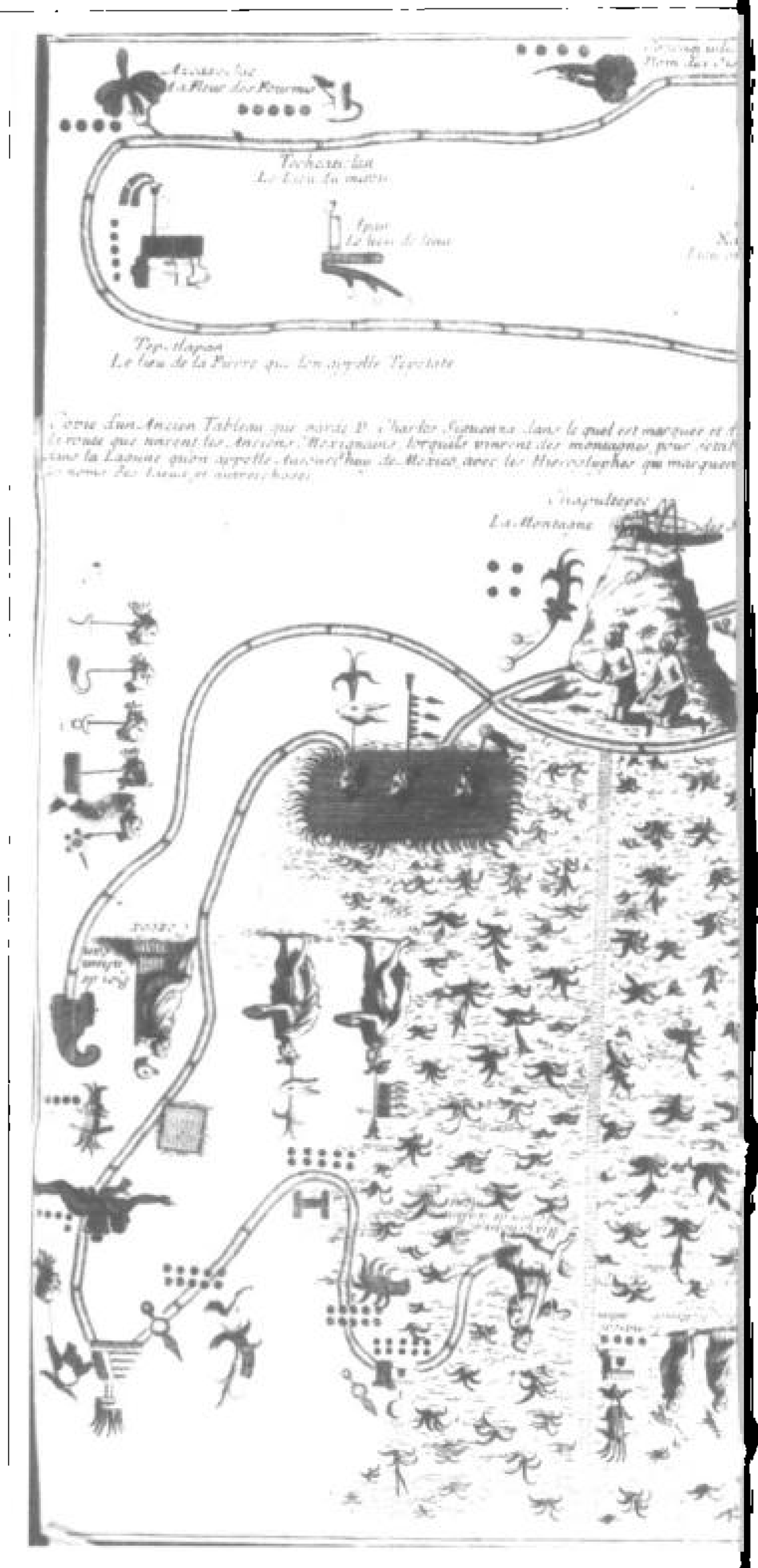
最后是我们这个世界，标在《阿兹特克历书》上的日期是4 Ollin(四转动)。在这一天，我们的太阳在形成后四天开始转动，祭祀历中这是太阳和国王的节日。也可

能是这一天，我们的世界将在地震中毁灭，“奥林”这个符号象征太阳转动，也象征地壳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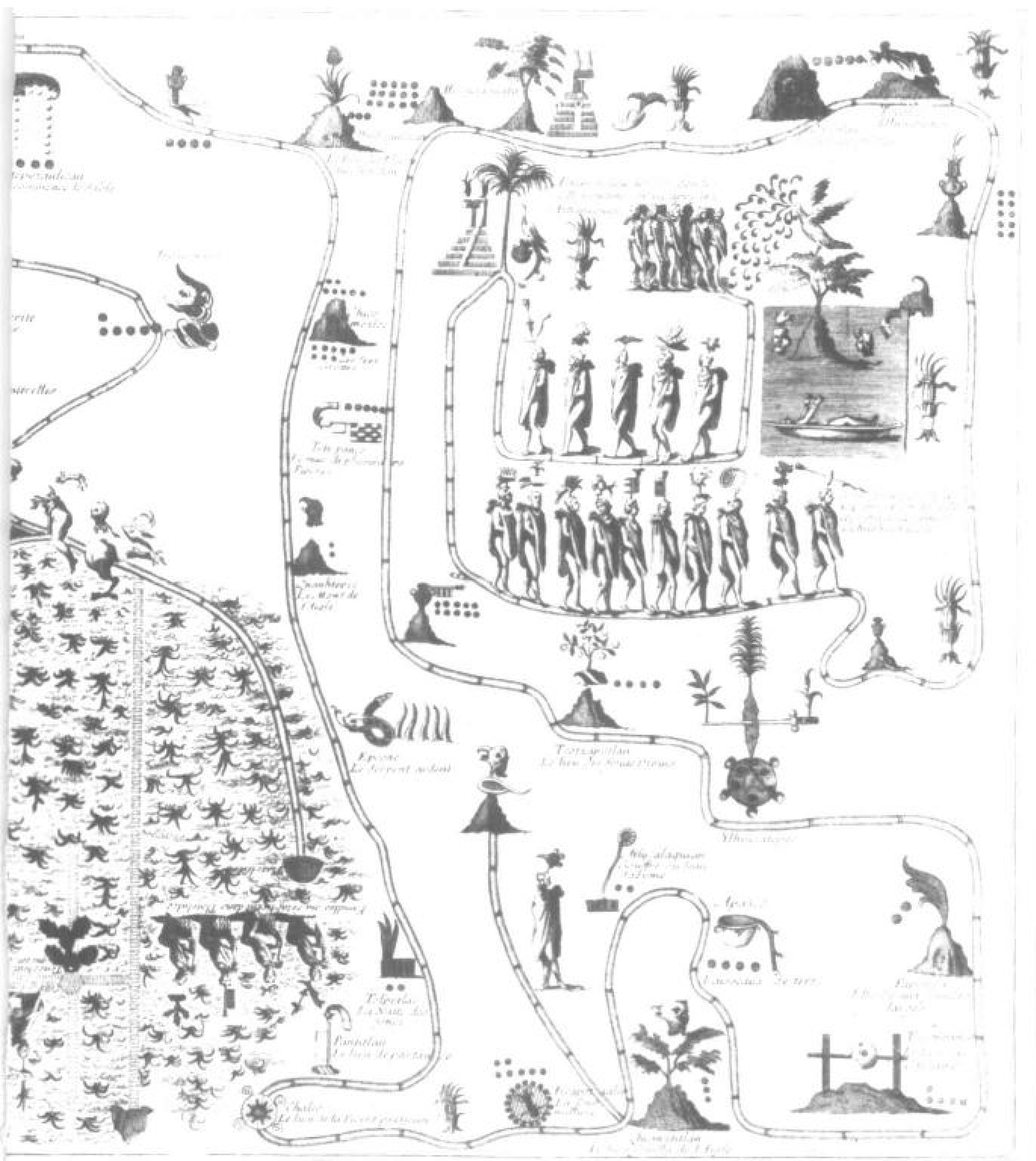
卜卦历中，一切标有数字“4”的日子都是凶日。四虎日是虎太阳的末日，是凶日，由特兹卡特里波卡(无形神)主宰。特兹卡特里波卡是司理北方，寒冷和黑夜的神。按照《墨西哥画史》的说法，这位神变成虎，把太阳扑落。根据《切奥蒂特兰年表》，在一次日蚀后，第一时期结束于黑暗和寒冷中。

四风日，是风太阳的末日，兴妖作怪的日子。一风日是典型的巫师的日子，第二个世界就是在一次大法术中消失的，所有的人都变成猴子。同时掀起一阵狂风，风神显灵，这也是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的一种变形。世界消失，世上的人变成猴子的说法，在奎依切马雅人(maya - quiche)的伟大史书《布布尔·乌赫》(*PopulVuh*，鉴书)中，也曾提到。在中部墨西哥地区，这种说法还加上魁扎尔科亚特尔神，他是风神，也就是巫师的保护神。

四雨日，是雨太阳的末日，受雨神特拉洛克保护。这位神很好认，长牙大眼，他的脸是雨的标志。第三个世界在一场火雨中崩溃。特拉洛克掌管雨水，还掌管从天上掉落的火，如闪电、霹雳，可能也包括火山爆发，这些就是火雨(tlequiauitl)。



四水日，是水太阳的末日，在上述的石碑上用数字4表示，旁边有夏尔切依特里居(Chalchuihtlicul)女神的脸。这位“穿宝石裙的女人”，雨神



古代墨西哥人到达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漫长历程。

特拉洛克的伴侣，是水神；模样像从缸里出来。这里指的是水，因为第四个世界是在一场洪水中结束的。

这样四次，一个世界从诞生到遇浩劫，而毁灭。今日的世界将有同样的命运。在古墨西哥人眼中，

0
20km
阿兹特克人从图拉到特诺奇蒂特兰的迁徙路线
图拉
阿华塔拉吉亚(Atlitlataquia)
阿托托尼尔科(Atotonilco)
阿皮萨科(Apazco)
特克西吉亚克(Tequixquiac)
孙潘戈(Tzompanco)
克萨尔托坎
(Xaltocan)
艾卡特佩(Eecatepec)
托佩特拉
(Tolpetlac)
特帕尤坎
(Tecpayocan)
特皮依亚加
阿玛力纳潘
(Amlinalpan)
波波特兰
(Popotlan)
特诺奇蒂特兰
夏布尔特佩克
阿特拉居瓦亚
(Atlacuivayan)
科尔乌亚坎
特斯科科湖可能延伸的湖面
目前的特斯科科湖

宇宙的历史是各种法则兴亡盛衰的历史，轮番统率万物，而后为万物所弃。第一个太阳是特兹卡特里波卡，这是寒冷、黑夜和北方的时期。第二个太阳受西方神魁扎尔科亚特尔影响，是妖术魔法和西方的时期。第三个太阳由特拉洛克统治，他是雨神，坐镇南方。第四个太阳是水和夏尔切依特里居太阳，属东方时期，因为水和女神属东方。至于今日的太阳是第五个，这是中央太阳，因为5是中央的数字。中央神是苏特居特里(Xiuhtecutli)，他是火神。所以我们的太阳是火太阳。火太阳有时用蝴蝶作为标志，蝴蝶也象征火。

……关于四个太阳的传说，只是一种思想方式：世上一切现象都是现实中基本要素替换的结果，这些依序出现，先盛而衰，都与空间的四方有关系。

宇宙起源的神话，并没有谈到多少洪荒时代地球居民的生活情景。一般认为先有巨人，然后才有人，食野草为生。古墨西哥人相信，他们的农业文明胜过游牧民族的文明——这些奇奇梅克人在半荒漠的北方游荡。其实古墨西哥人自己在抵达中央高原以前，也在草原上过着这种生活。他们是玉米文明的创造者，把祖先描述成不懂农业的野蛮人，其实他们自己脱离这种状态也只是几世纪前的事。

在第四个太阳结束和我们的太阳开始之间的期间，他们还安插了一个过渡期，大约持续了两个13年。年份的计算以13为一单位，每一组配上四方位中的一个主著的一"世纪"，分四个13年，如此一轮为52年，以后宣告结束。

"天崩"，无疑是指把水太阳冲垮的洪水，发生在一兔(1 Tochtli)年，南方年。魁扎尔科亚特尔和特兹卡特里波卡雨神，想把天擎起；任务完成后，特兹卡特里波卡改名换姓，成了米克斯科亚特尔(Mixcoatl)、北方神，那是二芦苇(2 Acatl)年。在卜卦历中，二芦苇日是献给特兹卡特里波卡的。第八年，创造了普通人(macehualtin)。未来的太阳需要人作为人牲，用他们的血祭祀太阳。

第二个13年从一芦苇年开始，属东方。这个芦苇年，是魁扎尔科亚特尔作为东方神、晨星神和复活神的回归年。第五个太阳期自始至终都以死亡与重生为主题，奉献人牲，维持星辰和宇宙的生命。在一芦苇年，神决定创造太阳。但是创造太阳必须奉献人血，释放生命之力；只有在祭祀和战争中杀人才能释放生命之力。神激起战争，有时也亲自参加战争。第二个"13年"中的最后一年，是十三芦苇年，太阳诞生的那一年。

苏斯坦尔

《阿兹特克宇宙观》

人的创造

诸神聚集于特奥蒂华坎，创造了太阳以后，还需要有人住在地球上

然后魁扎尔科亚特尔动身去米克特兰(Mictlán)。他走近米克特兰特居特里(Mictlantecutli)和米克特兰切乌亚特尔(Mictlancihuatl)，立即对他们两人说：

"我来找你们保存的那些宝贵骨头，我要拿走。"

米克特兰特居特里对他说：

"魁扎尔科亚特尔，你要用来做什么?"

魁扎尔科亚特尔又说了一遍：

"神很关心，想要让地球上有人。"

米克特兰特居特里回答：

"好吧，吹起我的海螺，绕着我的宝环走四圈。"

但是海螺没有孔眼。魁扎尔科亚特尔叫来虫子，它们钻了几个洞。蜜蜂和大黄蜂飞进洞里，弄得海螺嗡嗡作响。

米克特兰特居特里听到声音说："好吧，你就带走吧!"

但米克特兰特居特里对侍从说：

"米克特兰人啊! 神，要魁扎尔科亚特尔把骨头留下。"

魁扎尔科亚特尔不依："不，我要把它们全拿走。"

萨波特拉特那(Tsapotlaltena)，墨西哥万神庙的神。

他对他的"那乌亚尔"(nahual)说："跟他们说，我会回来还的。"

他的"那乌亚尔"大声说："他会回来还的。"

他走过去取了宝贵的骨头，一堆是男人的，一堆是女人的。

魁扎尔科亚特尔取了骨头，打成一个包。米克特兰特居特里又对侍从说："众神，魁扎尔科亚特尔真

的要把宝贵的骨头取走吗？去挖一个坑。”

他们挖了个坑，魁扎尔科亚特尔跌了进去。他跌到地上，鹌鹑吓住了他。他跌死了，宝贵的骨头散了一地，被鹌鹑啄得四分五裂。

后来，魁扎尔科亚特尔活了过来。他哀声叹气，对“那乌亚尔”说：“怎么办呢？我的那乌亚尔？”

“那乌亚尔”回答：“既然失败了，也算是天意吧。”

然后他收拾起碎骨头，打成包，带到塔莫安尚（Tamo－an-chan）

他一到那里，那个叫吉拉茨（Quilazti）的女人，其实是丘亚科亚特尔装的，把骨头磨碎，放在一只宝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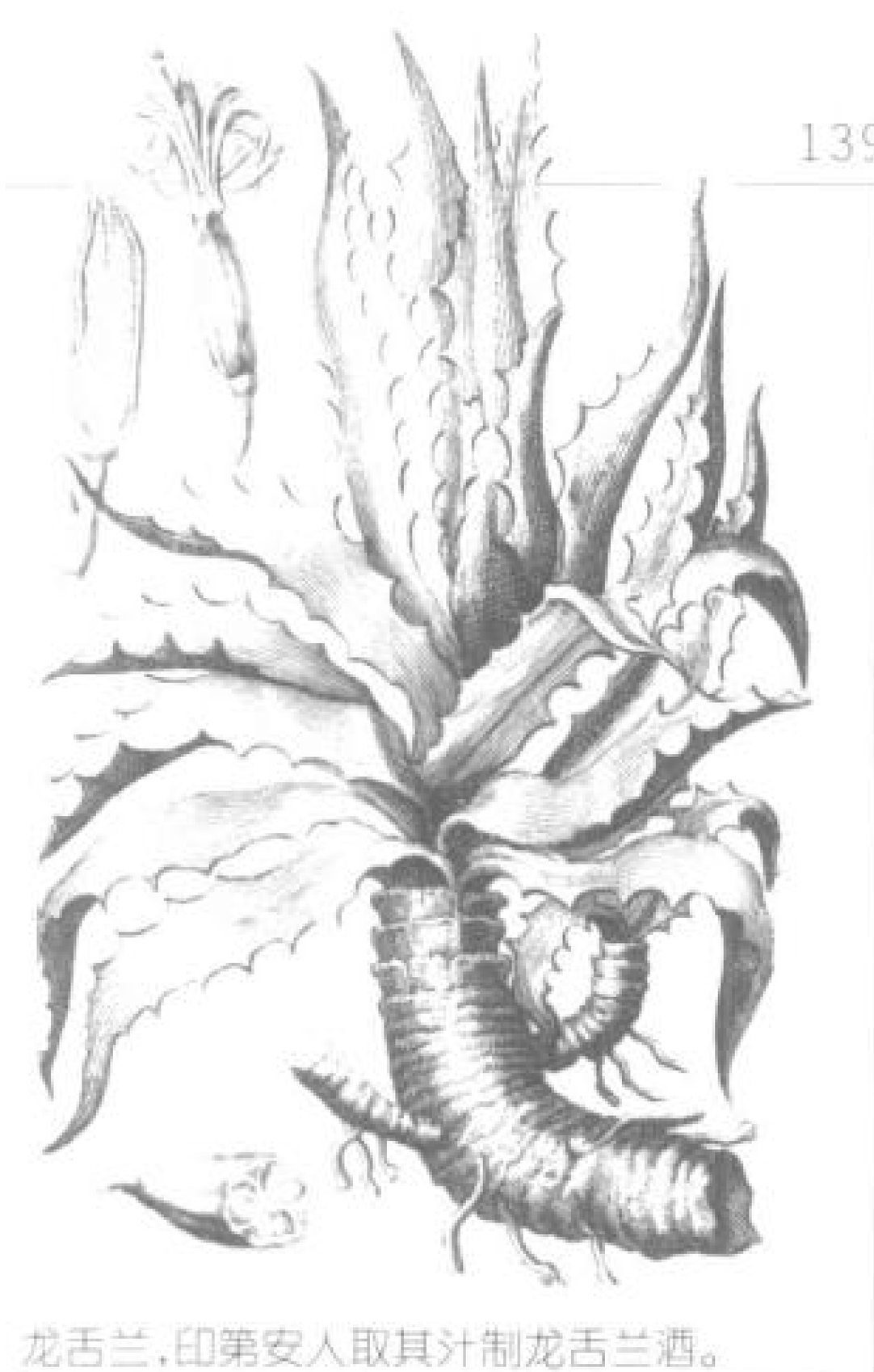
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自己的四肢上放血，滴到宝罐上。他和五位神一起苦修，这五位神是

阿邦特居特里（Apantecuhtli）
呼克特鲁林丘（Huictlolinqui）
特邦吉兹吉（Tepanquizqui）
特拉拉马那克（Tlallamanac）
宗特莫克（Tzontemoc）

他们说：“神啊，人诞生了。”

因为，（神）是为我们而苦修的

1558年墨西哥抄本
录自《阿兹特克思想》



龙舌兰，印第安人取其汁制龙舌兰酒。

人的责任

从文章、诗歌和箴言中，可看出印第安人对于人的存在所持的想法，以及人在世上应负的责任。他们颂扬劳动、尊敬和服从，主张适度和自制。

关心田里的事，这是体面又正直的工作。要干活、砍柴、耕田，种育霸王树和龙舌兰：你就有吃、有喝，又有得穿。

有了这些，你就站得住脚（你是真的人），可以走自己的路。

有了这些，人家谈论你，称赞你；父母和亲戚也就知道你行。

有一天你会娶妻成家。她喝什么？吃什么？她靠空气能过活吗？

你是鹰，你是虎，应该由你养活她，照顾她

记住，要跟着我们的神（我们亲近的主人）走！

只要你活在世上，就要好好过下去。你懂得多少？

要理智，好好儿看看事物。

有人说这世界满是困难，肮脏混乱，没有欢乐，叫人害怕，令人失望。这些话没一句是真的。

你该做的，该有的行为，是老一辈的人——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长者，留给我们的美德……

他们到世上来，不自大，不贪多，不求满足欲念。他们似鹰，他们似虎，他们受人尊敬。

不要像狗扑向吃食似地扑向女人。不要像狗乞食一样，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年龄没到别碰女人。

就是想女人，也要克制自己，抗拒你的心，直到你成为强壮结实的男人。想一想龙舌兰，在嫩苞时把它剖开取汁，它就结不出果实；不会生长，它会腐烂。

要打开它取汁前，让它生长，达到成熟，那时取出的蜜汁风味完全。

你应该这样做：在认识女人以前，先让自己长大强壮，然后可以准备成亲。你生的孩子会长得好看，体魄强壮，身材高大。

做法官就什么都不能接受，是

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培训，取自《门多萨古抄本》（*Codex Mendoza*）

多是少都不能收。一大早有人给他们送来宫廷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休息片刻，又回去听人告状，直到太阳下山前两小时才结束。遇到有人上告，有12位法官的决定权力最大，但判决仍是根据国王的旨意作出的。

每隔12天，国王主持一次会议，就困难或重要的案子询问全体法官的意见。在国王面前审理的案件，都经过严格细心的审核。证人要说真话，一来因为法庭要他们起誓，二来他们也害怕法庭。法官都擅于审问，提出巧妙的问题，严厉惩罚说谎的人。

做法官就什么都不能接受，多少都不能收；他们对人一视同仁，

特拉洛克，呼兹洛波奇特里的使者。

不论贫富贵贱，他们的判决公平公正。其他执法官员也一样。

如果有法官经发现接受礼物，或者酗酒、或者渎职，其他法官不徇私情谴责他，即使犯的只是些小错误亦然。如果那人不思悔改，警告三次后，就砍他脑袋。有这类耻行的人会被剥夺职权，名誉扫地……一次审判中，有一名法官袒护贵族而损害平民，他向特斯科科国王呈送一份假报告。特斯科科国王下令把法官吊死，并将此案重新审理，最后平民胜诉。

印第安诗歌

朱里达(zurita)口述，萨汉根采风

录自《阿兹特克思想》

魁扎尔科亚特尔神话

魁扎尔科亚特尔被尊为神，从远古以来就受图拉人崇敬。他的神庙上面的台阶很狭窄，连一只脚也放不上去。他的雕像总是躺卧的姿势，盖了毯。他长相十分丑陋，大胡子，头很长。他的仆人和臣民都是工匠，擅长雕刻一种叫“恰丘特尔”(chalchiuitl)的绿宝石，熔铸银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工艺。

从魁扎尔科亚特尔那里，这些工作都找得到起源。魁扎尔科亚特尔有几幢房屋，用“恰丘特尔”绿宝石或银子、红白螺壳、木板、绿松石、华丽羽毛搭成。他的臣民可以上任何地方去。有一座山叫察兹特普特尔(Tzatzitepetl，今天还是此名)，住着一名宣读公告的差役，他的声音可以传至阿那乌亚克高原方圆500公里的地方。人民听到他的声音，就急忙赶来看魁扎尔科亚特尔要什么。

又说这位神非常富有，吃的喝的无不俱备。他的玉米贮存充足，葫芦树有手臂一抱那么大，玉米穗长得很长，要用胳臂来量；甜菜秆又粗又壮，可以当树往上爬。种的收的棉花五颜六色：红、紫、黄、棕、白、绿、蓝、黑、灰、橙、暗黄，说也奇怪，这些颜色是天然的。

还说，在这个图隆(Tullan)城里，饲养了许多种羽毛丰满、五彩缤纷的禽鸟，叫“休托托儿”

(xiuhtototl)、“格察托托儿”(quetzaltototl)、“卡更”(caquan)和“多格哥儿”(thauhquechol)，还有其他歌声婉转动听的鸟。

魁扎尔科亚特尔还拥有世上各种财富，有金子，有银子，有“恰丘特尔”绿宝石，还有其他宝石，各种颜色的可可树。魁扎尔科亚特尔的藩属也很富有，什么都不缺：家中从不缺玉米，从来不需要吃小穗玉米。他们把小穗玉米当柴烧，烧热洗澡水。

还说，魁扎尔科亚特尔苦修时，用针扎双腿，抽血去染龙舌兰的刺。他半夜在泉水旁洗澡，泉水叫“西加波扬”(xicapoyan)。后来，阿兹特克祭司主持祭礼时保留了这个传统。

魁扎尔科亚特尔和托尔特克人的好运即将结束，有三名巫师要害他们。巫师的名字分别叫做依兹洛波切特里(Uitzlilopochtli)、蒂特拉科安(Tilacauan)和特拉科潘(Tlacauepan)。他们到图隆城里大肆行骗。

首先是蒂特拉科安扮成一个白发老人。他这副模样上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宫殿去，对他的侍从说：“我要见王上，有事禀告。”侍从回答他：“滚开！走远点，老头儿，你不能见国王，他病着。你只会惹他讨厌，叫他心烦。”老人说：“我一定要见他。”侍从说：“那就等着吧。”

他禀报魁扎尔科亚特尔说，有一名老人有事禀告，还说：“王上，我们把他挡在门外，要他离开，但是他不肯走，说就是要见王上。”魁扎尔科亚特尔说：“让他进来吧，我等他好几天了。”

老人进来，走到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房间，对他说：“怎么啦，我的孩子？我带了一种药给您喝。”魁扎尔科亚特尔回答：“欢迎欢迎，老人家，好几天来我都在等您。”老人问魁扎尔科亚特尔：“您怎么样？身体好吗？”魁扎尔科亚特尔回答：“很不好，全身发痛，手脚举不起来。”

老人这时对国王说：“王上，您看这个：我给您带来的药又好喝又有效；喝过后觉得像醉了似的。您

19世纪比卡尔(Picart)的版画,依据想像,描绘献给魁扎尔科亚特尔的礼物:小猪和小鸟的动物血,从耳朵和舌头流出的人血。

喝上一点,醉醺醺时您的病也治了,您的心也舒服了,就不会去想死亡或者离去的痛苦和疲劳。"

魁扎尔科亚特尔问:"哦,老人家,我要到哪儿去?"老人答:"您得上图隆-特拉帕兰(Tullan-Tlapallan)去,那里另有一位老人在等您;你们谈谈,您回来时就会青春焕发,可以说是拥有第二次童年。"

听了这些话,魁扎尔科亚特尔心里一阵激动。老人又对他说:"王上,请把药喝了。"魁扎尔科亚特尔说:"我不要喝。"但是老人坚持:"喝吧,王上;要是您不喝,过会儿您就不想喝了。把药举到像额头那么高,喝上一滴。"

魁扎尔科亚特尔尝了一口,然后喝完,还大喊:"咦,这是什么?还真好喝,把我的病也治好了,我没病了;我恢复健康了。"老人说:"再来一次,再喝吧,这是好药,您以後身体会更好。"

魁扎尔科亚特尔又喝了一杯,这下醉倒了。他开始痛哭,他的心一软,不由想到了离去。这名老巫师哄他上当,骗得他无法摆脱这种想法。

魁扎尔科亚特尔喝的药,其实只是当地的白酒,龙舌兰酿制的,名叫"提奥梅特尔"(teometl)

德·萨汉根

《新西班牙风物录》

土著社会

阿兹特克文明中，
社会组织结构严谨。
最高层的统治者是
“特拉托亚尼”(发言的人)
和“特古切特里”
(tecuchtli，亲王)，
特拉托亚尼是选举产生的。
底下听命的是“马斯乌亚里”
(macehualli，平民)。
居中或偏一方的是“包切卡”
(pochteca，做买卖或为皇帝充
当耳目的人)；
工匠有个光荣的名称：
“托特勒卡”(totleca)。

托尔特克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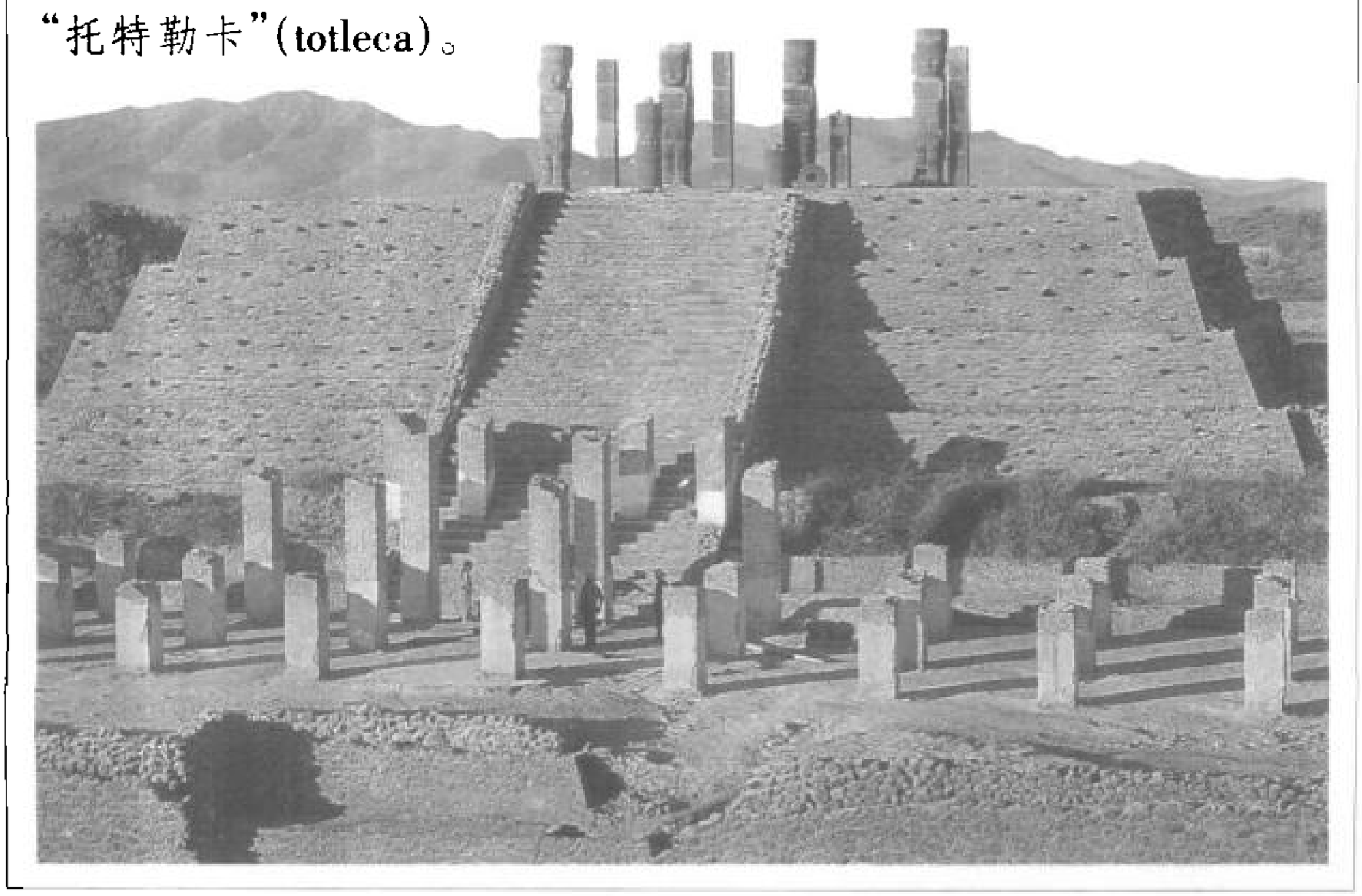
16世纪，西班牙征服后，采风者萨汉根寻访年老的阿兹特克人，去搜集有关图拉神话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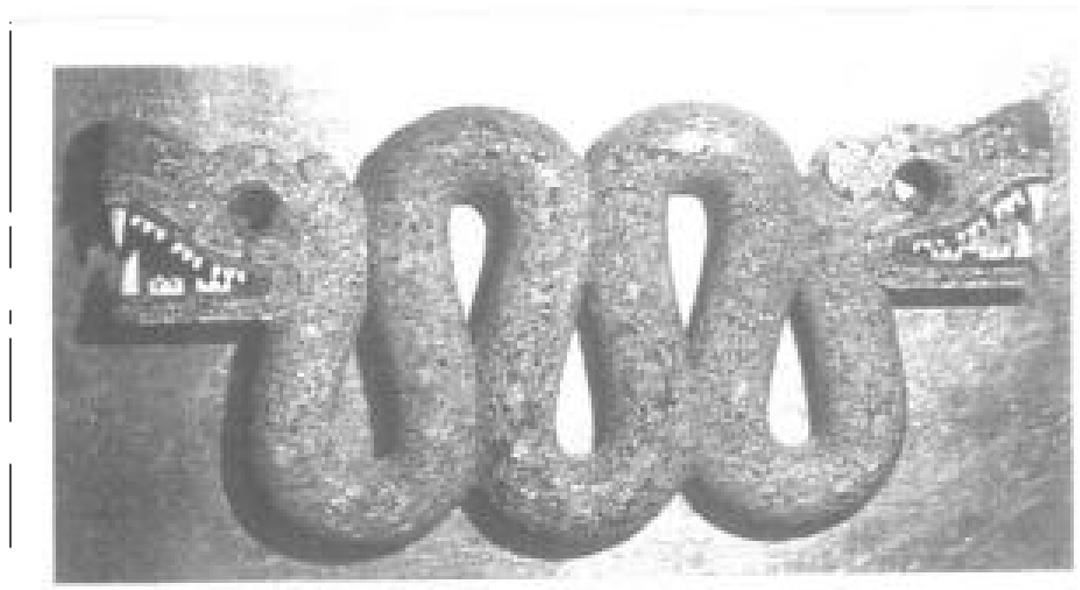
是的，他们都在那里，生活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建造而后留下的建筑遗址，至今仍在。蛇形柱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蛇身圆柱，蛇头在地上，蛇尾和铃铛举在空中。

还可以看到托尔特克山；金字塔，泥土与石头造的建筑，灰泥墙壁。

图拉的启明星神，特拉呼兹卡潘特丘特里(Tlahuizcalpantecuhtil)神庙。





双头蛇，玉石陶器。

还可看到残存的托尔特克陶器，从地下可挖出陶罐、陶锅，经常还有托尔特克人的项圈、精致的手镯，绿宝石，绿松石，祖母绿。托尔特克人是个技术发达的民族，做什么都讲究，令人佩服。

他们的房屋很美，镶嵌绿松石，干干净净，灰泥墙面非常出色。托尔特克人的房屋，就像是一件面面俱到的杰作。

画工、雕刻师、宝石切割师傅、羽毛装饰师、陶工、纺纱工、纺织工，对自己的工作都很在行；他们发现绿宝石、绿松石，拿它们来加工。

他们认识了绿松石；他们发现了矿山，藏有银、金、铜、锡……

这些托尔特克人果真是智者，他们与自己的心交谈……

他们敲鼓摇铃，他们是歌手，他们写歌曲，一代代广为流传。他们把自己谱写的好歌，当作神品永远留在心里。

《阿兹特克思想》

战争

蒙提祖马一世的兄弟特拉卡勒，歌颂呼兹洛波奇特里的荣耀。呼兹洛波奇特里自称是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后裔，他鼓动阿兹特克人出兵征讨，要他们献血上贡——“花之战”

呼兹洛波奇特里，年轻的武士，在天上行动的神！走自己的路！

“我没有辜负那件黄羽毛长袍，是我叫太阳升起来的。”

他是灵将，住在云雾里，行踪不定！

他住冰雪区，张开双臂！

就在接近热区的墙边，有人分发羽毛，羽毛四散开来。战争的叫喊清晰可闻……啊，啊，噢，噢！

我的神是人的保护者。

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穿了纸做的衣服，他住在烈阳区，尘土飞扬，他在尘土中转进转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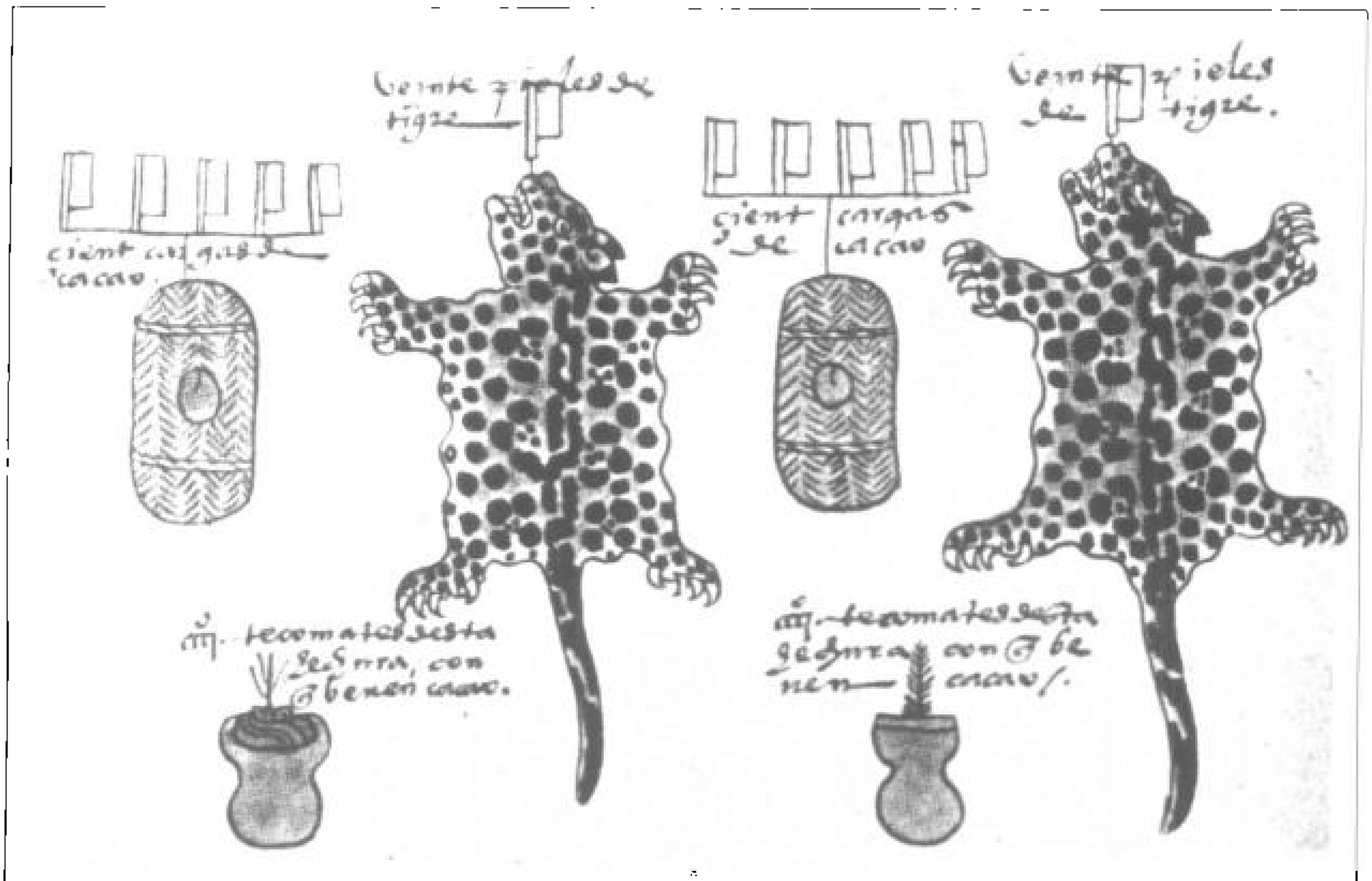
阿曼特拉人（Amantla）是我们的敌人，跟着我来吧！

战斗中才能成为战士，跟着我来吧！

比比特兰人（Pipitlan）是我们的敌人，跟着我来吧！

把这些太阳之子当作牺牲品。

神庙完工时，典礼上人必是不能少的。今后的事我考虑过，以后要做的事不如现在马上做，因为神不会等待我们找机会去打仗的。



去找一个方便的市场，好让我们的神带着军队，去购买维持他生命所必需的人牲。就像百姓想吃东西时，可以就近找到热的玉米饼，我们的同胞和军队一样也可以到市集上，用他们的血、头、心和生命，去买宝石、祖母绿、红宝石、晶莹亮丽的羽毛，又宽又长，用来献给可敬的呼兹洛波奇特里。

我，特拉卡勒要说，这么一个市场（tianguez）应该设在以下几个地方：特拉克斯卡拉、呼佐钦科、丘鲁拉、阿特里克斯科（Atlixco）、特里留基特贝克（Tlilinhquitepec）、特科亚克（Tecoac）。因为市场若设在远的地方，如约比钦科（Yopitzinco）、米丘亚坎、乌亚克斯特克，或者受我们控制的那些沿海地区，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是太远了。

而且，我们的神也不喜欢那些野蛮人的肉，这样的肉像是又老又走了味的玉米饼；因为，让我再说一遍，他们是讲奇怪语言的野蛮人。把我们的市场设在我提到的六座城市，是个好主意。对我们的神来说，这些城市的人就如同刚刚出炉的热玉米饼，松软可口……我们对这些城市发动战争，不必摧垮它们，让它们一直生存下去。如此一来，每当我们有需要时，我们的神要吃、要庆贺时，就可以像上市场买东西，去那儿替他寻找所需的养料。

《阿兹特克思想》

纳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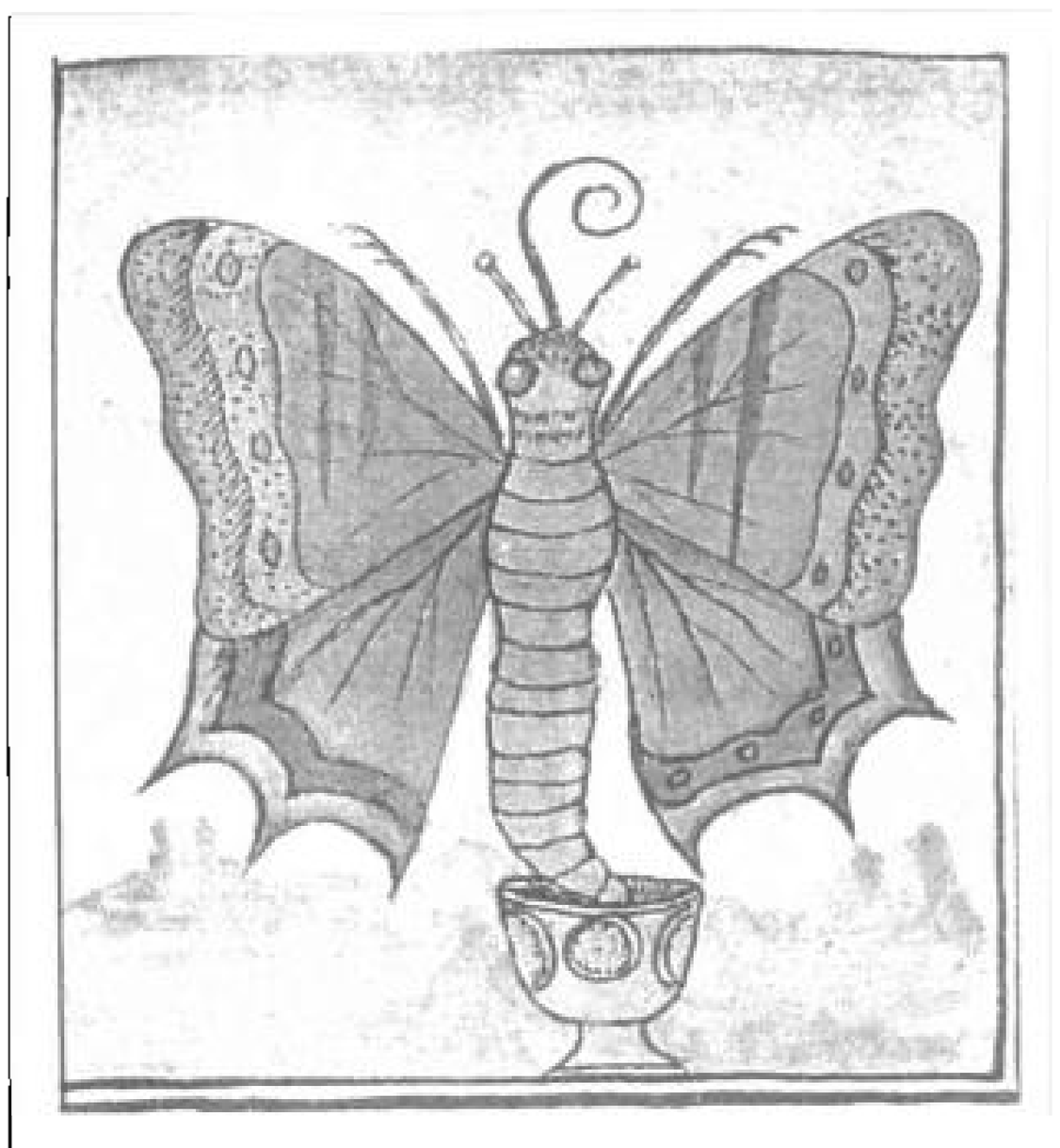
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皇帝和酋长，要求臣民缴纳各式各样的贡品：粮食、衣服、武器……一无所有的穷苦人家，则献上自己的少男少女

他们缴纳大量形形色色的禽鸟羽毛，绿色、蓝色、红色、黄色、紫色、白色、杂色。数不清的可可豆；许多包棉花，黄的白的都有。

至于毯子，数量也多得让人吃惊，根据各邦的能力，尺寸有20臂长的，有10臂长的，也有5臂长、4臂长的、2臂长的。土酋盖的毯子富丽堂皇，式样不一，做法各异：有的用染色线和羽毛滚边来装饰；有的用象征物图案，蛇头、狮头、太阳图案等不一；还有用死人头颅、吹管、偶像图案的。所有毯子都用各种染色线和鸭鹅羽毛做成；这些羽毛又细又软，美妙奇异。

这个国家没有丝绸，但是棉布衣服染上美丽奇妙的图案，精细雅致。也有用龙舌兰线做的毯子，这是奇奇梅克人的贡品，颜色鲜艳，做工精细，还镶图案：金色的鹰和千百种武器和标志，这种毯子数量尤其庞大。

这些国家向阿兹特克人进贡活禽鸟，羽毛珍贵华丽，有绿有红，也有蓝的；大大小小的鹦鹉，各种灵巧漂亮的小鸟、鹰、鸱鸮、雕、红隼、乌鸦、鹭、鹅、小鹅。



各种猛兽：进贡的有活狮、活虎和野猫；各种野兽关在笼子里送来。还有大大小小、有毒无毒、野生驯养的蛇……看到这些长虫小兽放在罐子里、笼子里送来上贡，真是一场奇观！甚至蜈蚣、蝎子、蜘蛛也上贡，这样一来，众土酋自己成了万物之主，一切归他们所有！

住在水边的人呢？河鲜海产无一不是贡品：大大小小的贝类、蜗牛，奇形怪状的鱼骨，大大小小的河龟海龟的甲壳，珊瑚、珍珠、琥珀、花岗石，有黄褐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浅绿色；各种颜料，大红、明矾，还有“nacazcolotl”和“zacatlaxcalli”这两种植物，用来做染料、做硫酸和染木。

其他省进贡大大小小的空心杯，有的素净无花，有的做工讲究，还有的涂金，浓艳奇异的图画颜色至今不褪，有的确实精雕细琢。贡品中还有不上花纹的大碗，犹如我们用的银盘或大盘，可以盛放食物端到桌上，也可以用来盛水洗手。还有带柄的杯子，样子奇特，像小暖炉；各种杯子和碗，大、中、小、极小，做法、手艺、造型、颜色都不一样。

或者也进贡女人的衣服、衬衣、裙子，典雅考究，很有特色。宽宽的边饰，色彩和图案各不相同，前胸串上羽毛，彩线绣出很大的图案，背部绣上精致的玫瑰。其他还有绣上皇家的鹰，或者绣上精致的花朵，跟羽毛相映成趣，赏心悦目。有的裙子巧夺天工，价值连城。这些做工精致，式样考究的服装，都是给国王和大贵族的妻妾穿的。

贡品中还有一种女人的服装，纯白色，供给那些在神庙侍奉的少妇和老妪穿着。还有一种女性服装，用龙舌兰线编织，是给女仆穿的。

其他省送来了各种式样图案的席子，用的材料有棕榈叶、灯芯草；还有用一种阔而亮的草做的，用秆茎做的，用沼地蔺草做的。同样，也进贡椅子和椅背，图案很多，做工也好。

有的省进贡玉米和豆子，“切亚”(chia，一种鼠尾草)，“约特里”(huauhtli)，各种当地野生或人工种植的甜椒，用在不同做法的菜色里，各种椒也就因菜式而得名。还进贡大量南瓜子。

若干贡品：羽冠、衣服、席子、收玉米的罐子、蝴蝶。（第146、147、148、149页）。

其他地方进贡劈好的木材和树枝，这种木材燃烧时很好看，供国王观赏用。山区的部落进贡大量木炭。

有的部落进贡石灰、木头、木板和横梁，用来建造房屋和神庙。有的地区和省份送来鹿、兔子、鹌鹑。有新鲜的，也有烤好了的。也有人进贡鼠、鼬，和我们称为大老鼠的山中老鼠等。

还有进贡烤大河虾、有翅的大蚂蚁、蝉、地上的一切小虫子。住在礁湖那边的部落进贡的，是他们四周的生物，在湖里和湖边生长的一切东西，包括河泥和苍蝇，居然连蛆虫也算在内。

蒂拉·卡里安特地区乃是水果之乡，那里的部落进贡的是所有的水果特产：凤梨、香蕉、蕃荔枝和一种梅子。有的进贡当地特有的人心果，以及用番石榴、人心果（黄的、黑的、白的）、酪梨和薯类作的甜食。

这些省天天运来玫瑰花，有上千种不同类别的花，香味有的浓郁，有的幽雅。同样也进贡带根的玫瑰树，种在土酋家里。凡物皆贡品，以显示阿兹特克帝国的伟大和权威，土酋可拥有水里地上生长的一切。

上述贡品都是衣服和食物。有的省则进贡棉制盔甲，紧密厚实，箭矛都不容易刺穿；用细木条编制的盾牌，坚固结实，剑根本刺不透。盾牌正面用各色羽毛装饰得非常漂亮……这些非常美丽的盔甲他们至今还保存着，用来纪念古代大王名将和偶像的历史事迹。

他们进贡大而厚实的弓，形状

大小不一的箭矢，无数经过加工的圆石头，作为投石武器用。白的黑的剑刃，箭头上的燧石，标枪。

总之，这片土地出产什么，就有什么进贡给阿兹特克。甚至有蜂巢里的蜂房和蜜蜂；盛白色蜜、棕色蜜的大陶罐；树脂，照明的火把；作为涂料的炭和胭脂树红。没有任何食物、衣服和上述一切贡品的省，就进贡年轻女人，童男少女，分配给王公大臣。男的当"奴仆"使唤，女的几乎都做妾，她们生下的孩子叫奴仆的孩子。当人们起争执，最后就扔下一句："这是个奴仆的孩子。"就是指古时作为贡品的妇女所生的孩子。

杜兰

《新西班牙印第安史》

特拉特洛科市场

到特诺奇蒂特兰城后四天，科尔特斯要求觐见蒙提祖马二世。他由武装卫队陪着穿过城，对城市的富庶不胜赞叹，迪亚兹·德·卡斯蒂洛陪伴科尔特斯片刻不离，记述了此事。

我们到了大市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不由赞叹不已。市场上人来人往，货物丰富，而秩序井然，各类物品集中设摊。

我们先看到的是金银器、宝石、羽毛、布、刺绣和其他产品。然后是奴隶，男女都有，待售人数之多，跟葡萄牙自几内亚(Guinee)运来的黑奴不相上下。大多数奴隶脖子套个颈圈，系在一根长杆子上，防止他们逃跑；但是有的可以自由行动。接着是卖普通棉制品和编织品的，还有卖可可的。

新西班牙各地的商品，在这个市场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放得井井有条。跟我的家乡梅迪那·德·冈波（Medina del Campo）一模一样，那里的市集上，每种商品都集中在一排出售。还卖"尼根"(nequen）布、绳子，"科塔拉斯"(cotaras）鞋，这是当地人穿的鞋，都用"尼根"制成。这种植物的根煮后会变甜，还有用根汁制成的其他食品，在市场上集中陈列。还看到老虎、狮子、水獭、豺狼、獐鹿和野猫等的皮；有的皮经过鞣制，有的不经加工。

在市场的另一区，还看到各地的特产，例如扁豆、"切亚"和各式蔬菜。看到出售母鸡、公鸡、兔子、野兔、獐鹿、鸭子、小狗一类的，也有专门的场地。卖水果、熟食、剩菜、下水等的女贩，也有自己的位子。有的摊位专售陶器，从大缸到小罐子，形形色色都有。我们还看到卖蜂蜜、冰糖和其他类似牛轧糖的糖果。

出售嵌板、木板、旧寝具、砧板、板凳的地方，都各归一类；甚至还有出售柴火、松木条和其他这类

物品。你们还要我再说什么呢?允许的话我要说——决无不敬之意——还有出售满船粪便的呢。那些船停在离河口稍远的地方。有人说这东西是鞣皮革用的,还说不用这个加工制不出好皮革。我相信不少人听了这话会笑,我可是要声明确有此事。再说件事,这个国家的人在路两旁用芦苇、玉米秆或茅草搭棚子,急于方便的人进去可以遮挡,也为了搜集粪便,不让弃之不用。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喋喋不休把大市场的货物一五一十说个不停?我要是真的把每样东西都详细说,那可没完没了。可是我还要提一提,这个国家的纸,叫"阿玛特尔"(amatl),还有装满枫香叶和烟叶的小圆桶,黄颜色药膏,都在同一个地方出售。市场四周的走廊下还见到许多介壳虫,有一群人卖草药,以及种种我说不清楚的商品。甚至看到棚子下有三名执勤的法官和稽查官,他们监督出售的东西。我忘了提盐市场和制造石刀的师傅,他们当众表演在石头上制刀的技术。有人做捕鱼买卖。还有出售铜锡合金做的黄铜斧子,我们还看到木头杯子和罐子,上绘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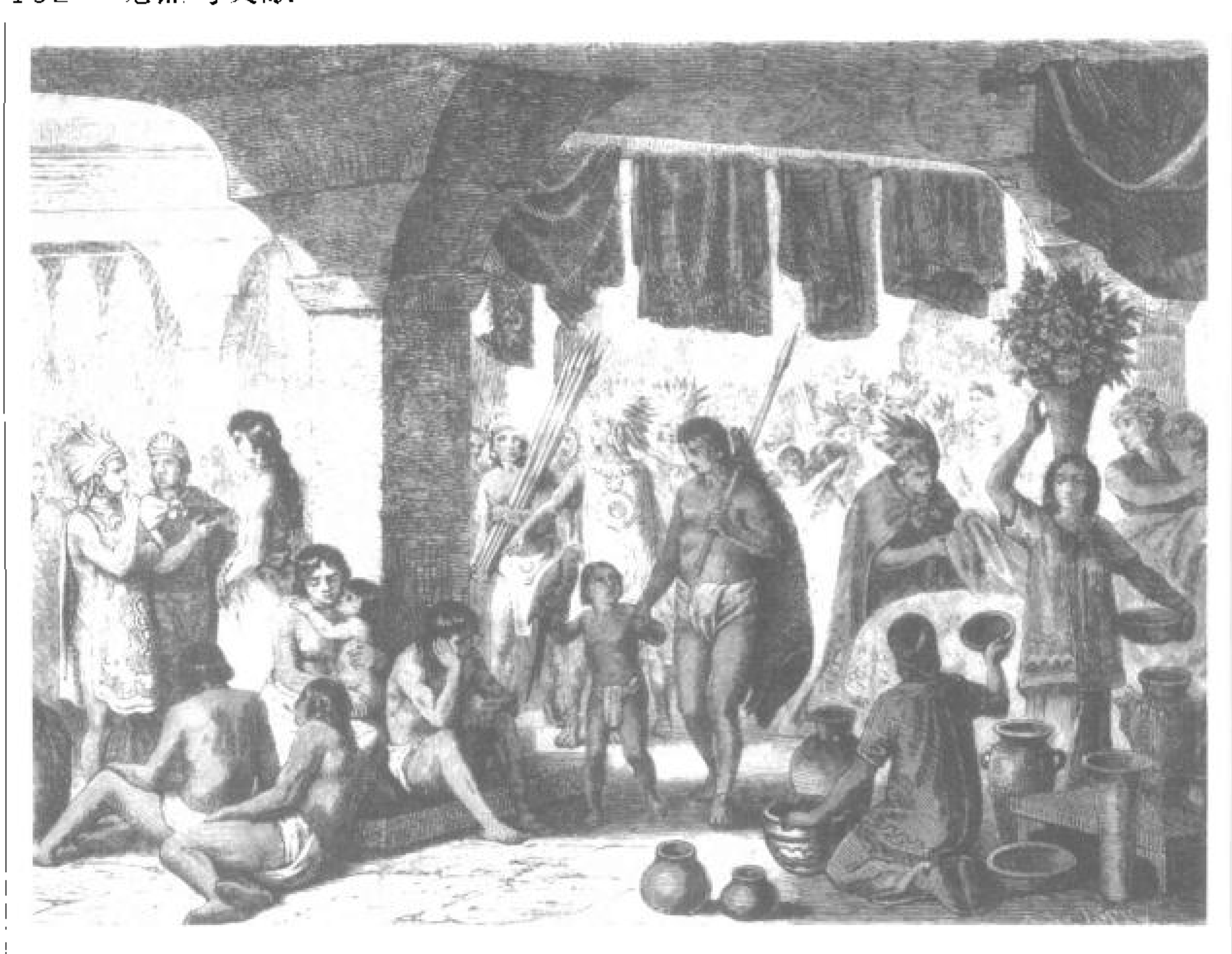
我真愿意把所有出售的东西都说全。事实上,数量品种那么多,要了解每样东西需要花时间和闲情。此外,这个大市场上人山人海,四周是有拱廊的房屋,要在一天内看遍决不可能。

阿兹特克商人,到城里去的路上(上图),在特拉特洛科设摊(下图)。

我们朝神庙走,还在市场上,但快到神庙的大院子时,看到了很多商人,说他们卖的是金沙,好像刚从矿里挖出来的。金沙藏在鹅毛管里,管子透明,可以看到金沙。就管子的长度和精细来论价交易,这值多少布,值多少千粒可可豆,值什么样的奴隶,或者其他任何用于交换的货物。我们离开市场,没有往下看。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

《新西班牙正史》



西班牙人士兵前，特拉特洛科市场拱廊下的顾客和商人。

阿兹特克艺术

西班牙征服前，阿兹特克有各种专门的工艺师 萨汉根采集了这些颂扬工艺师的民谣 以下记述其中四首

翎毛工："阿曼特卡特尔"(Amantecatl)：羽饰艺术家

他是心口如一的师傅

高明的翎毛工有一双巧手，能随心所欲；他能明白表达人的愿望。他拿起翎毛，加工，挑选，排列，上色，一根根系在一起

拙劣的翎毛工不识事物的面目，他贪婪，很少考虑别人。他有如一只火鸡，头钻在胸口下，昏睡，迟钝，软弱无能，什么都做不好

他做不出好作品，什么东西落到他手里就糟塌掉

画工

高明的画工，红黑墨水的托尔特克人，用黑墨水创造万物

高明的画工善知事物，他心中有神灵 他用心使东西超凡入圣，他跟自己的心交谈

他熟悉颜色，应用颜色，添上阴影 他画脚，画脸，勾勒阴影，创造完美的形象。

他就像是托尔特克人，擅画百花的颜色……

陶工

他给陶土带来生命；他目光锐利，造型揉土都在行

高明的陶工做事细心，他会跟黏土周旋，与自己的心交谈 他使东西活灵活现，他创造作品，他就像是托尔特克人，什么都懂 他的双手熟能生巧

拙劣的陶工笨手笨脚，他的艺术残缺，毫无力量

铁匠

谈一谈铁匠是怎样工作的

他们用炭和蜡，设计，创造，描画，不论金属是黄或白的

他们就此展开工作

如果他们描绘一个人、一头动物，他们刻划其形态，复制其相似点，摹仿得栩栩如生，要把制造的东西在金属上重现

他也许是个乌亚克斯特克邻居，鼻孔上戴了个环，脸上穿了支箭，身上有石针刺的花纹，他在炭上也这样画，精雕细琢一番。

他要做成什么就力求相似，按照它的质地和外观操作

若要铸一只乌龟，他就能把炭做成龟的模样，外壳看起来会动，头像是会钻出来，颈子爪子也都仿佛是乌龟伸出来的

若要在贵重金属上雕出一只鸟，先在炭上制出形状，然后雕琢，一长出羽毛、翅膀、尾巴和爪子

有其他东西要铸造，好比铸鱼，也在炭上雕刻，鳞长出来了，鳍长出来了，最后鱼尾一叉开，大功告成

不论蚱蜢还是蜥蜴，都要技术娴熟 就是这样雕琢炭的

不论其他什么东西，一头小动物，一串金项链——金珠像种子飘落，果实如花一般迷人

《阿兹特克思想》

塔拉斯克陶土器皿。

人祭

从阿兹特克人的图案式文字，
口头传说，以及西班牙
征服者的文献，可以知道：
大规模人祭是阿兹特克人
一种常见的祭祀仪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是如何举行的？
以下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文献，
以及当代两位作家的解释。

阿兹特克举行骇人听闻的人祭

据我所知，在残杀儿童和牺牲骨肉方面，比虚（Piru）人比墨西哥人来得狠。但是，人祭典礼上人牲之多，场面之恐怖，墨西哥人遥遥领先，非比虚人或世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所能比拟。我要详细谈谈此地区这种惨无人道的习俗，好让世人看清，这批盲目的人在魔鬼操纵下，带来怎样严重的灾难。

首先，牺牲的人都是战争中的俘虏，如果没有战俘就不举行这类庄严的祭礼。因此，有人说，由于上供的是战败者，祭礼就叫做“献上牺牲品”；也由于献祭的都是敌人，祭礼也可叫“献敌”，然而这两个名词可泛指一切人祭礼。确实，墨西哥人打仗只是为了掳掠敌人来奉献给他们的偶像，用俘虏来祭神。

他们这样打来打去的时候，试图把敌人生擒活捉，捉了来不杀，而是关起来，以备日后作为祭品，这也是蒙提祖马二世给德·瓦尔侯爵（Marquis del Valle）的回答。侯爵那时问他，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又征服过那么多的国家，为什么不去攻占近在咫尺的特拉克斯卡拉。

蒙提祖马二世对他说，他们要祭礼。

这个省唾手可得，没有把它敕定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

第一、留着不占领，可以锻炼阿兹特克青年，不让他们贪图安逸，松懈斗志；第二，也是主要的理由，他可以去那儿抓俘虏祭神

他们举行这些祭礼的方式是这样的：在人殉场上……把那些人牲集中起来，在场前给他们举行仪式，叫他们排成一行，四周许多卫队把他们围在中央

然后出来一名祭司，围着一条有流苏的白长布，他从神庙上面走下来，手上拿一个偶像，偶像用甜菜、玉米拌上蜂蜜做成，绿珍珠眼睛，玉米粒牙齿。他快步走下神庙台阶，然后登上院子中央一块固定在大十字架上的大石头。这块石头叫做"科克西加里"(quauhxicalli)，意思是"鹰石"

祭司登上十字架前的小楼梯，从另一头的小楼梯走下来，偶像不离手。他走到人牲集合的地方，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拿了偶像给每个人牲看，对他说："这是你的神。"每个人牲看毕，祭司从另一边台阶下来。那些将死的人牲排成队伍，走到他们要牺牲的地方，那里主持仪式的祭司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把这些人牲献祭给神。

祭司的一般做法，是剖开人牲的胸膛，趁他半死不活时掏出心脏，然后把人一推，滚下神庙台阶，台阶染上他的鲜血。

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庙顶举行人祭典礼。

六名祭司主持祭礼。四名祭司抓住人牲的四肢，一名掐住咽喉，一名剖胸掏心。他们叫献祭司为“恰恰尔摩亚”(chachalmua)，相当于我们主持圣事的神父。他们把主持圣事看成是最高荣誉，这种职位就像财产一样，是可以继承的。

执行杀礼的祭司是祭司中的第六位，职位最高，最受人尊敬。他是主祭人，根据人祭的时间和隆重程度而有不同称呼；祭司主持典礼穿的法衣也根据时间而不同。

主祭司叫“帕帕”(papa)和“托比尔金”(topilzin)。他穿红色法衣，法衣上镶了流苏边，类似罗马人的长衣，达尔马提卡(dalmatique)。头戴一顶黄绿相间的木羽冠，耳穿绿宝石镶金耳环，下巴中间挂一块线状的蓝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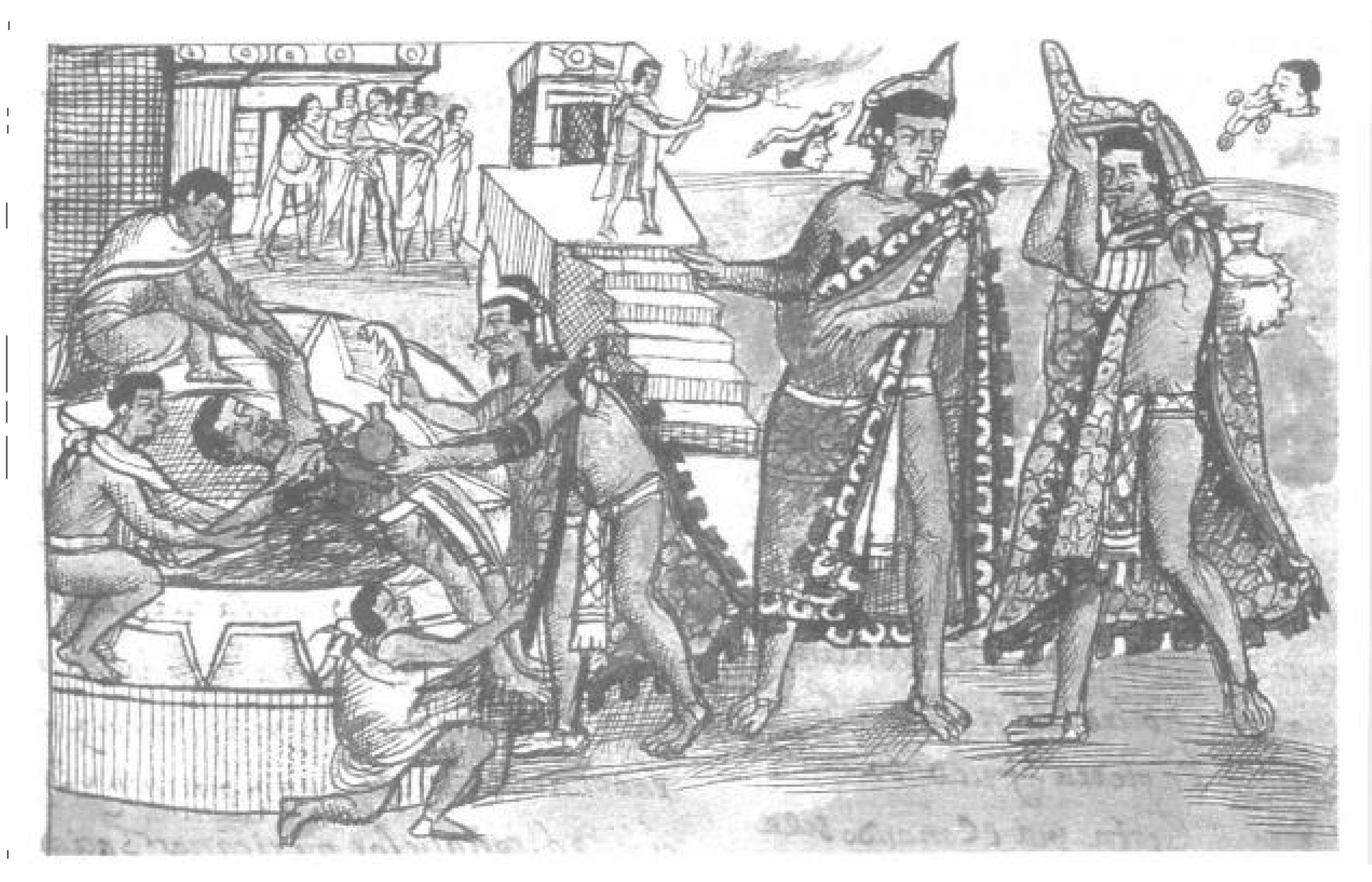
这六位祭司来时，脸上手上都涂了黑油；其中五位头发卷曲凌乱，头上绑了皮带，额上贴着几张小纸圈，涂了多种颜色，他们穿了灰黑色的白外袍。

他们这一身是魔鬼的打扮，大家看到他们凶神恶煞似的走出来，都极为惊慌。

主祭司手拿一把大石刀，又尖又宽；另一名祭司颈子上戴着一串木制项链，盘着像一条蛇。他们六人都站在偶像面前，向偶像躬身下拜，在前面提过的偶像室前的三角石旁排成一列。这块三角石很尖，把人牲一推，人牲仰身跌倒在石尖上，身子后弯，石刀往他胸上一戳，很容易把他从中间剖开。

这几名献祭司排好队，马上有人把准备拿来当人牲的战俘拉出，旁边有重兵把守。人牲登上长梯，排成一行，全身一丝不挂，一个个轮着次序走到祭司待的地方。祭司们抓住人牲，两人两只脚，两人两只手，抛往那块尖石上，第五名祭司把项链套到他的脖子上。主祭司用那把石刀利落地剖开他的胸膛，用双手掏出心。他把那颗还冒热气的心举向太阳，把这份热、这股气献给它。

然后他转身向偶像，把心往偶像的脸上扔过去。他们把人牲的尸体往下抛，尸体顺着神庙的台阶，往下滚。石头离台阶很近，跟第一



人祭，仿印第安人。

级差不了半公尺，脚一踢，尸体不一会儿就滚到地面上。

那里所有的人牲都是这样献给神的，一个接着一个；等到他们咽了最后一口气，尸体跌在地面上，就由他们的主人来收尸。所谓主人，也就是在战争中亲手抓获他们的人。主人把尸体带走，几个人分着吃，聚在一起庆祝这个大典。每次祭礼都不会少于四五十具尸体，因为有的人非常擅于抓俘虏。

其他邻国模仿墨西哥人的祭祀仪式，也这样向他们的神献礼。

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
《印第安自然暨伦理史》

现代人对阿兹特克人祭的看法

研究阿兹特克文化的苏斯坦尔认为，在阿兹特克人眼中，人血——太阳神的养料，是宇宙的动力。

似乎不得不说，血腥祭祀在墨西哥蔓延，绝不是出于天性残酷而愈演愈烈，恰恰相反，却是因为社会风俗走向淳厚。这话听来矛盾，但是无法否认，因为事实如此。若要理解此现象，我认为首先应该摆脱自身文明的观点，以进入古墨西哥人内心世界。

世界得以进展，太阳得以旋转，以及四季得以更替，全靠“贵水”内的精气来滋养，才能运作不息，延续下去。“贵水”叫“恰尔丘阿

特尔"(chalchiuatl),也就是人血。这就是阿兹特克人对宇宙由谁主宰,人间万物如何形成的基本看法。

从前有过四个世界,那四个太阳在我们的太阳以前,都在浩劫中覆灭;我们的世界有一天也会消失。所以人,特别是太阳民族阿兹特克人,要完成一项攸关宇宙存亡的任务,要把世界的毁灭一天一天往后延。如果武士和祭司向太阳献上"养料"(tlaxcaltiliztli),也就是人牲的血和心,第二天黎明时就会出现奇迹,太阳会再从东方升起。

这种观念,经由一种严密的逻辑衍伸后,发展到极端(对我们来说)而荒谬的地步,从而使这个文明充满血腥味。然而这个文明的本意并不比其他文明更不人道或更残酷。

经过分析后,我们依然无法窥透,自然现象的连续和血祭之间为什么有关系?不过,在那时以后的墨西哥人看来,这个联系是显而易见而不容怀疑的。

一个文化中可能有独特的房屋形状、装饰和服饰,同样地,这个观念也应该看成是此文化中"与生俱来"的。也像说某种语言选用了某些音素,而邻国的语言并不选用。

这里不涉及什么必要或不必要的问题,只是人类许多思想方法中的一种而已。人类面对自身命运的种种神秘,总想努力解释,从而依据所得的结论去确立一套准则,据以行动。我们只能说,从某个时代开始,某些民族在许许多多待选的世界观(weltanshauung)中,选择了这种世界观罢了。而前一个时期的民族,如特奥蒂华坎和帕伦克(Palenque),他们选择了别的观念……

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基础"来解释这样的"上层结构",显然是荒谬的。

苏斯坦尔
《四个太阳》
1957年

单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祭,许多专家仍感到困惑。举行这类大屠杀是不是还有其他物质、经济、人口等原因?这是杜韦尔杰(Duverger)的假设。

我们并不打算对人祭提出一种唯一的解释,这工作不用尝试就可知道是徒劳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对中央高原历代祭祀的渊源作一番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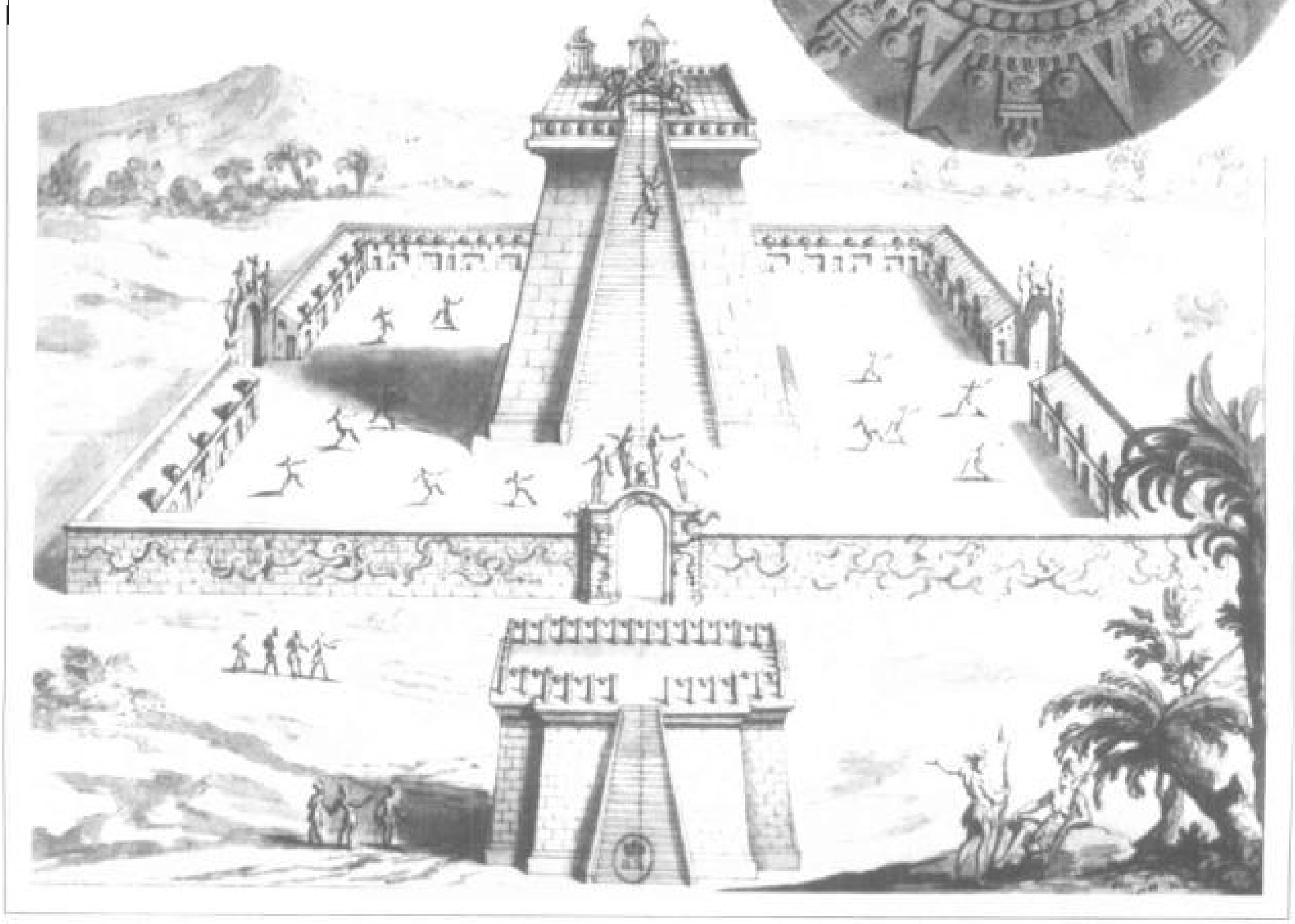
以历史和考古提供的资料来看,那个时代有两种动荡并存:一方面是那乌亚新移民到达了图拉的周边地区,而土地早已由务农维生的定居民族占有。这昔日的游牧民族既然没有狩猎驰骋的天地,不得不跟占地的土著争夺。

另一方面，在北方广大平原的出口处，墨西哥谷地四周犹如一个狭窄的瓶口，领地日渐减缩，人口日益增加。那里的奇奇梅克各部落，以前只是把对方打散，并驱逐以解决问题，如今生存背景复杂，部落之间的宿怨愈积愈深。

所有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与敌对的那乌亚部落抗争，并且对付当地土著部落。直到“阿兹特克和平”来到以前，整个中央高原上打来打去，战争不断。战争既成为一种制度，人祭也就成了战争的一个附带物，很自然地变成战争的合理借口，而在意识形态上，也为战争提出正当的理由。

杜韦尔杰
《阿兹特克人的起源》
1983 年

太阳神庙（下图），庙顶的祭石（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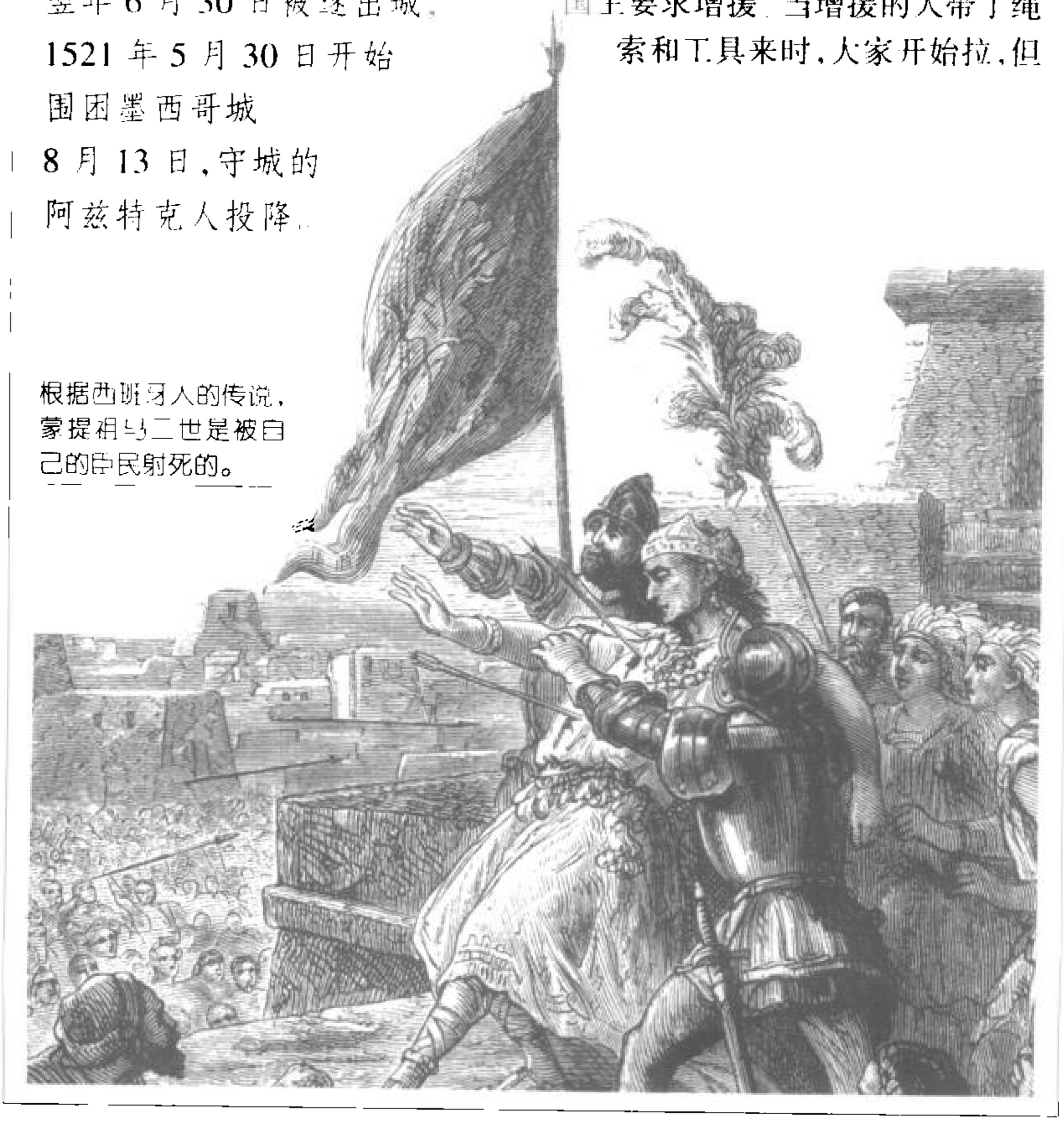
征服带来的祸与福

1519 年 3 月，
科尔特斯抵达犹加敦海岸
1519 年 11 月 8 日，
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城，
仪式隆重，
翌年 6 月 30 日被逐出城，
1521 年 5 月 30 日开始
围困墨西哥城
8 月 13 日，守城的
阿兹特克人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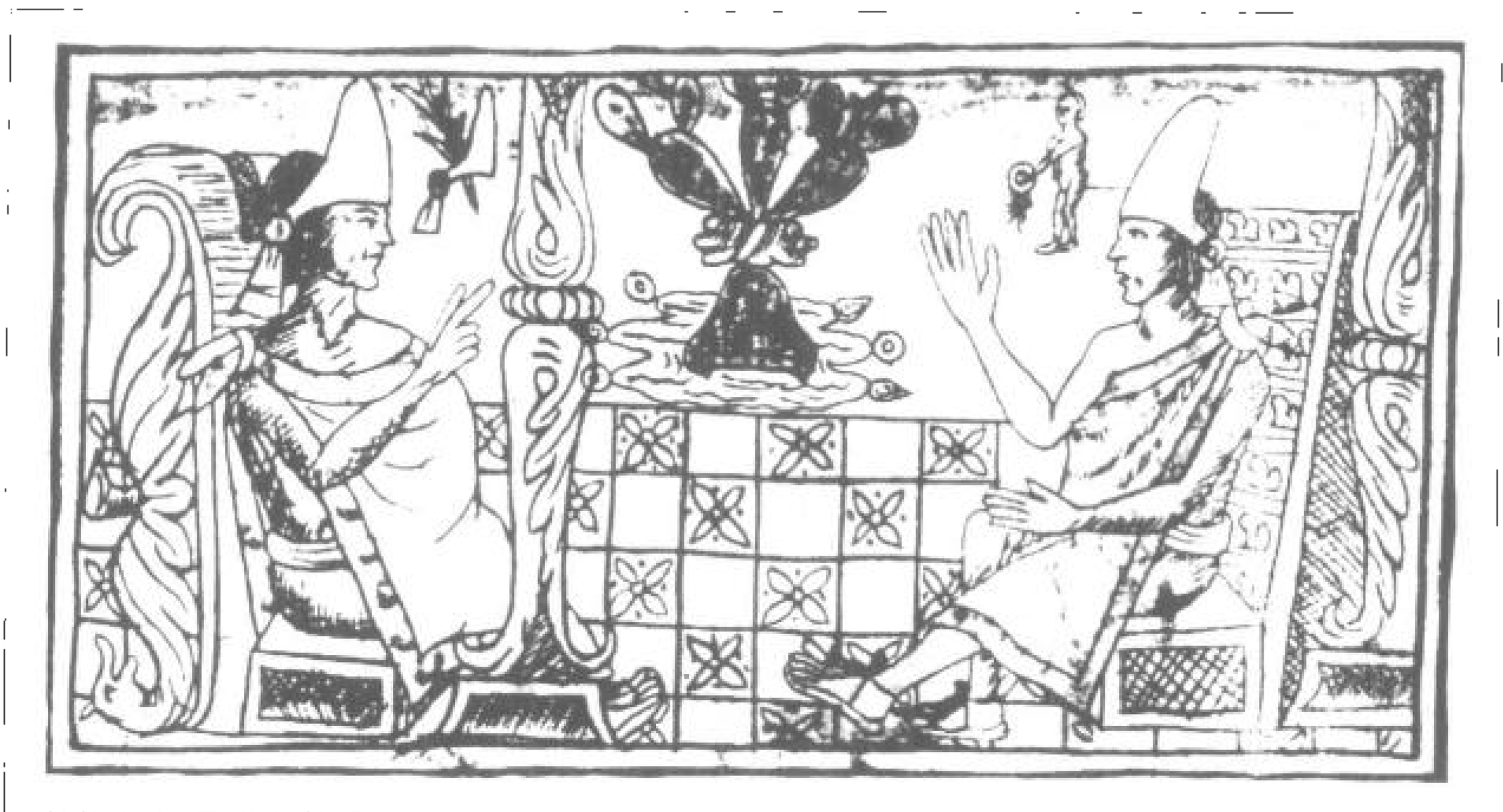
幻觉、梦想和相见

西班牙人到来前不久，阿兹特克帝国全境流传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预告蒙提祖马的统治即将结束 所有这些噩兆中，人牲祭石报凶讯的故事最脍炙人口

蒙提祖马向阿兹加波扎尔科国王要求增援 当增援的人带了绳索和工具来时，大家开始拉，但



根据西班牙人的传说，蒙提祖马二世是被自己的臣民射死的。



特斯科科国王向蒙提祖马宣告：西班牙人即将到来。

是那块石头巍然不动，而且也不像会动的样子，又一次发出声音说：

“你们这些可怜虫，为什么要白费气力？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不会去墨西哥城吗？你们去跟蒙提祖马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一直迟疑不决，摇摆不定，他要我去的话早就应该下定决心了。我没有必要再去，因为神已经下了其他的旨意。他最好不要再违抗命运。我为什么要上那里去？上那里去看一堆废墟，去受侮辱？告诉他，他已经不再大权在握，这儿也不再归他统治了。他自称要比决定万物的神更伟大，他不久就会看到和遭到应有的下场。你们不要碰我，因为我要是动一动，只会加深你们的罪孽。”

有人前来向蒙提祖马禀报这件事，他不愿意相信，但是心里开始恐慌不安。

但是不久后，事情已不容怀疑：一切迹象，包括老人做的梦，都预言外国人不久即将到来，蒙提祖马末日将至。占卜师和巫师他们，能证实这个凶兆吗？

总督和村长……派来许许多多占卜师和巫师、还有魔法师和术士。他们走到国王面前说：“国王，我们应召前来聆听你的旨意，了解你对我们有些什么吩咐。”

他回答说：“欢迎。我把你们召来的原因你们大概已经晓得，我要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听见或梦见有关王国和我个人的事。你们都

擅长观测夜空，穿越山林，解释水文的奥秘，窥探天体的运行和星辰的轨迹。我要你们对我毫不隐瞒，把所知的一切直言相告。”

他们回答他说：“国王，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你面前撒谎？你要问的事，我们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或梦见。”

蒙提祖马发火了，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难道就是当骗子，说假话，冒充有法术的人，装成未卜先知，却蒙蔽大家！说什么你们洞悉宇宙中的一切，你们可以深入密林，钻进地心，看到地底、地隙、洞穴和泉水喷涌。你们还说自己是黑夜之子。一切都是谎言和做假。”

蒙提祖马大发雷霆，一气之下叫来武士，把这些占卜师、魔法师统统捆住投入牢笼，还派来重兵看守，怕他们逃跑。

这些占卜师和巫师关在监狱里非但不绝望，看起来还轻松愉快，说笑个不停。蒙提祖马得到通报，派了官员去求他们说出所知的实情，还答应放他们自由。

他们回答说，既然他那么想知道自己的厄运，那么他们就把星象中看到的，以及他们靠了种种法术了解的东西告诉他：他将大难临头，还没有一个人遭受过同样的命运。一名很老的犯人发泄心中怒火，当着众人的面大叫：“让蒙提祖马听着，我只要一句话就可说出他会怎么样。他叫我们受过的罪，吃过的苦，自有人会替我们报仇，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不愿再说什么，只要等着就行，一切都近在眼前。”

蒙提祖马二世坐在一顶有顶篷的轿子里，迎接科尔特

因此，当探子前来报告，科尔特斯率领了一小队人马登岸的消

斯和他的随从。

息，蒙提祖马深信，他所遇上的就是神了，于是急忙前去迎接。

有人向他通报，科尔特斯就到了，蒙提祖马像来时一样，坐上亲王抬的轿子去跟他见面。

稍后他窥见侯爵，下了轿，站在地上。科尔特斯看到这情景，也跳下马背，走过去向他毕恭毕敬行个礼。蒙提祖马国王也行礼如仪，向他谦逊和气地表示欢迎，从王国一位大臣手里拿过一串非常珍贵的金项链，中间穿了许多镶宝石和金片子，套到科尔特斯的颈子上。蒙提祖马又在科尔特斯手里放上一束奇异绚丽的羽毛，羽毛做成玫瑰花状，在他的颈上套一圈玫瑰花环，头上戴一顶玫瑰花冠，然后两人携手，一起走进路旁的托西女神殿。

到了殿上，国王和侯爵坐上特意为他们安排的座位。这时，其他两位国王，即特斯科科国王和塔库巴国王走到面前，一前一后来吻侯爵的双手，按照身分献上项链和玫瑰花。在他们之后，来了王国全体文武大臣，行礼鞠躬，跟朝拜他们的呼兹洛波奇特里神一样。

冗长周到的礼节一结束，蒙提祖马透过玛丽娜翻译，向侯爵说话。蒙提祖马欢迎侯爵大驾光临，他得以有幸一睹丰采。

国王还说，自己是代替他登上王位，统治他的父亲魁扎尔科亚特尔神留下的王国。蒙提祖马自称不配执掌国政，并以科尔特斯的名义接受藩属效忠。如果现在神来收回他的王座，蒙提祖马愿为他效劳，乐意引退，因为祖先的预言和记事都曾提到此事。科尔特斯若要复位，蒙提祖马愿服从他的权力；他若只是

过访，则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他保证他从心底感到无比喜悦。现在请侯爵休息，需要什么尽说不妨，他的臣子一定会侍奉他唯恐不周。

……蒙提祖马重申他的忠诚，从今以后全凭科尔特斯的安排，听命于西班牙国王的旨意。他还表示愿接受天主教的教诲。在这座圣殿（或小神庙）里停留了不少时间，他们再上墨西哥城去。侯爵骑在马上，强大的国王神色悻悻，像他来时一样由贵族抬了轿子前去。

佚名征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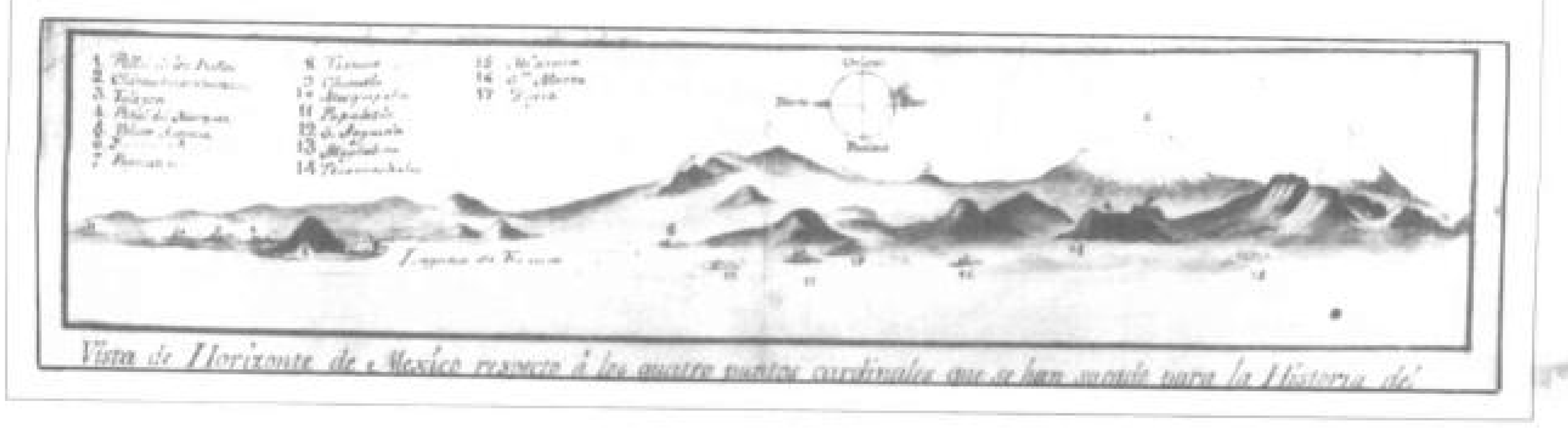
《新西班牙散事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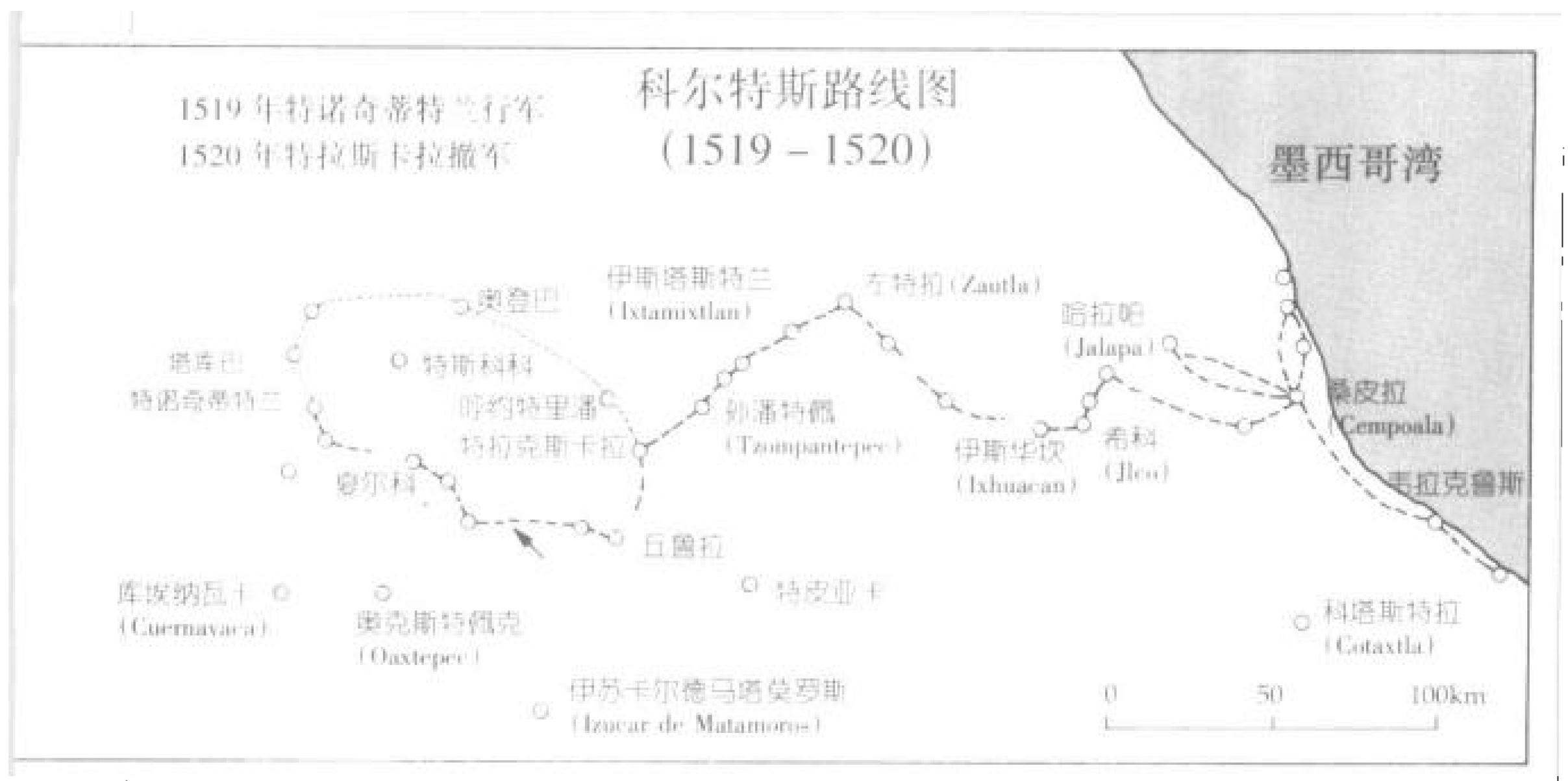
攻占特诺奇蒂特兰城：由科尔特斯陈述

科尔特斯受到如神一般的接待，他推倒了大神庙里的偶像。虽然他获得蒙提祖马的忠心，台诺切提特兰城里却在酝酿叛乱。他于是出兵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城。后来他向查理五世详细叙述这次事件。

这座特诺奇蒂特兰大城，位于盐水湖和邻地之间，不论从哪个方向往城里走，距离都是两里(league)路。城有四个入口，城门口都有人工铺的城道，有两支矛宽。城市像塞尔维亚(Seville)或科尔多瓦(Córdoba)那么大。主要道路又宽又直，其中几条和所有其他小路都一面临水，形成运河可行小舟。但是不论大路还是小路，隔一定距离都有沟口贯通运河，这些沟口有的很宽，架上木桥，桥板接处拼合得很好，大多数桥可容十名骑士并行。我明白，如果城里人打算反抗我们，可以利用道路的布局轻易取胜，因为他们只须拆除桥板，就可叫我们挨饿。所以我一进墨西哥城，就下令建造四艘双桅横帆船，船很快就造好，可以运载300人，必要时可把我的骑士全数撤走……

大城市内有几座神庙，或称偶像阁，建筑非常富丽堂皇。其中有一座主要神庙，它的雄伟瑰丽简直无法形容。庙的四周围墙高耸，墙内占地宽广，可以建成一座容纳1，500人(亦有说500多人)的城市。里面建筑很美，有大厅和走廊，住着侍奉偶像的人。我数过，有40座高大的塔楼，结构精巧，其中最高的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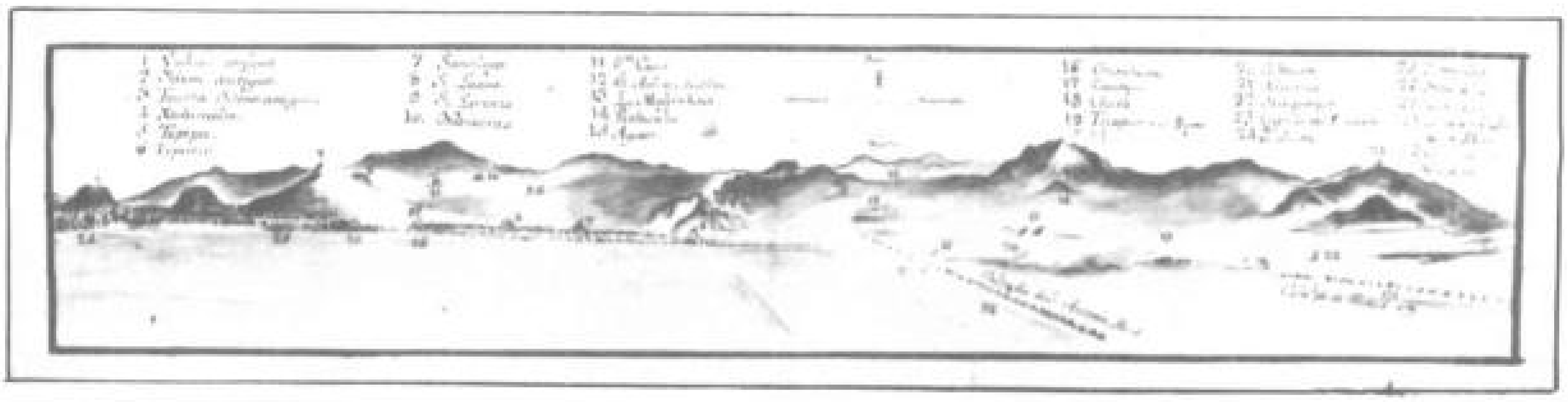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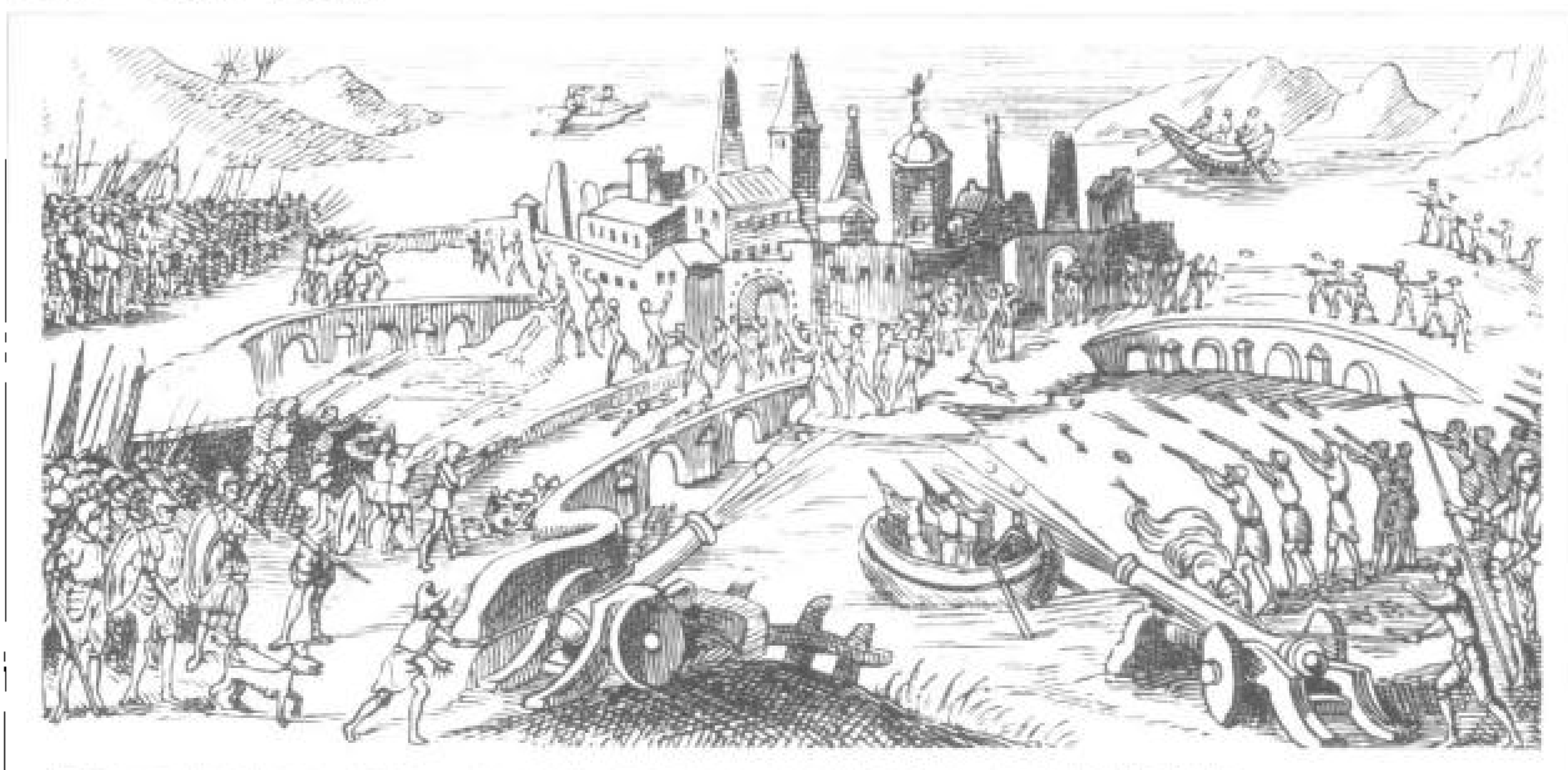
阶梯的台阶多达50级，爬上阶梯，可以登上塔顶上的平台。主塔楼比塞尔维亚的大教堂还高……

这座神庙内有三间大殿，殿里供奉主要偶像；大殿巍峨壮观，里面许多神像浮雕，有木头做的，也有石头做的。大殿内部还有其他祈祷室，门非常狭小。室内一片漆黑，只有祭司住在里面。祈祷室内外都有偶像。我叫人掀翻祭台台面，把最大的，他们最信的偶像从梯上推下去，并且叫人清洗沾满人牲鲜血的祈祷室。我还在偶像的位子上，安放我们的圣母和圣徒的图像。

蒙提祖马和他的人见了非常愤怒。起初他们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事情传到其他地区后，群众会起来反抗。因为印第安人相信，这些偶像给他们带来所有的福气；如果任人亵渎，神会愤怒，他们也得不到神的保佑，神会把土地的果实收走，他们就会挨饿。

我通过翻译对他们说，他们真是盲目，这些偶像不过是他们自己用不洁之物塑成的。我告诉他们，上帝只有一位，那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的天主，这位上帝才是永世长存的；应该信仰天主，而不是其他





墨西哥城围攻战。这是一座水城，建在湖上，控制桥梁的人可以稳操胜算。

任何偶像或造物……我禁止他们，不得再像平时那样用人牲向偶像祭祀，这习俗是上帝所憎恶、并禁绝的，也是国王绝不允许的。天主有令：杀人者死。从那天开始，他们不再用人牲当牺牲品，我在城里这段时期，他们没有再杀过，或活祭过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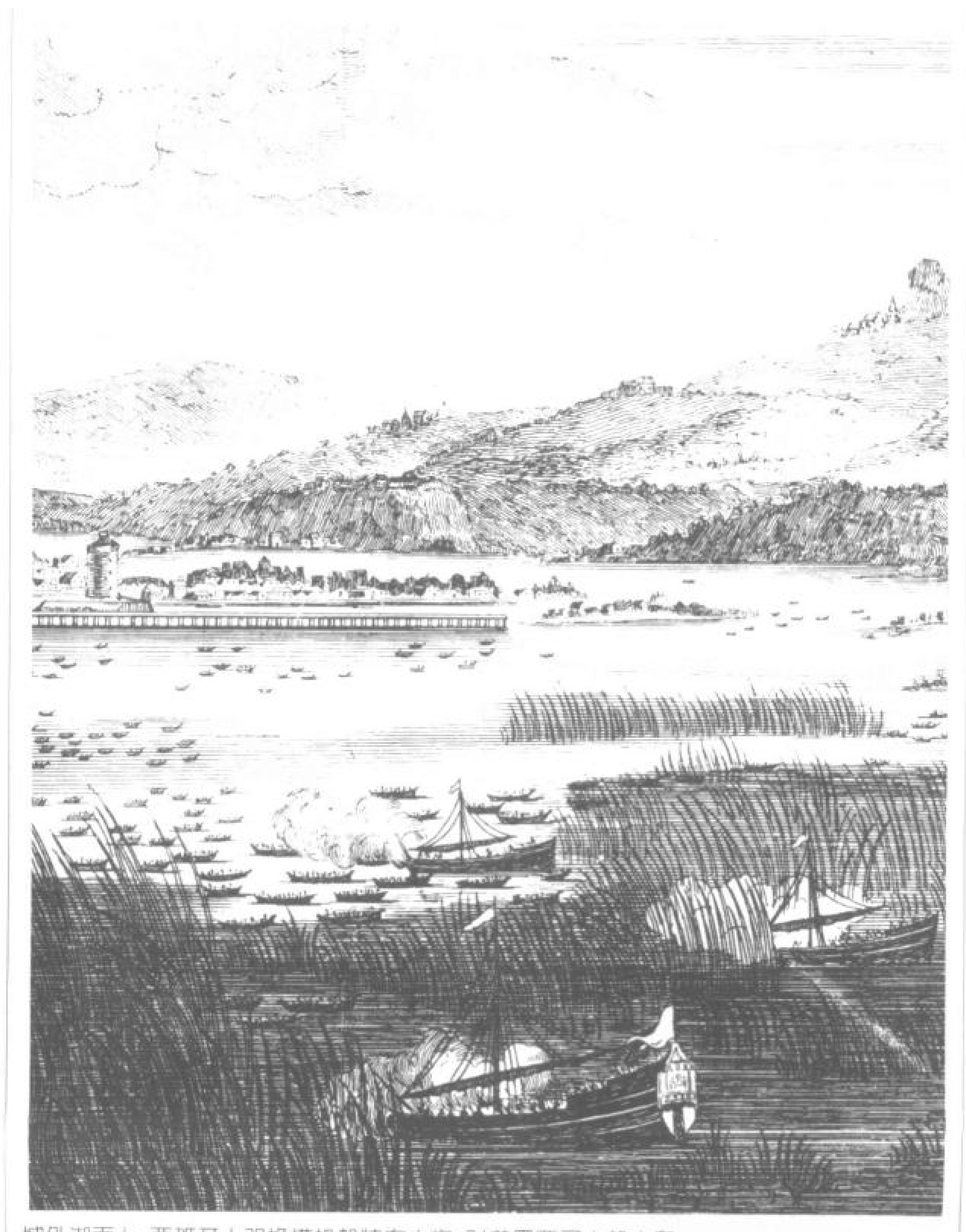
75天围城，冲突不断。科尔特斯一声令下，阿兹特克社会土崩瓦解；蒙提祖马被杀。他的继承者瓜蒂莫欣(Guatiomnzin)周围，只剩下少数忠心的人。以下是他们投降的故事。

日出时，我下令全体人员作好准备，把重兵器运来。前一天，我叫德·亚尔瓦拉多(Pedre de Alvarade)在大市场等我，我没到以前不要开火。集合后，双桅横帆船准备好，要绕到敌人待着的房子后面。我下令，当信号枪一响，就冲进房屋，把敌人赶出来，让他们跌进候在那里的帆船里。我敦促他们务必监视瓜蒂莫欣，尽量活捉他，因为只有捉住他，战争才会结束。

我自己在战斗开始以前登上一处屋顶，在那里跟我认识的几位土酋谈话，问他们为什么皇帝不来。他已经身陷绝境，不必让一大群人作无谓的牺牲。这是他的一桩罪孽。我要他们去请他来，不用害怕。两个土酋去找皇帝，不久，带了统理全城战事的头头回来；他是最积极的主战派，叫西加科亚欣(Ciguacoazin)。我再一次向他提出种种许诺，他回答说他的领袖宁死也不会来见我；他还说皇上非常消沉，但是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听了这样的回答，就先放他回去，要他们作好准备，我们即将进攻，把他们杀光。

事实果然如此 我们谈判了五小时，毫无用处 这时候城里有的人踩在尸体上、有的身子浸泡在水里、有的泅水逃走、有的溺死在满



城外湖面上，西班牙人双桅横帆船装有大炮，对着墨西哥小船大轰。

是小船的大湖里。这些可怜虫无比痛苦。男女老幼排成一长队，朝我们这边走来。有几个人跳入水中，企图逃跑，在漂浮的尸体堆中窒息而死。城里死了5万多人，看来是喝了咸水，挨饿或染上瘟疫。

幸存的人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把尸体往水里扔；但是尸体堆在路上，不推开人就没法过。我在路上派驻了几名西班牙人，有人向我们求救，要我们的印第安同盟军别把仅存的几个可怜虫赶尽杀绝。我叮嘱过印第安人队长管住手下人，不许再杀一人。不过，叮嘱也是无用，那天他们还是大开杀戒，总共杀死了1万5千多人。

城里的大将还不死心，试图负隅顽抗。他们躲到屋顶的角落里，甚至水里，不让我们看到他们瘦骨嶙峋的惨相。

我见天色已晚，他们又不肯投降，叫人拉来了两门重炮。我们的炮是伤了些人，但印第安人的残酷，比我们这两门武器更可怕。炮似乎没收什么效果，我于是开信号枪；枪声一响，敌人蜷缩的那块方寸之地，不一会儿就攻下了。抵抗的人都抛进了水里，其他人不战而降。双桅船闯入小港湾，小船上的敌人此时都已毫无斗志了。

这中间还有一桩幸事。一名船长叫霍尔金（Garci Holguin），追上了一艘小船，他觉得船上有重要人物。船头上的两三名弓箭手瞄准了小船，小船上的人做手势，示意不要放箭，皇帝在这里。我的手下立刻跳进小船，俘获了瓜蒂莫欣、塔库巴国王和几位大臣。

此时，我已经回到池塘旁边的屋顶上，霍尔金立刻把年轻的皇帝和其他俘虏给我押了过来。我先请皇帝坐下，向他表示我最深的敬意。他向我走来，对我说他保卫自己和部下已克尽厥职，并把手放在我的匕首上说："现在杀了我吧。"我安慰他说不必害怕。

感谢上帝。皇帝最后做了俘虏，战事终于在1521年8月13日，圣伊波利特(Saint Hippolyle)的节日那天结束。算起来，我们把这座城市围了75天之久。

陛下明察诸臣子在这些日子里付出的辛劳，遇到的艰险。后人将从他们的功绩中看到，他们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科尔特斯

书呈西班牙查理五世国王

《墨西哥的发现和征服》

战败但不甘屈服的印第安人

1524年6月，也就是距1521年攻占墨西哥城后将近三年，科尔特斯在方济会教士的簇拥下，跟阿兹特克的领袖相见。这些战败的阿

1519年3月18日，科尔特斯征服塔巴斯科。

兹特克人虽然表示愿意效忠，却还是不遗余力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们非常尊敬的大人，你们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我们这片土地。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现在我们还要说些什么呢？什么样的话会让你们听进心里？我们是些什么人？只是些普通人罢了……

我们通过翻译回答，我们所表达的，是无处不在的天主，他的意思和教诲；为了神，我们不惜冒险，置生死于不顾……

也许我们命该走向失败或毁灭。但是我们现在该往哪儿去呢？我们只是些普通人，我们是要消失的，我们终究是会死的。既然我们的神已经死了，就让我们也死吧，就让我们也消灭吧……

你们说，我们不认识无处不在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 你们说，我们的神不是真神；你们说的这句话真是闻所未闻。我们听了感到受伤害，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曾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们不是这样说的。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准则传给我们，他们还说哪些神才是真正的神，配享我们的崇拜和我们的尊敬。按照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祭祀礼仪，我们口衔黄土来到神祇面前，向神祇献血、立誓、烧香，供奉人牲。

我们祖先的遗训说，我们靠神才能活，是神养育了我们，他们牺牲自己，我们才有了生命。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天地未开之时。他们的遗训还说，我们的粮食，一切喝的和吃的东西，一切延续生命的东西，玉米、扁豆、甜菜、鼠尾草等等，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向神求水求雨，大地有了水和雨，植物才能生长。

我们的神富裕幸福，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们那里天长地久，草木生生不息……在特拉洛克神那儿，“人不愁生活”，没有饥饿，没有疾病，没有贫困。神给人勇气，也给人尊严。

要问这些神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显过灵，受到祭享，被大家尊奉为神？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图拉，在瓦帕卡科(Huapalcaco)，在修夏特拉潘(Xuchatlapan)，在特拉莫汪钦(Tlamohuanchan)，在约瓦里钦(Yohuallichan)，在特奥蒂华坎。

他们在世上建立了王国；他们赐下权威、权力、荣耀和名声。

现在要我们去摧毁从前的生活准则？奇奇梅克人、托尔特克人、阿科尔乌亚人、泰帕纳克人的生活准则？我们知道谁给我们生命，谁让我们延续香火，谁孕育我们成长，应该如何求神，怎样祈祷。

哦，大人，请听着，不要对你们的百姓做出会令他们痛苦的事，为他们带来死亡的事……

哦，我们的大人，务请心存善意，冷静考虑。我们实在无法平静，就算会冒犯您，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信仰，还不能把你们的信仰看作真理。

大人，你们是在上的人，是统率全世界，指导众人的人。现在难道因为我们失败了，就不准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如果我们必须留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不愿意当囚徒。你们还是随意处置我们吧。

大人，以上是我们对你们的意旨和教诲的回答。

《阿兹特克思想》

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537年9月14日，圣事法庭上，神－人安德莱·米克斯科亚特尔（André Mixcoatl）的陈述即可为证

我叫安德莱，我是基督徒，五年前在特斯科科，有一名教士给我施洗礼，教士的名字我忘了

在特斯科科，我每周去听教理，有时上方济会教士家里，有时到接受他们教化的年轻信徒家里。教士布道时说，要我们放弃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偶像崇拜，我们的仪式；要我们相信上帝和其他一些事。

我承认，三年来，我不但没有做到他们要我做的事，反而说教士的布道一文不值，说我自己就是神，印第安人应该向我献祭，恢复从前的偶像崇拜。我在要雨的时候唤来了雨。因此大家给我献纸，献珐玛树脂，献许多其他东西和财产。

我经常大白天在图兰钦科(Tulancingo)、乌亚雅科科特拉(Huayzcocotla)、杜克特佩克、阿潘(Apan)等地布道。大约四年前，我在特伯乌亚尔科(Tepehualco)当上神。因为天不下雨，我整夜烧珐玛树脂和其他东西，念咒作法。隔天一场大雨落了下来。就这样，他们把我当作神。“丘丘梅卡人”(chuchumecas)有一名祭司，什么都不懂，又不会降雨，族人把他处决了

我宣称在兴妖作怪时，魔鬼会对我开口说：“做这个，做那个。”我在特伯劳兹托克(Tepetlaoztoc)又把特伯乌亚尔做的事做了一遍，我主持仪式，献珐玛树脂，天又下起雨来了，他们又奉我为神。这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在我讲过话的地方，还有其他地方，我都对大伙儿说，如果他们不把我看成神，他们就会死。我可以招来冰雹雪霜，叫他们统统死掉。他们不应该相信教士，而应该相信我对他们说的话。

如果你们从前崇拜的神曾经援助过你们，曾经给过你们所需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弃从前的信仰？为什么要忘记他们？

切切记住，教士都是在胡说八道。他们没有带给你们什么援助，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可认识这些教士？他们见过他们说教的东西，他们提到的那个神？没有！他们还在欺骗我们。

我们吃的东西是神给的，是这些神养育了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力量。我就是要做这样的祭礼，决不因那些人而放弃！

宗教裁判所文献

录自格吕钦斯基(Gruzinski)

《墨西哥的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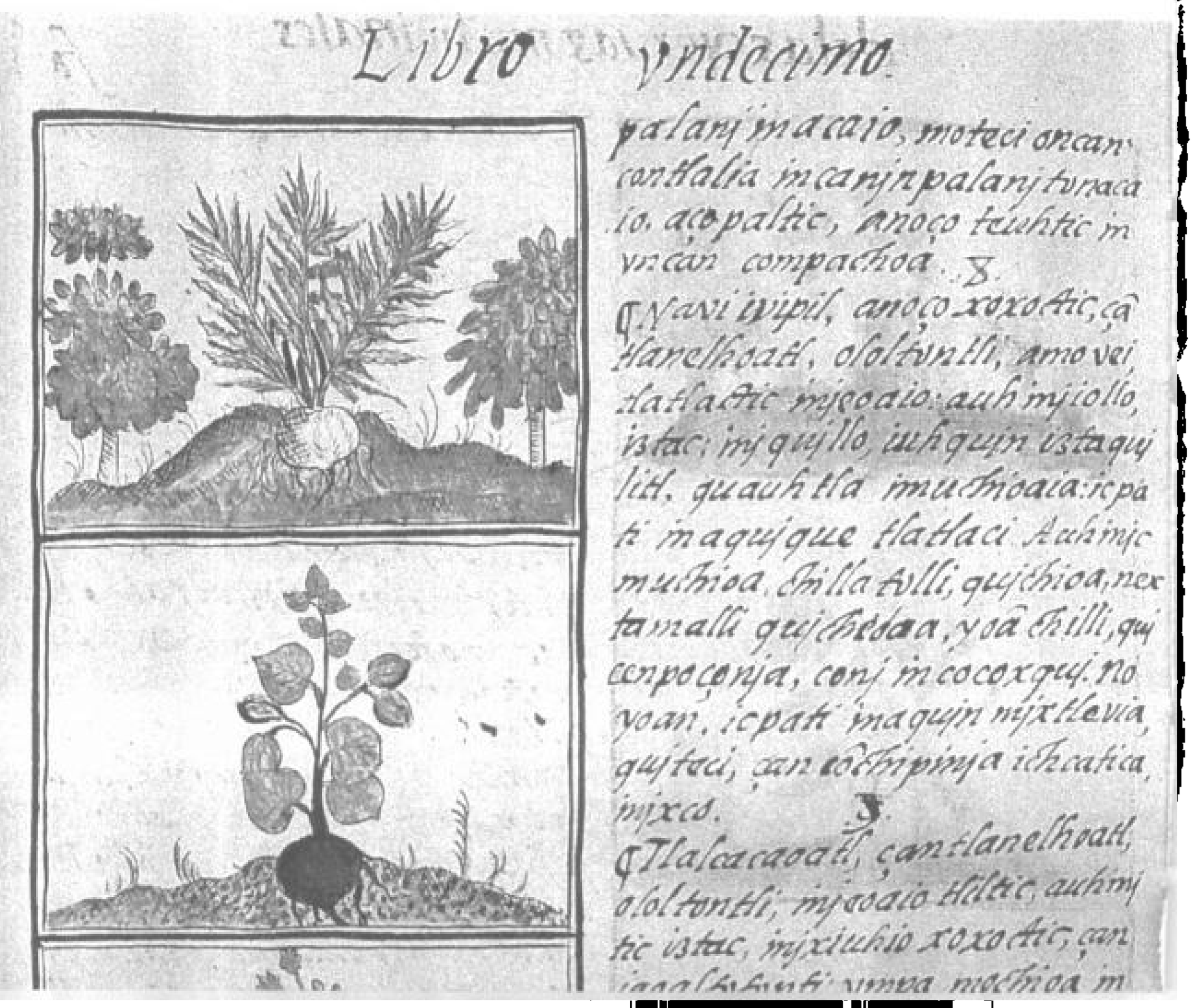
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巫术和诸神混合论

在战场上获胜并不意味着
也能征服灵魂
16 和 17 世纪里，
膜拜土著的保护神，
求告基督徒的上帝，
这两种崇拜居然并存。

巫医和巫师

埃尔南特(Domingo Hernandez)出身于特拉尔蒂萨潘(Tlaltizapan)，墨西哥约托佩克河(Rio Yautepec)右岸一个村落。自从天授"包治百病的奇功"后，他自夸是神，声名远播。这时候是17 世纪初期。

当他命在旦夕时，两个穿白长衣的人出现在他面前，把他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名病人；他们对埃尔南特吹了一口气。然后再带他到另一个地方，那里也有一名病人，他们再对埃尔南特吹一口气。然后他们说："我们带你回家，因为他们已经在



为你哭泣了。你现在躺下，我们后天再回来找你。”

这时候，他回魂了，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哭，仿佛他已经死了。

两个穿白长衣的人三天后又回来了，像第一次那样带他去见那两名病人，又像上次那样对他吹气。这时，他们对他说：

“你若要见你父母、祖父母和家里其他人，就赶紧去。但是他们要是看见你，你绝对不许跟他们说什么，否则你就跟他们一起留下来，再也回不到人间了。”

然后他看见两条路，一条很宽，有许多人在走，这是下地狱的路。另一条狭窄难行，布满杂草荆棘。他们对他说，这是我们救主的路。他看到没几个人跟着他，许多人回头走那条宽路。穿白长衣的人命令他跟在他们后面，走到一幢奇人之屋，对他说：“西特拉玛乌依科(Xitlamahuico)，瞧着，要注意你将看到的东西。看那些酗酒的人会遭到什么报应，汲取教训，不要喝酒……(还有其他这一类的事)。不然你要受同样的酷刑。立即戒掉龙舌兰酒，否则三天后你又要回到这里来的。现在我们上你家去，因为他们已经在哭了，不能让他们把你埋入土中。”

然后他们对他说：

“听着，你这人穷困潦倒，这是教你在人世有个谋生之道。”

龙舌兰酒节，墨西哥人终日酗酒。

他们教给他一些秘诀……后来，他靠了这些秘诀不停地给人看病，再难治的痼疾也能痊愈。他们说完这些话领他回家，他回魂了，看见大家正哭着，仿佛他已经死了。

他后来又说，就在同一天夜里，三个身穿白长袍的女人来看他。他记住了她们之间交换的几句话。据他说，一位是圣母，一位是圣惠罗尼克(Véronique)，第三位他不能确定。圣母说，救主基督已经留住这个病人，她要救他。圣惠罗尼克听从她，用块布给他送来一阵风。这下他又复活了，从那个早晨开始，他都很好。

〈多明戈·埃尔南特的幻觉〉
载于德·阿拉尔贡
(H. Ruiz de Alarcon)
《迷信论》
1629年

西班牙人和巫师

1665年，朴布罗。在审判“印第安偶像信徒”的法庭上，乌亚曼特拉(Huamantla)一名西班牙人的证词。

六年前，圣胡安·伊克斯塔科(San Juan Ixtenco)村里，有一名印第安人叫科亚特尔(Juan Coatl，意思是云蛇)，对我说他要让我成为有钱人；他已让若干人有钱了。要的话，我必须陪他上特拉克斯卡拉山里去，到了那里他会给我许多金子银子，条件是我要守斋，在耶稣升天日前两天不近女色。

我受到贪婪和好奇心的驱使，由一名西班牙人陪着，跟了科亚特尔爬上一座山，要看看印第安人做坏事还是散布迷信。我们一走进一间像隐士住的小茅屋，印第安人就点燃几支蜡烛，焚烧珐玛树脂和香。他让我待在里面等，自己进山里去了。他过了好一会儿回来，责备我来的时候心不诚，因为我答应

在西班牙征服以后，基督教的洗礼、葬礼、宗教仪式，也与印第安人的传统习俗融合。

了却没有守斋，而且我还有一个兄弟在教会工作。所以我请他去找的钱他没有找着，没法给我，这座(有点神圣的)宝山的土地神生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给我一大笔财富的。

我看这只是场骗局，就离开了这个印第安人。四个月后，我又遇见他，问他为什么不遵守诺言，没使我当上有钱人，他自己可说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答说这座山很生气，因为我有一个兄弟是教士。为了平息它的怒气，他去了另一座山，叫“拉卡尔特拉”(la Caldera)。他在山里睡着时，它的保护神向他现身，要他起来去对乌亚曼特拉和圣胡安(伊克斯塔科)的人宣布，山神已经息怒，不会怪他说出这些消息：那天将有一场暴雨，这就是信号。据这个印第安人说，暴雨确实降下来了。……我听见有人对那些印第安人说，大家把他看成是大祭司，他主持婚礼和祭礼，手里有一部史书，根据出生的日期给人取名字。他带了印第安男女上了特拉克斯卡拉山。

朴布罗主教区教会法庭的调查报告

由他自己或者透过圣胡安(伊克斯塔科)的旧税收人员、征收蜡烛、树脂、香和鸡……他上了特拉克斯卡拉。据说,他在那座山里的一潭泉水旁边拥有一座山洞,泉水通过卡诺亚(Canoas),流到圣胡安·伊克斯塔科。看见两座十字架就可找到那个地方。进了洞口他点上蜡烛,洞里放了几尊偶像,一块布上画了个印第安女人,女人脚下有几个土著青年仰头朝她看。另一块布上画了个人物,五官像当地人,穿了披风(tilma),拿着棍子。还有两张画,一张是四条蛇,一张是盘着的大蛇。……旁边还发现其他偶像和一堆衣服,衣服是人家献的,放在科亚特尔的祭台上。

然后他由其他两人陪着,带了点燃的蜡烛和许多树脂走进山洞。他们在洞里待了一天一夜,向偶像顶礼膜拜……科亚特尔对他们说,这是他们真正的神;这些神赐给我们水、好收成,以及他们的一切。他们应该相信的是这些神和另一尊偶像,他指着这尊偶像对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圣母。他们不应该相信西班牙的神和那位神圣的圣母。每次要进(山洞)时,他命令他们守斋,也就是不跟女人睡觉,如果有人违背,他就说他们都是"不守斋的狗"。其中有一人更谈起他有一次没有守斋得到的遭遇:科亚特尔跟他一起来时对他说,他只是一条"肮脏的醉狗",不守斋就来了。他知道每个人做了些什么,其他人大表惊奇。据科亚特尔的妻子说,他要上山的前一夜是守斋的。

(印第安人)还坦承,神父进村子时,科亚特尔大骂那些要去找神父的孩子和大人。他比教士还高明,能跟神通话,他给村民提供必需品,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找神父?他再说,他们不应该相信上帝,而要相信他们自己的偶像。

科亚特尔庭审笔录纪要

载于《墨西哥的神-人》

巫医和圣母

1761年9月11日,约托佩克。

审问佩雷斯(Antonio Pérez)。佩雷斯年40，是埃卡钦科印第安村(pueblo d' Ecatzingo)，特拉科克斯卡尔科(Tlacoxcalco)小村上的人，因为“以前放过羊”，外号“牧民”

四年前，我住在高曼兹(Gomez)的农庄内。农庄就在特蒂吉卡亚克(Telizicayze)，属阿特拉特拉乌坎(Atlatlahucan)管辖。我陪当地一名圣道明会神父到叶卡比克斯特拉(Yecapixtla)村去。我不知道神父叫什么、从哪儿来、住那里。也可能他是个鬼。我只记得在路上神父对我说，我已经罚入地狱，因为我酒喝太多。他教我几种治病的方法。……鸡蛋、肥皂、牛奶、做菜的油、薄荷、番茄皮，治不同的病。对付所有的病包括牙痛，他给我几个方法。其中一个是蒸薰法，选六块大小相仿的火山石，浇上加了香料烧过的水，然后把石头夹在病人的大腿中间。

治疗时，我嘴里要念教会教的信条；我也加上这几句话：“以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我最相信上帝，其次相信草药。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念忏悔词。

我做这一切，是出于道明会神父的话。我用以上这些方法给拉特钦科(Tetelcingo)的马格达勒娜(Magdalena)治好了伤寒，给我妻子玛丽亚(Ana Maria)治好了肚子痛，给

多明哥（我忘了姓和村子）治好了腿痛。……我花了六里亚尔(reales)向画家本杜拉(Bentura)买了一幅古画，60公分大，画的是基督。我把画放在家里，叫人擦干净。许多人来向基督献花献蜡烛。因此，阿特拉特拉乌坎的神父唐贾辛托·瓦勒拉（don Jacinto Varela），叫人把我抓去。后来他又把我放了，要我带他到我家，给他看圣基督像。我正要带他去时，突然看到自己跟这幅画到了沟底的山洞里，在阿特拉特拉乌坎的一边。我不知道是谁带着我从空中飘过来的。我在山洞里待了会儿，然后到奇马乌亚坎(Chimalhuacan)，把画给了神父，神父叫人配上框，放在他的教堂里。但是因为我接受人家献的蜡烛和钱，被神父骂了一顿，把我赶出教堂。

八天以后，在扎巴勒泰(Zabaleta)，我遇见一名赤脚方济会教士，他要我陪他去朴布罗。我答应了。突然间，我到了火山中间，教士在我旁边，对我说，圣基督像给人拿去了不要难过，他再给我一张。他果然给了我一座好像玻璃做的头像，要我配上柏木做的身体。一名画工帮我做。我还题上词："基督人殓"。在基督面前我点上蜡烛，念信条和谢主经。被捕时这圣物还在我家里，我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那名神父还对我说，我在火山里可以找到一张弓，弓下面是圣母，然后在奇马乌亚坎会出现两个新水潭。

那时我不理他的话，一年来我一直默不作声。

我感到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就去找阿帕里西奥（Miguel Apparicio）、福斯蒂诺(Faustino)，德·拉·克鲁斯（Antonio de la Curz）和德·圣泰玛丽亚（Pasqual de Santa Maria），把他们领到洞里做证人。到了洞里，我们看到一名穿了亮丽大氅的妇女，一具盖了布的身体，像个死人。我们没有碰身体。我们跪下，念了十遍信条，然后画一张"阿雅卡乌依特"（ayacahuite）像，再题上："光明、棕榈树、橄榄树和百合花"。这是赤脚方济会神父跟我谈时决定的。他还要我照洞里那个死人的

样子来画 我们要把画像带到约托佩克教堂，再带回山洞里，这样就会发现耶稣受难时用的全部圣具 有37人将与我同去。

我没有把画像带到教堂去，却带到了山洞里，同去的有从埃卡钦科来的五个人：我的儿子马蒂奥、他的兄弟菲力浦（Felipe）、德莱莎（María Theresa）、迪戈（Diego）、还有伊萨马蒂特兰（Izamatitlan）来的25人，其中有税务员佩德罗（Pedro）、德·圣泰玛丽亚，还有其他人 我到了那个地方，从一个地洞里挖出耶稣受难的全部圣具，都是陶土制的，我把圣具带回家里。德·圣泰玛丽亚把圣母像带回他的家里，我们在圣像前念玫瑰经和谢主经，我们跳舞，演奏音乐。这时候神父进来逮捕了我们。

证词

载于《墨西哥的神－人》

神－人后裔的兴亡盛衰

20世纪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
栖身在四方辐辏的
墨西哥城城外，
他们不是在小土地上
坐以待毙，
就是在大都市寄人篱下。
一位墨西哥人种学家
对印第安人的采访录
可以作为佐证。

“从前，很少人到墨西哥城去，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城市。”埃斯吉韦尔（Justin Esquivel）说：“现在墨西哥城里的人，认为我们不想劳动，就上那里做买卖，他们甚至把汽油浇在我们的水果上。我们去是因为无法可想，政府不给我们工作，我们只能往那里去。”

“（在城里）我们被抓，被罚，还给关进监牢。也只好这样，我们没办法才做的事，禁了还是要做的。乌鲁丘杜（Uruchurtu，以措施严厉著称的市长）当市长时，我们一出现在街上或坐在广场上，马上有人来抓：‘走开，乡巴佬！你在那儿干吗？’没有证件就只能打黑工，可是，他们什么时候要给我们发证件呢？看看我们（指指他的破衣服）。我们不会撒谎的，看看我们。您说

20世纪初，墨西哥城贫困地区。

我们是有钱人吗？这是因为这里没有活路，才上墨西哥城去的。”

村里除了经济不佳，无以维生之外，田间工作也太苦，不安全。一名青年这样说：

“这里没有工作，什么都赚不到。替老板做工，从早上九点钟，干到晚上九点钟，浑身湿透才赚十比索(peso)。弄‘扎卡东’(zacatón，墨西哥的一种饲料草)的根这工作，真是苦，早晨六点开始，晚上六点回家，有时还到八点，全身是灰，真是做牛做马……因为这样我们才去墨西哥城，要是上帝同意，我们还是继续要去的，这里什么都赚不到。”

混血种农民也说出他们的心声。

“20年后，再没有人会在田里干活了。我要孩子过得比我强。他们不愿种田，因此我们要上墨西哥城去。他们要读书，因为现在当一名正规工人也需要中等教育文凭……在这里我没法给每个人都上学（他有九个孩子），所以我想我以后是要上墨西哥城去的。”

一般说来，住在马萨乌亚(Mazahuas)的农民，尤其是那些不曾在城里生活过的人，对城市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城市是一则迷思，流传已久，吸引大家背井离乡。

“我若能上墨西哥城或其他地方去该多好，那里钱好赚……”

但是在城里如何找到工作，这事始终有一种神秘感，原因无法解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机会，我不知道。有的人去了墨西哥城，立刻就发了。他们很顺利。也有人在城里待了一阵最后回来了，什么都没有赚到。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机会……”一名受访者这样喃喃说。

流入城市的人中，有的能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并且定居下来，很满意自己移居到了城里。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在穷街贫民区艰苦度日的人，对自己的处境牢骚满腹。

村里的人做梦也在美化城市的生活；城里的人呢，为了得到心里安慰，则认为乡下生活“比较”美好。“如果道蒂贾尔（Dotejiare）有工作做，我就回去。那里的人多半过得不错，因为他们知道适合的耕种方法，收成不坏……我在这里住的房间很糟糕，在道蒂贾尔过得好。那里安静，有自己的房子，即使房子很普通，总是自己的……”

这次采访中听到各种看法，整体来说还算客观，但是有一点除外：人人迷信，把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都渲染得不符事实。这些看法大多数客观评估个人切身的具体条件。譬如说，最穷困的马萨乌亚农民，只想到城里来，对于移民一事并无价值判断。

阿里兹伯(Lourdes Arizpe)
《迁移、种族和经济变化》

伊克梭切夏尔科/图拉

650－950 伊克梭切夏尔科三世（Xochichalco Ⅲ）羽蛇神庙，三块石碑

856 托尔特克人建成图拉

967 魁扎尔科亚特尔率领一支托尔特克人队伍前往奇钦·伊策萨

1168 奇奇梅克人攻克图拉，托尔特克国力衰落

阿兹特克人

1168 图拉被奇奇梅克人攻陷，阿兹特克人迁徙流散

1215 阿兹特克人进入墨西哥地区

1247 奇奇梅克人建立特内卡（Tenayuca）

1325 阿兹特克人被赶入特斯科科湖中的小岛

1370 阿兹特克人建立台诺切提特兰

1428 阿兹特克人战胜邻近部落

1430 阿兹特克第四位国王伊策科亚特尔建立阿兹特克霸权。

1440－69 蒙提祖马一世当政

1455 征服瓦哈卡

1458 征服维拉克鲁斯（湾）

1469－81 阿克夏卡特尔当政

1476 征服托洛卡谷地

1481－86 蒂佐克（Tizooc）当政

1486－1503 阿乌依佐尔当政

1487 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大祭典礼

1503－20 蒙提祖马二世当政

1519 蒙提祖马二世得知科尔特斯登岸

1520 蒙提祖马二世被科尔特斯囚禁，死于狱中

"悲惨夜"

1521 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城市遭劫

1525 切奥特莫克去世，阿兹特克人抵抗力量崩溃

马雅人－托尔特克人

650－950			
950－1200			
	前古典时期		
	后古典时期		
		879	奇钦－伊策萨一根马雅横梁上的日期
		967	魁扎尔科亚特尔离开图拉去奇钦－伊策萨
		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	奇钦－伊策萨的第一座"城堡"金字塔
		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	第二座"城堡"金字塔
		12世纪	奇钦－伊策萨的石环球游戏
		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	出现金铜冶金业
		在佩滕(Peten)	11－13世纪，二次占领蒂卡尔(Tikal)
		1194	建立马雅潘(Mayapan)联盟
1200－1519	后古典时期后期	1224	犹加敦的托尔特克统治结束，伊策萨人入侵
		13世纪	图隆(Tulum)主要建筑
		1263	伊策萨人进入马雅潘
		1283	与贡贡人(Cocoms)内战
		13世纪	危地马拉的米克斯科·维乔(Mixco Viejo)建成
		1441	马雅潘联盟解散
		1470	危地马拉的伊克欣采(Ixinché)建成
1519－1700		1525－1541	征服犹加敦
		1697	攻占塔亚萨尔(Tayasal)——最后一座独立的马雅城市

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者

特诺奇蒂特兰

1372－91	阿卡马比切特力
1391－1414	呼兹呼特尔(Huitzihuitl Ⅱ)
1414－28	奇马帕帕卡(Chimalpopoca)
1428－40	伊策科亚特尔
1440－69	蒙提祖马一世
1469－81	阿克夏卡特尔
1481－6	提佐克(Tizoc)
1486－1503	阿乌依佐尔
1503－20	蒙提祖马二世
1520(4个月)	奎特拉瓦克
1520－2	切奥特莫克

特斯科科

1409－18	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
1418－72	尼萨乌亚尔科约特
1472－1516	尼萨乌亚尔比里
1516－9	卡卡玛(Cacama)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科尔特斯初次会见蒙提祖马的使者》。绘于铜版上的油画，仿自 A. Solis 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书脊

每年 10 月举行的《艾克索科特尔》祭礼。

扉页

1 Diego Velasques 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科

尔特斯 绘于铜版上的油画，仿自 A. Solis 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2 三名西班牙士兵，与塔巴斯科的印第安人首次交锋。同上

3 科尔特斯下令凿沉自己的船只，士兵取走船上的锚、缆绳等。同上

4 科尔特斯初次会见蒙提祖马。同上

5 科尔特斯进入特拉克斯卡拉。同上

6 科尔特斯进入墨西哥与蒙提相见。同上

7 蒙提祖马赠礼给科尔特斯。同上

8 特皮亚卡战役。同上

9 科尔特斯俘获蒙提祖马二世。同上

11 魁扎尔科亚特尔 《Telleriano - Remensis 古抄本》，巴黎国家图书馆

第一章

12 杜兰《印第安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 de Nueva España) 手稿的扉页 1579 年 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13 螺钿镶嵌人头。阿兹特克时期雕像

(1324－1521)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14 武士、图拉的出土托尔特克时期雕像。同上。

15上 玉米文化 《萨汉根古抄本》。

15下 阿兹特克人迁徙，图像抄本插图。巴黎国家图书馆。

16 魁扎尔特亚特尔 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17上 花神、爱情、舞神和诗神艾克索奇比里雕像 阿兹特克时期(1324－1521)作品。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17下 阿兹特克人之间的战争 《Telleriano－Remensis古抄本》。

18 呼兹洛波奇特里、特兹卡特里波卡、佩那尔、特拉洛克等诸神 《萨汉根古抄本》。

19 传说中的七洞口，墨西哥手稿插图 巴黎国家图书馆。

20上 阿兹特克人迁徙，图像抄本插图 同上。

20－21 建立特诺奇蒂特兰城 《阿萨蒂特兰古抄本》。

22－23 建立特诺奇蒂特兰城的肇始 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23 搬运大石块 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24 墨西哥谷地湖里的鱼，《萨汉根古抄本》。

24－25 阿兹特克人在湖中编扎“水上菜园”。佚名画。墨西哥城市博物馆。

26 土西托古波钦。《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古抄本》。巴黎国家图书馆。

27 向国王纳贡。图像抄本插图。同上。

28左 金银器加工。《萨汉根古抄本》。

28右 黄金胸饰。阿尔班山七号墓。墨西哥瓦哈卡地区博物馆。

29 艾克西普·多特克神的金面具。发现于阿尔班山的七号墓。同上。

第二章

30 雨神特拉洛克。《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古抄本》。

31 “阿兹特克历书”石刻。

32左 墨西哥谷地的蝗虫。《萨汉根古抄本》。

32右 五十二年轮回历，同上。

33 举火礼。《鲍尔勃尼库斯古抄本》。巴黎国民议会图书馆。

34 “艾克索科特尔”礼。同上。

35 石环球游戏。同上。

36 Nouvelle Galice 地图和人祭。1550年。塞维利亚印第安档案馆。

37 武士的装束。《萨汉根古抄本》。

38左 蒙提祖马的宝物。维也纳人类博物馆。

38右 盛装的阿兹特克亲王，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39 翎毛加工。《萨汉根古抄本》。

40 人祭。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41 阿兹特克人之间的战斗。同上。

43上 阿兹特克人之间的战争。同上。

43下 “虎武士”和“鹰武士”。《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古抄本》。

44 特斯科科国王尼萨乌亚尔科约特尔像。同上。

45 贡品。《门多萨古抄本》，1541－42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第三章

46 在“神屋”顶上的人祭典礼。版画。Chapman绘。

47 墨西哥城图。佚名画，17世纪。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48 阿克夏卡特尔国王像 佚名画。维也纳国家图书馆。

49中 食人场面，《Magliabecchiano古抄本》。巴黎人类博物馆图书馆。

50－51 墨西哥城及其四周。法国版画，17世纪。

52－53 斗剑士的搏斗。意大利版画。将近1820年。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53左上 食人场面。《萨汉根古抄本》。

54上 人祭。《Magliabecchiano古抄本》。

55 祭司向天奉献人牲的心。版画。载于戴西莱·夏尔奈(Désiré Charnay)的《新世界的古城》(*les Anciennes Villes du Nouveau*

Monde)。巴黎人类博物馆图书馆。
56 墨西哥城的迪卡里，意大利版画。将近1820年。
57 阿乌依佐尔当政。《Telleriano - Remensis 古抄本》。
58 - 59 上 墨西哥城及其四周湖泽图，载于卡勒里的《环球旅行》(*Voyage autor du monde*)。巴黎国家图书馆。
58 - 59 下 墨西哥城鸟瞰图，版画。佚名绘，17世纪。巴黎樊尚(Vincennes)海军历史档案馆。
60 特斯科科国王尼萨乌亚尔科约比里。《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古抄本》。
61 卜卦历日期图像标志。《Magliabecchiano 古抄本》。
62 蒙提祖马二世像。墨西哥城国家图书馆。
63 蒙提祖马时期的宫殿，载于 Thomas Gage 的《墨西哥帝国史》(*Histoire de l' Empire mexicain*)。巴黎人类博物馆图书馆。
64 - 65 《大特诺奇蒂特兰》(细部)。里维拉壁画，1945年。墨西哥国家宫。
66 - 67 《柴波特克文明时期黄金镶嵌饰物制造》。同上。
68 - 69 《托托那克文明时期向皇帝呈献水果、可可、香草》。同上。
70 - 71 《17世纪初，大特诺奇蒂特兰山谷湖泽全景图》。壁画，仿自科瓦吕比亚斯(Covarrubias)。墨西哥城市博物馆。
71 下 祭礼。《Magliabecchiano 古抄本》。

第四章

72 《科尔特斯率领军队进入特拉克斯卡拉》。佚名画。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73 《科尔特斯像》，仿自 Jaldana Maestro。墨西哥城国家历史博物馆。
74 蒙提祖马目睹彗星掠过天空，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75 奥克索莫科女神和奇帕多那神编订卜卦历。《鲍尔勃尼库斯古抄本》。
76 - 77 蒙提祖马梦见尼萨乌亚尔比里托梦，预告阿兹特克帝国的崩溃。版画。佚名绘，1518年。
77 卜卦历。《萨汉根古抄本》。
78 西班牙征服者与阿兹特克人的战斗。《Lienzo de Tlaxcala 古抄本》。巴黎国家图书馆。
78 - 79 蒙提祖马赠给西班牙的羽冠。维也纳人类博物馆。
79 赠礼给科尔特斯。《Lienzo de Tlaxcala 古抄本》。
80 科尔特斯会见特拉克斯卡拉区的印第安人。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80 - 81 科尔特斯和蒙提祖马二世。意大利版画。将近1820年。
82 - 83 科尔特斯下令凿沉自己的船只。Monleon 画。马德里航海博物馆。
84 - 85 蒙提祖马二世接待科尔特斯。组画。Miguel Gonzalez 绘，1698年。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86 - 87 上 阿兹特克人企图拦阻科尔特斯逃跑。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86 - 87 下 征服者与阿兹特克人的战斗。《Lienzo de Tlaxcala 古抄本》。
88 科尔特斯下令造船。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88 - 89 1520年7月8日奥登巴战役。石版画。载于《拉丁美洲和安地列斯群岛史，1500 - 1534年》(Histoire d' Amérique latine et des Antilles, 1500 - 1534)，巴黎，164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第五章

90 特诺奇蒂特兰城图。版画。16世纪。墨西哥城市博物馆。
91 恶狗施暴图。载于图像抄本。巴黎国家图书馆。
92 - 93 科尔特斯反对人祭典礼。石版画。载于《拉丁美洲和安地列斯群岛史，1500 - 1534年》。
93 科尔特斯和他的军队捣毁偶像。同上。
94 左 食用有迷幻作用的蘑菇。《萨汉根古抄本》。
94 右 唐·莫亚·德·贡特勒像。载于

D. Vincente RivaPalacia 的《符号上的墨西哥》(*Me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巴黎拉丁美洲高等研究院图书馆。

95 《阿兹特克贵族皈依基督教》，组画。Miguel Gonzalez 绘，1698 年。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96 《科尔特斯向他的军队下令捣毁阿兹特克人的偶像》。同上。

97 上 印第安人领洗礼。《Lienzo de Tlaxcala 古抄本》。

97 下 特斯科科的第一座教堂。版画。载于 D. Vincente Riva Palacia 上述作品。

98 – 99 《阿兹特克人领洗礼》。Miguel Gonzalez 画。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99 上 印第安人架起十字架。

100 上 塔巴斯科土酋向科尔特斯献上阿兹特克美女。意大利版画，将近 1820 年。

100 下 科尔特斯和他的小妾玛丽娜。佚名画。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102 – 103 一部账本(局部)。《Gobernadores 古抄本》。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103 西班牙军徽。Diego Muñoz Conargo 绘。载于 D Vincente Riva Palacia 上述作品。

104 《特马夏尔科启示录》。杰尔森画，1850 年。私人藏品。

105 沼泽地区园艺工作。墨西哥象形文字和卡斯蒂利亚文字抄本插图。人类博物馆图书馆。

106 – 107 站在查理五世族徽下的特拉克斯卡拉土酋。《Lienzo de Tlaxcala 古抄本》。

107 汤药治疗流行病。《萨汉根古抄本》。

第六章

108 混血儿像。墨西哥画。18 世纪。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109 《*Carmelita*》。女性雕像。André Garcca 作，19 世纪。同上。

110 贵族像。载于《哥伦布后土著古抄本》。同上。

111 Virreyes 宫。屏风画。佚名作品，16 世纪。同上。

112 – 113 墨西哥城图，J. G. de Trasmonte 绘，1628 年。墨西哥城市博物馆。

114 – 115 中心广场大教堂。石版画。Cuvllier 绘。载于 C. Nebel《墨西哥游记》(*Voyage du Mexique*)，1836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16 《西班牙征服以来形成的各种种族》，油画。Luis de Mena 绘，16 世纪。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117 做玉米饼。石版画。J. Michaud 和 Thomas 绘，1847 年。墨西哥城国家图书馆。

118 墨西哥的"背伕"。佚名版画，1811年。

119 西班牙大庄园和 San Andrés Chalchicomula 的印第安村。版画。佚名作。17 世纪末。私人藏品。

120 《切奥蒂特兰的圣周》。油画。Primitivo Miranda 绘，19 世纪初。墨西哥夏布尔特佩克博物馆。

120 – 121 《混血儿》。墨西哥佚名画，18 纪世。墨西哥城国家历史博物馆。

122 上 《酒馆》。油画。Aquita Arrieta 绘，19 世纪。墨西哥夏布尔特佩克博物馆。

122 下 《墨西哥家庭厨房》。油画。Eduardo Piagret 绘，1856 年。同上。

123 《作苦工的印第安人》。石版画。Lemercier 绘。载于 C. Nebel 上述作品。

124 – 125 上 纺织品图案。私人藏品。

124 – 125 下 《市场上的混血儿》。墨西哥油画。18 世纪。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126 – 127 《Tampico de Tamaulipas》。石版画，Fr. Miathe 绘。载于 C. Nebel 上述作品。

128 《和善的印第安人》。油画。Miguel Cabrera 绘，18 世纪。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见证与文献

130 绘于龙舌兰纸上的历书。人类博物馆图书馆。

131 祭祀托那蒂欧神。18 世纪。载于《太阳古抄本》。巴黎国家图书馆。

132 托那拉马特尔卜卦历中的一页。《鲍尔勃尼库斯古抄本》。

133 神庙升火。《Magliabecchiano 古抄本》

134－135　阿兹特克人迁徙图。载于卡勒里上述作品。
136　阿兹特克人从图拉到特诺奇蒂特兰的迁徙图
138　Tsapotlal Cena，主管墨西哥万神庙的神。《萨汉根古抄本》。
139　龙舌兰。载于卡勒里上述作品。
140　不同社会等级的教育。版画。载于Thomas Gages 上述作品。
141　托那拉马特尔卜卦历中的一页。《Telleriano Remensis 古抄本》。
142　羽蛇神魁托尔科亚特尔。《Massicano Vaticano 古抄本》。Gallimard 基金会。
143　《向羽蛇神献礼》。版画。Picart 绘。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44　特拉呼兹卡潘特丘特里神庙。
145　两头蛇。玉石陶器。
146－147　不同贡品。版画。载于 Don Francisco Antonio Lorenzana 的《新西班牙史》(*Historia de Nuvea España*)，1770 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48　蝴蝶。《萨汉根古抄本》。
149　不同贡品。版画，载于 Don Francisco Antonio Lorenzana 上述作品。
151　前西班牙时期商人《萨汉根古抄本》。
152　1500 年市场情景。版画。18 世纪。伦敦 Mary Evans 图片馆。
153　墨西哥工艺品。版画，载于 D. Vicente Riva Palacio 上述作品。
154　祭石。石版画，载于 C. Nebel 上述作品。
155　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Ignacio Marquina 重绘。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57　人祭。载于杜兰上述作品。
159 右　刻有祭礼的石头。石版画。载于 C. Nebel 上述作品。
159 下　大祭神庙。《拉丁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史，1500－1534》中的插图。巴黎国家图书馆。
160　蒙提祖马二世之死。版画。佚名绘。18 世纪。伦敦 Mary Evars 图片馆。
161　尼萨乌亚尔比里向蒙提祖马二世报告西班牙人的到来。同上。
162－163　科尔特斯和蒙提祖马相见。版画，18 世纪。同上。
164－165 下　墨西哥谷地全景。墨水画，19 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165 下　科尔特斯行动路线图(1519－1520)。
166　墨西哥城围城战。版画，载于 D. Vicente Riva Palacia 上述作品。
167 下　墨西哥湖水战。版画。佚名绘，18 世纪。伦敦 May Evans 图片馆。
169　科尔特斯——塔巴斯科的征服者。版画，载于《拉丁美洲和安地列斯群岛，1500－1534 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72　草药。《萨汉根古抄本》。
173　龙舌兰节。《Magliabecchiano 古抄本》。
174－175　洗礼与葬礼。《萨汉根古抄本》。
176　医生与病人。
177　瓜达卢佩圣母。Gallimard 基金会。
178　《*Santa Maria Totlaconantzin Guadalupe*》的书名页，1649年。Gallimard 基金会。
179　墨西哥城教堂。同上。
180　墨西哥城贫困地区。版画。

索引

A

阿尔班山

阿卡普尔科(Acapulco)　57

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的观光胜地。

阿卡马比切特力(Acamapichtli)　23－4

阿科尔乌亚(Acolhua)　19

阿克夏卡特尔(Axayácalt)　48

阿那乌亚克，高原(Anáhuac)　22

阿乌依佐尔(Ahuitzotl)　49, 52, 54, 56－78, 61

阿兹加波札尔科(Azcapotzalco)　19, 21, 24, 26, 19

阿兹特克历　31, 133

阿兹特兰(Aztlán) 19, 20
艾克索科特尔(xocotl) 35
艾克索奇比里(Xochipilli) 17
艾克西普·多特克,神(xipe Totec) 29, 132
安里凯兹(Martin Enriquez) 110
奥尔梅多(Bautolome de Olmedo) 93, 98
奥克索莫科,女神(Oxomoco) 75
奥梅多兹辛(don Carlos Ometochtzn) 97
奥托米族(Otomi) 17

B

包切卡(pochteca) 144
悲惨夜 86,87,89
卜卦历 32,61

C

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 - 1558) 78, 89, 107, 168
1516 - 56 年之西班牙国王，也是 1919 - 56 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柴波特克人(les Zapotèques) 57, 87
柴加特加斯,银矿(Zacatecas) 101
缠腰 26

D

达尔马提卡(dalmatique) 156
一种宽宽的长衣，宽袖、无束带 亦译和执事卦，大主教的祭衣
大安的列斯群岛 57
大庄园主 118
迪亚兹·德·卡斯蒂洛 (Bernal diazdel Castillo, 1496? - 1584?) 73, 82, 102, 151
蒂萨潘(Tizapan) 22
杜兰(Diego Duran) 60, 76, 150, 157
杜杜特佩克,公国(Tututepec) 62

F

菲力浦二世 (Philippe Ⅱ, 1527 - 1598) 103, 111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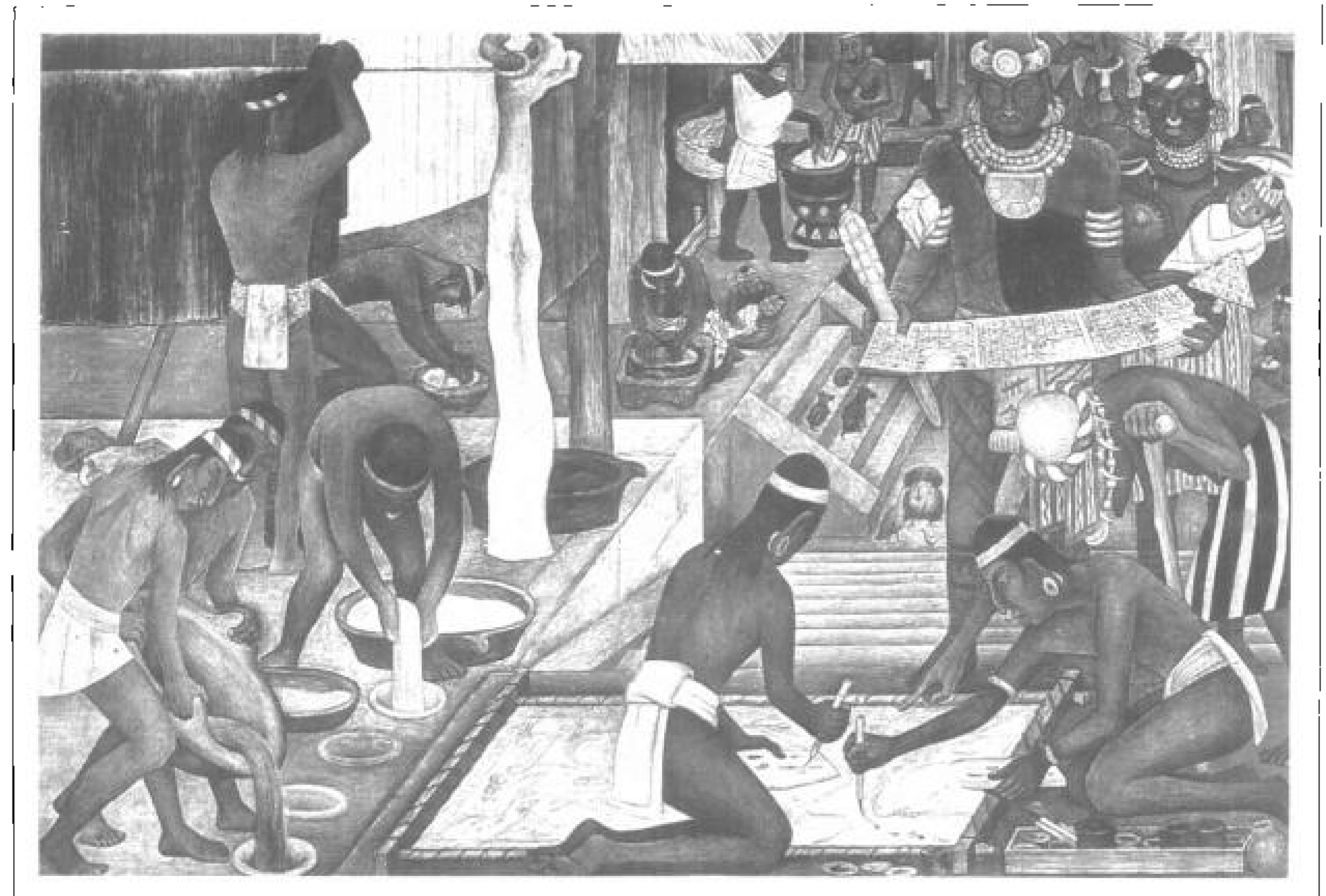
哥伦布 (Christophe Colomb, 1451? - 1506) 57
古尔乌亚坎,领地(Culhuacan) 21
瓜达卢佩的圣母 116,117,121
瓜克斯拉乌亚卡(Coixtlahuaca) 37

H

哈布斯堡(Habsbourg) 22
洪都拉斯(Honduras) 102
呼兹洛波奇特里(Huitzilopochtli) 18, 20 - 1, 40, 51, 53. 77
呼佐钦科(Huejotzingo) 58, 60, 62 - 3
"花之战" 36 - 7,62,145

J

吉吉玛(Tzitzima) 33
祭祀历 15
杰尔逊(Juan Gerson) 104



墨西哥画家里维拉壁画，塔拉斯克文明的艺术：为布匹染色、创壁画、绘制古抄本。

K

卡卡马钦(Cacamatzin) 68, 85
坎佩切(Campehce) 76
科尔乌亚(Colhua) 19
科尔乌亚坎(Clohuacán) 19
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 1485 - 1547) 58, 70, 73, 75, 77, 89, 91 - 2, 98 - 101, 150
奎特拉瓦克 (Cuitlahuac, 1470? - 1520) 86 - 7, 98
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 14, 16, 23, 28, 4, 76 - 7, 84

L

龙舌兰酒 123

一种烈酒精，清澈而带琥珀色，由龙舌兰心经蒸馏后而得，产于墨西哥附近特奎拉(Tequila)地区

M

马斯乌亚里(macehualli) 44
马雅人 17
梅兹蒂特兰 62
棉斗篷 26
蒙提祖马一世 31 - 2, 36, 9, 45, 47 - 8, 53, 57, 145
蒙提祖马二世 61 - 3, 75 - 9, 81 - 7, 101, 160 - 4
莫亚·德·贡特勒拉 (Don Pedro Moya de Contreras) 94

墨西哥大神庙 47,49,51,155
墨西哥大教堂 115

N

那尼·奥林(nani ollin) 33
那乌亚特尔语(le Nahuatl) 21, 26, 98, 104
那乌亚族(Nahua) 17, 19, 20
尼萨乌亚尔科约特(Nezahualcoyotl) 29, 39, 44, 47

P

帕纽科河(la riviere Panuco) 76
佩那尔,神(Paynal) 18, 35
朴布罗谷地(la Vallée de Puebla) 17, 37, 57, 63, 120

Q

"奇昂帕"(Chinampas) 22, 25
奇昂帕尼卡(Chinampaneca) 19
奇昂特卡(Chinanteca) 62
奇科莫兹托克(Chicomóztoc) 19
奇马帕印(Chimalpahin) 32, 104
奇钦·伊策萨(Chichén Itzá) 17
奇帕多那,神(Cipactonal) 75
切奥特莫克 (Cuauhtémoc, 1495? – 1525) 86 – 98, 99
切特拉克萨特兰(Cuetlaxatlán) 71
丘鲁拉(Cholula) 17, 80
丘亚科亚特尔(ciuacoatl) 63

锤锻金属片的传统工艺。

S

萨波特拉特那(Tsapotlaltena) 138
萨汉根(F. Bernadino de Sahagún) 53, 74
三联盟 29, 36 – 8, 40. 42, 56 – 8, 60 – 3
圣卡洛斯(San Carlos) 113
圣克鲁斯学院 104
索科纽斯科(Soconusco) 57

T

塔巴斯科(Tabasco) 101, 169
1519 年，科尔特斯在此建立维多利亚的圣母玛利亚。
塔库巴族(Tacuba) 28, 57, 83
塔鲁依加(Talhuica) 19
太阳历 32
泰帕纳克人(les Tépanèques) 19, 24, 26, 80, 86
特奥蒂华坎(Teotihuacan) 14, 52

特居波钦(Tecuichpotzin) 98, 101
特拉卡特丘特里(Tlacatecuhtli) 41
特拉卡特卡特尔(tlacateccatl) 63
特拉卡勒(Tlacaelel) 38、145
特拉托亚尼(Tlatoani) 63、144
特拉克斯卡拉(Tlaxcala)
58、60、62、79、98、107、110
特拉克斯卡尔特克人 (les Tlaxcaltecques) 49、86
特拉洛克,雨神(Tlaloc) 18, 31、141
特拉科切卡卡特尔(tlacochcalcatl) 63
特拉特波兹卡(Tlatepotzca) 19
特拉特洛科(Tlateloco)
22, 24, 45, 48, 59
特诺奇蒂特兰
22,24,28 - 9,38,40 - 2,44 - 5,
47 - 8,51,56 - 89,63,65,67,70,
79,86 - 7, 89, 126 - 7, 135, 147,
150, 155, 165
特斯科科 (Texcoco) 25 - 6, 28, 38 - 40, 43 - 4, 52, 57 - 8, 60, 68, 83, 86, 98
特皮依亚加(Tepeyacac) 59
特索索莫克(Tezozómoc) 24 - 5, 28
特索索模科(Alvarado Tezozomoc)
20, 104
特兹卡特里波卡,无形神(Tezcatlipoca) 16, 18
图拉(Tula) 13 - 8, 23, 28, 63, 76
托尔特克人(les Tolteques)
14 - 9, 23, 26, 76, 94, 121, 127, 129
相传托尔特克人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由那乌亚人、奥托米人和诺诺阿尔卡人(Nonoalca)组成。900 - 1200 年间统治墨西哥中部,直至阿兹特克人来为止。
托古波钦(Toculpotzin) 26
托洛卡谷地(vallee de Toluca) 120
托那蒂欧,太阳(Tonatiuh) 31, 131
托托那克(Totonaque) 38
托西,女神(Toci) 75

W

瓦哈卡(Oxaca) 26, 57, 62
韦拉克鲁斯(Veracruz)
76, 78, 82, 165
委拉斯科 (don Luis de Velasco, 1511 - 1564) 107, 112
解放印第安奴隶,这些成为自由人的奴隶为政府带来税收。
危地马拉(Güatemala) 37, 57, 102
乌卢阿的圣胡安(San Juan de Ulúa)
93
守卫维拉克鲁斯港的城堡。
乌亚克斯特克(Huaxteque) 38

X

夏布尔特佩克(Chapultepec) 21
墨西哥城崎岖丘陵。
夏尔科(Chalco) 17
夏尔特 - 特拉马那科 (Chalco - Tlalmanalco) 17
辛卡科(Cincalco) 75

Y

伊策科亚特尔(Itzcóatl) 48
伊克思理克索切特尔 86
伊克西科克索切特尔 (Fernando de

Alva Cortes Ixtlilxochitl，约 1568－1648） 26, 44, 52, 88, 101, 104
历史学家，研究托尔特克、特斯科科与阿兹特克的历史，记录了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过程
印第安村(pueblos de indios) 101, 104, 117, 118, 126
犹加敦(Yucatán) 17,76,160
约比人(Yopis) 62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